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二〇冊目次

投轄錄一卷（宋）王明清撰　清初純白齋鈔本　〇〇一

可書一卷（宋）張知甫撰　明穴硯齋鈔本　〇二一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二十卷（宋）邵伯溫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〇三四

清波雜志十二卷（宋）周煇撰　宋刻本　一七〇

清波別志二卷（宋）周煇撰　清初鈔本（四庫進呈本）　二三九

雞肋編不分卷（宋）莊季裕撰　清初影元鈔本　二七〇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三十卷（宋）邵博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三三二

北牕炙輠錄二卷（宋）施德操撰　清乾隆平湖陸氏刻奇晉齋叢書本　五〇二

投轄録一卷

（宋）王明清撰

清初純白齋鈔本

投轄錄一卷（內府藏本）

宋王明清撰。是書乃其晚年所作。見於書錄解題者一卷，與此本相同。其以投轄爲名者，陳振孫謂所記皆奇聞異事，客所樂聽，不待投轄而留也。所列凡四十四事，大都掇拾叢碎，隨筆登載，不能及揮麈錄之援據賅洽，有資考證。然故家文獻，所言多信而有徵。在小說家中，猶爲不失之荒誕者。惟第六條之首原闕四行，乃傳寫者所脫佚，今已不可考矣。書中於每條之下多註所聞之人。今考其江彥文一條下，註聞之陸務觀。任蓋臣虹縣辰家子二條下，註聞之曾祖秀。祖秀乃宣和舊人，即作艮岳記者，明清猶及見之。而又下見陸游。其稱己未歲金人歸我河南地者，爲高宗紹興九年。又稱甲戌歲者，乃寧宗嘉定七年。則明清之老壽，可以概見。宜其於軼聞舊事，多所諳悉也。

投轄録

宗汝陰王明清

蓬萊三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真宗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至一二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殿後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復招群公從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二道士貌亦奇古來揖 上執禮甚恭 上亦答之良厚邀 上主席 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殽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鵠舞于庭室蕭振林木坐席而飛道士送 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綠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 上 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群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祖父聞于歐陽文忠公

百寶念珠

慈聖曹后嘉祐中幸相國寺燒香后有百寶念珠價值千萬掛領間登殿之次忽不見 仁宗大怒命盡繫從衛之人大索都下捕吏皇懼物色不可得因念寺前常有小兒數人嬉戲自若而不知其所從來漫往閱之中一丫髻女子年十二三忽笑謂吏曰前日偶取忘記還去今見掛寺塔之顛火珠上當自往取之吏知其異人也再拜以請女子遂入塔中吏輩仰視第十三級窗中出一手與相輪等觀者萬人恐怖色墜須臾不見而女子手攜數珠而下以授吏輩復請曰中旨嚴急願俱往以取信兒亦不辭行才數步立化通衢開封尹上其事 上嗟異久之凡坐累者皆獲舍云

華山崩

熙寧中 神宗遣內侍高偉使蜀既還道綠華陰投宿縣驛中忽見老卒若抱關者前白曰某住此年久今夕氣候非常必有大災異官人速去或可免不可留也堅請其行甚切偉疑其有它遽回木背發老卒曰若某妄語來日官人回此窮治未晚今已急矣速去猶可投前鋪偉異其言不得已上馬未十餘里天已曛黑得小馬鋪止宿俄而風雷大作震蕩轟礚若天翻地轉通夕惶怖詰朝澄霽遣人回視舊路則曰昨夜華山崩少西十里則高山大石彌望不知幾里非復故道矣偉恐歸奏先是華山三峯其高際天有阜頭谷在華山之陽至是皆崩風雷歘拽自山之背踰華山甚遠此后方墜地覆壓二十七村被其害者百余里平地為山迷失旧處郵驛

不通者累旬方跡鑿成路朝廷遣官致祭詔卹其邑実録中亦略載其事山下立廟俗謂翻高大王云儒後仕祐陵亦甚顯名

翟惟康

翟惟康武林人少有俊聲年十八九即隨計入京省試既罷館于妹夫開封推官沈扶家會其女兄有娠入月遣惟康市少備用藥餌之屬偶自持之過相國寺有瞽者善揣骨能聲惟康試扣之爲瞽者曰子手中所持何物惟康曰吾未吾求卜於子爲問此爲瞽者曰豈非催生藥乎此婦必生男子非常人也子之如前程冥有繫爲俟此兒官高子當受其蔭始入仕惟康笑其狂誕一至於此不問其它而去是月惟康之姊免身得雄惟康自此連蹇其兒則沈文通也中甲科未三十年爲侍從出守杭州惟康爲其持貢奉表賀　神宗登極恩補太廟齋郎元豊中與先祖爲僚自言其祥精妙如此可以言術矣王荆公集中載沈扶妻翟夫人誌銘云　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介惟康奉獻得仕是也惟康後至正郎云 已上三事先太史云

章丞相

章丞相[redacted]初來京師年少美風姿嘗日晩獨步禁街觀車

數乘與衛甚多最後者轍後一婦人美而艷揭簾目送丞相回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者以手招丞相遂登車與之共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者蔽丞相雜衆人以入一院甚遠深邃若久無人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之屬亦甚珍丞相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媍人引儕類輩迭相往來俱姝甚詢之皆不顧而言它每去則必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

此豈郎所遊之地何爲至此耶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而無嗣息每旬致年少之徒與群妾合久則斃之此地凡數人矣丞相惶駭曰果爾爲之柰何姬曰觀子之容非陸陸者似必能免主翁朔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復鏁子門俟至五鼓吾將呼子子亟隨我登聽事我當以廝役之服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可以語人亦不可復遊此街不然吾與若彼此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叩戶丞相用其術遂免于難丞相既貴猶以語族中所厚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於人耳李年仲云

蒲恭敏

蒲恭敏帥益都日有道人造謁閽者辭之留文字一軸

而去恭敏啟視云我居清空表君隱塵埃中聲形不相
吊茲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放君開素懷天悲杯飲清
露展翼到蓬萊佳人持玉尺　度君多才君才不可盡
玉尺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作金鰲頭絳宮樓閣百千
仞霞衣雜與雲烟浮後題云上清鑒逸真人李白恭敏
驚怯悟心悸對曰我得生人間未曾為惡何得有冤判
官曰汝前世之妻乃汝今生之夫以嫉妬故傷汝左耳
因而致死今反為汝夫合正其命法悟曰我雖有宿冤
心不願報判官曰此自當報不由汝心法悟曰我若雖
冤冤〻相報無有了期判官曰不然如世間殺人者若

不償報其冤終在法悟曰我但不生瞋恨冤亦消釋譬
如釋迦世尊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節〻支解不生瞋
恨我今亦不生瞋恨法悟仍見世間冤對盡載簿內念
得大炬焚却此簿令一切冤仇盡得解脫判官忽揚眉
怒曰汝是何人輒來亂吾法叱之使去震怒之際不覺
身在荒郊號泣曰是何惡業却教我殺人報冤觀世音
菩薩來救臥我去忽見一老僧云童子過來汝須獲
頓法悟應聲曰我若事人願碎身如微塵沙河劫不生
人道僧曰善哉當聽我偈萬丈紅絲結何時解得徹但
修頂敎門刹那見彌勒法悟知僧不凡因問前生父母

何在曰汝母已生天父猶沉滯可禮阿育王寶塔一會
與父法悟旋歸失足如墮井中不覺驚覺乃見身在道
堂內約日色止過一食時而自初覺眼前黑暗至入門
與判詠論及被叱見僧語言不啻如終日也法悟既覺
心極惶駭又重捨其姑息素彷徨不決至當月晦夜忽
夢見前所見老僧以手摩法悟頂法悟確意遂於翌日
對佛大誓願云若果有出家緣兮願剪髮時無來見逆
前二十四刀盡斷其髮再以剪刀齊其達母忽見之逆
陰閒說不復沮難但云不可思議先是法悟之母某氏
學道參請已三年矣未有悟入是日辰時回舉知而故

犯因緣恍然有省乃知時節因緣不約並至非擬議所
及時在揚州北門居右二事黄太史魯直手書云再不
敢易也真蹟在周渤惟深家紹興初獻于御府

實生

拱州賈氏子正議大夫昌衡之孫美風姿讀書能作詩
與長短句悲抑棲斷富於才情又奉佛樂施奉佛猶力
事交游聯謹而簡諒人皆喜之嘗與其友相約如京師
觀燈寓於州西賢首教院妙空曰嚴華舊所住也監寺
僧慧航作黑布直掇五六領背綴帛書寺名為其事丐
錢賈戲披之以為笑且曰今晚為寺中教化夜果戲出

乃錢風度秀峙詞辨橫出士女競施寺僧遣二力舁錢
歸錢不能舉翌日其友戲之曰稱職哉實曰都人美麗
不容旁窺推行者乃錢湃恣觀雖邀逐而乃焉無害也
此吾亦薄有利爲目衣實固欲往而寺僧利其入繳史
之遂盡五更翌旦其友睡未起實曰略出矣友欲與語
而實已去抵暮還袖中出黃柑兩枝哥香數種分柑爇
香談笑無異也又兩日友約其歸實但以一書至家自
是抵春暮而猶在京師也聞友入自京師來說實瘦瘠
又言攜一婦人但瘦瘠耳即同歸歸而瘦益甚服藥不
驗舉措無少差誤但不善其旧妾獨寢于宅後書庵中
爲少異也問之即口病而絕此自喬養耳瘦日甚舉家
不知所爲老乳媼夜半往候之聞庵中切切有媍入密
語比曉告其兄弟乃知實爲鬼物所病也百方禁斷之
不能去實固自若且曰我病在經絡藏府而禁呪何益
哉五六月間天寧寺作般若會長老宗戒謂實之兄季
與實之友往齋既罷同詣納涼寺之僧堂廣敞以大殿
無雨日堂之前有風陰陰爲垂門長連床旦遇僧坐其
上戒老兩客俱坐先說僧曰兄弟勿動同此納涼諸官
皆道友也瀹茗剖瓜均行而食之從容戒老忽曰今歲
實宅幾官人獨不在此聞久病日來亦少差否其兄言

其由折且曰知其爲鬼所困而不治能也長連床上有
僧忽曰審如此吾能治之衆競起問之則天台僧道清
也僧取淨土斗許念呪百餘遍以授其兄使伺其來以
土圍之連墻壁處穴穿敷土令相接或置之墻上令過
或以意想爲溝至哀鳴求免即開土使之去慎勿至日
出也如其言圍之方四鼓忽聞庵中忽厲聲達於外至
五鼓且哭且悔實兄問之稱羅曰我京城之廟昊也有
封爵懇不能自言說其風恣不少忍以至此明則醜惡
俱露矣願見憐曰復來乎曰我恃神力以爲無如我何
而不知遭此今得免當洗心看答實復再至曰神見何
物而惧也曰身在鐵城中高際天矣欲自何方去曰西
北即開土尺許既泣且謝肅然有冷風自西北而去明
視之則實尚寢矣亟往謝清施以二萬錢不受與之香
數十兩各取一斤如指面許插笠中曰方往五臺山爲
壇越於文殊前燒結緣也問其呪曰觀世音菩薩罥索
部三十卷中呪土法藏經具載即誦一遍問何爲如何
靈曰但人心念不一則念一則靈耳又問實所遭何物
也曰何足問哉神耶鬼耶精魅耶孤妖耶此呪土法皆
可全去也若愛戀纏縛見達業而死隨落其間蓋頭下
迎來者非呪土法所能了諸官善恩之間者悚然即避

純白齋

上壹食畢揖辭以要日抵杜縶包戴笙而去後月餘賣
亦漸安其友問之曰自初教化錢每夕一奇婦人施我
百金轉盼與我言至第五夜意愈密并得一錢篚匕中
有片緘書約以城西張園之後小圃中相見或有問者
第云表兄則善此乃我翌旦獨往時也既赴約至園有
小圃中見從衛如郡府吏呵止之答以表兄乃往入宇
下與此婦人相見置酒恣態絕出神遷中恐無有也且
約翌日天清寺僧房欵晚自是惑之朝暮往來或相逐
亦與世人無異比歸更不念世間中樂者亦相隨來鄉
中每人作法禁呪時亦不去但以手畫圈圍我及渠曰

一六　純白齋

彼如我門何衣服飲食麁頹色則世所未見人間亦無
有也噫清之言賢犹人以為貴病過清亦奉樂施之報
也貴名　字顗之所謂友則同　許顗彥周也後先太
史於大藏中檢得胥靡純呪今藏于家

玉條脫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
而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
家其人設特位置酒婦人出勸主人反立侍富人逊謝
強今坐再三乃敢就賓位其謹如此張氏子年少父母
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

家孫置酒張勉孫氏未嫁女出勸酒方笄矣容色絕世
張目之曰我欲娶為婦孫惶恐曰不可張曰顧必得之言
益確孫曰我公家奴也奴郎主丈人鄰里笑怪張曰不
然我自欲之蓋頓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且於法
無礙如我資產人才為公家婿不帶若相阻也孫愈惶
恐張笑曰言已定矣不可移易張固豪侈其衣飾即取
臂上所帶古玉條脫俾與其女帶之且曰擇者作書納
聘也飲罷去孫鄰里交來賀曰行為百萬財主人之婦
翁有女行為百萬主母矣其後張為人誘別議親孫念
勢不匹敵不敢往問其而張亦若相忘者逾年張就婚

一七　純白齋

他族而孫之女不肯嫁其母密諭之曰張已別娶妻矣
女不對而私曰豈有如此而別娶乎父乃復曰張與妻
祀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適見其有
妻可以嫁矣女語塞去房內以被蒙頭少刻遂死父母
哀痛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且鄭以送喪為業世
所謂仵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就今日穴壁出
瘞之告鄭以致死之由且語且哭鄭辦喪具至見其臂
古玉條脫時價值數萬錢鄭心利之迺曰某有一園在
城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免相覩號慟不忍視急揮去之
即而親族往送其殯而歸鄭蓋利其獨瘞已園中也夜

半月明發棺欲取玉條脫女屢然而起曰此何處也稍見鄭曰我何故在此女自幼亦識鄭面目鄭畏事彰泄以言恐之曰女父母怒女不肯嫁而念張氏若辱其門戶使我坐理女於此我實不忍迺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父母家勿卽其他鄭曰若送汝歸家汝定死我亦得罪矣女久之曰惟汝所聽鄭乃匿之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從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問所從來也積數年無子每言張氏輙恨怨怨恚如欲往扣問者鄭每勸且防閑之甚至崇慶元年欽成上仙治園鄭差往永安臨行告其母切令其婦出

游居一日鄭之母晝睡孫氏女出就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之張且驚且怒以僕爲戲已罵曰賤奴侮我耶誰教汝如此其僕曰實有之張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紛張認以爲鬼驚避退走而持之益急迺擘其手々且破血流推去之仆地而死僦馬者惟不出恐累已往報鄭家推求得鄭母曰我子婦也訴之有司因取鄭對獄具伏已而園陵復土鄭之發冢等罪止於流以赦得原而張實傷而殺之雖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因果寃對有如此

哉是時顏直尹京云以上二事許彥周云又政和中外祖塋清先生曹公公巷補守丹陽屬邑丹陽縣主簿李者以曹檄往湖州境內方田郎中差二小吏徐璋蔡禋者以備驅使既至境休於郊外之觀音院僧室々之鄰有小房扃鎖頗密二吏竊窺之有畫女子像甚美張於壁下設供養之屬二人私自謂曰吾曹羈旅得有若彼者來爲一笑何幸偶詢院中僧云郡人張某今爲明州象山令此則其長婦死殯於房中地下畫其像歲時祀之也是夕蔡禋者獨未熟忽見女子褰幃而入謂禋曰若實有意屬於我故來奉子之周旋幸毋以語人及切

以爲梗而疑惧爲禋欣然領其意自此與璋々異榻每夕卽至相與甚驩如此者踰月二吏以行橐告竭因謁於主簿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亦不可闕禋可行也是夜婦人來語禋曰聞子欲歸何耶禋告以故婦人曰吾有金釵遺子可貨之足以少濟幸無往也言已於髻間取以授之禋謁鋪中售之得錢萬六千以歸紿謂璋曰我適入城愚鄉人惠然見假勿須言歸也璋默然念我二人者俱同里巷豈有鄉人而己不識者且聞禋夜與女子竊語它時事露寧不相累緣此每夕伺之一日天欲曉果見婦人下自禋榻璋急向前擒之仆於地君和

死狀衣冠儼然二吏大驚亟以告主簿者屬吏偕視之
拘繫二吏於獄詰問里無異詞遂移牒衆山令令其家
人共發棺視之已空矣及往鋪中索其金鈫驗之誠張
死時有帶也二吏遂得釋未幾遷升陽皆風以驚憂得
疾不久而殂仲舅目覩與張久子事相類并錄于此

申天規

熙寧中有大理寺丞申天規者請於朝自言本農家父
好道從方外之士游天規十餘歲時忽去其家不知所
適至天規登第唱名出東華門忽於稠人中見之慶甚
登科設拜方起遂不復見又累年任江南一縣令考滿

造朝過之道中忽隔水呼天規亟渡前見之拜起欲語
又失所在既更秩乞解官給朝假以訪之然不可得也
元豐末先祖任武陵令暇日游桃源觀中有道人蕭洒
不凡語言有理趣因詢其姓即天規之父也翌日遣人
匙則已告去時天規已是詳其父壽踰百歲矣後見焉
予約曰申父名交其姻家也

劉快活

劉快活者名信本兵也滕章敏知池州日摘遷宰得於
九華山自言有公擄放停章敏取視之乃周顛魂附所
給章敏驚異之已而扣之果有道者處堂以舍爲時章
敏坐妖言被遣不敢久留因遣人送之王荊公荊公與
言甚契然不肯爲之留又以屬之曾文肅文肅館于
家者凡十餘年每醉飲必大呼連唱快活二字故人以
此目焉文肅事之如神文肅守陽忽感便血氣絕不復
甦夫人泣請於劉七曰若得酒一斗與蘇合香丸二兩
與我倍既得之酒與藥一引而盡與文肅公入密室經
夕天欲曉亟呼快活數声家人競起視之則文肅起居
如常矣但云過之以更壽一紀後登台衮詢之它皆不
言文肅登庸後謫朱方舟次東都忽告别語文肅曰不
能速適矣文肅辭其意亦不強留既去文肅果南遷後

不知所終

毛女

蔡元長自長安易鎮四川道出華山舊聞毛女之異默
祈一見向晚從者見嶽廟燒紙錢炉中有物甚異以告
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通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
若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
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像以祀之元長
親語先太史如此并摹其像見遺

范弦父

范閎父鍾少年漂泊嘗徒步過豫章村落中日高未得

食至一山寺有僧夢黑龍繞其居既興閑步出户有窮士凄然坐于三門僧邀入解榻推食以侍之且問其所向家父云謀赴開封試途窮不能前柰何僧傾貲以濟其行其徒笑且排之是歲首薦明年登科後以龍圖閣學士帥江西其僧尚在家父厚報之仲弟云

張夫人

張子能妙齡甲科中第鄉里宗氏衣冠望族也女有殆第色冠一時聘以為婚成礼之後張復少年文采豔擧當世而宗嘗有不足之色坐是琴瑟不甚洽張任太學博士宗忽告病曰吾本處之神也嘗以過罰為人之室

處滿合歸本母以為念子行亦先顯矣然有三事屬子吾平時與子不叶吾沒之後父母必來問吾死之狀慎勿揭吾面帛其次毋再娶又其次吾有二婢人物不至隨他日足以隱處子家事勿令去苟背吾言吾將禍子使子不得其死言畢而逝已而宗父母果來張告以此翁媼疑焉竟啟視之乃如所畫夜叉者將起搏人狀衆惧而急覆之未幾擢侍從益貴幸一日登對 徽考語之曰卿頓死數年何為尚未娶樞密鄧洵仁女甚美且賢知桂術嘗隨其母入禁中宮女呼為鄧五姑朕當為卿妻之張力辭以它不可以而言定鄧氏必欲娶其

二婢張不得已又去之合巹之夜夫頓方結髮忽大起床上幃帳俱燼翌日張奏廟見故妻故死狀前搏子能逐殘其勢自是張遂不能為人情康未竟以失御竄湘中已而賜死于家姚令声云

水太尉

大觀中李夷定字堯鑌公擇之子也為湖北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嘗以職事至沔 之間湖外地廣而傳舍每遠猶捨之驛食宿皆無所向一日說將次一驛遣從步先全往占以俟夕泊之所比至則聽事盡以青衣幕之中掛一牌曰水太尉占而外無從者可詢遂回以告

夷曠：：曰捨此將何之不若就歇其廊廡為一宵之計既至果然夷曠以謂必中人之御密命者漫往謁之投刺于幕外猶有一燈熒掛幕上久之始有人自幕中取刺字以入若女子聲曰雙少選出笑又闢其內多婢妾咀悅之言四方之音畢備閒有誚讓之詞以謂謁客者未何慕是欲逐我輩使去此耳夷曠俳徊既久又不変退忽一髽角少年衣青衣狀若世所塑句芒神一手持 杖一手牽一物似犬而高似牛而無角聞堂中唱云太尉揖夷曠俛首聽之喏者即其人也驚駭之次引麓人數十輩疾趨而出布幕燈檠悉不復見既還

入正寢但散核滿地而已他無所覩

江彥文

江緯彥文少年風美儀嘗得瘵病嗜能粹有道人教之休糧不語不衣令入中岳觀但以木葉蔽體如是者三載觀中道士以為奇貨每有游客必引令觀之號為仙人焉疾既瘉遂還家温舊業元符之初上書陳大中至正之旨召見擢進士出身為太學錄陸農師以女妻之農師嘗爾既有異妾因與同僚郎適家一日或問答微異事郎之妻曰頃在室已父母携游嵩山嘗謁觀神仙於觀中令盡衆事之彥文今所視卽已也因言其事坐[illegible]聞莫不大笑 陸務觀云

淮南道士

淮南山有道人善易術知休咎學者多從之一日有門人達其舍道士忽愀然不樂曰早筮卦得離之離九三爻動其詞曰焚如死如棄如不知何詳耶門人旋出山有盜過其居掠其所有殺人投尸江中火其廬而去果應善云

周愿

周武仲愿之初登第為淮南太尉近村一寺每過愿之來必洒掃迎謁甚恭如是數四一日愿之再到則寂然非復如前日愿之訝之詰其故云寺中有老僧每遇公將至必夢山神戒令預治道云相公之來前日忽夢云公以某事受賂若干致被陰譴祿筭將盡以此不復來告矣愿之驚悸惘然亟歸卻其所遺命僧禱於神後數日再夢於僧曰吾嘗為詢之後而能悔情可矜轉壽一紀官爵減半後來至於御史中丞 伯舅能言侯云

趙諗之

徽廟朝宗室諗之[illegible]來赴春試暇日步郊外過一尼院極幽寂見老尼持誦獨行廊下[illegible]謂之曰此間有大佳處往一觀否生從其言但廢屋數間蕪穢[illegible]不治有碑一所甚高亦復殘缺生試以手捫之碑忽洞開有門字生試入觀之則皆非所覩也樓觀參差千門萬戶世所謂玉宇金屋者皆不足道香風襲然有婦人數十皆國色也見生迎拜甚恭生恍然自失引生登堂若人間宮殿金碧羅列粲然多所不識有女子西向而坐方廿餘顏色之美又大勝前所覩群婦人皆列侍焉問生曰子豈非趙縣子乎候子久矣生愈驚疑惧遂命置酒合樂妙絕更奏服勤執事並無男子食前方丈樂聲嘹亮真鈞天之奏也至夜遂相與共寢亦極歡洽殊詢其他但知非人間卽已何嘗自問且勿為疑慮可也如

㒵踰幾旬決女子忽謂生曰外訪子甚急引試亦復有
日子須亟歸時幸見思遂命酒作樂酒罷曰此中物雖
多悉非子可携玉環一北珠直繫一以為別後相思之
資環幸無棄之直繫可貨而用也衆人送出門各皆
吁嗟揮淚生亦不自勝悟既出則身在国相寺三門下
恍如夢覺但腰間有玉環與北珠直繫在為亟歸卻見
同舍與諸僕驚喜曰試期甚邇郎君何往乎如是之久
郎更無以嚮試罷與二三子再訪前者曲廊殘碑宛然
如昨扣之不復如前日矣詢鄰之老亦無復見悵然而
返已而下第貨其直繫得錢百餘萬古玉環至今猶存

紀日介

趙生曰云

沈元用

沈元用未赴殿試時忽覩貨物擔上有舊書一小帙閱
臥視之乃曆書也還以十餘金買以歸且試觀之終篇
未幾迨對策問曆數元用素未始經意殊用惘然因追
思小策所記以對不復遺忘策成與大問甚契自謂神
助喜不自勝己而唱名果擢第一豈偶然哉

沈生

沈元用自言與其從兄俱試南宮共客長安從兄貧不
可言每仰於元用忽見元用曰我遇一妓甚美麗俱往

見之元用驚曰兄窮困如此何以致之兄曰我前日偶
至某處有婦人甚招我入其家自言娼也留我甚厚且
令我與子俱來幸同往也元用從之同至州東一委巷
中有小宅子一所門宇甚卑陋入户則堂宇極雄壯婦
人者人物甚絕代也置酒驩甚因謂沈兄曰聞君未偶
他日中第肯以為汝家婦乎吾家累千金室也入君年
亦哀矣須名門賢壻今必能是哉之容與賢也幸君
勿以自媒為嫌儻子式錢不利吾亦當別為之圖亦須
痛飲而別且笑指元用曰君在榜知状者也自是沈兄
凡家中用度悉取給之婦人亦略無勤意元用亦時同

紀日胥

造也時出元用來名兄不預自日東下約元用及一二
客偕往婦人者一見大悵然謂沈曰志願相違乃獲如
此今夕須盡歡然後分袂梁鮮麗滿樽侍席娼人歌別
離之辭以侑觴酒酣揮涕不止中夜忽狂風振地門牖
皆開堂上燭滅悄無人聲與諸客呼婦人家寓使令者
皆不應二三子各移坐席相近戰栗而已至曉但見各
坐一椅子敗屋數間之下向來所覩悉皆不見亟走以
問隣近皆曰此某氏之廢宅久無人居矣亦未始覩諸
君子之往來也竟不知何怪 事趙室明親聞于元用

猎豬遺人

宣和初西京有道人来行吟跌宕或貰榾賣楂梨之屬不常厥居㸑々能道人未来事而無所希求以其喙長號曰猪嘴道人居雒甚久賈魏李𡙡者以貲豪楨少年憑藉好客喜事屢招與飲至斗酒不亂一日閑歩郊外因謂曰諸君厭焦殺乎懐中探命畧小麥十餘于地如種藝状頃之即擢秀駢實因挽取以手揉麯粉然而落汲水和餅復内懐中少頃取出已焦熟矣擲地中出火氣然後可食同行下逮僕隷悉皆累日不飢二子自此頗敬之洛人素重桃花時臧夏置酒家園　閣中曰我能令小池盡開桃花雜於荷葉中又採懐取小䃯上擲之酒未半蓮蒂舟舟挐花開于水面花葉映带深爲奇絶鄉人觀屬聞之嗟駭競賞幾旬而後謝其餘奇異悉皆此類也李之外姻有陳朝議者自東南罷守㽞俟於雒陳故貴家後房十餘人皆殊絶而號越珍者猶出衆雖右親舊未嘗得見李嘗因春燕邂逅相遇與之目成歸家神魂馳蕩念慮不已一日道人来謂之曰子之所志我知之矣盖從我遊乎因出城古社壇廡屋中取一䃯如指計云子以此劃壁何也李如言試劃之即闢去如一角門我入即内房綉帳不知何所寢帷則越珍方晝寢手中李驚喜撼之使覺越珍亦欣然曰我前日

見君固知君之在念然門守深嚴晝日何能至此李不告以實但言睽闊之状越珍歎息曰有心之上哉從容小款倫極其歡狎留信宿方出因遵舊路門闔劃然復合社壁如故曰早來方兩時頃矣道人曰何遽相忘而不更耶因謂曰劃壁之䃯在乎曰偶忘之矣曰亟命李尋之且曰子異日欲往但持此䃯如前即至是自李欲往即至都将甚恣將踰歲矣後李醉偶道其事於賈々亦懇欲偕往道人謂李曰吾與子緣亦盡矣子之不自慎我亦不能安子矣然我置酒半擇諸君邀諸園中假山石叱之曰開々及開望見樓臺屋宇如人間投身而入石合如故其後李往扣社壁不復開矣李生以爲李也是人物色越珍道徒來之迹歷々皆合社壇踪居各在一偶相去數十里云朱先生希真云

張忠文

張忠文揩仲作武官日嘗往蜀中過道人于旅風骨甚異疑視揩仲笑曰子他日當歷清要至二府揩仲以爲戯己之辭問道人若有何能道人云唯命所試揩仲盛笑其大言謂曰汝能詩否道人請示其題揩仲指所携葫蘆令賦之道人拈筆立成云莫笑葫蘆子其中天地寛流金不覺暑裂石豈知寒拖後尋蹤易吹時覔縫

雖從教坊畫部留與後人看言既騰空自去袪仲後試
換歷小蓮當制宗伯修史家後知樞密院悉如真人之
言

林靈素

林靈素在　徽考朝既以術動主聽大見信用咸寧宗
師所居宮在城之外嘗奏　上願與諸朝士步春容先
洵日禁之文書當下上可其請於是先召館閣之士十
餘人飲至夕召諸公諸宸何以自娛僕頗為㚖客步致
鼓動之歡幸無形迹因而術者媚嫂皆可呼然不足以
陪君子但諸公平日屬意或常奉周旋者千里之內皆
能致弟谷言其姓氏與夫所居之地令夕將畢集焉諸
人以為荒唐縹慾之詞醉中姑以所志戀之處自為集
之所至一竹林中有高堂極雅潔復有小齋閒十餘所
戶牖茵屏之爲秀備各令偈其一更闌之後凡所言頌
人皆啟戶而入或與之有故叙闊闊及道平時昵語他
人不得而聞者皆契焉安寢至晚靈素扣戶呼曰吾非
妄矣可起也諸公推枕惘然恍如夢覺各不知所以但
相視駭歎而已因扣之靈素曰此亦末事諸君幸有識
者他日詢之可也其間亡有密往問之者則曰見夜夢
有人召去來一突之適其處所言語無少異也山陽徐
望渭老言其從父公裕時為祕書丞親預其會

鄭子卿

林靈素得幸之後凡有藝能之人至京師皆擯匿不以
聞于上恐有勝己者故也忽有道人自江南來年甚少
顏供洒掃之役會禁中設醮道士輩書青詞精意募靈
素蹤懸道人來前曰不須也將紙來但有尋常所用筆
研亦可募人為撰六突事禮也識頌書就端謹
精密前所未見靈素因已識之自是道之良厚凡事息
目即解其履拔凡入靈素亦奇而忘之每解中以徒馬登
躡揚臨即切令出一日徽考幸其舍語及黃白事嘆息
以謂未始一遇其人上既去道人告靈素曰果實有是
術頗先生姑試之靈素前因已異之取首像前古銅香
爐為之次可以此為良者乎道人哂曰其易耳即於腰
間小瓢中取藥少許撒以手摻之持以示靈素則已為
黃金矣靈素大駭密收之上屢少進而不見呼之則已
逃去後數日　上再幸靈素所居忽仰視見三清閣牌
上有金書小字兩行常日所不親閣既高而牌出飛簷
外人迹所不能到上甚訝之亟令人縛梯往觀字云鄭
子卿居此兩月不得見　上而去　上即問之靈素具
言且謝不敏　上命取其牌置禁中靈素自此眷衰夷堅仲五

龍主

宣和七年元日有太學生數人共登豐樂樓會飲都城樓上凡酒客坐所各有小室謂之酒閣子鄰閣有一客引杯獨酌至數斗浩歎異居傍若無人衣冠甚偉諸生異之因相率與之揖且邀至共坐客亦不辭來前又飲斗餘議論鋒出凡所啟閉意出人意表諸生心降詢其姓氏曰主姓龍棄家訪道隨所寓而安之亦有年矣諸生因以先生目之問曰先生休偈之地可得聞乎曰在景龍門外某人小邸中要下諸公翌日幸早至被起差晚則某亦出矣諸生中有如期訪之者客果在焉一室

蕭然一榻一老僕他無有也語生曰某亦欲與諸君小款但逆旅非所宜某日有暇幸與前日同席諸公子皆出郊為畢竟之集某之願也生諾之以告二三子至日謁告以往客復在焉命老僕攜錢數千出都門外酤酒市果餌相羊一二小圃中勸笑終日間以經史未適處問之皆迎刃而解諸生中有以弧矢自隨者會空中有群鴈穿雲而過客取弓調矢一箭雙鴈墮地諸生又驚服自是每有暇則訪之客必在焉一日俱過新城下時土木方畢連樓觀峙客忽指示諸生曰不過一歲此城當毀雖外城亦然地皆丸礫之場言訖歎息時告寄者

分布閭巷諸生懼恐重足周視而不敢答復引諸生至近郊人稍稀處曰幸諸君遊既久亦有以相告語者幸毋怒諸生請所以客曰胡騎將犯闕天子當北狩城破日大雪天下自此遂亂諸君毋以升斗之計顧藉邦歸宜各懷親念家急出都即可免不然非某所知吾亦從此逝矣言畢而歎望早諸生再訪其居將以扣其詳則店媼云郎步已舍去矣諸生以為異也遂請告各給長假還里中後盡驗其言後外祖曾台州公私語僕如此云後覩華嚴經有龍主鳩盤茶王始悟即其人也

任蓋臣

任蓋臣者蜀士也建炎初以幹出川泊舟峽口與同行二三客緩步岸以有老人衣紫戴搭雲冠貌甚古推揖諸君曰樊君距此不遠可以蹔一枉駕否諸君從之行里餘入一橫徑深林密茂中有大屋三間如廟宇老人先入南面而坐諸生東西相向心已疑之未及語次見屋中有聲如雷墮下一物乃鐵檣也大如一船其中有湯正沸湧一金豎入須臾大熾糜爛諸君大驚起詢老人則如木偶然不復應以而其物復凌空而去老人始語曰諸君知所謂無間地獄乎此即是也幸毋久駐諸公急趨以出不敢回顧倉皇至舟次則倉壁萬仞不復有

路笑

虹縣良家子

建炎初李成自下邳寇宿州盛勑成先襲虹縣伺其息而後取之成以為然兵趨虹虹開門納賊明年秋賊將史亮悉勁兵赴宿攻城陷之城後軍亦殺虹縣人以應橫尸數里有良家子脫死於尸望見衣冠數人兵吏悉絹青衣髮載薄籍隨之良家子瞑目佯死有吏呼曰此人何報得脫一矢前邉將從殺之吏曰待檢籍視名姓乃安祿山時嘗為賊軍不殺無辜得免矣死以其曾為賊今今世遇于陣焉已上二事蜀僧祖秀云

祝舜俞

祝師龍舜俞緝與初適孟傳又為宣撫司屬官自閬中還朝道出永嘉偶與一二同官登郡樓避暑有雪箇褐衣之中已先在焉因與之語問其姓氏云唐姓潘郡人也嘗為舒州教授掛冠已久自言善知人休咎時舜俞將結局奏功謂必膺異賞因以己之生月扣之答曰子凡事皆緩此去十年當上殿始脫選調冠豸為卿自是又須開十餘年作郎此外不須兩也改官後始有子舜俞見其氣色莊謙論過人心甚喜之翌日訪其居投刺焉久之不出意頗慍其無禮忽一年少出曰公何從而識伯氏自舒州考滿休官後未嘗與人接今死又十年矣舜俞曰吾以所遇狀主人欷歔徐曰伯氏嘗寓伯心于李虛中之學其兄弟悉能之再求舜俞甲庚占之與前所類合舜俞是行適對中與先太史自言如此已而實不循資而已其後賜對更秩塞太府少卿幾年以論列奉祠者十載得郡居後遭歸裏湯以疾復請崇道而歸療于家其言始驗八九矣潘唐者寔先祖之門生也又舜俞之姪葝娶曾氏僕之從姨也叔外祖諫坡元忠之婿嘗總宦京師游相藍遇官人騎從甚都前揖祝自稱前澶淵司錄錢醇也亦娶曾氏子寔人之姑親意

甚殷熟約他日見其居時諫坡為郎視歸因以告之坡驚曰錢卻死已數年君何從而見之耶二事烱田間多關之仙耶鬼耶不可致詰

何丞相

何丞相伯通布衣時與里中一舉子俱下第南歸舉子至泗洲暴得疾不救權厝于道傍僧舍丞相每經由必奠酹之有年矣一日丞相自郎官謁焚黃于梧蒼假道泗水瞑駒未久艤舟初定舉子忽通謁于舟次偶丞相忘之俾呼未前劳苦若平生驩久之始悟其死乃語之曰吾往來于此久矣今夕忽訪見豈吾祿命將衰殆不

利于吾耶舉子曰不然前此何公每來必祭我亦屢
欲一見公竟多白晝或夜則燭光爍我不容進公今夕
所用燭乃牛脂爲之我不復惧故始我能入公舡公自
此富亨通位至相輔壽考康寧奉然而此章自變無他
疑異日使我歸骨鄉里足矣此外無所求也言畢流涕
嗚咽不勝丞相亦惻然傷之酹酒以別還入逆其後登
岸數步而沒丞相既貴擧櫬甚家俾歸葬于里中何氏
子弟至今每解入不可以脂燭照夜

黃大夫

閬中黃大夫者少筮仕作郡武衛獲強盜七人捕送郡

純白齋

或疑以爲非真者黃力執其議竟殺之用賞吏秩然終
身以爲慊中年後事斗甚謹逐示形于雲間如是有歲
矣既病老于家斗日益近泊至晚景逐入其室縱視之
非斗也乃七人被髮血者淋其身自云即郡武究者前
以君福氣方盛雖每視形終未敢近今君祿將謝吾將
子辨前事於冥間爾黃恐仆地猶能語其子而卒已上
二事室仲云

左文瑛

台州士人左琿文瑛有聲場屋戊辰歲赴省闈考試官某
者房中有司禮義卷子極佳立號甚優將白主文者賞
之上列訛味之際忽假寐于几間夢中有人謂曰此台
州進士左琿程文也合中第以矣頃因嘱某事受賂五
十萬致有枉死者坐此獲陰譴減祈壽祿未得登科然
一第之後即死君幸無取之也既悟且信且疑如是者
凡三日三夢悉符于前竟黜積之泊出院于落卷中檢
視果琿之文考官甚驚異後每以語人琿至王十朋龜
齡榜始解褐是年隨道走太中奉使爲書狀官死于燕
山王貴仲云

駝坊使臣

頃歲有駝坊使臣夜坐未寢聞戶外有二人偶語云舍

純白齋

入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逆免此苦者將奈何後答曰諫
謀頗自寬何處咸會當免耳其聲甚權使臣竊窺之
乃二駱駝跨庭中翌日早有旨下坊中差駝二頭載畢
衣入蜀中乃庭下語者雖聞駝至蜀而死不知二畜境
何人而其罰如是之酷耶

呂子原

呂源子原守吉州日嘗令修城掘土得舊棺一既舁置
江中始得石誌於傍乃昔人父葬子者其暮曰後十六
甲子東來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游矣其術
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仲舅云

孫大中

諸暨舉子孫大中政和中在上庠升補頗高一夕忽夢有人謂曰俟舟與太學子始及第既覺殊不可曉逮憂甚久靖康之亂成均遂廢至紹興壬戌舟與賢觀大中復補試入籍登第云薛叔器云

路真官

路時中字當可解補逐鬼物世人目之曰路真官而為神或指為誕妄不信也建炎間與先太史同避地婺女時李傢仲李在烏仰年嘗疾抱邑々不日益權瘵非醫破所能療試以詢當可每怪嗟々而已仲李因以屬先太史曰豈君有所避而不明以告我乎公與我厚試一扣之先太史於是訪當可而問之可曰固為詢之矣第以費大事掣肘耳先太史因以語仲李愛顧參相久々而言曰頃歲三舍法行先人李廣寬為夔州路提舉學事會詔天下州縣學舉人程文中有害道識切者專一令學事司檢察具名聞奏時先人既老且久去詞場所至多畢某詳定因見忠州一學生貴文著策卷中言多誹謗主不忍聞時趙諗事未久恐蜀中狂人復生因白大人上其事始以謂不過重罰屏斥不齒足以初勸既而勑下竄之海外視之乃一村邑迴儒不識時忌所以然耳甚悔為之悵恨累日繼而聞又道死心每以為慊亦未嘗以語諸人以此知當可之術未易輕僕後因閱宣徽宗皇帝詔旨備見貴文削章云

張中孚

己未歲虜人歸我河南故地大將張中孚中彥兄弟自陝西來朝行在所道出雄陽連昌宮故基之則與二三侍士張燭夜飲于郵亭忽有婦人衣服奇古而姿色絕妙執筆來欲于箋前曰晚垂明滅白露點秋風苦葉故址頹垣荒煙衰草錯亂宮闕長安道上行客念依舊名深利切改變容顏鏽磨百令亂踏殘月中孚兄弟大驚異詰其所自不應而去張仲益云

僧妙應

僧妙應能知人未來　名重上國吳元仲丞相在掖垣曰忽邂逢之曰天下將亂子作相矣吾欲南遊俟見子于嶺外吾其死時矣公是時亦將不免言訖而別宣和末元仲以內禪功自給事中兩月至相位未逾年即南竄建中炎起家為宣撫使力辭不拜避地郴州再與妙應遇因語之曰師之前言殆將驗矣奈何與之奕棋羅浮應歸所寓寺翌日訪之已蟬蛻矣未幾元仲以薨曾仲躬云

曾元賓

能白齋

溫州平陽縣桂嶺里東溪人曾元賓者三人長曰稚飛次曰伊仲次曰良翰紹興丁巳夏初幼子良翰從步山谷間覩小青衣容貌奇麗㒵然而前曰真來欲邀君言少事良翰恍惚若醉從而往之瑩達行數里至一林下異香馥郁非塵俗比俄有五女子二從者擁美而出珠珮戲飾奇容艷絕真世所稱真神仙中人也良翰然請其異絕而問曰子爲誰乎吾五人乃蓬萊島真仙也一曰仁覩字德俊二曰仁瑳字德材三曰仁檎字德璣四曰仁玉字德全五曰仁妹字德萬餘二侍者曰此二人者乃吾之婢娥也曰婚真曰美真吾與君家有宿緣不

遠萬里而來君之昆季三人久雖富貴然未有不學而自成者也吾等博學該古無所不至欲師授汝等昆仲以未知汝家君可否耳可以此言及父兄如其可從即以汝居之前山頂巔營屋三室几案之屬亦可畧備吾當擇日自赴如不可從亦無固必言訖辭謝由坎道而去良翰彷徨不能自存歸告父兄元賓者欣躍謂衆子曰果我家興焉如戒營室累日而成三子從之一日果來命其室曰山堂仁覩作詩戒三子曰東晉生華氣雋生頗好閑所居得山堂樓々稍虛寬森羅對草樹曉暮清陰寒洒掃布几筆氣體粗可安圖書雖非多亦足備

覽觀望聖述事業細大無不究高出萬古遠無窮四海端於中等得趣自可忘寢食勉哉二三子及時張翔翰毋爲戲嬉戲亂一笑欲壯年不重來光景如流電自後教導日親規矩峻整小有違犯亦加捶楚三人語人曰真仙雖日來往去來蒙等不敢懈怠無不知者他日罕有見其形但與人揖酌談笑或有求文展紙於案唯筆墨剝剝之聲俄頃揮翰遍紙一日友人張彥忠　不信而竊之得詩曰秀山溪分一石崖等閑居此象蓬萊舉時盡是凡林從何必東籬故若來又曰特來臨訪索詩篇無鬼鳥談振出所細柳與風彈彥異仔應衙語赴中天

又曰曾統三軍執要權妖氛掃盡復寧邊曉桓自是和美人手共知中興億萬年又曰忠心報國不辭難獨盡英雄險阻間隻手生擒如拾芥未曉三營定三山又林少尹左司乃元賓親家也亦竊之得詩與詞其餘賦論策題不可勝紀爲子納自家過會稽語先太史亡在郡所曰覩後有錄其甥郭湯求彥同所叙云舜馳寄書中且云事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不復云

相字

趙元鎮參會之同作左右相客有言術者善相字甚奇二公令呼來姑試之各書一退字示之術數覩久之左

相行〻須引去右相且在中書二公問其故曰左所書
日下入遠右書八向日邊已而果然　趙香望云

舒州刋匠

近歲淮西路漕司下諸州分刋聖惠方而舒州刋匠以
工食錢不以時得不　恣緣凡用藥物固意令娛不如
本方忽天雷電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〻不可欺也如
此　蘇抑直言

斐先覺

盧宣仲與呂安老祉二人同年生又極厚善既中第聞
有斐先覺者以命術聞都下二公相率往問〻各以八

字扣之斐笑曰俱新進士耶復問姓氏云康君曰下又
有小吝不出明年即官中都然終身官爵止于此矣呂
君後數年始入廟使須進用又數年出而再入為八座
將不得令終蓋五行全似徐德占也呂君亡後二十年
康君始死二公以謂一時孟浪之語不足信未幾宣仲
為張子韶壻明年以博士徵已而坐妻黨竄不用安老
數年後始被召遂登言路未久遭逐又數年再召浸為
大戎提師淮西兵亂爲其下所殺宣仲雖以疾掛冠今
尚存距安老之死殆十八九年矣術者之言有驗如此
者無異于七十八仙翁也又秦會之初罷右相居溫州

曰嘗遊衛市賣卜者聞之云相公明年再秉鈞樹一十
年間位極人臣古今罕儷代公位者永嘉知縣沈該也
其後果然此猶可怪　盧仲云

王子宣

王蕃子宣〻和間自侍從出師秦川一日境內積雨山
崩令僚屬往視之中有古墓甚大稚棺無傍有石匣
其內復有凸合函一函置劔一口甚銛利條持以獻子
宣〻〻甚寶之未久子宣以憂去位服終爰更兵部尚
書令金人俞盟京師猶擾　淵聖命子宣督師東南奉
使失指竄海上時子宣兄謙得兩浙提刑分被江表子

宣以是劔贈行謙携以之官治會稽視事逾年成將胡
入參婺賊殺執謙子爲进寄之禪者隱謙長子棄易敢
聞亂提此劔以赴難遂爲賊所擒格殺數人而入卒爲其
黨所縛父子俱斃于劔下入參取以自佩不旋踵入參
敗劔不知所在物之為禍有如此者子宣之子韻自云

汀州民

甲戌歲汀州有材民入山採薪小憩樹下傍有一石忽
裂開有老人頂帽衣白自其中躍出謂民曰覩子骨相
貴不可言因授以冢冕使服冠衣之老人復入石合如
故民持以出示墟中人有桀黠者識之遂群集不逞將

數百人告以府命推民為首劫掠邑鎮未幾而敗既就執有司取其石觀之無以異於他而終莫見非外方所可製遂戮其民而焚其物方勺書云

淮南士子

頃歲兩淮寇盜甫定有二士子自江南還山陽視其故業道由淮揚舍于北門外日已暮矣主人者府籍綱梢云是間不潔淨又有盜不可宿距此十里某氏莊極寬雅而常有倫以識不虞鎖以二馬二健僕相送至彼士子觀其詞旨誠爰其莊舊所熟也領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別且視其田日過夜未半抵某氏莊々夫出迎云此

地多鬼胡為夜行因告所以方欲解鞍覺二僕與馬屹然不動亟躍下取火視之但見大枯竹二竿木橛二條而已即命碎之後亦無他王道山云

投轄錄卷終

可書一卷

（宋）張知甫撰

明穴硯齋鈔本

張氏可書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氏可書、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冊、亦不詳撰人名氏。惟愛日齋叢鈔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換道流一事、稱爲張知甫可書。知甫不知何許人。今考書中所紀、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鬻龍涎香於明節皇后閤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京。中間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中原事。則入南渡後二十餘年矣。蓋其人生於北宋末年、猶及見汴梁全盛之日。故都遺事、目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爲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於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往往意存鑑戒。其餘瑣聞佚事、爲他說家所不載者亦多有益談資。雖詼諧神怪之說、雜廁其間、不免失於冗雜。而案其本旨、實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之流、未嘗不可存備考覈也。其書原本已佚。今據永樂大典收入各韻內者、採掇裒輯、共得五十條、謹編爲一卷、以存其概云。

梅雨懸句瀏覽遺蘊
假観是帙竒喜其寫
手得柳書道勁風力
而世界中百餘年物矣
嘉慶乙亥五月晦日惕甫

可書

擷景園於都城之北以供游觀
燕瑛罷廣漕還朝載沉水香數十艘以遺宦寺遂尹天
府時人謂之香燕大尹
王黼爲相常於寢堂中置一榻以金玉爲屏翠綺爲帳
圍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謂之擁帳
宣和初宿州靈壁縣進巧石中有一洞皆天成以巨艦
漕至京師費數百萬緡賜名盤谷侯置於禁苑
徽宗幸端門觀燈御西樓下視督魯公蔡次以金犒戲
彈至數百丸
王初寮自翰林學士承旨遷右丞值元宵從宴宣德門
徽宗命以五門端闕爲題令賦詩安中即席應制曰斗
城雲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泛洛川繒綵千峯連璧月珠
簾十里昇燈蓮五門端闕初元夕萬曆宣和第二年盛
世親逢叨四近頌觴連日綴群賢上嘉之移宴景龍門
上自調黃芽羹以賜
内侍黃經臣嘗云玉几有軟玉押寸可以隨意曲直
俗懷深禪學高遠住智海六年日有退志建炎初得旨
歸山盡出衣鉢入常住留偈以行六年掃灑皇家寺此
日君恩得放還拄杖重挑舊瓶鉢這回信步入深山後
居湖之思溪入寂其舍利陽溪可禱而致
僕見一海賈鬻真龍涎香二錢云三十萬緡可售鬻時
明節皇后閤酬以二十萬緡不售遂命開封府驗其真
府吏問何以爲別賈曰浮於水則魚集薰於衣則不竭
果如所言

潁昌府陽翟縣有富民孟三郎元祐間至洛中飲水山
澗見一婦人甚麗孟往追之即失所在因窮極幽遠得
牡丹一品紅灑金其葉千疊遂至洛陽文潞公愛之目
曰澗倭紅
劉平叔爲浙西安撫大使乞與石惲改秩添差鎮江倅
未有成命間石投曾公衮書題云南徐武石惲公衮戲
以北固三曾紆答之皆謂名對公衮行第三故也
宣和天駟中有一烏護摑騾以銜勒徽宗每乘以幸池
賜名龍驤將軍
童貫以燕山功遂封同安郡王有改晉公乎淮西詩以
譏曰長樂坡頭十萬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覺爲
奴貴夜聽元戎報五更也囉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以銀爲斗置長柄
俾奴僕執以盥手呼爲斗水居常巾帽少有塵則洗之
復加於頂客去必滌其坐榻
徽宗幸迎祥池見欄檻間敝石頗問内侍楊戩曰何處
得之戩云價錢三百萬是戩買來令人焦德進曰猶自
戩裏上大笑
李鼎爲陽翟令聽訟明敏士民稱之有聲婢訴婦不孝
議者二三鼎即善詞勉之俾各飲茶而去婦即啜之婢
捫於地而婦不顧遂正其婢罪尉司誣一豪子盜鄰田
草其子方十餘歲所盜草甚重鼎疑而釋之令童負草
以歸竟莫能舉遂捕者罪
張鼎爲太常博士用雞肋爲雞肘時輩譏曰雞肘博士

宣和間京師建欣樂和樂豐樂三酒樓壯觀之盛雖從
官亦許遊宴時高麗遣使賀正賜宴其上
明達皇后乃紫虛元君明節皇后乃九華安妃稱大劉
小劉
河中府治有古莎廳茂甚府監因名碧莎天祿
都司裴中謨與曾直爲同年嘗語宗人云人生當少作
老計生作死計
王介甫禁偶語有商姓任名捻僧金與錦至關無得入
其吏戒曰任捻任入金錦禁急
陸海天慶觀有一羽客年七十二每臨醮宣科先祝曰
臣今老矣七十有餘無齒可叩以唇代之
徽宗預賞景龍門追悼明節詞曰無言哽噎看燈記得
年時節行行指月行行說願月常圓休要暫時缺今年
華市燈羅列好燈爭柰人心別人前不敢分明說不忍
撞頭羞見舊時月既北狩人謂末句有讖
蘇過叔黨東坡幼子也文章翰墨克繼家聲墨戲尤爲
精妙時號小坡
京師一富人貿得金帶一條常常繫之每送迎賓客輙
止中門而返必曰腰帶有碍不敢出門且告不罪也
刁景純宵於都下遇節必令人持馬街每至一門首撼
數聲而留剌以表到忽有客知其誣急出視之僕云適
已脫籠矣
米元章攻於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章借留
數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數日客持圖乞還真本

米詰而問曰爾何以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
無也
魏泰數舉進士不利荊公戲云眼下有臥蠶者貴如文
潞公有之而爲相公亦有而未遇也豈非白殭者乎
張紘善滑稽紹興初爲金壇丞適當物價踴貴鵝每隻
三千野鳧每隻八百戲爲詩云昨見空中飛八百每聞
岸上叫三千
劉平叔在京口幕客獻趙昌牡丹圖乃孟蜀宮中物也
平叔怒曰速持去我平生不愛牡丹况是單葉時人無
不爲笑
平叔擁數萬兵控禦江上時金人出沒淮甸間朝廷命
移屯維揚三詔不行江左豪子輸金積玉以求入幕不
可勝數至有一閣而三四攝者時語曰北渡將軍少南
來幹辦多
宣和預賞每擲金錢於樓上以爲戲笑時有獻口號云
十不救者皆識諫切直之言即捕之而不獲
王綯建炎初爲御史中丞時四方多事而緘默不言又
以老病艱於乘騎每跨一鞍輒坐退毛傷猶出入臺中
號退毛中丞
紹興間以執政充都督諸軍事出師江上幕官呼督辦
道君遜位東幸梁師成以扁舟出淮李邦彥爲相都人
欲擊之馳入西府已失一屨時人語曰太傅扁舟東下
丞相隻履西歸
王安中從梁子美辟置大名幕中時有妓籍一小鬟名

冠河朔子美因令姿中作小詞以贈末句有云笑裏眼
迷青意貼行時鞋露綉季相安中曰此乃孟深不覺琢
璃滑會看六幺花十八無異也時人稱之
蘇庠隱居後湖紹興中累詔不出僮僕見使者沓至輙
相語曰官中來勾我秀才須要正身
內侍梁師成以文章自任宣和間作休休館於私第日
與儒士相從自號隱相
司馬溫公在政府每過潞公第時潞公有門僧乞換道
流因緩頰言之溫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
四方風俗所繫此僧既不能終於釋豈能終於道來即
誅之僧聞而逃

可書

路時中字當可京師也行正一籙能致己斐之詞役使
鬼神呼吸雨風駭人耳目又以炊餅布氣而圜其紅如
丹砂謂之三光丹
宣和間置教樂所行幸局採石所應奉司皆以執政內
侍主之至靖康初道君降詔悉罷
淵聖皇帝幸沙漠作西江月之曲書賜一衛士其一曰
歷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無虞姦臣招致北匈奴邊境
年年侵侮一旦金湯失守萬邦汴訢鑾輿我今父子在
穹廬壯士忠臣何處其二曰塞鴈嗈嗈南去高飛難寄
音書祇應宗社已丘墟願有真人爲主嶺外雲藏曉日
眼前路憶平蕪寒沙風緊淚盈裾難望燕山歸路
范致虛帥北京值靖康之變飛檄邊帥出關勤王時諺
曰草青青水淥淥屈曲蛇兒破敵國蓋爲范字也

致虛營潼關欲進師入洛作詩以示諸帥曰參旗井鉞
出西秦糾合諸侯付老臣風引旆旌趨魏闕雪消宇宙
滅妖塵寒威頓覺胡雛懼炎運方旌廟畧神已見旄頭
墜天外乞身當喜在今春
張芸叟居長安白雲寺作霸王別虞姬虞姬答霸王二
歌題於僧舍壁間僕因過錄之後自關中回則壁已頹
矣霸王別虞姬曰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
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將如何將軍夜起帳前舞
八千兒郎淚如雨臨行馬上復何言虞兮虞兮柰何汝
虞姬答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要爲人患坑卻降兵二
十萬懷王子孫皆被誅天地神人共成怨妾向道妾向
道將軍莫如敬賢能將軍一心疑范增當時若信范增

可書

計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安定在一人將軍左右多姦
臣受卻漢王金四萬責卻君身與妾身妾向道妾向道
將軍不肯聽將軍須把漢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
英豪同駕馭將軍惟恃拔山力即此悲歌猶不悟將軍
不悟兮如之何將軍雖悟兮爭柰何賤妾須臾與君死
將軍努力渡江波
正獻呂公著將宗以適英講論語終秩賜燕上手書唐
人詩賜輔臣講讀官人一篇翌日公入謝因摘取尚書
論語孝經要語以進曰此皆明白切於治道可以備翰
墨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呂相
進三經要語皇帝每書以省覽甚有益學問與書唐人
詩不類也

艮

公退寓陳洛僦舍不庇風雨公默然一室凝塵滿席及
為三公居大府亦然
公在相位數年常恐一善不進有知而未及用即歉然
見於色神宗嘗曰呂公著人物權衡也
僕大父諱問字昌言初與种世衡有舊及叟居世衡遺
以汝州田十頃辭不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更還其
子古用父命不肯當凡兼歷者三十年元豐中鄰人告
官移文二家皆不承郡守劉斐因言於朝賜名种張莊
給田州學以旌高誼
宣和間睦州布衣朱夢說上書極言當時之失有三太
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官寺之職太盛
夢說又言當時搢紳之士競於取媚擁豪易古器帶圖

畫得一真玩賤價求售爭妍乞憐服儒者衣冠為倖門
常賣
宣和間於皇城之東北累層巒以為麋鹿之苑浚汙池
以為魚鱉之澤起樓觀以為禽鳥之籠而道君朝夕遊
幸謂之亘嶽又於皇城之北建大第以居諸王謂之蕃
衍宅
太史楊鈥時見靖康改元即密語人曰後十二箇月康
王立蓋靖字是從十二月立又有康字也後如其言宗
澤知其術數之精薦之於朝遂在塗而卒
廉正臣為司農卿至炭場見監官擁爐遂責曰監臨自
盜如何其監官荅曰此炭乃俸錢所置即非盜取若監
炭場官不許生炭不知監倉官許喫飯否正臣無以為

對時皆以為名言
李伯宗為司農卿居第之側有豐濟廣盈二倉每出按
則止此二處取起近也又詞狀申陳之類必判司呈時
為之歌曰大卿做事輕文字送司呈每日去巡倉豐濟
與廣盈後坐此罷
建炎初京西州縣累經殘破例以儒士借補官資分掌
職事時潁昌府陽翟縣一主簿虞著時乃一謬儒不曉
仕官因有所轄父吏犯罪遂於縣借杖而偶無大杖命
以小杖決三十四下云用兩小杖折一大杖聞者莫不
笑之
潤之金壇有高霦母號高婆子留意禪學久矣一旦有
所得端坐而逝自為之偈曰其硬似鐵更無別說萬劫

塵沙一槌打徹
宣和間有僧妙機住甘露蔡元度見之問僧名荅曰妙
機其妙如何僧曰點鐵成金其機如何僧曰百發百中
時以為名言
王韶退居九江詣佛印求衆佛印語曰如太尉自是殺
人不劄眼上將軍立地便成佛大居士何必衆也
崇寧間飛蝗為患時有無名子作賀表揭左掖門云風
雨交攻人皆相傳為已死稻粱食盡臣亦自厭其餘生
後捕之竟不獲
蘇大雅子容之孫娶王巖叟之孫女夫婦俱有疾惡之
德每琴瑟不調必曰三投近則投舅姑遠則投官甚則
投井中

紹興初知台州曹戩以戚里而顯不歷世務屬邑民戶有投白紙者戩判云判本縣詳狀施行臣僚論列而罷

章惇方柄任用都司賈仲民之議起州橋二樓又改橋作石岸以錫鐵灌其縫宋用臣過之大笑而去仲民疑其有所未至深慮之遂謁用臣訪以致笑之端用臣云石岸固奇絕但上闊下狹若莢爾仲民始悟懇以更製用臣曰請作海馬雲氣以闊其下卒如之而成

紹興間盜賊充斥每招至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為生故諺云若要富守定行在賣酒醋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建炎己酉潤之金壇有村民之子六歲忽於脇下生一瘡數日瘡破産一男而俱卒

紹興丙辰夏大理國遣使楊賢明彥賁賜色繡禮衣金裝劒親侍內官副使王興誠蒲甘國遣使俄托桒摩訶菩進表兩匣及寄信藤織兩箇並係大理國王封號金銀書金剛經三卷金書大威德經三卷金裝犀皮頭牟一副犀皮甲一副細白氈一十六番金銀裝安邊劒一張內有小刀一張素裝劒五張象牙五株犀角二株青白氈一百二十番麝香二百九十八臍牛黃七十八毬象一頭馬五百疋及牽安南差武翼郎充特進使范鎮著作郎充特進副使周公明進到章表一匣金厮羅三面銀厮羅二十面象牙五十株犀角五十株箋香五千斤

宣和間陝府有山家弄猢猻為戲忽府中數十夜被盜皆不獲有一大姓失去金匣蹤跡盜之所自乃是猢猻由天窗而下蓋天窗尚有毛盛捕山家訴於官而服

陳康以翰林學士換授觀察使王堂同僚戲遣人相招請來日訪及看勑設康復語曰請初五日到左藏庫前看請料錢蓋復令以此熱中故也

胡紡能以符水濟人宣興有一士人遠官忽一日其妻為祟所憑家人詢其所以輙云某乃官人任內打拷致死故來求功德追薦其家遂作書聞遠官之士報云不曾有之胡聞其事詣其家取書以示祟祟但舉三聲慚惶而退

王革自開封府出守大名一時號為酷吏每獲盜賊不問所犯輕重必曰灰目折指長枷五日以錐剌目填以熱灰以石鎚指令碎而止故曰灰目折指後盜賊蠭起於河朔坐章而罷

耿著在淮東官舍有滑稽之稱一日說有一宅極凶人不敢居忽有一同人不以為然遂投宿宅中至夜深聞呵喝之厲同人立門首以俟見有乘馬來者若神之狀馬首自通名懇以貧悴其神賄銀一笏至次夜又復如是再獲一笏後夜神人欲歸望見同人又立門首亟止從者曰急回這宅裏凶又說党太尉以守邊有功建節一日出謁問左右曰我節卻如何不見左右曰皆在前導各令從人秉之党曰我死生活受得來卻交別人把着都收拾來待我一揩子擔着坐客莫不大笑

宣和末博州富人治張家田內忽雨血數頃其腥氣不

可近後狄人犯博盡驅市民殺於彼
襄陽辯士李驍老於學校而性多狂率忽一日上封事極詆時政而議論失當朝廷決配嶺表初携封事入都道由襄山卜於山神曰某今日獻封事若便拜相即求一吉珓遂不應又擲珓又之又祝曰若只得內相亦可又不應又祝曰卿監足矣又不應復云本路監司如何又不應擲珓又之再卜以鄉郡又不遂厲聲曰必是山神不在家既被貴以書告親知曰某以言事遂竄嶺表非晚召還復得相見時人莫不大笑之
宣和末都城起建園囿殆無虛日土木之工盛冠古今如擷芳園山莊錦莊筠莊壽岳輞川華子岡鹿寨飛龍曲江秋香谷檀欒館菊坡萬花岡清風樓等處不可舉皆極奢侈為一時之壯觀
崇寧間京師一老姥留心相道所見甚高嘗為形神頌云兩人同坐一人言共說陰陽天地玄法未有時先有我我今卻謝汝周旋
張浚為川陜宣撫處置使每曰虜人猖獗當一掃之有坐客叩曰不知用苕帚惟復用掃帚浚默然
張紘長於數頗於日者之事洞曉之嘗云街人相見必互錄州縣等處士人豪子命以相易庶易為應號曰衆又看命必先劇談其不好處使人駭動為之神卻復以好語許之為之籠
潤帥沈晦嘗語人曰自古及今天下秀才只有三箇孔大頭一箇王安石蘇軾合一箇和晦乃三箇也
紹興丁巳江東太平州有回祿之患燔燒殆盡死於火者數千人越數州之銅陵夜聞車馬人足之聲或啼或笑自空而下艤磯於邑市人於門隙竊窺之有閒衣蕢醋者有相與泣訴回祿之苦者久之冉冉自西北而去張紘為令詳觀其事
紹興戊申夏旱忽一日東方有青赤氣亘天而上俗謂之海絆不三日遂雨時人以此為雨候
程昶為鎮江府節推刻薄而不練其形似猴鼠一時號為乙巳居士
浙人以白露節前後早晚得雨卜秋成之厚薄如雨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
天寶山有三道人採藥忽得瘞錢而日已晚三人者議先取一二千沽酒市脯待旦而發遂令一道人往二人潛謀俟沽酒歸殺之庶只作兩分沽酒者又有心置毒酒食中誅二道人而獨取之既携酒食示二人次二人者忽舉斧殺之投於絕澗二人喜而酌酒以食遂中毒藥而俱死此事得之於張道人
茅山道者張守通山東人每談道以訓其徒必曰人須清齋乃可學道佛云淨土肚豈可不淨又佛曰般若波羅蜜乃勸人諸塵緣皆不可惹乃得其道如菠稜蘿蔔之美也聞者莫不撫掌亦可憐其用心之誤也
羽客林靈素以侍晨視待制乞天下創神霄玉清萬壽宮許改寺院為之有塔者去其相輪火珠謂之鬱羅霄

臺
鄧知剛任待制守軍器監形貌魁偉每以橫金衔衆未
嘗衣衫京師謗曰不着凉衫好箇金稜快活三蓋一時
自肥人爲快活三也
金人自侵中國惟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
作雜戲云若要勝其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
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鎗我
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子甲金國有敲
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諭諸子曰我死以大鋼一枚
坐之復以大鋼覆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
穴中足矣
紹興己未用王倫之策與金國通和還中原故地朝廷
創改二路一應天府路以拱單徐宿亳興仁廣濟爲所
隸一河南路以蔡汝鄭淮寧潁昌永安爲所隸
章夏爲丹陽令有旅人食於邸舍誤遺銀而去邸中惟
守舍翁媼旅人行數步覺有所遺復回叩其翁媼翁媼
諱而不言公令和對以還竟不從於是付獄密遣人賚
守舍翁衣與其媼云汝夫已在獄中招認云其銀在媪
處令我賚衣爲證以取之媪遂出銀歸於旅人
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見一村夫醉墮護龍濠地
分亟拯之則已斃其背上有一物極類荷葉緊覆之以
劍方可取有百餘口咀其背肉已盡竟不識是何物也
衢州有一村夫號業念佛晝夜持阿彌陀佛積有年歲
一日臨死諭其子曰我死之後三年方可焚子如其言
既火燼已冷有一物大如斗以刀剖開乃其父坐一蓮
花中即乘空趨西南而去聞之於清凉長老德璘
紹興戊午季冬十月日欲暮天作風雨聲自西南起久
之如磨礱至一更盡方止庚申辛酉歲皆然
道君既遜位乘輕輿出東水門自稅舟得一草龍回脚
糧船與舟人約價登舟見賣餻餅者於篋中取金錢十
文市一枚以食少頃童貫蔡攸者數人單騎俱至道君
曰卿等尚來相逐何耶攸等奏云臣等受陛下重恩死
亦不離陛下道君因上岸側一寺寺僧披衣以迎輙居
主位問官員是見任是罷任道君曰皆罷任又問莫別
有子弟在城中作官否道君曰二十七人兒子長子
今上皇帝僧慚惶之際道君遂出則侍衛等已至遂東
下
陳遘待制守饒州嗜鼈其子延年每欲勸之以父之所
好不忍進止忽一日在任所作書欲勸之書成不忍發
置之席下而晝寢夢二十六人求救甚急延年叩其所
欲但云只得早發席下之書則可以再生延年寤而遣
書中具以夢告其父父得書閱庖人所有之鼈正合夢
數遂盡投於水戒之
丹陽妙明眞人吳元淨居常州横山命其弟襄尋得一
大楓木有三瘿令取其二夢老人植杖而來責襄曰吾
三子汝遽殺其二何也襄惶懼答以眞人之命老人曰
君非眞人吾不赦汝以杖擊其鼻曰可出血一升來旦

鼻衄及一升而止
閬中有一士大夫得服硫黃法服三十年遍身通明色如硫黃忽一日因點炬誤落紙燼在手不覺火起徧身燒爇如枯柴頃刻而盡雖水救之亦不能止

陳秀公升之其所生母初夢大白蛇入臥內溫柔宛轉母縮公乃生得數日於公臥席下有白蛇蛻甚異之及公疾篤家人見寢室中有大蛇垂於榱木既覺大白蛇在墓側三日而去以此知異才間出非仙真之謫即山澤之英也

南恩州州衙設廳有鬼雖太守亦避之夜則二丈夫相擊不已又婦人間出不可居忽一日妙明真人吳元淨過之視廳側有三小廟指令開掘其下得二丈夫二婦人二女子堅尸如石二女子一執菊花樣盃一執白璧遂令野外焚之乃絕

平江陳祖安兄待秀州司戶於其家有一美婦人素衣而來久與之處形神俱瘁婦人每來異香滿室後年餘其兄卒其婦人復媚祖安渠一旦頓悟乃闢中一古骷髏為妖遂以鋸斷血為之流

劉豫僭號中原不喜浮屠法僧徒莫不皇恐忽西天三藏來豫異待之僧徒私自喜曰必能與我輩主張教門既引見三藏拜於庭贊者止曰僧不拜三藏答曰既見真佛豈可不拜豫大喜賜與甚厚自後僧見並令拜僧徒莫不憾之

耿著與溫濟事韓英公皆為攝行一旦濟赴行在奏事被賜金之寵而著嫉之誣以事諧於公濟不安迹求去英公甚怒奏奪其官竄之吉陽不踰年英公入秉樞筦著以事敗黜棘寺後亦黥配于賀其昭報有如此者

蘇庠養直居句金日與僕游常內子不容為撓有小鬟亦田舍兒也僕戲云既云閨中不容安得有此養直曰初未嘗使令況手脚如落湯螃蠏又何足取此亦見長者之不絕滿座為之大笑遂目其小鬟為落湯螃蠏

楚州寶應縣清湖乃古清州陷而為湖至今阡陌映水可見

有朝士居於鄞圃治蔬畦得古鼎用以煮蔬青活如生

任待常州報恩寺僧普堅嘗語余曰世間萬事前定非力可致及其處於窮通何必休戚因言無錫大姓戴念二郎政和間在邑中最為貲雄起大第極於侈麗同村野老夢神告曰戴念二郎與李謨秀才起宅野老以夢諭戴即紀于壁後不十年李謨登科選為婿又十年宅成而戴氏俱絕遂歸於謨

錢勰尹開封有治聲一日語東坡曰勰尹天府可方古人中誰東坡云若京兆趙廣漢勰叩如何似之東坡笑曰但公不姓趙却姓錢耳勰為之絕倒

孫真人有阿是穴言人是處有穴不必一一如鍼經所說若體有疼痛癖腫當上便灸七壯病大至七七壯無不愈者又如虫傷馬汗傷風撲損灸之立瘥

米元章作吏部郎中徽宗召至便殿令書屏風四扇後數日遣中使押賜銀十八笏元章對中使言曰且告奏

知知臣莫若君臣自知其明如此者再四中使歸奏上大笑益十八笏九百兩也

仇念泰然東平人紹興間作待制奉祠居四明村落間每入城幹事衣短㳂衫行緉草屨自負一擔竹籮貯少錢米之類中道有一老媼開店嘗憩於彼而媼異待之但呼爲仇官人忽一日知明州媼覘見輒哭曰仇官人遂作知州偶都保差作大保長媼投牒訴之泰然與之敘舊且言感激之意贈米三斗酒二擔而免其役

陳仲乘云禽獸中惟馬犯母則生駒環眼

紹興初張浚以宣撫處置據行川陝至富平之敗蜀謗曰一事無成二帥枉死（曲端趙哲）三軍怨恨四川空虛五路輕失六親招攜七書旋學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誠不會

明州一海船附帶到廣州一兵云在一海舶上自發廣州遇風飄至一山下兩人上岸行三四里見二長人鋤各長三丈餘兩人前往問路二長人倚鋤相視而笑父之遂以手拈兩人在掌中戲玩兩人皇恐再拜皆笑語不可曉一長人以手拾兩人置山穴中用一大石塞口而去少頃擕一大甑貯酒來二長人對酌兩人於竇中覘之惟深惶懼二長人酒盡欲醉一長人起取塞石拈一人出兩足捉兩脚劈作兩片各餌其一遂醉臥老兵石穴中伺其睡奔出竄伏田野中望見有海船過哀鳴求救舶上以小舟濟之得至明州

可書終

右張氏所述未詳其名諱問字昌言者乃其祖也中間多記宣靖炎興間事其必渡南後人耳聞目覩細大俱載可謂博雅之士也周公謹傳之上海莊氏今歸范行可家予從行可借錄得之乙巳九月十三日中隱山房識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二十卷

（宋）邵伯溫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聞見前錄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邵伯温撰。伯温有易學辨惑、已著錄。伯温爲邵子之子、猶及見元祐諸耆舊。故於當時朝政、具悉端委。是書成於紹興二年。前十六卷記太祖以來故事、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時同異之論、載之尤詳。其論洛蜀朔三黨相攻、惜其各立門戶、授小人以閒。又引程子之言、以爲變法由於激成、皆平心之論。其記鐙籠錦事出文彥博之妻、於事理較近。其記韓富之隙由撤簾不由定策、亦足以訂强至家傳之誤。周必大跋呂獻可墓誌、謂伯温是書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殆好惡已甚之詞、不盡然也。十七卷多記雜事。其洛陽永樂諸條、皆寓麥秀黍離之感。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記邵子之言行、而殤女轉生、黑猿感孕、意欲神奇其父、轉涉妖誣。又記邵子之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亦不以爲非、似乎附會。至投虛一事、益猥瑣不足紀。蓋亦擇焉不精者、取其大旨可耳。

邵氏聞見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爲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

先君子嘗曰吾自爲童子奉康節公几杖於左

右多聞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尊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焉然吾老矣思有以遺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爲之序紀述甚廣嗚呼國以典刑爲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焉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語曰吾聞之老聃云其嚴如此先君平居如齋淡然無甚好唯喜著書此書獨晩出雖寢疾病中筆削不置其心可悲矣先君既不幸上得其平生之言有制襃揚甚備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其遺書既成於絶編斷簡之中得聞見錄爲次第二十卷幷傳於代蓋自紹聖以來大臣用私意亂天下至有所懼也又取小夫佞人爲史官以文之而史法始壞矣上不直之下詔學士更

修以出之嗟夫先君巳矣則是書也尚有取焉

仲子博謹序

河南邵氏聞見錄前卷第一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太祖微時遊渭州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澶州之行帝即位盡召諸節度入覲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

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涔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爲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末與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爲天下都僧錄歸洛今末與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烏乎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識及對帝之言自有理興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沖軍政多決於韓通並掌軍政通愚愎將士[redacted]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　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詾詾如此奈何太祖姊即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　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　太祖

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馬德驤劾奏普强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　太祖薄其爲人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成德日盛因問趙普自唐季以來[redacted]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redacted]定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redacted]人之命也唐季以來戰爭不息家[redacted]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

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以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涕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
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懽以終天命君臣之
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
謝曰陛下念臣及[redacted]明日皆稱疾請解軍
政上許之盡[redacted]所以慰撫賜賚甚厚
或與之結[redacted]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
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
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

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深明果斷天
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
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
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
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
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爲使
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
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布
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
也烏乎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
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至真宗朝始
用閩人其刻不存矣烏乎以藝祖之明其前知
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

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愼無反而已果然藝祖亦
云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
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
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
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
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
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出帝曰吾雖不能着一搦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

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陛對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殺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即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卻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嘗曰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

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即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毅水蓋宣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冢閒壙皆白骨不知辨遂即壙爲圓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頤曰爲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蹶以下旦曰吾能服天

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即以佩刀刺之既而悔曰吾爲天子數出游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動嗚呼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以遂其材況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爲殿前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官有言能歸壽州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歸鎮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已有婦樂氏辭帝曰汝爲吾壻吾將更嫁樂氏以御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尚秦國大長公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審琦歸鎮七年卒先諸鎮納節以使相薨追封

秦王謚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薨贈尚書令追封鄭王嗚呼太祖駕御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灘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生子今爲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

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除之蜀人始欣
然不復思故主矣
眞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
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
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决遂幸澶淵
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浮梁
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
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

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鱠帝乃安旣射死
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
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上曰凡虜所須卽許之
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
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
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
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
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

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萊公罷禮遂衰
眞宗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宴
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嬪不
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幛樂聲若出於雲霄間
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令行酒黃
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
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卽命女樂列
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頻文定至霑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
寺有長老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
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illegible]曰遠方不足
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者贈以中金
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眞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
宮中帝卽位爲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
動天下仁宗卽位以大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
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

子220 042

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共念之后以本閤服用物下兩寺為錢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輙為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一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默然獨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外臣敢以為言官家能逐言者則清淨矣帝不語既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參知政事吳奎曰上比漢文帝奎對以此則曰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謂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病死嗚呼

肉能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
兵輒死宜哉
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
懿太后丕擁慶羨寔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
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
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
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感泣彌
月公自此遂參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

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
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昆
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
尊也學士大夫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
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
聞樂聲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
衆僧各賜紫羅一疋僧致謝帝曰來日出東華
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
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
平也海妙又言嘗覩仁宗二十許歲將祀南郊
回坐金輦中日初出面色與金光相射眞天人
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閤見定州紅甆器帝堅問曰
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
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

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
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
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爲宰相
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
禮遠貶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
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
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竄之詩過矣烏乎仁宗寵
遇貴妃先於六宮其責以正禮尚如此可謂聖

矣
仁宗朝王安石為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於仁宗尤甚每謂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其詆毀云

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輦也閹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歟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為定制可以謂之仁矣

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荊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首肯不即搖首而時和歲豐百姓安

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烏乎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英宗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孫用和藥輒效尋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衣除尚

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用和本衛人以避事客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天下二子奇兆皆登進士第爲朝官亦善醫

仁宗初升遐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韓蟲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之留其釧復遺以物爲驗遂稱有娠既踰期不產按驗皆蟲之詐得其釧於佛閣上中乃蟲自埋也翁氏削一資杖韓蟲配尼寺爲童初執政請誅之光獻太后曰置蟲於尼寺欲令外人盡知其詐若殺之則必謂蟲寔生子也英宗初載光獻后垂簾同聽政其決事之明類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遺詔到洛伯溫時年七歲尚記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烟蔽空天日無光時舅氏王元脩自京師過洛爲先公言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

內之前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劒州普安知縣行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戴白紙行哭烏乎此所謂有姓如喪考妣者歟

熙寧初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京師父老知其爲仁宗女也隨其車咨嗟泣涕元祐中北虜主謂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爲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蓋虜王爲太子時

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生靈是愛故虜主感之嗚呼帝上賓既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英宗山陵有華官畢達哭慟於仁宗永昭陵下曰臣事陛下四十餘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達暴卒韓魏公爲司馬溫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嘗爲三陵壕寨年踰九十坐丁謂移永定陵皇堂事羈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驗亳人神之遇赦歸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歷遍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之道全曰今永安地吉宜從以爲陵寢有司疑其欲驟動縣人凡所全皆不用道全亦相繼卒今永昭陵既成或曰地名和兒原非佳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淚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二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英宗於仁宗爲姪宣仁后於光獻爲甥俱幼同養禁中溫成張妃有寵英宗還本宮宣仁還本宅溫成薨而竟無子一日帝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各以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云蓋仁宗光獻以英宗爲子聖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爲皇子入謝帝與后適御後苑迎曙（曙英宗諱）亭帝謂后曰豈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夜一更遽宣藥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醫投藥已無及帝崩左右欲開宮門召兩府后曰此際宮門不可開但以密敕召兩府黎明入又三令進粥四更再召醫入使人守之望且兩

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敢當兩府共抱之解其髮被以黃衣命翰林學士珪懼甚筆不能下丞相魏公韓琦從容曰大行皇帝在位幾年生乃能草詔英宗即位數日有疾執政大臣請光獻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退久之乃從則光獻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獻之禮甚至逆光獻之崩神宗哀毀不能視朝其所製挽章至今讀之令

人流涕也韓魏公薨其子孫倣郭汾陽著家傳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獻信讒屢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又言太后曾問漢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昨夕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謂英宗舊作傳邸）魏公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興弱復昌之兆此是好夢又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長立且與照管（謂神宗）后怒

曰尚欲得寘中求免耶又言太后對大臣泣訴英宗語曰官家獨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論奏云云乃止又云臺諫有章乞早還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豈見眼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販賣松檟張大勲業以希進用不知陷其父祖於不義也王巖叟者父子爲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遺事一編其記魏公言行甚詳至論光獻權同聽政事

亦爲欺誕謂太后還政之後魏公勸英宗加儀衛帝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又謂魏公對太后曰自家無子不得不認業其意以謂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貴爲天子思所以報光獻之德者何以爲稱反惜儀衛末禮有獎縱母后之語於英宗孝德不無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無子而令認業爲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幾於跋

扈老乎前代姦人自稱定策國老以天子爲門生皆緣此以魏公之賢使死者有知其敢當也故神宗嘗曰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伯溫嘗論英宗之立首建議者范蜀公也繼之者司馬溫公也順成仁宗光獻意者韓魏公也富公辭戶部尚書章呂誨中丞魏公以下遷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其書之以俟史官採擇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還政后聞之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爲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韓魏公欲致獨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爲參政首議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因辭執政例遷

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報皇太后大功先錄臣之小勞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屬與陛下親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爲子者以陛下孝德彰聞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

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替至薨乃已豈魏公有愧於富公者乎然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弔國史著富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至此祭弔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在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青布緣者仁宗生長太平尤節儉京城南慈賢寺溫成張妃墳院也寺中有溫成宮中故物素朱漆牀黃絹緣席黃隔織帝御飛白書溫成影帳牌纔二尺朱漆金字而已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此故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黃紬烏乎恭儉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御王廣淵以濮邸舊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爲言帝曰無

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御屏賜白金百兩烏乎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爲家法如此

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鑰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雖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爲皇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

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
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
伯溫侍長老言曰本朝惟真宗咸平景德間爲盛
時北虜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
民以車載酒食聲樂遊於通衢謂之棚車鼓笛
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至寶元康定間元昊
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無復有此風矣元昊
既稱臣帝絕口不言兵慶曆以後天下雖復太

平終不若天聖明道之前也烏乎仁宗之兵應
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爲仁歟
神宗開潁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
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
韓維進止有法神宗內朝拜稍愆維曰維下拜
王當效之諸公一日侍神宗　近侍以弓樣靴
進維曰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其
翊贊之功如此故潁邸賓僚號天下選云

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
班爲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
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
矣帝爲之動出王陶知陳州神宗即位銳意求
治初用呂溱爲翰林學士爲開封府溱死又用
滕甫爲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甫性疎上時遣
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誇示於人或有見
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謗甫以爲揚上之短上

怒疎斥之以爲逆人李逢親黨不復用時王安
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
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
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
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
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
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
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

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潁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荆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紛然矣

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前數日太皇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它事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帝曰羣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爲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溫公嘗私記富韓公之語如此而世無知者崇寧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以王安石爲聖人然亦書慈聖光獻后宣仁聖烈后因間見上流涕爲言安石變亂天下已而安石罷相豈安石之罪雖其黨竟不能文耶

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賢自不得而刪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帝屬疾念可以託聖子者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傅王安石不預也烏呼聖矣哉神宗元豐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會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罷侍中爲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陛辭先是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富韓公王參政堯臣共乞立英宗

為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而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合乃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官其子宗道爲承事郎潞公力辭兩鎮止受食邑劉沆贈太師中書令兗國公子瑾自祠部員外郎爲天章閣待制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文忠子國老自水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富公進司徒子紹京除閤門祇候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

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辭官今日潞公以下皆遷某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潞公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禮復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國遂親征大遼御營兵甲器械旗幟皆備分河北諸路兵逐將置保甲民兵諸路騷動一日帝衣黃金甲以見光獻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脫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樓櫓后亦不許但以庫貯於諸門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后臨幸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辭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

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十五以上悉帶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爲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

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爲喜又曰仁宗事燕王盡子姪禮王癡白重但以行第呼仁宗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兒豈敢如此嗚呼后之言其古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謗毀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詳伯溫著之辨誣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遣太常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公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壯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秘書丞呂公大忠爲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公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之久帝曰凡虜爭一事尚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爲朝廷固惜

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加
來卽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
求關南之地則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
陛下既以臣言爲不然今代北安可啓其漸忱
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
皆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鹽鐵判官大忠乞終
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
公手詔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

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
妄求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
詭辭不服又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
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詔故
老云云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
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
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安弱豈無强梁
宗屬與夫謀臣桀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

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
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
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且高麗
來與不來於國家固無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
廷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
邊患而强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以數
萬計所費不貲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
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溏濼向聞遣使部

兵徧置楡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昔慶曆慢書
所謂創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三也義勇
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
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
之虛名四也河北諸州緣邊近裏城池工築並
興增置防城之具檢視衣甲器械五也創都作
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
者易窺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

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
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
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
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
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illegible]不許虜
敗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賜厚逐
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
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間新法日下實避

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
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
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强
聚財積穀寓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
之故疆然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
使民出利又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雖百端補
救終求善法此所謂富國之術也又內外置市
易務小商細民無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

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違者坐徒不以赦降
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今農
怨於畝畝商旅歎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
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
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
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改過不吝聖人之德也
而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
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爾以陛

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彊
割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
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
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
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
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
且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與北朝通好

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諜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傳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使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醸累世之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以自見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能去以釋虜疑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　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天下悅服邊備日完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虜果自敗盟啓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

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當韓公疏曰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罷兵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或以興師或以獻馘即時傳播四方而西師初衆便傳必復靈夏既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必然辭以探知彼復聞朝廷練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欲爲牽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將事機參合此虜人所以先期造釁既發爭端勢未肯已也

今歲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論逾年未決横使再至事歸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便要可否違之則兵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月壓雖款目前遺患在後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欲生事遂興干戈豈是無故驟興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造釁背盟也惟彼若萬一入

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興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或更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二邊警急數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覬望若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以生靈爲念納汙含垢且求安靜非萬全不舉此天下之願而臣之志也而又嘗傳陛下決爲親征之謀中外聞之

心殞瞻落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成算然太平天
子與創業之主事體絕異尤不可慨然輕舉又
恐朝廷且作聲勢初無實事若如此乃是我以
虛聲而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疏略之虞
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成敗豈不灼然假令
[illegible]人[illegible]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事力素強又有
夏國唃廝囉高麗黑水女真韃靼諸蕃為之黨
援其勢必難殄滅則繇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

臣竊謂因今橫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
數事開懷諭之云凡為武備乃中國當事非欲
外興征伐向來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
須當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餘年無故
安肯輒欲破壞又恐是姦人走作妄興鬬諜因
此互相疑貳養成釁隙遂有今日爭理如朝廷
更有可說[illegible]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
助也橫使如不的卽遣報聘者於戎主前且道

此意庶幾一得必有所益緣彼大藉朝廷歲與
方成國計既有憑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
疑情未釋遂成倔強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
若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更望陛下
兼採博訪不宜專聽一偏恐有迎合聖意及畏
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實事聞而誤國家大計臣
所以及此者竊聞去春久旱陛下時降手詔許
人極陳時政得失章聞上章論列者甚多隨而

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陳為意而
優容之及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結舌下情
不能上達朝政莫大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早
令天下受賜也文潞公曾魯公疏皆主不與之
論皆乞選將帥利兵甲以待敵時王荊公再入
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
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
五百餘里云韓公承荊公風旨視劉公呂公有

愧也議者爲朝廷惜之烏乎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使帝[illegible]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數哉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歎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除穎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幸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所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

爲之主曾布爲右相范致虚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嘗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

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即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謂伯溫曰元祐皇后之言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皇太后於哲宗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繼姦臣曾布蔡京用事朋黨之禍再作元祐后竟出居舊宮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師逼上皇淵聖帝北狩宗族盡徙獨元祐后以在道宮不預虜退羣臣請入禁中垂簾聽政以安反側至上即位於宋幸維揚虜再犯幸餘杭后於艱

難中輔成上聖德爲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視朝者累日下詔服齊衰謚曰昭慈聖獻烏乎后逮事宣仁聖烈太后其賢有自矣至於廢與則天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蓋是時王荊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初是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

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結高麗欲圖大遼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知桂州沈起為廣西路安撫使以窺交趾二人不密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擣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同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

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軍兵將凍溺饑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嘗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欽聖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召范忠宣公於永州虛宰席以待忠宣病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為左僕射安燾有時望方服母喪乃拜曾布為右僕射次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仙布為山陵使布與內臣劉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

紹述以迎合上意布還朝與忠彥勢相敵漸逐忠彥薦引之士右丞范公純禮為人沈默剛正數以言忤上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樞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為然遂罷蓋詵嘗以劄子求此官於上上稟皇太后后曰王詵浮薄果使為之則壞樞密院駙馬都尉王師約在先朝為此官稱職可命之上從王詵所納劄子批除王師約樞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

妄言出於范右丞以激怒詵詵信而恨之後詵因館伴大遼使妄稱范右丞抑宴席間語犯御名辱國右丞不復辨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潁昌府自此忠彥之客相繼被逐矣布專意紹述盡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彥懦而無智既忌布乃曰布之自為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忠彥竟不能安其位罷去布獨相臺諫官陳瓘龔夬輩多賢者

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知樞密院京既用事曾布罷相京師起大獄治布贓狀貶布白州司戶參軍廉州安置布之諸子及門下士皆重責蔡京為之也韓忠彥亦安置於河北近郡等聽自便京陰報其薦引之功云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變出之又以飾臨平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貶太子少傅居蘇州上用張商英為右相商英

無術寡謀竊覦同列間言並與上不樂罷之京密結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言房主問蔡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時何執中已為左相乃拜京太師謂之公相總三省事童貫既引京自欲為樞密使京止以為太尉節度使陝西宣撫使貫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師致仕上命鄭居中為相居中丁母憂　余深皆鄙夫小人無足言又相王黼黼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

獨任結大金滅大遼取燕雲事置經撫房樞密院皆不預下族誅之令禁言北事黼後以太傅致仕猶領應奉司以固上寵白時中李邦彥並左右相儇薄庸懦無所立蔡京以盲廢復出領三省事用其子絛為謀主絛與其兄相仇絛敗京復致仕宣和七年十一月上郊天罷方恭謝景靈宮聞金人舉兵犯京師上下詔稱上皇禪位於淵聖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彥主和議遣李

鄭李梲鄭望之使虜割三鎮爲城下之盟虜退
李邦彥能復不許三鎮次年冬虜破京師二帝
北狩今上卽位於宋幸維揚渡江幸除杭嗚呼
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於天也具載之以爲
世戒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伯溫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冊故書
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爲鄧州節度使
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其憂國
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雜陸宣公論
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

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船糧草及詳較命
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專行科配非時皋動莫測
因緣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稍尅復俄及
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
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
陛下萬幾在念百姓存心聖略神功衆無遺算
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東並後代之英奇爲前
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

雖彼蕃戎豈爲敵對遷徙鳥舉自古難得制之
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追逐水草
皆以禽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
扶同前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
之議非論曲直但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
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
謀粗覩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
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

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爲大訓歷代寶之臣
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兼所上
長書及唐玄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
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臣時
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是
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即不同量彼是非必然
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
謹具逐件如後 云云 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
位幸遇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
青霄非繇智略出于儕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
私何啻於車魚報效不如於犬馬粗懷性識嘗
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
謀閫下又不能效命軍前惟有微誠書章上奏
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
之生靈盡當輦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
則何異爲鼷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

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尤難入手更向失
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於便宜可垂典於詳
酌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謂事久則慮易
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
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遐
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爲一月竊慮內
地先困邊廷荒涼北狄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

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與沮衆之
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緣竊以幕
鼓殘兇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
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虔希聖德早議抽軍聊
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
和寢饍惠養疲羸長令戶外不扃永使邊烽罷
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既四夷以來王料
狡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費穀買刀有道

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又萬全
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柰人多
獻佞事久陽微大凡小儒各務身謀誰思國計
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嘗嘗敗事得之
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
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於虛實
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既不知頭主無以指射
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姦人之罪免傷

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臣盡力共崑三千
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寒
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哲臨終尚能
屍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
全身之計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
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誅
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
更作細微別其劄子自犯冕旒臣無任傾心瀝

懇憂國忘家涕泗傍徨激切屏營之至其劄子
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竊見當州管界承前
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遥路僻量其境土五縣
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昨來
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
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至雇人般量每斗權召
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凡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
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

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業費牛
十閒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
仍如善誘偶副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
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裹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
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雖不
辨其真虛又難行於本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
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却軍都兼破劫糧草及
令尊勘皆却隱藏益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

聽得外面消息況九重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奈
何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
難伏乞聖慈早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
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決
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屬干戈未
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姦邪
之黨但說契丹時運幼主地有災星以此為詞
幽中聖旨不審戎情上下幽州俱致其生涯上

宿照臨外處不可以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幼
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
事貴無私如樂禍以求功竊慮得之而不武此
蓋兩省少敢言之士靈臺無有藝之人而況補
闕拾遺合專司於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於吉
凶成茲誤失之繇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懲責何
戒後來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
三班前朝百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差

便思僥倖雖詢利害各避嫌疑而況毀譽生心
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為常其間久歷事者
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為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
多非允當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宜敕委差便是
帝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同軍不同
朋事必料曹使沿邊相度往返恭詳不知能有
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並見直虛乞誅
罔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消媚

佞免誤朝廷雖此區分以爲激勸一班有句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鬭志一則彼有僥心而況契丹懷禽獸之心恃胡馬之力垂慈恕捨卻慮追奔須作隄防免輸奸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算遐宣廟謀仍令硬弩長槍周施禦捍前歌後舞小作程途縱逼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尋達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夫歸舍重爲樂業之人是知多難興王已垂芳

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嘗思發跡之繇實有殊常之幸其於際遇近代無倫伏自宣宗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昭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喚至牀前念以傾心皆嘗執手溫存撫諭不異家人惟懷竭節盡忠以至變家爲國懋爵德望有此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後再入中書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繫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開啓沃罔避危亡蓋緣每認陛下本是天人暫來人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閱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普隆萬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即因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漢我至尊乞明驗於奸人願不容於首惡輿言及

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意切不覺辭煩冒犯宸嚴不勝戰越其疏與國史所載大略相似有不同者劄子則惟見於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諫云

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

虜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
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鎭鄧州故有是奏帝下
詔襃其言烏乎中令從祖宗定天下尚以取幽
燕爲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結女眞
滅大遼取幽薊之議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
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
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

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卻左右欲
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
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
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
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
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
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
年不召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
有淸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
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
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
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
氏

國初趙普中令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沆
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

者一切不用曰以報國耳嗚呼賢相思慮遠矣
至熙寧初王荊公爲相寢食不暇置條例司潛
論天下利害賢不肖雖用賢者不合而去不肖
者嗜利獨留盡變更祖宗法度天下紛然以致
今日之亂益知趙中令李文靖得爲相之體也

太宗一日謂宰輔曰朕如何唐太宗衆人皆曰陛
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獨無
言徐誦白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

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溫公資治通鑑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焉者神宗可謂無愧於太宗矣至召見王荊公首建每事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荊公與其黨始務爲高大之說至厭薄祖宗以爲不足法況唐之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

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太祖既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一日黃中按行府第見庫舍扃鐍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匱皆李氏宮閣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祖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

月禁盜之況此亡國之遺物乎賜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唐相耽四世孫也年七歲以童子舉及第李文公昉贈之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十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至太平興國中遂參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謂其母曰勿以諸孫及私門之奢自撓朕當

記之也黃中之孫種民者元豐中爲宰相蔡確所用官大理寺丞鍛鍊故相陳恭公執中之子世孺與其婦獄至極典天下冤之又以蔡確風旨就府第問同知樞密院呂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純及老嫗立庭下問世孺妻呂氏請求事以枷捶脅之希純等曰呂氏因樞密之姪嘗以此事來告樞密樞密不諾垂涕而已竟無以爲罪神宗知之怒曰元無有就問呂公若賈種民小

臣輒敢凌辱執政特衛替黃中之後衰矣

賈黃中字娲民滄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贈詩或云竇儀年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左拾遺補闕嶺南平爲采訪使江南平知昇州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宗益重之除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

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有文集行於世三十卷公與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時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先後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

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

周磵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

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謙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殷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孫之戒

僧海妙者嘗余言昔出入丁晉公門下公作相時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斫膾其精饌珍異不可勝數後自朱崖以秘書少監移

光州海妙往見之公野服杖屨行山中觀村民採茶勞其辛苦人不知爲晉公也公與海妙相別曰吾不死五年趙元昊叛邊事起朝廷更用大臣公無疾沐浴衣冠臥佛堂中而薨

元豐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隨丁晉公至朱崖頗能道當時呼問之老人曰公自分司西京貶崖州某從行至龍門南彭婆鎮公病瘧夜遇盜失物甚多至今有玉椀在潁陽

富家盜所質也至崖州久之某辭歸公授以蠟
丸戒曰後西京知府與會府官卽授之某知所
敎知府王欽若也對府官得之不敢開遽以奏
乃自陳乞歸表也其中云雖滔天之罪大察立
上之功高繼有旨復祕書監移光州嗟夫任智
數者君子所不爲也世謂丁晉公王冀公皆任
智數如老人之言則晉公又出冀公之上矣
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農家九歲爲

歌詩畢士安作州從事亟稱之長益能文有場
屋聲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召試知府擢右
拾遺直史館因北戎犯邊獻書進和戎太宗賞
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閒宰用其議與
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同校三史
多所是正進左司諫知制誥因論徐鉉爲人誣
告內翰辨其非罪責商州團練副使尋召入翰
林爲學士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於故燕國

長公主第羣臣不爲服內翰言后嘗母儀天下
當遵用舊禮罪以謗讟知滁州眞宗卽位以直
言應詔召爲知制誥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
相論不合又以謗讟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其
平生大節如此故所著建隆遺事一日候中記
自敍甚祕蓋曰吾太祖皇帝諸生也一代之事
皆目所見者考於國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嚴
重少言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若聞人

閒有奇書不悋千金以求之顯德初從世宗南
征初平淮甸有纖人譖於上世宗曰趙某自下
壽州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籠
篋數車遂令別入行在面開之無他物惟書數
千卷世宗異之召上諭之曰卿方爲朕作將帥
辟土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謝曰臣
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
書觀覽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史曰上

北征之夕次陳橋驛羅彥環等獻中央之服立上爲天子請登馬南歸才出驛門上勒馬不前謂諸將校曰我有號令能稟之乎諸將皆伏地聽命上曰爾輩自貪爵賞逼我爲君今入京師不得輒恣劫掠依吾令即當有重賞不然則連羣撥隊有斧鉞之誅諸將皆再稟命戎馬遂行既入國門兵至如賓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聞上至皆大恐將謂循五代之弊縱士卒剽掠

既見上號令兵士即時解甲歸營市井不動略無搔擾衆皆大喜又聞上驛前誡約之事滿城父老皆相賀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信黎庶者今上踐阼未終日而有愛民之心吾輩老矣何幸見眞天子之御世乎自唐末至五代藩方節制皆不稟朝命上踐阼豁達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繇是諸路節將懷德畏威不敢跋扈歲時貢奉無闕朝廷亟召亟至皆執

藩臣之節甚恭識者知至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國初內助爲多上初自陳橋即帝位進兵入城人先報曰點檢上時官爲點檢已作天子歸矣時后寢未興聞報安臥不答晉王輩皆驚躍奔走出迎晉王後受命是爲太宗斯須有上親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曰吾兒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頃上至見后於堂上衆皆賀之惟后愀然不樂上甚訝之左

右進白后曰臣聞母以子貴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爲不樂后謂上曰吾聞爲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於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或失馭則欲爲匹夫不得是吾所以憂也上宜勉之上再拜曰謹受敎又曰乾德開寶間天下將大定惟河東未遵王化而疆土實廣國用豐羨上愈節儉宮人不及二百猶以爲多又宮殿內惟掛靑布緣簾緋絹帳紫紬褥御衣止

赭袍以綾羅爲之其餘皆用絁紬晉王已下因
侍宴禁中從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
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上雖貴爲萬乘其不忘布
衣時事皆如此又曰開寶末議遷都於洛晉王
言京師屯兵百萬全藉汴渠漕運東南之物贍
養之若遷都於洛恐水運艱阻闕於軍儲上省
表不報命留中而已異日晉王宴見從容又言
遷都非便上曰遷洛未已久當遷雍晉王叩其

旨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
冗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言在
德不在險上不答晉王出上謂侍臣曰晉王之
言固善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又曰
上享天下十七年左右內臣有五十餘員止令
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
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天
下以爲幸開寶末差內臣禱名山大川俄有黃

門於洞穴採得怪石有類羊形以爲異而獻之
上曰此是墳墓中物何用獻爲命碎其石仍杖
其黃門逐之不受內臣所媚皆如此又曰乾德
初浙西錢俶來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闕自晉
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餘封請留俶
上曰錢俶在本國歲修職貢無闕今又委質來
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
示信於天下也奏俱不納俶辭歸國賜與金幣

名馬之外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角付俶曰候
至本國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晉安
健公則皆有東南他人即不可也俶感泣拜謝
而去俶至錢塘開把中文字乃是晉王丞相已
下請留俶章五十餘封俶大驚以表稱謝上存
心仁信類如此烏乎王內翰前輩諸公識與不
識皆尊師之曰古之遺直也伯溫晚生得其私
書於海內兵火之餘取可傳者刻之

李文定公迪爲學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
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
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
文定攜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
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
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
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
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文定以狀元及

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後官
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
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
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
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
云

寇萊公既貴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媼泣曰太夫
人捐館時家貧欲絹一匹作衣衾不可得不及
公之今日也公聞之大慟故居家儉素所臥青
幃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笑曰彼
詐我誠尚何愧故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
無宅起樓臺後虜使在廷曰公曰此無宅相公
耶或曰公頗專奢縱非也蓋公多典藩於公會
宴設則甚盛亦退之所謂甑石之儲嘗空於私
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余得於公之甥王公
丞相所作公墓誌公遺事如此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爲舉子貧甚客河南尹
張全義門下飲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
村人作願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懸一牛
皮取煮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獻十策
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廚食文定就大盤中
以手取食帝用拄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
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帝歸謂太宗
曰吾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即

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彦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反意乃决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

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或曰公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道者其異人乎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藓壁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輔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練無

出於此琪等稱歎以其語奏帝益重之帝初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厮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後賜號爲希夷先生眞宗即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帝知建儲之有助也嗚呼世以先生爲神仙善人

倫風鑒淺矣至康節先生實傳其道於先生之細者尚以比漢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華山陳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聳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

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與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遂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曰地雖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希夷既上表定日解化於華山張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敘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嗚呼仙者非希夷而誰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

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老僧者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遠矣老僧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禮云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

便宜益可終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時西北二方未平羽書邊報無虛日上旣宵旰二公寢食不遑文正公歎曰安得及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矣文靖公曰國家有强敵外患足以警懼異日天下雖平上意浸滿未能高拱

無事某老且死君作相時當自知之無深念也及北部和好西陲款附於是朝陵展禮封山行慶巨典盛儀無所不講文靖已歿文正旣衰疲於贊導每歎息曰文靖聖矣故當時謂文靖爲聖相云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其室中今有畫像）有詩云八灘風急浪花飛手把魚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溫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書公在龍門時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饐瓜爲名不忘貧賤之義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於洛今南州坊張觀文宅是也眞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爲幸其宅坐堂中（宅後歸張氏御坐人不敢居正寢）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文靖公亦受其術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攜以來明日潞

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薦潞公爲殿中侍御史爲從官平貝州出入將相五十年以太師致仕年踰九十天下謂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呂氏之門嗚呼盛哉

呂文靖公爲相章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李宸妃薨章獻祕之欲以宮人常禮治喪於外文靖早朝留身奏曰聞禁中貴人暴薨喪禮宜從厚章獻遽挽仁宗入內少頃獨坐簾下召文靖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慰發喪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

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毀頓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獻母道兩全文靖公先見之明也烏乎智哉

呂文靖公致政居鄭州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過鄭見文靖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自請此行欲圖報於外文靖笑曰參政誤矣既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聞其言始有悔意未幾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時富韓公亦自樞密副使為河北宣撫使將還朝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四路安撫使烏乎文靖公既老其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數絕人遠矣

至和間仁宗不豫一日少間思見宰執執政聞召亟往呂文靖為相使者相望於路促其行公按轡益緩至禁中諸執政已見上上體未平待公久稍倦不樂曰病中思見卿何緩也文靖徐曰陛下不豫久不視朝外議頗異臣待罪宰相正晝自通衢馳馬入內未便帝聞其言咨歎久之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

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為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烏乎文靖公者其智絕人類此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與里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

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娶徒榮州貧甚得束修之物持歸爲一村鎮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州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謝之以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

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爲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縝皆爲宰相維爲參知政事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曾孫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席一氈乃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世爲婚姻不絕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慶曆二年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知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

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爲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丈事范公云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

益白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爲師客也簡肅還朝薦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爲布衣交及同賦長嘯却胡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公後爲賢從事其所立溫公自以爲不可及也烏乎簡肅公者可謂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卿

樞密在席下厚卿苦癇疾凡聚立廡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其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與文康公苦淋疾爲樞密使疾自平正同蓋人之疾病隨血氣之通塞氣血既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國子監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爲博士聞於朝徹去

尹師魯謫崇信軍節度副使移鈞州監酒得疾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聞於朝乞師魯就醫於鄧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挾醫以往調護甚備師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師魯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師魯隱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師魯復開目文正問曰何所見也師

魯從容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復閉目而絕呂獻可病手書以墓銘委司馬溫公公亟省之獻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開目曰天下尚可爲君實其自愛遂閉目以絕烏乎大君子於死生去來不變蓋如此至於平生以道義相推重者獨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

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爲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婿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婿爲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懿恪早貴文忠自選入館職謫夷陵時懿恪已爲知制誥後入翰林爲學士盡轉八座尚書熙寧初拜宣徽使遍歷藩府元豐初召還赴院供職出判北京時賜笏頭毬

露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謝曰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日也蓋祖宗舊制見任兩府許笏頭毬露金帶佩魚前任者非得旨不許尚書翰林學士於御仙花金帶上佩魚者元豐近制也惟方團胯帶乃可佩魚毬露帶方團胯也故曰近制也文忠與懿恪雖友婿文忠心少之文忠爲參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老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生呂文靖文忠生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多會於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畫像錢相與希深而下亦畫其旁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

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都廳閒話者諸公之所著也一時幕府之盛天下稱之又有知名進士十八游希深永叔之門生王復王尚恭爲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園醮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爲

試官王復欲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當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隱君郭不知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

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洛人至今呼爲郭五秀才庄云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厨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爲留守御吏如束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寇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脩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沂公年已高若爲之動公偉之永叔後用沂公薦入

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薨易名者三卒得美謚永叔之力云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時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嘗被髮帶銅鑄人面突圍陷陣往來如神虜畏慴服無敢當者而識達光遠賢士大夫翕然稱之尤爲范文正范忠獻韓正獻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漢書曰爲將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厲無怠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某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唐之忠臣

梁公者又或勸去黥間字則曰某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忠獻家必拜於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郭宣徽逵少時人物已魁偉日懷二餅讀漢書於京師州西酒樓上飢即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爲常酒家異之後亦以散直爲延州指使范文正公爲帥令主私藏端坐終日不出門文正益任之韓魏公代文正公宣徽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屢立大功進至副都總管治平中召爲簽書樞密院楊太尉遂微時爲文潞公虞候吏每燕會太尉獨不食餘餕他人與之亦不顧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貝州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受上賞後官至節度使苗太尉授爲小官時客京師逆旅中未嘗出行同輩以爲笑後爲名將帥官節度使兩除殿帥四人者其功業智勇貧賤遇合略相似故并書之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悵然曰始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

定議其敢違某旣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爾兒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懟以歸祁公旣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其姪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任道可門爲先公云

余爲潞州長子縣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爲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爲業有兒年七八歲不能養欲施寺之祖師祖師善相謂曰兒相貴可令讀書因以錢幣資之是謂文康公後公貴祖師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公最愛寇萊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陽陶化坊洛人至今謂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益柔益柔官龍圖閣直學士有時名孫愼言愼行愼術俱列大夫皆賢從康節先生交遊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九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陜范文正公尹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上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爲諫官至知制誥宰相不悅故薦公以使不測之虜歐陽公上書引盧杞薦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報公能使虜之君臣歸公

之吉修好中國不復用兵者幾百年可謂大功矣然公每不自以爲功也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公皆以奉使無狀力辭不拜且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帝俟公綴

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嗚乎使虜之功偉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自言以爲功也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爲得而窺之哉蘇內翰奉詔撰公墓道之碑首論公使虜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溫先君子隱居謝聘與公爲道義交獨爲知

慶曆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泛使劉六符再至求關南十縣之地虜意在測在廷之臣無敢行者富韓公往聘面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命何仁宗召宰相

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富令改定富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眞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公忠直如此契丹既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拱辰對曰富弼不能止夷狄踰盟無厭之求念陛下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帝正色曰朕爲天下生靈一女非所惜拱

辰鶩憚如言之不可入閤再拜曰陛下言及於此天下幸甚烏乎吾仁宗聖矣哉拱辰益呂丞相之黨云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二人俱該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轉殿中丞升平官至[illegible]寺丞此法至今行之烏乎為宰相不[illegible]

如富公可謂賢矣升平既卒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與子孫講學公薨宜亦老猶居門下不崇寧間立試門客法宜不為新學始求去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憂上遣使下詔起復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末云天下得一不孝子且將何用仁宗乃從其請[illegible]英宗已即位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為樞密相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竊聞[illegible]敘遷

陛下即位[illegible]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為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雖嘗汎議建儲[illegible]事仁宗尚祕其請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辭曰韓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爵受陛下官爵臣獨無一毫之效又辭曰韓琦等七人於陛下有功有德獨臣於陛下無功不過在先朝有議

論緜疑之勞又辭曰琦等勳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謝以快羣望以此見富公豈因不預定策而歉魏公哉

熙寧初富公再入與曾魯公並相呂公公弼為樞密使韓公絳趙公槩為公京趙公抃皆為參知政事俱久矣王荊公安石拜參知政事乃薦呂公公著為御史中丞有旨特許不避公弼公弼

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趙公槩致仕馮公趙公皆出富公判亳州曾公判永興軍惟韓公絳與荆公在政府既而絳宣撫陝西外拜昭文相荆公拜史館相絳失職以本官知鄧州荆公遂拜昭文相司馬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議新法不合辭不拜出知永興軍呂公公著力言新法罷中丞出知永州韓公維亦以論不合罷開封府知河陽皆與荆公交遊揄揚之

人皆退斥不用荆公獨用事乃以富公為沮靑苗法落使相散僕射判汝州荆公後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金陵乃薦呂惠卿為叅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書有曰無使齊年知謂馮公京蓋荆公與馮公皆辛酉人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荆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者蓬州人有道術荆公居喪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併中荆公也又起鄭俠獄事連荆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惠公求害荆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辭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士寧止於編配島事荆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再相不久復知金陵領宮祠至死不用初韓公絳論助役與荆公同後拜史館相亦為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熙寧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舉常平倉趙濟言公沮韓新法落武寧節度及平章以左僕射判汝州過南京張公安道為守列迎謁騎從於庭張公不出或問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來見張公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張公接富公亦簡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某知貢舉院或薦安

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者既來凡
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甚惡其人傲以出自此
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
王荊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
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
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
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

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
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
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
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
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
香再拜知其將終也異哉公既薨司馬溫公范
忠宣弔之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
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

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
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
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
致仕者給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
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
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
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
爲留守時節往來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

其母每勸潞公早退潞公愧謝既薨其子朝議
名紹廷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兩女與其壻
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
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朝廷擢德
先爲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
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臣不敢爲此官上益
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德先卒鄭人晁詠
之誌其墓文甚美獨不書辭提舉常平事有所

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爲同知樞密
院事
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荊
公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
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荊公少年疑夜
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荊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
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
公後知荊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荊公初不屈如

召試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荊公熙寧日錄中
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
詩詆之至荊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
宗感悟欲罷其法荊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條例
司疏駮頒天下又諷呂申公有言藩鎮大臣將
興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申公謫詞昭著
其事因以搖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
不替魏公薨帝震悼親製墓碑恩意甚厚荊公

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
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永興軍移判北京過闕上殿
王荊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
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
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荊公公
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
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

荊公强辯類如此嘗魏公請冊英宗爲皇嗣時
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閤者公曰後宮生子所
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有所處之矣然荊
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或云蔡襄
亦有異議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
初英宗即位有疾疾作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
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宮
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凡十數

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
出空頭勑一道叅政歐陽公已簽叅政趙槩難
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
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redacted]立
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貴蘄州團練副使蘄州
安置取空頭勑塡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
謂少緩則中變矣烏乎魏公眞宰相也歐陽公
言吾爲魏公作晝錦堂記云垂紳正笏不動聲

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正以此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旣長韓魏公聞於
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敎育之如子弟朴
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
朴亦早死烏乎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張金部名方爲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湛爲
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洎爲屬官皆相善張金
部召去薦文令公爲代潞公爲子弟讀書於孔

目官張望家望嘗爲舉子頗知書後隸軍籍其
諸子皆爲儒學潞公少年好遊令公怪責之潞
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學問
益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數百篇令公爲
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彥博者寒
薄其可託乎乃已後潞公出入將相張望尚無
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國太夫人生日張望自河
清來獻壽有詩云庭下郎君爲宰相門前故吏

作將軍張望以子通籍封將軍云望嘗曰吾子
孫當以立門金石心爲名長子靖與潞公同年
登科兄弟爲監司者數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門
字行諸孫益顯有爲侍從者康節先生云嘗見
張將軍沈深雄偉有異於衆人能識潞公於童
子時宜其有後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
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

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為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為成都日多宴會歲旱公尚出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日禱於廟中即日雨歲大稔異哉文潞公幼時

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九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文潞公慶曆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剡聖從蜀人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為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同郡會

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為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事與陶穀使江南郵亭詞相

類云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稷後移陝漕方五路興兵熙寧

武稷隨軍威勢益盛一日早作入鄜延軍營軍士鳴鼓聲喏帥种諤臥帳中未興諤怪之出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有幾帥曰太尉耳帥未升帳輒爲轉運糧草官鳴鼓聲喏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後朝廷遣給事中徐禧同延安帥沈括副帥种諤領兵築永樂城諤議不合括以聞朝廷留諤守延安括禧永樂之役未至夏人傾國圍永樂城已急監軍李舜舉衣襟作奏曰臣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李稷亦作奏但云臣千苦萬苦也神宗得奏皆爲之動城破既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蕃張芸叟言有自西夏歸見之者舜舉自經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亂爲官軍所殺烏乎稷不得其死宜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爲人褊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置按上不問人完

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須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務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郎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

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郡以出未幾輔之罷烏乎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君爲臺官嘗言潞公

今豈挾以爲恨耶其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嘗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烏乎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洛城之南東午橋距長夏門五里蔡君謨爲記蓋自唐已來爲游觀之地裴晉公綠野庄今爲文定張公別墅白樂天白蓮庄今爲少師任公別

墅池臺故基猶在二庄雖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連接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司洛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爲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後載門入城分諸園復合一渠繇天門街北天津引能一橋之南東至羅門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東南入城皆北行分諸園復合一渠由長夏門以東以北至羅門皆入於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庶士園宅多有水竹花

木之勝元豐初開淸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爲廢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與伊洛匯以通漕運隷白波輦運司詔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園圃復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閒公還政歸第以几杖鐏俎臨是亭士女從公遊洛焉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勝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其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愼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公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redacted]自幕後傳溫公像又至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第一會至富公

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勝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眞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勝院溫公取神宗送潞

公河南詩隸書於榜曰奕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初溫公自以晚輩不敢預富文二公之會潞公會溫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淸名在夷狄如此溫公愧謝方潞公作耆英會時康節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吳執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祕書丞不樂仕進覓休致其年德不在諸公下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執中未嘗一至公府其不預會者非潞公遺之也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其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

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何足樂者焉乎皆達理之言也

英宗即位侍御史呂誨獻可言歐陽脩首建邪議推尊濮安懿王有累聖德幷劾韓琦曾公亮趙槩積十餘章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率其屬以御史敕告納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獻可待對於崇政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資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

其人佞巳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趨以去溫公自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寖有傳疏說者多以為大過未幾中書省置三

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綸天下為已任始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私立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以實誅賞輔弼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郡或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從之所用皆憸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歎服以獻可為知人溫公與安石相論辨尤力神宗欲兩用之命溫公為樞密副使

溫公以言不從不拜以三書抵安石冀其或聽而改也安石如故所為終安石不聽乃絕交溫公既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康節先生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至獻可謫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為鄧州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乘几前當蹇諤百花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

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云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巳十年不謂聖朝求治理尚容遺逸臥林泉羨君自有隨時樂顧我官閒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請宮祠歸洛溫公康節日相往來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

瘵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
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秪憚跛躄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
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
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
喻朝政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臥內問疾獻可
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
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

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
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故溫公誌
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則曰有侍臣棄官家居
者朝野稱其才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
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
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才棄衆任己厭常爲奇
多變更祖宗法專及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
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及抗章條

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廟
堂必無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
之爾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
既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
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
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
時用小人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
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

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
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
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
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
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
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
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
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

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强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一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於金陵一見奇之自知制誥進翰林學士荆公欲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年溫公以爲不然力爭之神宗用荆公爲參知政事用溫公爲樞密副使溫公以言不從辭不拜樞密呂公弼因奏事

殿上謂帝曰陛下用司馬爲樞密光以與王安石議論不同力辭今日必來決去就時溫公待對立庭下帝指之曰已來矣帝又歎曰汲黯在庭淮南寢謀溫公堅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爲姦邪謂

其必敗亂天下臣以謂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汲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己占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

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絶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之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為陛下别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

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為竊盜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

子不忍以身為竊盜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　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

丁詔帝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臺以修資治通鑑後乞提舉嵩山崇福宮凡四任歷十五年帝取所修資治通鑑命經筵讀之所讀將盡而進未至則詔促之帝因與左丞蒲宗孟論人才及溫公帝曰如司馬光

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書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敍者修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爲館職時帝初微感疾既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

保帝意以謂非二公不可託聖子也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當熙寧初荆公建新法之議帝惑之至元豐初聖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爲御史大夫爲東宮師保蓋將倚以爲相也烏乎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

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爾王荆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烏乎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

司馬溫公閒居西洛著書之餘記本朝事爲多曰齋記日記日記聞者不一也今亡矣時與王

介甫已絕其記介甫則直書善惡不隱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舉進士有名於時慶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簽署楊州判官後知鄞縣好讀書能强記雖後進投藝及程試文有美者讀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日輒無爲諸弟所費用家道屢空一不問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

詘始爲小官不汲汲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爲宰相薦安石及張瓌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澆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繇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伯溫惜其不傳於代故表出之

熙寧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爲京西察訪樞

密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資福院爲行臺挾其父勢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中師待制轉運使李南公等日畨晚衙之甚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獨立一班蓋尹以下不敢相壓也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蓋朝儀位著以官爲高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天申即日行

司馬溫公旣居洛時往夏陽展墓省其兄郎中公
爲其羣從鄉人說書講學或乘興遊荊華諸山
以歸多遊壽安山買梵寫畔爲休息之地常同
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入
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
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嵓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
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龕憩
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
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
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
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
跌慎之哉其言遠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齊物我
一窮通若將終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則功被社
稷澤及生靈烏乎眞古所謂大丈夫矣
元豐四年官制書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圖本出先
謂宰輔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

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
願少遲之王珪亦助之又有言范純仁弟純粹
自京東提舉常平移陝西轉運判官上殿帝問
純仁無恙純粹曰臣兄純仁無恙帝方悟時純
仁爲西京留臺尋除直龍圖閣
元豐變法之後重以大興大獄天災數見盜賊紛
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復祖宗舊制更用舊
人遂厭代未暇而德音詔墨具在也司馬溫公
自與王荆公論不合不拜樞密使退居西洛負
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
政首起公爲宰相其於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
公取其害民之尤甚者罷之王荆公嘗有意歎
曰終始謂新法爲不便者獨司馬君實耳蓋賢
其賢而不敢怨也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
呂惠卿輩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
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

當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嗚呼公之勇猛孟軻不如也若曰當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公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得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爲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　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

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盡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雖舊典亦有弊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爲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

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爲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劍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爲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

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
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爲子
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
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溫公已病
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故利害未盡議者謂差
役雇役二法兼用則可行雇役之法凡家業至
三百千者聽充又許假借府史胥徒雇之無害
衙前非雇上戸有物力行止之人則主官物護

綱運有侵盜之患矣雖當革去管公庫公厨等
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役則皆無
賴少年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言故曰差
雇二法並作並用則可行也荊公新法農田水
利當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法等相繼亦罷獨
青苗散斂至建炎中國亂始罷嗚呼荊公以不
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行新法不作樞密副
使神宗退溫公而用荊公二公自此絕

王荊公天資孝友俸祿入門諸弟輒取以盡不問
其子雱既長專家政則不然也荊公諸弟皆有
文學安禮者字和甫事神宗爲右丞氣豪玩世
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
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爲司馬光以邪
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
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
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

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
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楊雄之賢上作而言
曰楊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上不樂宗孟又因
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
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安
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者恐不預上爲之笑罷
朝安禮戲宗孟曰楊雄爲公坐累矣方蘇子瞻
下御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國

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荆公罷竟為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雱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荆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為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雱者囚首跣足手攜婦人冠以出問

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雱為從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鍾山

嘗恍惚見雱荷鐵枷杻如重囚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為寺以薦其福後荆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

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穎公夫人言之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裝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

詰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淩頤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饌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元郎中爲户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絶交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一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二

宋　邵伯温　著
明　毛晉　訂

呂晦叔王介甫同爲館職當時閣中皆知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亂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冂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爲中丞晦叔追於天下公議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

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姦矣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荆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荆公薦申公爲中丞欲其爲助故申公初多用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苦條例司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已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

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穎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陽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與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

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生康節曰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公有宅矣未幾得地于白師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爲

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陽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于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

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曰二龍閑臥洛波清幾歲優游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爲蒼生申公鎭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初伯淳之詩云伯溫以經明行修命官見公于東府公語及康節咨歎久之謂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門高下勿以爲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起謝爲公三子希哲希積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

一年公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次年薨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神宗欲以子瞻爲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爲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子瞻子瞻外補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爲不孝惡之定以爲恨劾子瞻作詩謗訕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歡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

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弗爲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晩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田晝承君云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絶今居閒復欲作書相問防忻然爲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狀視公適報司馬温公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日錄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寧府至防家取日錄以進卞方作史懼禍乃假日錄減落事實文致姦僞上則侮薄神宗下則誣毀舊臣盡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蓋荆公初相以師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禮甚厚再相帝滋不悅議論多異同故

以後日錄卞欺神宗匿之今見於世止七十餘卷陳瑩中所謂尊私史以壓宗廟者也伯温竊謂荆公聞温公入相則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蓋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温公以不行新法辭樞密使反復相辨論三書而後絶荆公知温公長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䘏之典宜厚大哉温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議事英宗又言稱親濮安懿王爲非禮以此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極於醜詆明日蔡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辭

出於荊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任職之能
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
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
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
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公
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
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
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輿歸蜀極江山登臨之勝

賑其宗族之貧者朞年而後還元祐初哲宗登
極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
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强
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
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
中禮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會葬陵下蔡京
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論新法不
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

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一起紹聖初章惇蔡卞
欲并斥公爲元祐黨將加追貶蔡京曰京親聞
蜀公之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馬溫
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
者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
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
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
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
既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
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荊公名始
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
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荊公荊公亦願交於先生
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
下患作辨姦一篇爲荊公發也其文曰事有必
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

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爲過而斯人有不

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斯文出一時論者多以爲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嘖其甚矣之嘆后十餘年荆公始得位爲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溫公初亦以爲不然至荆公虐民亂政溫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

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荆公三書甚苦冀荆公之
或從也荆公不從乃絶之温公悵然曰吕獻可
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曰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
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温公不見辯姦也獨
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錢朝請者名景諶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巡轄
西京馬遞鋪鎖廳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生仲
父同場屋仲父之葬康節屬以爲誌熈寧八年
與王十三丈詔景猷同從瀛帥張諫議八丈景

憲定國辟爲屬官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
見之寄康節詩曰橋邊處士文如錦塞上將軍
鬢似霜錢丈與王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論新法
不合遂相絶終身爲外官其家集有答兖守趙
度支書自序甚詳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見錢
丈之賢矣其書曰景諶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
兄執事專使至蒙賜書周悉既感且愧兼審府

政清閒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與吾兄別已
八九年其間悲哀離憂家事百出患難多而懽
意少都無目前之樂雖人事使然亦年齒將衰
情悰不佳耳每遇美景樂事羣居衆處之樂反
戚戚感傷至終日悄然而去不知吾兄懷抱又
如何也及掌垂問八九年間所得所失并問及
拒時宰事乃勸僕以遠慨辱計吾兄以人言之
聞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僕亦不自知其爲
是爲非但量己之力行己之見而已試爲吾兄

一二陳之始僕爲進士時彼爲太常博士去別
頭試取僕于數百人之中以爲知道者得預薦
送于春官彼又稱道於公卿間是後日遊其門
執師弟子之禮授經論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
子孟子之言不言及其提點畿内僕爲畿簿嘗
是時學士大夫趨之者不一獨以文稱薦則親
其人亦已熟矣及僕調榮陽澤令繼丁家艱聞

其參大政天下之人無不懽喜鼓舞謂其必能
復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
來京師因見之于私第方盛夏與僧智緣者並
臥於地又其與日最親者一人袒露而坐於傍
顧僕脫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問曰青苗助
役如何僕對曰以利少而害多後日必為平民
之患又問曰孰為可用之人則對以僻處不交
人事而知人之難尤非淺淺事彼不樂僕私自

謂大賢為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業出人意表
亦不敢必其無亂及歸許見變易祖宗法度專
以聚斂苛刻為政而務新奇謂為新法而天下
好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前日之所講
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
當國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
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
君而任以事僕戲與平甫相謂以謂百事皆可

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為太　擊
節賞歎以僕為知言及見彼有言欲僕治峽路
役書又以戎瀘變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
而戎瀘用兵驚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
知兵愛人者彼大怒是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為
僕寒心者及退就謁舍有為僕賞激者有指以
為矯而詆者僕固已自得於胸中亦不屑人言
之是非僕每覩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義者寡

天下萬事率皆由人而不在於己何也利勝於
義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
出處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義而行之在我則
有所不為苟為利所劫而亦由於人則盜亦可
為也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
以為之者僕嘗病此風行之於天下也甚久歷
千百年無一人正其弊而曉其俗者以是行之
於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卹哉仰不

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内不愧於心僕之所得如此當時雖私自喜得不致於禍以爲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識淺而慮困不知治亂興亡之本而暗於治體自國朝以來得君未有如此之專者方天子聰明神聖祖宗積德百年仁恩靈澤淪人骨髓而未有享之者正當輔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聖之休享百年之澤安養元元之民與天下共之致太平之業成萬世不可

拔之基以貽子孫於無窮而反玩兵黷刑變亂天常以祖宗爲不足法蔽塞人主聰明離天下之心以基亂階此忠臣義士尤所痛惜也彼僕官繁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虞以罪去者不但變其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術經義文章自名一家之學而官人莅政皆去故而尚新奇天下靡然向風矣乃以穿鑿不經入

於虛無牵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而無耻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預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爲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爲文學六經而爲必本于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

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爲高陽帥幕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鎮靜邊鄙無事得優游於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歲一女早嫁今族傾一身都無所累然有貧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遺藐然未畢婚嫁即主人罷府當求抱關擊柝之仕以爲貧藏身避當塗之怒今春邵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爲洛中之

游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
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
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
吾兄愛我素厚知我此志故盡僕所懷看訖裂
去無以下人以遠吾禍聞吾兄亦治明水之居
不知何時定歸因書垂及相去甚遠未有占會
之期唯愛民自厚他無足禱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二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三

宋　邵伯溫　著
明　毛　晉　訂

劉仲通慕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欲誌獻
可墓時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
之罪不隱仲通始有懼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
入溫公門下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至溫公入
相元祐薦器之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
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
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
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至溫公薨器之官浸顯
爲溫公之學益篤故在臺諫以忠直敢言聞於
時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
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
爲也抵一郡聞有使者自京師來入爲器之危
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器之治後事客泣涕以言

器之色不動留客飯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紀綱之僕從容對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器之留數日使者入海島杖死內臣陳衍章惇蔡卞固令迂往諸郡遍諸流人自盡耳器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

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也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乎建中靖國初以上皇登極放恩得歸居南京尋復從官師定武蔡京用事再落職以死嗚呼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真元祐人也器之平生喜讀孟子故其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熙寧間上書者言秦州閒田萬餘頃賦民耕之歲可得穀三萬石因籍所賦者為弓箭手並邊有積年滯鈔不用用之以遷蜀貨而鬻於邊州官於古渭砦置市易務因之可以開河湟復故土斷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議知秦州事李師中極言其不可乃命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同內侍押班李若愚按其實克臣還奏曰臣按所謂閒田者皆無之且興貨以積境上實啓戎心開邊

隙為後害甚大臣竊以謂不可也聞者以其言為難克臣後為賢從官其墓誌所載如此伯溫曰上書者王韶也宰相力行者王介甫也知秦州李師中者鄆州名臣李誠之待制也介甫中韶之說為熙河之役天下之士無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獨能言之難哉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荊公改新法日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

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荊公爭按問欲舉直不勝
疽發背死趙清獻雖聲若時范忠宣公為侍御
史皆劾之言荊公章云志在近功忘其傳學言
常公章云謀身過於謀國言曾公趙公章云依
違不斷可否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
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荊公猶欲用忠宣為同
修起居注忠宣不從出為陝西漕又移成都漕
荊公不悅竟以事罷之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

相指王珪為充黨欲并逐之珪與確引用為執
政時珪獨相久神宗厭薄之珪不悟確機警覺
之一日密問珪曰近上意於公厚薄何如珪曰
無他確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
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
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璪有違法事帝語珪欲
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充與璪善以
書告璪璪上章自辯帝問珪曰張璪事唯語卿

璪何從知珪以漏上語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
充對以實珪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
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
除充待制帥環慶充果建取靈武之章未幾充
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節度五路大
兵為靈武之役涇原副帥劉昌祚領大部兵先
至靈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進熙河李憲兵
不至鄜延副帥种諤獨乞班師遵裕至夏人大

集決黃河水以灌我師凍餒沉溺不戰而死者
十餘萬人遵裕狼狽以遁虜追襲之諤擁兵不
救以實其說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語之
罪所致紹聖初謂珪策立哲宗有異議以為臣
不忠追貶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其罪也蔡確
罪尤大貶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確鞫相州獄朝
士被繫者確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廁而寢
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

餧餅餌悉投其中以杓自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確專以起獄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郇公之疎族舉進士在京師館於郇公之第私族父之妾爲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街中一嫗爲嫗所訟時包公知開封府不復深究贖銅而已惇後及第在五六人間大不如意詬讓考試官人或求觀其敕擲地以示之士論忿其

不恭熙寧初試館職御史言其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郇李承之薦惇可用介甫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介甫召見之惇素辯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數年至兩制三司使在司馬溫公記惇如此伯溫作惇傳載辨誣甚詳

楊元素爲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荊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曾布曰請爲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爲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知鄭

州贊責監臨琥亦由此忤荊公意坐事落修注

呂惠卿丁父憂去王荊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謀事者曾布時以著作佐郎編敕巧黠善迎合荊公意公悅之數日間相繼除中允館職判司農寺告謝之日抱勅告五六通布爲都檢正故事白荊公即行時爲當世王禹玉並參政或曰當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問彼爲俟勅出令押字耳故唐垌對兩府彈荊公文呂惠卿曾布

安石心腹王珪元絳安石之僕隸又曰珪奴事
安石猶懼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奉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遺種也獨唃囉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爲藩翰陝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唃家位歲貢奉不絕未開熙河前關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張横渠先生之賢少時亦欲結客以取范文正公帥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韓琦富弼二公爲宰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王荆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　新安縣主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河之策荆公以爲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州白石大潭奈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尉粟尺布唯仰陝西州縣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

唃厮囉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唃厮囉死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唃厮囉諸子唯董氈者在湟鄯最盛韶之勢止能取河州韶暫入朝鬼章已擁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敗景思立死之紹聖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樞密董氈已自立爲強臣阿里骨所篡國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征立國人思故主不附瞎征懦弱欲爲僧或人又欲殺之瞎征遂乞納土歸朝廷時帥熙河童貫初領邊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熙州建中靖國初韓忠彥爲相安燾爲樞密遂棄鄯鄯求唃氏苗裔立之韓忠彥罷蔡京作相復鄯鄯責安燾與熙河帥姚師雄及凡議棄者邊事復興矣嗚呼朝廷受小國叛臣所納地不能正其罪又賞以官爵在理爲不順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種族以鄯鄯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開無敢任其責者乃已至大金陷陝之

六路兵入熙河帥求鄜鄜傳族盡以其地與之
嗟夫彼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
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為汝州酒官
會以檄來舉哀於府地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
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
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
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

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
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
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
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
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
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
行以疾卒溫公申公亦相繼薨呂汲公微仲范
忠宣公堯夫並相忠宣所見與宗丞同故蔡確

貶新州忠宣獨以為不可至謂汲公曰公若重
開此路吾輩將不免矣忠宣竟罷去嗚呼宗丞
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與忠宣等
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
起也宗丞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與韓兵部論此
事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
十年而其言益驗故為表出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于朝專

以忠厚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
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
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為
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
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
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而
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
甫深疾之或加抗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

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刺骨陰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同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醇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熙寧間梁丞相適罷聞光獻后有旨於相國寺飯僧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爲仁宗舊相耶后

曰微梁適吾無今日矣帝問其故曰吾初册后仁宗一日對宰輔言朕居宮中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宰相陳執中請付外施行梁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爲不可況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曰梁適忠言也嗚呼惟仁宗之聖梁公之賢吾光獻后所以爲宋之任姒歟

李承之待制奇士蘇子瞻所謂李六丈人豪也爲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請滿舍以狀白丞相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馬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顯益有直聲唐介參政爲臺官

時言文潞公燈籠錦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介春州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已死奸諛骨尚寒之何從介用潞公薦官於朝廷無所言承之以後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因不用落韻詩也以山寒二字韻不同故云可見承之剛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郎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

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後荊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爲迷承之深詆之至呂獻可中丞亦承之以詩哭之有好進賢須退忠臣亦國憂吾生竟何益願卜九泉遊之句荊公之黨呂惠卿益怨之未有以發也會承之上章自敘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堅請領之惠卿因節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實爲

陛下等語故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責終其身不至大用嗚呼士若承之豈孔子所謂剛者歟

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刺血書佛經志甚苦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朝士多以詩美之蘇內翰子瞻詩云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王荊公薦李定爲臺官定嘗不持母服臺諫給舍俱論其不孝不可用內翰因壽昌作詩貶定故曰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後定爲御史中丞言內翰多作詩貶上自知湖州赴詔獄小人必欲殺之張文定范文忠二公上疏救不報天下知其不免矣內翰獄中作詩寄黃門公子由云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斷因或上聞上覽之悽然卒赦之止以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元豐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漲壞天津橋波浪與上陽宮牆齊夜西南城破伊

洛南北合而爲一深丈餘公卿士庶第宅廬舍皆壞唯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第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盜賊之警人稍安後兩日有惡少數輩聲言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至決配之乃定聞於朝築水南新城新堤增築南羅城明年夏洛水復漲至新城隄下不能入洛人德之康公尹洛有異政此其大者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三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四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元豐末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預辦雖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蓋公之子宗師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又朱光庭挾杜純孝錫皆府官薦爲山陵司屬二人忠信有餘多所論列役成而民被其賜公以功拜使

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靈駕次永安公迎於郊朱太妃護駕於後公亦迎之太妃還禁中偶爲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韓某先朝老臣汝安得當望塵之禮太妃泣謝公之名重如此也

韓持國大資知頴昌府時彥以狀元及第爲簽判初見持國通謁者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彥簽判云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爲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晉伯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晉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

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曰呂公教載之恩也賢於時彥遠矣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爲正叔曰君之

俗視潞公恭議者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爲尚書右僕射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謂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爲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確之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

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劉摯罷哲宗與宣仁太后復用忠宣爲右相宣仁太后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太后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嗚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甚臣莫及也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又李清臣首建紹述之議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謂門下侍郎蘇轍曰卿安得以秦皇漢武上比先帝蘇門下下殿待罪呂汲公等不敢仰視忠宣從容言曰史稱武帝雄材大

略爲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霽罷朝蘇門下舉笏以謝忠宣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蘇公與忠宣同執政忠宣寡言蘇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賢忠宣屢乞罷政出知陳州章惇用事元祐黨禍起忠宣獨不預至呂汲公南遷忠宣齋戒上書救汲公惇怒亦謫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

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元符

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令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繼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日明全失風痺

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强中使曰朝廷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醫診視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家候公疾愈乃得歸公乞歸穎昌養疾上不得已從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面足矣上知公不能起始命制

公疾少間令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換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依所請卿忠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謝復告老詔不允比詔至公已薨矣上與太皇太后聞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讀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內一事云若宣仁之謗議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蓋忠宣

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緻申潁昌府用府印符軍資庫公將葬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

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潁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于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爲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爲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

正平爲開封府縣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既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

嘉祐中李參自荊南帥召爲三司使參政孫抃曰參刻剝聚斂之材不可用改羣牧使蓋祖宗不

以財計用人至仁宗朝大臣所宗尚如此元豐初薛向自三司使除同知樞密院雖以能吏治饒財用進時朝廷下州縣令民戶養保馬天下以爲不便宰執堅行之向獨以爲不可以本官貴知隨州旣死至元祐初錄其言謚恭敏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四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五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頤字正叔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遊其師曰周敦頤茂叔宗丞爲人清和侍講爲人嚴峻每康節議論宗丞心相契若無所問侍講則時有往復故康節嘗謂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之盡二先生則同也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戩字天祺爲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結客取熙河郭鄯之地范文正公帥延安聞之館於府第俾修制科與天祺皆登進士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學之道尤深於禮熙寧初子厚爲崇文院校書天祺與伯淳同爲監察御史時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條例司官爲御史與臺諫官論其不便俱罷上

猶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點伯淳力辭乞與同列俱貶改澶州簽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參政也趙清獻公同參大政從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謂無罪清獻有愧色謫監鳳翔府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如此未幾卒於官子厚亦求去熙寧十年吳充丞相當國復召還館

康節已病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脉曰先生之疾無慮又曰頗信命否康節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謂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館數月以病歸過洛康節已捐館折簡慰撫伯溫勤甚見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縣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葬鳳翔之橫渠是謂橫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謫監洛河太竹務以便親除判武學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罷知開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監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呂申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殿說書歲餘出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秘閣不拜紹聖中坐元祐黨謫涪州遇上皇即位赦得歸久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三先生俱從康

節遊康節尤喜明道其學之與富韓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相等故康節四賢詩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暢四賢洛之觀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明日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

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無所用於
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是日康節有詩云草軟波平風細溜雲輕日淡
柳低摧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好
景只知閒信步朋歡那覺大開懷必期快作賞
心事却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相與賞
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隅
還許灧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

開時泰心閒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明道敬
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請誌其墓焉
悲夫先生長者巳盡其遺言尚存伯溫自念餘
景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也因具載之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
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
去曾布爲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
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
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
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其詞於前政事已
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
而爲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
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种詁
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詁停任公亦罷帥
至公樞密副使詁尚停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鈐
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

有契義某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
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
乎有愧於忠宣矣
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徽公之姪也其人
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完者
教授潁昌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
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一日
報上召志完承君爲之喜又一日報志完賜對

承君益喜監門法不許出志完亦不來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完矣志完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靈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鄒志完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絕也取告見之問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

假以聲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劉氏爲皇后承君告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途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諫廢立皇后時某之言懇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淸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完承君相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

夫吏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爲淮陽土神云

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家近時伯溫聞見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

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遇赦得歸不以為喜長老道楷者崇寧中以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上一日賜紫方袍及禪師號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諭於上以為道楷擲敕於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為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官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

此隱沂州芙蓉溪從之者益盛朝廷數有旨復命為僧不從嗚呼二人者雖學不同皆特立之士也為僧為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以少愧矣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很愎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但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

陳瓘字瑩中閩人有學問年十八登進士甲科紹

聖初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哀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為議惇之報怨也惇以為忤不復用曾布為相薦瑩中為諫官為都司蔡卞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曾布亦主熙寧元豐之政瑩中上布書論宗尊私史以壓宗廟及論時政之不當時布又

以爲忤出之瑩中爲諫官時爲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屢竄責側用赦放歸循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爲動旣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簾中列五木於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某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

自書孝壽懼以瑩中爲不知情即日放歸再隸通州其子配海上瑩中撰尊堯集以辯王安石妄作日錄以詆祖宗詆神宗者今行於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康節之學若有得也

伯溫紹聖初監永興軍錢監呂晉伯龍圖居里第數見之深蒙器愛伯溫罷官貧不能歸用茶司薦爲福官一日見呂公公曰君亦爲此官何耶選人作諸司福官使臣爲走馬承受則一生不可作他官矣伯溫對以故公曰爲親爲貧則可也公丞相汲公之兄性剛直謹禮法爲從官歸鄉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多面折其短而樂於成人雖丞相亦未嘗少假顏色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婢子披之公怒曰人以爲丞相夫人吾但知呂

二郎新婦耳不疾病輒用人扶何也丞相爲之愧謝乃已每勸丞相辭位以避滿盈之禍紹聖中丞相南遷公帥平涼議邊事不合移帥秦又與鍾傳議不合亦忤章惇降待制知同州致仕後龍圖閣直學士嗚呼呂公今之古人也伯溫尚及見之記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

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益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故公謫夷陵日貽師魯書曰開正以來始似無事始舊吏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合删削存其大者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

數目撿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修本所取法於此傳亦有繁簡未中者願師魯刪之則盡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修且試撰以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如何吾輩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報如何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賫國志草本去次云云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内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盡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

中惟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脩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脩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字淵源自有次第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五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六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楊凝式少師唐昭宗朝爲直史館宰相涉之子也朱全忠逼唐禪位涉爲奉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使國家至此不可爲無過況乎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欲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全忠既

篡弑凝式歷梁唐晉三朝陽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師其書法自顏柳以入二王之妙居洛陽延福坊每出導從輿馬在前多行於後一日欲遊天宮寺從者曰曷往廣愛寺亦從之今兩寺與多寶塔院有遺像尚存近歲劉壽臣爲留臺於故按牘中得少師自書假牒十數紙皆楷法精絕世論少師書以行草爲長誤矣

國初隱士石砒居洛陽之北邙山禍拯侍中爲留守砒每騎驢直造侍中見必拜之飲酒至醉乃去砒好作詩多道家語有曰結網蜘蛛翻仰肚轉枝啄木倒垂頭意謂謀利者如此又曰蝸牛角上爭閑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意謂好利者若此洛人頗能誦之一日自城中飲酒大醉騎驢夜歸失所在

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官別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孫異之與同舍

望光所在行二十里餘見大珠浮遊湖面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行徭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熙寧初孫登科爲河南縣主簿自云

周長孺字士彥濟淵人楊寘牓登第爲渭州共城縣令師得曰邵康節先生士彥事先生以古弟子禮先生告以先天之學士彥性剛遇事輒發旣從先生卽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其季直孺怪問之士彥慨然曰此吾得於先生者士彥在共

城獄近郊有兎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兎石刻其文曰上彦當都而卒後上彦每至京師必遽歸不敢留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知劒州普城縣卒喪歸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留其家經紀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程伊川先生之姪純明後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彦因獵得石刻驗於數十年之後與漢滕公佳城事相類異哉

張唐英者天覺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學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代熙寧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還京朝過洛府尹同僚屬出賞花皆不見唐英題詩傳舍云先帝昭陵土未乾又聞永厚繼衣冠小臣有淚皆成血忍向東風看牡丹尹聞之遽遣書爲禮却而不受益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厭代賴唐英還朝不得歸臺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皇祐初洛陽南資福院有僧錄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見之曰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大豪義琛已密約貸錢爲師魯買洛城南宮南村負郭美田三十頃師魯初不知后義琛復以歲所得地利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哭柩前納其券於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賴此以生

嗚呼在仁宗朝一僧尚負義如此風俗可謂厚矣康節先生與義琛善每稱之也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魏公宣撫五路薦於朝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魏公爲書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尹師魯帥平涼延易府第尊禮之狄武襄代師魯過之亦厚每燕設易嗜食苦馬菜不得即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狄公爲求於內郡后每

燕集終日唯以此奉吟之易不能堪方設嘗餞
時稱狄公善制也
謝希深幼子景平初任爲大理評事監光化軍稅
有兵官者爲本廳軍員持以事兵官常憂鬱不
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泣訴景平曰君當解官
去吾必能報之兵官去景平因權軍事呼軍員
詰之曰老兵何敢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者無
賴大言曰景平但可飲酒擊鞠耳此事不當預

景平以犯階級送獄獄成決配之希深一時有
大名其諸子皆賢景平居幼尚有家風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爲古文后登
甲科嘉祐中與王介甫同爲知制誥擇之爲先
進時詞臣許受潤筆物介甫因辭一人之饋不
獲義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介甫以母憂
去擇之取爲本院公用介甫聞而惡之以爲不
廉熙寧二年介甫入爲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

權傾天下時擇之以龍圖閣学士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介甫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
以贓濫鬧於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
人也擣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賓客酒三
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元豐中復祕書監集
賢院學士移知光化軍以卒士大夫寃之同時
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覬望發其贓
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

謂横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
有若此者也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濟源縣魏廣者主簿氾水
人二人素相好一日會府中李被酒詬廣曰我
果官達當薦君爲屬未幾河南倅闕李又擣之
遂檄廣權縣官相從益歡監司以燕會數俱罷
歸故官廣先去李餞於東門席上賦詩有曰今
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復似車輪我今自是飄

萍客更向長亭作主人蓋當時朝廷文法寬所
用監司皆長者故能容州縣之吏如此任道謂
門爲廉節先生云
薛俅肅之爲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貨兎毫筆者
以蜀中所無也因呼之見其目光射人因問其
所得絕不言而去道中爲余言如此道中名元
實有禮學嘗爲尚書郎其爲人忠信不妄云
長安百姓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多收隋唐銘誌墨

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學崇寧初蔡京蔡卞爲
元祐姦黨籍上皇親書刻石立於文德殿門又
於天下州治廳事長安當立石召安民刊字民辭
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
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
忍鐫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
刻安民鐫字於石恐後世并以爲罪也嗚呼安
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
遠矣故余以表出之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六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七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長安張衍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其爲人有忠信識道理章子厚蔡持正官州縣時許其爲宰相蒲傳正薛師正木顯皆以執政許之紹聖初余官長安因論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甚似其父文正公正艱難中僅作參知政事耳余

曰忠宣爲相何也衍曰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貴人少福人多今貴人多福人少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爲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

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余又以問時爲監司者張芸叟陸孝叔邵仲恭與子[redacted]數公命問之衍曰皆帶職正郎員外郎耳取進於此即不可獨仲恭數促其后芸叟爲侍郎孝叔侍制未幾皆謫官孝叔帥熙子平帥秦壽卒仲恭即卿移常州卒年五十五三公皆直龍圖無一不如衍之言者章子厚作相意氣方盛因其姪縡不用其言亦不怒也后遂有崖州之禍蔡持正

以門客假承務郎奏衍賞其術衍與總領市吳宮田舜卿善衍有錢數千緡舜卿爲買田以宮戶名占之后舜卿賊敗官籍其產衍之田在焉或勸衍自陳衍曰衍故與田君善田君占衍之地美意也田君不幸至此衍論於有司非義也卒不請其田士大夫多稱之衍病余見之則曰數已盡某日當死凢家事悉處之矣公其記之已而果然

河南甯氏其先錢塘人名承訓者事吳越王以才武稱錢氏歸朝授左侍禁子直大中祥符元年姚曄牓登甲科爲明州慈谿縣令卒妻李氏更嫁任恭惠公布直有子李置於甯氏族人以去族人家破有故老媼收養之任公守越州客或問甯氏子無恙公愕然歸問夫人夫人泣曰初不欲以兒累公留於甯氏之族族破今流落矣任公閔焉多以金帛求得之年五歲公教育之如

巳子遂冒任姓名適公知樞密院欲官之夫人泣辭且謂適發憤讀書嘉祐初登進士第夫人方爲之喜夫人死任公謂適曰前不欲任以官者成其志也今當再薦以示無間其無辭適泣謝遂以公薦轉太常寺太祝又奏其子以官任公薨適解官持喪如父服自闕於朝乞還姓甯氏因納任公所奏之官有旨許歸姓不許納官與任氏兄弟相持而哭乃別去故任甯世爲婚姻適更名后通籍贈其父直爲太常博士終尚書職方員外郎福建路運判若子若孫若曾孫數十人多知名士遂爲洛陽大家

河南劉氏自名環儁者事齊魏爲中書侍郎子坦事隋文帝贈尚書右丞子政會事唐高祖太宗爲洪州大都督既死太宗手勑曰政會昔預義旗有殊勳贈戶部尚書謚襄配享高祖廟圖形凌煙閣子元意襲爵封渝國公事太宗尚南平

公主弟元象主客郎中元育益州刺史元意之子名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論則天革命下獄死弟循金吾衞將軍子愼知幼居父喪奉其母居伊南一日羣盜至衆走愼知獨不動盜怪問則曰母老且病不可行唯有同生死耳盜感其言而去賴之以免弟超河南少尹微吳郡太守微之子粲開元中以功臣之後賜進士第爲濟州東阿縣令服後母喪以毀卒子藻祕書郎弟

全放方平皆有文方平之子符寶曆二年擢第至戶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龜崇彝崇望崇魯崇謩崇珪崇瓌崇玗皆有官崇珪子岳天福四年登進士第事後唐明宗爲吏部侍郎贈司徒子溫叟事本朝太祖皇帝爲御史中丞太祖一日與數謁者登正陽門之西樓溫叟自臺歸過其下或告溫叟當避溫叟不顧明日求對面謝曰陛下御前樓則六軍必有希賞賜者臣所不

避者欲陛下非時不御樓也太祖大悅出內帑三千緡付有司自罰太宗尹開封知其貧以五百千錢遺之溫叟受而不辭對其使緘記於西廂至明年太宗復遣其使餉以酒使者視其緘記如故歸白其事太宗歎息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仍命輦歸以成其美名憲臺故事月給食錢一萬不足以贓罰充之溫叟惡其名不取太祖因與太宗從容論廷臣之有名節者太宗以送錢事聞太祖歎美久之後求退太祖曰俟朕選有守道正直如卿者即可代子烨太宗朝爲贊善大夫燁登進士第爲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后朝獨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后數問之度不可免因陛對爲風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懇避不行求爲留司御史臺以卒燁七子既凡先忱兆兢凡登科嘗

因陛對奏仁宗不進家譜事上稱歎久之忱爲監司郡守有聲唐老元和爲右正言自北齊至本朝五百餘年而劉氏不衰洛陽多大家世以譜牒相付授富氏劉氏尤爲著姓有可傳者

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康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脉於郝氏老其說謂高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脉少故不及

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脉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椀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能禁然術疾良已可賀又曰郝老之脉通神公舉家之人坐帳中俾遍診脉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能信然始加禮

自此疾平復入爲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爲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峋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脉曰六脉皆絕反用子氣資養故未死子生母即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木諸藥遇病品量增減之服者無不驗外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洛中形勢郟鄏山在西邙山在北成皋在東以接嵩闕塞直其南屬女几連荊華至終南山洛水來自西南伊水來自南右澗水左瀍水隋文帝登邙山對闕塞而歎曰真天闕也今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郟鄏二山相屬定鼎於郟鄏是也前臨澗洛二水故曰穀洛鬭將毀王宮也洛誥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東漢洛陽是也在今洛城之東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轘轅北屬邙山極平遠西晉後魏皆都焉晉又築金墉城在其西北其山川秀潤有餘形勢雄壯差

不逮長安長安東崤函東南荊華以屬終南山西南太白雞足山又西秦隴岐山北梁山東北雷首中條山與平陽諸山相屬涇渭滻灃滈澇潏之水在其後前左右以入於河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秦初建國於秦後遷岐山之陽今寶雞是也穆公羽陽宮故基三良冢尚在至始皇都咸陽跨渭水爲阿房宮西漢都秦宮之東今未央長樂宮臺

諸宮城闕尚存隋文帝初都漢宮後遷稍東枕
龍首渠山築長安新城制度甚壯南接華巖川
以祝南山北臨渭水城南北三千餘里東南二
千餘里漢未央宮在其苑囿中唐因爲都又
起東内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内
謂之興慶宮今池殿故基亦在自東築夾城複
道南至興慶宮又南至曲江東跨滻灞以屬驪
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樓山下起華清宮宮有溫

泉以白玉石爲芙蓉出水爲御湯遶花湯大子
湯百官湯其宮闕北臨渭水山華清宮東繡宮
相望以屬東都自堯舜周秦漢唐都成皆相近
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勢壓天下洛陽民俗和
平土宜花竹長安尚有秦漢游俠之風地多長
楊花老槐耕桑最盛古稱陸海前代英雄必得
此然後可以有爲今陸沉於北狄惜哉
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不敢事形勢人隨貧

富自樂於貨利不急也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
李雜花盛三月牡丹開於花盛處作園囿四方
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
下池臺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
市以筠籠賣花雖貧者亦戴花飲酒相樂故王
平甫詩曰風暄翠幕春沽酒露濕筠籠夜賣花
姚黃初出邙山後白司馬坡下姚氏酒肆水地
諸寺間有之歲不過十數枝府中多取以進矣

曰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樞密園池中島上初出
時園吏得錢以小舟載遊人往過他處未有也
自餘花品甚多天聖間錢文僖公留守時歐陽
公作花譜才四十餘品至元祐間韓玉汝丞相
留守命留臺張子堅續之已百餘品矣姚黃自
穠繇黃中出微黃花至千葉魏花微紅葉少減
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諸花之上故洛人以
姚黃爲王魏花爲妃云余去鄉久矣政和間爲

過之當春時花園花市皆無有問其故則曰花未開官遣人監護甫開盡檻土移之京師籍園人名姓歲輸花如租稅洛陽故事遂廢余為之歎又追記其盛時如此

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本朝熙寧初廢為鎮面大河背雷首中條山形勢雄深安史之亂士人多避地於此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栖筠唐貞元中為農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

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輒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之河東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岳至師正仍世廬墓至本朝慶曆中再加旌表元祐中縣令王闢之以狀列於朝乞

部史官書之蓋自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政和甲午余過其家長少列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應對有禮道其家世次第甚詳蓋自栖筠而下義居二十餘世矣余為之低回歎息而去其村人為余言姚氏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近歲為僧亦廬墓側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子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即鎖廚門無異爨者男

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遺其妻妻不受納於尊長請杖之望其墓林木蔚然洒埽種藝甚謹有田十頃僅給衣食稅賦不待催驅未嘗以訟至縣庭今三百餘年守其家法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全家守墳不去熙寧間陝右歲歉舉族百口同往唐鄧間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麥於民謂之均糴姚氏力不給舉家日夜號泣欲亡去余

聞之惻然諭縣官曰孝義之門忍使至此爲作狀申府申監司得免焉嗚呼永樂陷虜姚氏爲虜民不知其存亡矣因具書之

祖容章公棄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驢某自控兒女尚幼共以一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不能行可歎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因錄之

紀公實爲余言嘗聞其父言王冀公欽若以使相

尹洛振車騎入城士民聚觀富韓公方爲舉子與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張姓者同觀於上東門裏福先寺三門上門高富公魁偉三人者挽之以登見其旌節導從之盛富公歎曰王公亦舉子耶三人者曰君何歎安知吾輩異日不爾也後富公歷將相以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謚曰文忠其名位不在冀公之下而功德則過之魏叔平段希元至富公爲宰相以特奏名命官

張姓者窮老而死云

熙寧初洛陽有老人党翁者賣藥日於水南北往來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爲兵嘗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裁卷脚幞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有妻無子問其事則不荅至元豐中不知所在余嘗親見之亦異人矣

有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

下有司獄旬日歸輒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之携往隴山泣涕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鸚鵡必於林間問郎無恙託寄聲也嶺南之長寧軍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伍拾萬買之其人告以苦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勁而死嗚呼士有背主忘恩與甘心異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

也故表出之
余爲西蜀憲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吏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云花驚定將軍也是歲上蕃陷巂州將軍與丞相曾同功者耶告後列金紫光祿大夫左相豳國公臣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博陵縣開國男臣不書姓名右相闕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平章事姓名磨滅

謹按至德元年肅宗初即位於靈武右丞相楊國忠誅死故闕之是歲六月丙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書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蜀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其不書姓名磨滅者此三人無疑矣中書省官臣書姓名門下省官臣不書姓名當時節度廢闕如此然花將軍之名驚定唯得於此告也或云將軍丹稜東館人今東館廟貌尤盛云廟吏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僞蜀王孟昶僞蜀太子孟元喆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窘急悲傷之辭讀之亦令人歎息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七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八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伯溫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筯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人病瘦醫者旣投藥又夢寢堂門之左右木瓜二株右者已枯因爲大父言大父遽取藥令覆之及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上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見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爲命何兒獨生夫人曰汝死兒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則知釋氏輪廻鬼神之說有可信者康節知而不言者也親謂伯母當作其

云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閒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公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旣長游學晉州山路馬突同墜深澗中從者攀緣下尋公無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其壁閒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嗚呼異哉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賓太傅字穆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子發與二

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爲高也子發曰某同學生王允修頗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生穆之曰先生欲婚則某備聘令子發與王允修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

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子發本京師富家氣豪樂施登進士第月分半俸奉康節治平間知壽州六安縣以目疾分司居新鄉子發死康節以其女嫁河南進士紀輝視之如已女伯溫以姊視之元符三年紀輝與姜女俱亡今二子皆在樂道未遇時與子發交遊甚善樂道苦貧教小學京師居州西子發居州東相去遠一日大雪子發念樂道與其母寒餓自荷一秋棲雪以行至樂道之居扣門久之方應樂道同母凍坐日已過高未飯子發惻然亟出買酒肉薪炭往復同樂道母子附火飲食樂道覺子發衣單問之以綿衣質錢買飯食也子發說論語士人樂聽之爲一講令得錢數百千爲樂道娶妻樂道登第調睦州判官妻卒子發又爲求范文正公夫人姪汝陽李氏以繼其貧義如此熙寧初樂道以翰林侍讀學士爲西京留

守子發老益貧且喪明自新鄉駕小車來見樂道意樂道哀之也樂道遣酒三十壺而已子發殊悵然康節俯於天津之廬與不聽其行歸新鄉未幾卒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由夫人捐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百源之上時李成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

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為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代者見康節因語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為獻康節辭而後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艱難如此當為子孫言

之康節又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徒步遊學至有所立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為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易矣因泣書之以示子孫康節先公慶曆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衛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曾字孝傑助其行初學天宮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

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諤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國張大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子諶監八字伯壽修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吳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子顏字端伯姚郎中輿字周輔交遊最密或稱門生洛人為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居王不疑同鄉人買田

於河南延秋村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還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

於壬寅歲新巢始辟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
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虛響瀍澗臺迴
纍伊嵩好景元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
有分樂年豐木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來歡
不已端飾歎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丹
誠徒自寫匪鑒自恩隆后以詩謝溫公諸公曰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來步
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

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
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
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搖楊柳邊陌徵銅駝花爛
熳堤連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
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
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
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
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

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康
節益日貧家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少必受嘗
謂伯溫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求名既爲世所
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貧樂道平生無不足之意
嗟夫洛陽風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見矣重念
老境可傷因詳書之以示子孫云

康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
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

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
患故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
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
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
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曰吾曹養拙賴明時
爲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
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
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伯溫竊疑本

嘗經亂離爲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輩行自
知之永念先公當本朝太平盛時隱居求志潔
聘不屈其發爲詩章每如此
康節先公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
下士田棐大卿曰爲我問邵堯夫可由當以官
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
大卿爲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二章謝之曰相
招多謝不相遺將爲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

吏意既閑安用更名爲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
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
危又云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
重軒冕酬身貴得此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
興詠壯心都已入消磨鵷鴻自有江湖樂安用
區區設網羅文忠公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
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
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
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景字子常亦從康節遊
客李邯鄲公家公之子壽朋薦於潞公時天下
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河南
黃景以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一首
命官爲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
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
潁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
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爲請知制誥

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辭頭曰使邵某常民一
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
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无擇除去不理
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
丁太夫人憂去位矣熙寧二年神宗初即位詔
天下舉遺逸御史中丞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
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參知政事
素重常秩故潁川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祕書

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
疾不起答鄉人二詩一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
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
須春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
病夫宜揣分監司何用苦開陳二曰卻恐鄉人
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貧時與祿是可受老
後得官難更爲自有林泉安素志況無才業動
丹墀荀揚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常秩

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
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神宗問曰
仁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
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
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
亦知其爲人矣熙寧初介甫之弟安國字平甫
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從康節遊歸以出處語介
甫介甫歎曰邵堯夫之賢不可及矣神宗正史
康節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辛不起有
以也夫

康節先公與富韓公有舊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
疾築大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
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
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
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閒絕世機再命初筵

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吟
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
深歸康節和曰道堂開話儘多時塵外盃觴不
浪飛初上小車人已識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
康節擊壤詩集云黎民於變是堯時便字堯夫
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其
知康節如此公嘗令二青衣扶頭掖之以行一
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

不覺蹀步下堂康節不爲起徐指一巷頭戲公曰忘却拄杖矣公深居託疾謝客而公嘗苦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皂慎不爲他人做了繆繆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公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公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

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公見康節曰明日僧顒修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與康節食筍康節曰筍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筍三十年未嘗爲人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康節疾病公日遣其子偕醫者來饋藥物不絕康節捐館公賻贈之甚厚伯溫除喪往拜公公惻然曰

先生高尚勸之學修養復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溫年幾何娶未伯溫對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嘗白先公先夫人未第決不娶弟妹當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鈞也伯溫自此得出入公門下悲夫今海內之士嘗獲拜公牀下唯伯溫一人想公英偉之姿凜然如在世也

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荆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馬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令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

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擕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

陽淡淡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烟外將下沙頭卻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誰謂淡君凝竚久萬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迴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有安樂窩中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

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請書紙簾上字畫奇古其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酬甚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至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嘉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象笑語真重言常嘆寶佩服敢書紳記康節之言也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

其重之如此後公以康節之故遇其孤伯溫甚厚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康字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公休與伯溫交游益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間方欲大用亦不幸特贈諫議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歲公休素以屬伯溫至范純夫內翰輩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植得以卒業因經紀司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與溫公門戶中人也亦蚤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司馬溫公初居洛問於康節曰有尹材字處初張雲卿字伯紀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賢後處初明之得進於溫公門下獨伯紀未見康節以問公公曰處初明之之賢如先生言張君者或聞旅殯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雲卿可謂孝矣雲卿之父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昔爲和州一行助罷俸數月將飢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悵然曰某之聽誤矣伯紀自此亦從溫公游未幾伯紀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溫公公入相元祐處初明之以遺逸命伯紀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溫公好賢下士尊用康節之言如此伯紀學問該洽文潞公於

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多從伯紀質之

康節先生與趙宗道學士游宗道年長康節拜之其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宗道早出富韓公門下熙寧初宗道自西都留臺領宮祠以卒先是宗道季子濟爲提舉常平劾富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罷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政居洛賻恤其家甚厚其兒弟服除欲往謝富公濟獨未敢行請於康節康節曰以富公德度

尚何望於君第往勿疑諸兒行君不行是自處以不肖也明日濟偕諸兒以進富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止之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濟謝康節曰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車從賞花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假霜

奈何重今歲開花徒有聲既辱佳章當墜刺寧無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爲時虛生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歲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仲賢之子名巖叟字彥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縣召爲監察御史有直聲後位簽書樞密院彥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定相州薦彥霖爲屬韓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彥霖彥霖謝曰某魏公之客不願出宅門也士君子稱之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衙兵奪銀匠鐵鎚殺人

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詔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慶州責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刻佃其人官田者公曰汝揀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揀停既未衰御合充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高爲衆所忌故仕宦數不進公居多不平康節因和其詩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

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秋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蓋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可謂善謔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八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九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糴料院一日約康節先公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君之辭會有以矣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笑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愼如此爲子孫者當念之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淸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

十人康節先公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
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
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嗚呼盛哉
康節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
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勑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
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朝章
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縧褐
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

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
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常爲康節曰先生可衣此
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
言合理
富公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
宮寺三學院院有行者名宗顥常給事公左右
及公作相顥已爲僧用公奏賜紫方袍號寶月
大師公致政築大第於至德坊與天宮寺相邇

公以病謝客宗顥來或不得前則直入道堂見
公曰相公頗憶洛中讀書時否公每爲之笑時
節送遺甚厚康節先公自共城遷洛未爲人所
知也宗顥獨師爲可見宗顥非俗僧也康節登
其院嘗作洛陽懷古賦曰洛陽之爲都也地居
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
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學閣
洛之風景因得閱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乘天子

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
通諷諭諭君玉好賦以賦言秋雨霽日色清景
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
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
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
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
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
會要於方來不號令於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

山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爲茂草園囿棊布荒而爲平野鑾輿曾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荊河之北此爲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進國爲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都迄於今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

時迹興亡與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爲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轅七雄觸戚漢之興乘秦之弊曾之撥亂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際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苟幾政走齊而躍魏政道陳而經府自元魏廠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眼發五

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彊而得中或虎吞而龍噬或雞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邈遐或覆餗而終爲或包桑而振衰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爲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爲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

爲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爲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爲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爲大也能致天下必先豐府庫崇倉箱鋭鋒鏑峻金湯嚴法令於烈火肅兵刑於秋霜使民聽於上下懾夷心於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其四曰時若傷之

於隨失之於寬始則廢事久而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冗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蓋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闇闇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以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耗虛此天地之

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

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重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況有水旱兵革者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爲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爲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爲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輿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

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康節先生經世之學蓋如此託賦以自見耳熙寧間宗顯尚無恙伯溫嘗就其院讀書宗顯毎以富公爲學晚事相勉曰公夜枕圓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氷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苦如此康節先公懷古賦初無本唯宗顯能誦之年幾九十乃死康節先公常言本朝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代可比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强橫亦無大盜賊獨

夷狄爲可慮故有十六國詩云普天之下號寰
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弊時多遇亂瓜背戰
處足蟲蛆龍章本不資狂冦象魏何嘗隔亂胡
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又作觀棋
詩歷敘古今至西晉云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雒
襄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歎欲常曰孔子念管仲
之功自不以被髮左衽爲幸若管仲者可輕議
哉嗚呼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稱贊平居於
人事禨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
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
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
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
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
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
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
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
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
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
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
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言深矣
伯溫後聞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
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
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
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爲本蒞得聖
人之深意平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
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
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
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
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
爲過於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也故

有詩曰不佞禪伯不誕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其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極爲堂奧乾坤爲門戶包括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爲盛衰皇王帝伯相爲治亂其有爲訓解之學也哉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

節先公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先公康節先公荅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嗚呼康節先公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世所謂康節先公爲隱者非也

康節先公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恭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必行則鬼神敵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伯溫謹遵遺訓而行之也

伯溫昔侍家庭請於康節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宗在御富公當國可謂盛矣乃謝聘不起何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極矣前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

偶然者吾雖出尚何益是非爾所知也伯溫再拜稽首不知所以問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故有詩曰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爲若求駃騠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無荅君子曰見善人未嘗急合見不

善人未嘗急去伯溫佩之終身不敢忘

康節先公言　東京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

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絲[redacted]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即有心矣●程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過漢江中流船幾覆舉舟之人皆號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誠敬已而船及岸於同舟衆人中有老父問伊川曰當船危時君

正坐甚莊何以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父曰心守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尚欲與之言因忽不見嗚呼人果無心險難在前猶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唯無心者能之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過舶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薦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

所穿跡在脇下康節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九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十

宋邵伯溫著

明毛　晉訂

熙寧中有一道人無目以錢置手掌中即知正背年號人皆異之康節先公問曰以錢置爾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曰此吾師之言也愧謝而去

伯溫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

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矣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伯溫上世范陽以中直篤實讀書謹禮爲家法大父伊川丈人尤質直平生不妄笑語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館初無疾不食飲水者累日除夜康節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溫方七歲大父鍾愛之亦立其傍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節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兒以布衣名動朝廷子孫皆力學孝謹吾瞑目無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飲酒謂康節先公曰酌酒與汝別康節同叔父滿酌大杯以獻大父一舉而盡再酌飲及半氣息微矣謂康節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即死

以肉祭勿做佛事亂吾教無令吾死婦人手汝見弟侯吾就小殮方令家之人哭勿叫號俾我失路康節先公泣涕以從康節謀葬大父與程正叔先生同卜地於伊川神陰原不盡用葬書大抵以五音擇地以昭穆序葬陰陽拘忌之說皆所不信以是年十月初三日葬開棺大父顏貌如生伯溫尚記之熙寧十年夏康節先生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某

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先生曰死生常事耳張横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先公曰若天命則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它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康節先公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先公已知呼伯

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其治命如大父伯溫不敢違先是康節先公每展伊川大父墓中塗上官店必過　孝傑殿丞家孝傑從康節先公最早孝傑死有八子康節先公過之如子姪每過之則迎拜侍立左右甚恭康節先公捐館之年寒食過之謂諸子曰吾再經此與今日與矣諸子不敢問至葬喪車及上官店諸子泣　言之以爲與張景觀字臨之學行甚高康節先公喜之將赴涪州武龍尉告別康節先公泣數行下謂曰吾不見子之歸矣張晌字子堅康節先公於門弟子中謂可語道者赴調京師康節先公愀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相見也皆是年之春也嗚呼康節先公

所以預知者何止此哉伯溫不肖不能行述也惟修身俟死下從九原耳尚追憶其遺言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與横渠先生張子厚同以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毋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塞天命否致皆頌嗟爾百君子賢哉二丈夫毋方敦薄俗邵先生堯夫何仲淮復點誰無　張子厚論佛老

之失望道咸雎若脩梁壇壞乎窩章婚樸綏璣經泣秦儒賴有諸良友能令終不孤爲先公與子厚作也盖河南府以先公許聞郎聯著作郎謚康節子厚自祕閣病免西歸及長安以疑門人褒服挽車葬楨紫云伯溫獲見公每語先公則悵然有不可及之歎後伯溫初仕長子縣尉公入相元祐改西京國學教授未久公罷政嗚呼亦所以爲不孤之惠歟康節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爲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與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隷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

者亦求教康節先公以至誠爲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先公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康節先公沒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康節先公過士友家晝枕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盖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熙寧初歐陽文忠公爲參知政事遣其子棐叔弼來洛省王宜徽夫人之疾將行語叔弼曰到洛唯可見邵先生爲致吾欽慕之意康節先生既見叔弼從容以語平生出處以及學術大概臨別猶曰其無忘鄙野之人於與日後十年康節先公捐館又十年韓康公尹洛請謚於朝叔弼偶爲太常博士次當謚議叔弼嘗謂見說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謚議皆往昔親聞於先生者當時少年一見忻然延接語[illegible]平生學術出處

之大故得其詳如此豈非先生學道絕世前知來物預以告耶益驗於二十年之後異哉

康節先生少時游京師與國子監直講邵必不疑初敘宗盟不疑年長康節先生以兄拜之蓋不疑自河朔遷丹陽康節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節自衛入洛不疑爲京西提刑嘉祐中河南府薦康節先公以遺逸不疑自作薦章其詞有厚德足以鎮薄俗清風可以遺來世相推

重如此熙寧初不疑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過洛謂康節先公曰某陛辭日再薦先生矣康節先公追路洛北別去不疑中途寄康節先生詩云我乘孤傳經崤澠君擁羣書卧洛城富貴人間亦何有閑忙趣味甚分明不疑次金牛驛暴卒喪歸康節先公哭之慟女嫁楊國寶應之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開禧元豐中爲河南府推官康節已捐館伯溫復以兄拜之宜和巳丑伯溫赴果州道出閬州有知閬中縣邵充美孺者相迎自稱同姓婚云伯溫以宗族源流爲問美孺曰充之上世自潤州入蜀龍圖公先人叔父行也伯溫曰康節先公以兄事龍圖公伯溫不敢忘自此與美孺之中外皆論親癸巳伯溫奉使西州美孺居郫嘗至其家拜刑部公廟美孺質和易與人言如恐傷之至臨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奪君子人也丹

陽河南成都之邵其次第如此嗟夫世不講宗盟久矣其載之以示三家子孫

伯溫之叔父諱睦後祖母楊氏夫人出也少康節先生二十餘歲力學孝謹事康節如父熙寧元年四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節先公哭之慟旣卒理其故書得叔父所作重九詩云衣如當日白花似昔年黃擬聞東籬事　杳茫及死殞後圃東籬下噫人之死生是果前定矣

康節先公既損館二程先生於伯溫有不孤之意
所以教誨甚厚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為學
忌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廳
後無門由傍舍委曲以出某不便之因鑿壁為
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前人規畫必有理不可改
作某亟塞之侍講謂周全伯曰邵君雖小事亦
相信勇於為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講曰凡作官
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按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

具按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
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立也伯溫終身行之
熙寧八年秋與士人十餘輩講學於洛陽建春門
資愛寺端像院以待試一夕夢至殿庭唱第望
殿上女主也覺謂同舍皆不曉至元祐二年秋
以經行薦明年春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簾
聽政也方悟前夢驗於十五年之後果有數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十

清波雜志十二卷

（宋）周煇撰

宋刻本

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內府藏本）

宋周煇撰。煇字昭禮，邦彥之子。厲鶚宋詩紀事附載馬曰璐之言曰，舊本清波雜志有張貴謨序，書中煇俱作燀，應從之。案是編爲影宋精本，書中俱作燀，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璐所見者或轉是譌本。煇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煇實自浙遷淮也。是書之末有張斯中、張訢、陳晦、楊賁、張巖、龔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似道稱煇爲處士，然煇曾試宏詞，奏名見之書中，或當時未就官耶。別志又自稱嘗至金國，益不可解，或隨出使者行也。清波爲杭州城門之名，紹興中煇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尊王安石之非。考書中稱煇之曾祖與安石爲中表，蓋親串之閒，不無回護，猶之王明清揮麈諸錄，曲爲曾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盡廢其書，則又門戶之見矣。是書原本十二卷，商濬稗海作三卷，蓋明人刊本多好合併刪削，不足爲異。諸跋並稱二志，惟龔頤正跋作三志。考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爲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當有後志。然別志中但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稱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惟此兩集。或頤正跋三字誤歟。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聞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清波雜志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藏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如此今寓居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紹熙癸丑春古括張貴謨序

清波雜志目録

卷第一

潛邸瑞應　裨將善相
潁川郡王　普安院
新興吳安　思陵儉德
建康行宮　婁寅亮請立嗣
赦書二本　祖宗家法
元祐太母　册后典禮
配享　金寶牌
印文　赴調期限
掌書詔　用兵利害
改秩　慶壽推恩

卷第二

蔡童罪惡　王黼身任伐燕
右府太尉　涼傘
修書謬無賞　疑獄
沙門島罪人　馬子約陰德
扁牓　紹興置衫帽
涼衫　表章用字
諸公前身　東坡八賦
重湖詩　小孤祠
婦女夾拜　狄武襄像
青沙㡆　書畫
優伶　神御殿

蔡京東明識　青布條
蔡京二事母養 鑄錢樣　玉盞玉卮
呼子為公　失認旗
表忠碑　王荊公日錄
賜進士及第期集錢
卷第三
景陽臺　金陵風物
鍾山唱和　上元古跡
新林名　建康府治
避暑錄　朔北氣候
士大夫好尚　朝士去國
日者談休咎　林靈素
王俊乂問道　王仔昔
生菜　吳長吉
瓊花　金帶圍
錢塘舊景　廬山
挽詩　東坡祠
坡入荊溪　乳羊
茶鹽表　立皇子詔
宏詞取人　七夫人
行脚僧　觴客歡洽
優伶
卷第四
借書　藏書
造請疏數　逐客
張芸叟遷謫　碧雲騢
能容於物　從官薦自代
四六翦裁　唐子西復官表
焦坑茶　密雲龍
拆洗惠山泉　館伴應對
汴都舊事　蕭注人倫
修圖經詳略　鴈燕
兩學人物　章持及第
賜監生酒　倭國
茶器　呂申公茶羅
史傳是非　辟置幕屬
修鎖　官人斜
獨活石碑
卷第五
陳東　蘭亭序
文體二　夕陽樓
重刻醉翁亭記　大觀東庫
蜂兒　徐東湖
二道人　海棠詩
朔庭苦寒　秀水閒居錄
名賢輩行　劣文
家塾　發蒙師
渡金山　軍中飲

薦二帥　幸第
隨侍子弟　丹砂變雉
茶山詩　封妥
定器　辛巳擾攘
李寶海道立功　修敬祠堂
壽酒　貫休羅漢
清曉圖　牧牛影
王右軍帖　唾硯
世德碑

卷第六

不書溫成碑　榷酤
經總制錢　元祐諸公日記
北郊齋宮　賁卦陳二說
上元二詩　初寮曲宴百韻
符離府庫　外國章表
碼碯　不除太常卿
養生修身　大理僞貢
送鄭道鄉　御爐炭
江岸　竹籠石
丙午年入吳蜀　舅姑
郎潛　貧富受賜
蘇林交情凶終　遺留物
虜庭玉錢　審寮
正身出頭　冷茶
闕亡投刺　禁苑花竹
東西圖　遇郊任子

卷第七

生日押賜　洮河開邊
丈人　生而富貴
汴河遺物　恩科議姻
曹武惠下江南　陽關數條
交印避忌　常平
四路墨寶　秦漢碑刻
沒字碑　碼碯盤
坡教作文　石林三戒
吉陽風土惡弱　曹王母
唐帝像　卧榻縷金
葛公坐亡　僧譚禍福
大暑去酷吏　僧道數
錢譜　順天得一
王言有疑　宰輔年甲
名公下世　使高麗
劉華老詩　殺黿

卷第八

中興頌　板本訛舛
芝山詩　垂肩冠
富春坊　郵亭曲
慧林老　高山仰止

西園會　食料羊
唐詩選　宋詩選
水晶　四先生
老人騷膚　龍驤將軍
姚解元　知和叔
宣和騎射　郡守畫像
范忠宣麥舟　六一堂
茶圖詩　臺諫上殿

卷第九

洞府投簡　無垢語錄
冨鄭公封駁　封押遺奏
仕官知止　嫁女娶婦

不受盛餐　羣游嵩山 二說
侍兒小名　關永堅
花信風　野艇
郴州詞　善博日勝
毀通鑑　猫食
莫安排　仲車維著
說食經　行紀
投獻取知　池魚
代王言　彭門會
下水船詞　軍帥起復
御府析食錢　論帝姬

卷第十

吏文弊倖　不置田宅
春帖子　唃厮囉
爲文三易　三經義
捍海堰　東坡僦宅
張思齊詩　不事佛果
縣尉　雪醅
論蛇虺　路巖報應
春州　客舍留題
待遇僚屬　黃巢姬妾
王緒軍法　柳氏家誡
宅凶　曾魯公更名
虜程迂回　賜章服

黎洞白巾　梅苑
禍延過客　烽火

卷第十一

邵壇瑞應　太素脉
爲學三多　鄭國道除夕詩
東坡親書　常産
緘秘書　府治回祿
蟾芝　樂語
善能出身　臺評
書劄過情　九僧詩
屬筆　昭達縱龜
道吕相　瑞鶴僊

鄭俠封事 二說

卷第十二

上饒古冢　朱墨本
司馬田宅　職名三等
飼饑虎　張守性
膽水膽土　張懷素
火葬　牂柯
行蟲飛蟲　擱灘網
王荊公墓　虜改沃州
兩學記　范文正復姓
聚香鼎　船舫立名
互送不歸己　響字
惠民局　四川茶馬
山陰圖

清波雜志目錄終

清波雜志

煇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賢於博弈云爾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爲清波雜志紹熙壬子六月淮海周煇識

清波雜志卷第一

高宗繇康邸使虜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霸府景附自汪丞相伯彥而次建炎初詔省記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冰泮復凝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申帥府或曰　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坼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　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語同列曰　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皃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于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皆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閤封潁川郡王既即位陞潁州爲節鎮久之覺其非遂以許州爲潁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吏部侍郎張舜民嘗考　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軍節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封潁王三年立爲

皇太子初不曾封穎川郡王政和間工部侍郎劉嗣
明奏恭惟　神宗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穎王登大
位其忠武軍止緣遥領節制已陞爲潁昌府有潁川
係受封興王之地伏望崇建府號遂以潁州爲潁川
府依舊順昌軍額悉符前說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蓺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
金色黃龍食所蓺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
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萵苣食之僧視
其狀皃凛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
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
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　藝祖也
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

道者院則　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間地名以新興店
對幕府進言　大王治兵討賊行紹大統而初宿新
興天意若曰　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
中宋捷之語爲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辛惠
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吴安二字吴安閽隷姓
名也侍衛者偶見之皆喜謂吴地可安或云亦嘗達
于聖聽頃得此說於惠山主僧法皡普安等名雖不
同其爲佳讖則一也
高宗踐阼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
朕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麪飯炊餅煎肉而
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閤垂簾獨坐設一白木卓置筆

硯並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倚卓等物謂螺
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
寒甚燒柴借半破甆盂溫湯瀹飯茅簷下與汪伯彦
同食今不敢忘紹興間復紆奎畫以記損齋損之又
損終始如一宜乎去華崇實還淳返朴開中興而濟
斯民也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
治修蓋一殿之費雖未爲過而廊廡亦當相稱則土
木之役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由
是制度簡儉不彫不斵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虜被留館于雲
中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已定朱

方南歸嘗著曲洧舊聞云　仁宗時最先言皇嗣者
明州鄞縣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
家亦不復載爲可惜煇紹興間得婁寅亮奏劄曰先
正有言　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
王薨　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慮也
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　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
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　陛
下一人而已恭惟　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險春秋
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
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　陛下追念　祖宗
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　昌陵之後寂

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
鑒 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 二聖所以未有回鑾
之期黠虜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時
也欲望 陛下於子行中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
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
加廣選 宣祖 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
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
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
敢終嘿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 陛下裁赦婁初不
知其出處近聞乃温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進士
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没於水或云論
事之蹴不止於此
高宗即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
發德音而罪己退辭履位之尊 乾龍以震長繼天
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
忍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夷夏聞風要質賢王既驅
車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鑾之無厭
昧蜂蠆之有毒廷臣之策虜使詭和款貔虎以退師
致金湯之失險肆令狼子薦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
本異蓋時有忌嫉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滕後
簽書樞密院南京人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顧
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 仁宗曰山澤之
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 陛下二
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 祖宗家法
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 祖宗家法甚多自三
代以後唯 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 祖宗
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
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 祖宗以來事母
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
之禮 本朝必先致恭 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
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
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
唐入閤圖有昭容位 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
治內之法也
前代宮室多
尚華侈 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
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 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
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
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 祖宗以來
燕居必以禮竊聞 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 太皇
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
者遠竄唯 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
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
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 祖宗
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
家法足以為天下 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
啓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元祐大昏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　宣仁云尋
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
用　欽聖云更休與他遂宰執理會但自安排着遂
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乗翟車甫入兩部闌
門衆樂具舉久之伶官輩出賞物語人曰不可似得
這箇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實錄且書納后典禮但言
婚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彦霖繫年錄載六禮特
詳亦不書此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　皇帝納后有期
已令入内内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啓夏渭涘
興周予娶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
享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　皇帝陛

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
帥九御尚虚中壼之尊伊欲造于家邦必先正其服
位　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祊之奉篤風教之先歴詢
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
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
采至于告期辭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贄有常
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
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爲成式
付在有司冢晃穀圭益重謹昏之義金根驪馬悉全
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聖善承
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　太皇亦降荅
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爲詳

備天祐皇家毋儀得　昭慈之賢其後撥亂返正翊
戴　中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謹具著焉

國朝配享功臣於太廟横街南東西相向設位　太
祖室趙普曹彬　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　眞宗室
李沆王旦李繼隆　仁宗室王曾呂夷簡　英宗室
韓琦曾公亮　神宗室富弼曹偉　哲宗室司馬光
徽宗室韓忠彦　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
視　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　中興將相勲
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天聖初元内出　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景靈宮分於
在京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跡之處牌長三尺許
厚寸餘文十二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替

文五曰永鎭福地物其周郭隱應虬龍花葩之狀精
彩煥爛封以絳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藥金所
製凡不經兵革州郡皆寶藏之煇嘗見於上饒天慶
觀蓋留龍虎山

頃見唐人官告印文細如絲髮　本朝印文麄厚漫
滅遲速雖係官府事之繁簡舊傳唯三司開封爲省
府事最繁劇所用印歳一易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
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煇見耆舊云
承平時州縣多闕官得替還鄉未及息肩已竭蹷入
京授見次即趣赴上一季半年已爲遠闕到國門即
入朝集院支俸差剩負破官馬事事安便與今異矣

政宣間掌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
衆長而成篇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
藻筆紹興間婉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
王綸草制或云時宰與王同里欲其霑賜金故臨期
特畀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
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
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
爲計非爲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機
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
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爲然煇觀三國志顧雍傳孫
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

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
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
邊鄭元璹詣頡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
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
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帛
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仲積年之歡而結子孫
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
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未然
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
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
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言也後東坡載其說於鄭公
神道碑之首（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
其患之語）

選人改秩今當負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成六考
無玷闕方幸寸進戛戛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
額且減薦數有憑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艱得
職司若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
胡宗英者該磨勘引見日　仁宗驚其年少舉官踰
三倍閱其家狀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
得不沉滯遂降旨止與循資熈寧間一選人以貴援
得京削十三紙引見日　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
者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於是權勢聳然慕職州縣
官以薦改京官者其數如格則移刑寺問舉者無罪
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至引見又移問如初

有罪故而不足於數者輒罷去考功郎趙岏請勿再
移問從之仁人之言也岏乃清獻公之子

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
高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偽冒寖
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
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
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
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　今天子朝　太上皇
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
於已仕未仕之父母弟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
何爲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
期頤若爲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

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氷綃霧縠之爲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爲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齞脣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蕘歌牧嘯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竄越之徒與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煇既得其說竊惟　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華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爲榮

清波雜志卷第一

清波雜志卷第二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　高宗即位赦書應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彥王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叙二日降手詔　宣仁聖烈皇后保佑　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摭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原禍亂之自云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牓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諭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遇將於京及夫事變適開封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丘輔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輩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脩亦賜死脩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與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爲疑識者云　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書稱樞密太尉蓋舊制文臣爲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潞公正位兵府書

亦有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

京城士庶舊通用青凉傘大中祥符五年唯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近時臣寮建議士庶用皁繖者不閒施行政和間亦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亦紹聖之制

蒲宗孟左丞因奏書請官屬賞　神宗曰所修書謬無賞宗孟又引例儀鸞司等當賜帛　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恐不預上為之笑賜帛乃得請率然一言而當於理

諸疑獄當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當奏輒奏者勿坐此法既行全活多矣元豐詔大理兼鞫獄事多上所付大理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寃神宗知其材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為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令欲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　祖宗制曰令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獄多于伏辜者朝廷皆從之韓密州安丘人

舊制沙門島黥卒溢額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貸之意乞後溢額選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州神宗深然之著為定制乃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應天下疑獄並具本末奏取勑裁此說既行凡有奏疑未嘗不免迨元豐八年詔自今天下州軍勘到彊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正與前說相反

馬子約之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島溢額之卒移本州牢城以廣好生之德從之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去

舊立扁牓必系以亭堂齋閣之名今或略去嘗見黃岡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齋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

自昔人士皆著帽後取便於戎服紹興丙子魏敏肅道弼貳大政一日造朝預備衫帽朝退服以入堂蓋已得請矣一時騶吏衣制力或未辦乃權宜以凉衫為禮習以為常乾道間王日嚴内相申請謂環一堂而圍座色皆淺素極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士大夫於馬上披凉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籠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為北地風埃設舊見說汴都細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灑路過車以免埃壒蓬勃江南街衢皆甃以磚與北方不侔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

通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申謝為叙謝初以為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為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　哲宗嘗書鄭谷雪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亂飄為輕飄房次律為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　本朝陳文惠南庵歐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真人富韓公崑崙真人蘇東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渺茫中恐止可為篇什裝點之助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

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蹟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煇在建康於老尼處得東坡元祐間綾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末兩句全用草聖筆勢尤超逸尼時年八十餘矣又於呂公經甫少卿家見所書傷春詞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蹟要經兵火而尚存誠宜珍秘呂乃申公之後

紹興辛酉煇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蘇內翰留題攬觀之即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詩也欲漫尚可讀僧云以所處深險人跡

不到故留至今然律詩而用兩韻叩于能詩者曰詩格不一如李誠之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

煇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共載生死係於沉浮之間每過龍祠薰爐瀝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亦致冥幣於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腳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歆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浩若川流儻不葬於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於豚蹄一聯耳

男子施敬於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夾拜古禮

也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問故夫或問婦跪如何嘗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拜尚不以為異則跪宜有之

向在建康於鄰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收儂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又出使相判陳州告身皆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褾袋犀軸紫絲網皆備後於友人歐陽儁處得其遠祖文忠公自初進擢至贈謚綸告一無遺者可謂故物不愧鄭公之笏兩家其能終保存耶

武襄赴陳州不懌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然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

蝉笑之未幾果卒初實戲談適會其死耳似云初無
此説好事者爲之或云當時狄爲都人指目故爲是
無稽之言以爲笑端判陳州竟因疑似熙寧改元青
子諳入對　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
歸仁鋪戰陣二圖　上乃自爲文遣使即其弟祭之
其文具載實録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書名畫且能别眞贋帥建康
日知先人素從後湖蘇養直徵君游託移書求仇池
故硯蘇答云抄掠之餘所存百蔵九敷耳平生長物豈
復一毫况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於昔之隱几者也
孟見之笑曰只是不肯見畀爾後數年黄山谷甥洪
仲本託先人以一畫致于孟乃枯株上一鷹實山房

李公擇尚書故物補破處龍眠筆題作鍾隱米元章
畫史云李後主號鍾山隱居疑後主筆也而名畫録
自有鍾隱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謂古畫必有對後閒
併歸于孟氏鍾隱天台人隱於鍾山遂爲姓名李方
叔爲趙德麟品德隅齋畫備書其藝之妙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攜匕首至卧内
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
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
元帶來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爲得體卒受其帶
則墮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閒亦有守邊者
一夕失城門鑰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纔有得
元鎖來歸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關鍵蹉跌不

相入較以納帶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
延安刺客乃張元所遣元本華陰布衣使氣自負
嘗再以詩干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師
失律于好水川元題詩于界上僧寺云夏竦何曾聳
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説兵機其不遜如
此熊子復著　九朝通略於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
張源逃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却用此
源字

嘉祐中修睦親宅神御殿歐陽文忠公言　祖宗廟
貌非人臣私家所宜有罷之宣和間朱勔在蘇州即
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
拜庭下熙寧間宗室魯王等亦建神御于本宮議臣
謂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有
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統也宜一切廢罷從
之近屬王宮尚有法禁小臣私室豈應得爲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
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
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
寺比之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軸時建居養安
濟漏澤貧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
乎當是時有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
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
殆不能支致侵擾行户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
遂廢

京之卒適潭守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輦葬葬於漏澤園人謂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宣和間京師染色有名太師青者迨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布條裹屍兹其讖也

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從爭欲迎毋歸養未知適從事至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毋願歸何處一言遂決又一歲戶部欠郊費若干長貳堂白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聞下文思院鑄錢樣亦叵測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悉要辯鹽法之害亟以所蓄算請鈔旁不數日府庫沛然

徽宗嘗出玉琖玉卮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以爲太華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盞皆石晉時物指以示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毋嫌徽宗曰　先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懼人言復興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䘏也　陛下當享天下之養區區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納忠大率如此

京懷姦固位婁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爲公莫不竊笑欲去宰輔取表自京始嘗致鼂錯更漢令諸侯諠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鼂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爲公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有少保節度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于後次日執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識者知爲不祥既行　徽宗語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乃上寵嬪念四者閻婕妤也

京得東坡表忠觀碑讀至天目之山苕水出焉謂坐客曰是甚言語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酈元水經格也王荊公得表忠觀碑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漢興諸侯王年表也邵溥公濟云遷死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樂等書三王世家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作非遷之書也

王荊公日錄八十卷毗陵張氏有全帙頃曾借觀凡舊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燿後世者悉己有之盡出其壻蔡卞誣罔其詳具載陳了齋瑩中四明尊堯集陳亦自謂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更在後之君子審辯而已故　神宗實錄後亦多采日錄中語增修章子厚爲息女擇配久而未諧蔡因曰相公擇壻如此其艱

豈不男女失時乎子厚曰待尋一箇似蔡郎者蔡甚憖王蔡造端矯誣雖歷千百年衆論籍籍如新矧同時之人宜乎議之不置孰謂蓋棺事始定耶前說煇得於叔祖元仲叔祖視政宣諸名公爲輩行李丞相伯紀欲以諫官薦不就平生所著詩篇辭林向伯恭爲之序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爲期集費進士諸科舊用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於人過於浮費至是始賜之後以爲例

清波雜志卷第二

清波雜志卷第三

煇居建康春時偕一二鄰曲至内後景陽臺之下一尺庵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羾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閣盃盤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壁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中雖瓦礫微物亦有時而顯晦又至白下門外齊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盃已碎銀一鋌上刻永定公主爲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樣十鋌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詎不吾欺

張文潛雜書有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鵁鶄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夭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去與東坡跋秦太虛夜航西湖至普明院舍舟從參寥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始至壽星院謁辨才一段奇事景趣略相似皆可以畫但恐畫不就爾煇雖未嘗夜遊南北山如金陵郊野春遊良不疏想像文潛所歷如在目前足不至者二十餘年特未知今復何似

煇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育序遊鍾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青溪第一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聽蕭蕭十年塵土

暗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上記其二陳句金人素與先人厚善先人嘗次其韻雄壓吳頭控楚腰千峰環拱冶城橋黃旗紫蓋旋歸漢古剎淒涼尚號蕭北嶽經行匪濫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皆書于壁二十年後再過之皆不存矣鄒后化蟒之地鹿苑院土人名為蕭帝寺寺之殿宇猶是梁時建立者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橋林敏若子邁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王荊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煇先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死輯借去志成為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恪謁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即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亘溫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託其點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開封人紹興戊午魁特奏名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倅圖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迨六蜚臨幸以設廳為三省便廳為樞密院六位為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彼民至今能道之石林為從祖姑之夫煇幼及識其風度偉人也

石林為蔡京客故避暑錄所書政宣間事尊京曰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何也建炎紹興初仕官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

絕江渡淮過河越白溝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煇淳熙丙申從使節出疆回轅當三月中下旬一路紅塵漲天熱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氣候往還經從汴都顧瞻宗廟宮室不悟朝陽殿遂作單于宮不獨興歎於往古以中原復中原規恢洪業信自有時節煇老矣其及見諸侯東都之會耶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為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為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四十年前朝士遭論徑放謝辭著黃出關親厚者亦不敢相聞迨更化之後稍革此風猶未敢舒肆叔祖謚三院御史貳春官未幾罷斥時王公元樞德言任小司空趙昌即請早出假同列叩之昌言答曰綸今日欲送周為高為高叔祖字也從列尾而至者一二耳近時去國者冠蓋祖餞從容理裝風俗歸厚於治世豈小補哉括蒼詹詮平仲監奏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銀一笏以助其歸時此方敢留一二日蓋秦

早授館於其家故特致此禮
政宣間除權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
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
之間朝士例詣於通衢下馬從閭卜因是此輩益得
以憑依今談天者既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
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
後亙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
化之妙晁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
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
計未然哉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燄赫
然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

秩與庭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
生視中大夫後駸擢至太中大夫沖和殿侍晨視兩
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
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
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
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霆霔皆濁流俄頃即止中
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　徽宗益神之宣和
末死于溫州未死間先自籍平日錫賚物寄之郡帑
且爲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實所賜萬歲藤柱
杖封窆甚固建炎初惟下溫州籍其貲而已後數年
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
髭鬖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爲

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矣倏
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譎詐
遁去異哉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
穴深數丈果得之
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
遣親近中貴監莅靈素既陞座首詔太學博士王俊
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
義相爲師友豈有摳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
巡而罷王海陵人歷宰椽分符而終近萬元亨典鄉郡
雖載姓名于圖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
時又有王仔昔者初館于蔡京第屬大旱　徽宗焦
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爲禱雨

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
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肯受曰上禱雨今
得此大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駭異蓋上默
禱爲寵嬪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
語言不遜殺之
紹興丁巳歲車駕巡幸建康回蹕時先人主舟徒簿
排辦新豐鎭頓物皆備御舟過止宣索生菜兩籃非
所辦者官吏倉卒供進幸免闕事前頓傳報生菜遂
爲珍品物有時而貴世事實不然
吳愁字長吉臨川人後從建康早從王荆公學譚　熙豐
閒舊事亹亹不倦與秦丞相有硯席舊晁共道居留
日俾鄉人舉其孝廉孝者當兵火擾攘之際供母養

無鈌廉者雖在窮約人或䁖之有所不受雖曰鄉論素與亦未免有所迎合繼以禮津置赴行在所館於太學未幾託疾告歸初無恩數爾後八行孝廉之舉寂無聞焉

瓊花海内無二本唐人謂玉蘂花乃比其色許眞說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煇家海陵海陵昔隸維揚亦視爲鄉里自幼游戲無雙亭未見甚奇異處不識者或認爲聚八仙特以名品素高爾后土祠前後地土膏腴尤宜芍藥歲新日茂及春開數腴盛大纖麗富豔遂與洛陽牡丹並驅角勝孔毅父嘗譜三十有三種續之者纔十餘種夫豈能備固宜有所增益錢思公尹洛一日幕客旅見於雙桂樓下見小屏細書

九十餘種皆牡丹名也洛花久汗腥羶揚花在今日尤當貴重

紅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岐公爲倅王荆公爲屬皆在席鈌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爲首相後山陳師道云煇嘗詢于揚之故老皆云初不識所謂金帶圍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爲榮悴乎

煇祖居錢唐後洋街第宅燬於陳通之亂今韓蘄王府其地也嘗見故老言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極目更無障礙自六蜚駐蹕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近人詩也或云爲此詩者黃姓失其名亦嘗作万俟丞相挽詩有地下若逢秦相國也應不說到沅湘之句

天下名山福地類因行役窮日力且爲姑俟回程來覩之語所誤竟失一往貽終身之恨者多矣煇頃隨侍自番陽順流東歸至南康阻風留一日衆與游廬山飯于歸宗旋至萬杉杉陰夾道蔽日抵羅漢觀大皷未至栖賢數里先聞三峽噴薄激射之聲動心駭目凡山南佳處領略粗遍爾後一再經從皆不暇訪

陳跡至今清夢猶在巖壑間嘗有一編紀游今亡

昭慈聖獻上賓庭臣進挽歌辭莫不紀垂簾事一詩云飲馬驅驕虜飛龍紀建炎艱危三改歲倉卒兩垂簾　云云乃中書舍人林遹詞也一時傳誦挽詩自古皆五言至嘉祐末方有爲七言者

乾道末晁強伯子健至毗陵祠蘇東坡於學宮其叔少尹子止爲之記其間言坡之葬也少公銘其墓皆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懷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進用由其選擢章享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子止所書如此少公之語誌文在可考也其然

不其然乎祠宇成中實坡塑像又徧求從壯至老及
自海外歸儀刑繪于兩廡晁文元後子健爲景迂生
以道之嫡孫祠堂碑後爲人磨去
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
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坐客曰莫看殺我否則素
知彼民愛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強伯尸而祝之
之意出此
東坡初入荆谿有樂死之語蓋喜其風土也繼抱疾
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問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
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細故爾後
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
方曰西方不無但箇裏着力不得語畢而終歸老素

志竟墮渺茫一丘壑天寶齋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罷
相回江右小泊荆谿因董氏出楚頌帖乃考坡自元
豐七年以後經從此地月日本末爲詳刻石具在楚
頌乃坡欲種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淵水體白如乳遇封方見
然不常有也通泰鹽地麋食艾生茸入藥故人極力
捕獵以邀善價士大夫求恣嗜慾有養巨鹿日刺其
血和酒以飲其殘物命如此嘗聞宣和間艮嶽豢麀
數百千頭其大如驢虜圍城中盡殺以啗衛士茸角
皆棄之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日泰丞相俾代作進茶鹽
法表繳閒泰自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

將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後自同知樞
密院貴秘書少監分司居筠州踰年放還宗族勞其
歸因言蘇黃門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去不獨爾
所寓之屋亦黃門舊宅既葬二十八年內翰洪公景
盧方誌其墓當在樞府日洪爲編修官
在翰苑一日召至中書受旨作建立　皇子詔曰朕
荷天右序承列聖之丕業思所以垂裕于後夙夜不
敢康寧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
義普安郡王孝皇舊名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宮
闈嶷然不羣聰哲端重閑義有立亢于宗藩歷年滋
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
示天下立愛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

而厚風俗也稽考前憲非朕敢私上讀之稱善又令
製字以賜未幾遂柄用洪具著此文于誌中仍首載
當時使事且云效坡公所作富碑之體
初試宏博以所業投湯岐公時季元衡南壽待制亦
投文字湯嘗師之初許其魁奪一日謂季曰近有一
周某至先生當處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蔡卞之妻七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
之於床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
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
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官職自
妻而致中外傳以爲笑煇在金陵見老先生言荆公
嘗謂元度爲千載人物卓有宰輔之器不因某歸以

女憑藉而然其後蔡惟知報婦翁之知不知掩婦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後世其於報也何有

七夫人者一日於看樓見一僧頂笠自樓下過問左右笠甚重內有何物告以行脚僧生生之具皆在焉因歎曰都是此珠金箔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施其僧不顧而去異夫巡門持鉢者

合堂同席以觴客客非其人則四座懽不洽而飲易醉返以應接爲苦選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或欲易從軍爲飲酒飲酒欲懽無由自醉得勸則沉湎勸尤在乎勸侑辭遜之間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勸今則巡盃止三勸則無筭頗什者相屬不但沉湎而已亦見風俗隨時奢儉之不侔然一席歡洽全在致勸辭受之際若盃行到手不留殘氣固豪矣於留連光景似欠從容是皆少年態度老去夫何能爲

清波雜志卷第三

清波雜志卷第四

借書一瓻還書一瓻後訛爲癡殊失忠厚氣象書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祕之自示不廣人亦豈肯以未見者相假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爲不孝鬻爲不孝可也借爲不孝過矣然煇手抄書前後遺失亦多未免往來于懷因讀唐子西庚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蔕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泄而祕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曰嘻是烏得不賢煇亦云

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書雖恐子弟不讀讀無所成猶勝腐爛篋笥旋致蠹魚之變陳亞少卿藏書千卷名畫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異花作詩戒其後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僊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根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他人

造請不避寒暑誠可譏誚若下位事上官朝造夕謁其可不循等威之分若初非隸屬但恃雅素趑趄日進懷漫刺俛首獎知客輩固多不自愛重者寧使評其不來莫使厭其不去是爲知言

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

什特爲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欄大慟數場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亦豈至是哉張芸叟元豐閒從高遵裕辟環慶出師失律且爲轉運使李察訐其詩語謫監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詞題岳陽樓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斂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撫危欄天淡雲閑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樓上久踟躕地遠身孤擬將憔悴弔三閭自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爛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鴈應有來書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婉而不傷也

芸叟遷流遠適歷時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寧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遇爲說詩攬勝無復行役之勞未離江寧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數輩飲餞游清涼寺抵暮回屬嘗妓數人同舟究轉趣賞心亭未至聞亭上有散樂聲逼而詢之乃府公訝妓籍疎索俾申劾之既見共載野服披猖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勝槩宜入畫圖府公陳和叔也

碧雲騢者廐馬也　莊憲太后臨朝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　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去

廿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梅聖俞不得志於諸公閒乃借此名著書一卷詆譏慶曆巨公後葉石林於避暑錄嘗辨乃襄陽魏泰所著嫁之聖俞其略謂萬有一不至猶當爲賢者諱蓋亦未免置疑邵公濟康節孫也亦引聖俞聞范文正公訃詩云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甞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殊謂爲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眞出於聖俞也煇舊得碔砆錄一編亦若碧雲騢專暴人之短爲人借去不歸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荆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其有所出或自爲之言後識者謂荆公平日所短正在乎此何元獻逆知其然耶

先人性坦夷遇事即發無一毫顧避親戚有初除從官來見首詢薦何人自代答以張安國先人曰不易薦拔寒素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何待薦也退而先人復言且如擇壻但取寒士度其後必貴方名爲知人若捐高貲榜下臠狀元何難之有

四六應用所貴剪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確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權字辭免奏劄弟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蘭省遽冒於眞除一札之書花塼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

蘭省遠接於英游花塼不失於故步翦裁固善然花塼宜貼故步上句或謂似稍偏枯
頃年番江初刊戍唐子西集時寓公曲肱熊叔雅來見先人偶案間寘此書顧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爲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誨煇曰前輩觀書不苟簡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目後生豈可不勉
先人嘗從張晉彥覓茶張荅以二小詩內家新賜密雲龍只到調元六七公賴有家山供小草猶堪詩老薦春風仇池詩中識焦坑風味官焙可抗衡鑽餘權倖亦及我十輩遺前公試烹時總得偶病此詩俾其子代書後誤刊在于湖集中焦坑産庾嶺下味苦硬

久方回甘浮石巳乾霜後水焦坑新試雨前茶坡南遷回至章貢顯聖寺詩也後婁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爲重包裹鑽權倖亦豈能望建谿之勝
煇出疆特見三節人或携建茶沿塗備用而虜中非絕品不顧蓋榷場客販坌集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既不售乃齎以歸夷狄尚爾矧中國士大夫好事宜乎珍尚鑒別每相誇詡唯恐汲泉不活潑乳不多啜嘗而乏詩情也自熙寧後始貴密雲龍每歲頭綱修貢奉　宗廟及供　玉食外賚及臣下無幾戚里貴近丐賜尤繁　宣仁一日慨歎曰令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來道我要密雲龍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意智此語既傳播于縉紳間由是密雲龍之名益著淳熙間親黨許仲啓官麻沙得北苑修貢錄序以刊行其間載歲貢十有二綱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綱曰龍焙貢新止五十餘夸貴重如此獨遺所謂密雲龍豈以貢新易其名或別爲一種又居密雲龍之上耶葉石林云熙寧中賈青爲福建轉運使取小團之精者爲密雲龍以二十餅爲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大小團袋皆緋通以爲賜密雲龍獨用黃云
煇家惠山泉石皆爲几案物親舊東來數聞松竹平安信且時致陸子泉茗盌殊不落莫然頃歲亦可致于汴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拆洗惠山泉天台山竹瀝水斷竹梢屈而取之盈瓮若

雜以他水則亟敗蘇才翁與蔡君謨鬬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蘇茶少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此說見江鄰幾所著嘉祐雜志果爾今喜擊拂者曾無一語及之何也雙井因山谷而重蘇魏公嘗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蓋公不納包苴顧獨受此其亦珍之耶
待之以禮荅之以簡與賓客言或許是爲得體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虜頗桀黠語宴及朝廷政事公摘契丹隱密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虜使愕然語塞專對之次雖曰合成脩好唯恐失其歡心若彼稍弁恭順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於交鄰遇客初無忤也

祖母太夫人　慈聖之後暇日與子孫譚京都舊事
政宣間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內稱賀盛飾羣立於
露臺人各許攜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上撒包子及
成束金釵金銀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即裂爲二
俯拾次多遺釵珥之屬殿上觀之爲笑樂有惠捷者
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時盛暑以一鍍金錢
於御廊得水一盃其錫賚殊不多破費隨盡因歎南
渡後不復見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爲
武惠燕王五世孫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熙寧中上殿奏對罷上問
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又問其次曰韓琦又問王
安石如何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一說　裕陵問
文彥博跛履韓琦嘶聲何爲皆貴注曰若不跛履與
嘶聲　陛下不得而臣又問朕如何注曰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臣無得而言又問卿如何注曰　陛下以
爲貴則貴矣以爲賤則賤矣注累任邊要以知人自
許　上曰聞卿有袁許之學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
注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
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
行之秀遠之若可愛近之若廉隅見本傳

近時州郡皆修圖志志之詳略係夫編摩者用力之
精粗揚州爲淮甸一都會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
通叟考古驗今摭事千餘條效汴都以爲賦今館中
及揚州有本煇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爲代邸興王
之地亦應揄揚以亞雅頌雖閒江寧尉崔禮者嘗有
此作而文不足起其事後未有繼之者煇嘗言于故
人王錫老深以爲然且有此意未幾錫老去爲潭州
之士

世謂鴈爲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鴈屬乎
陽燕麗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常言鴈序鴈行
蓋亦有時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詠何嘗
必及於雙曰孤曰雙豈止以奇耦言之耶

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爲國之華羣
居燕褻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
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
一倡狎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于壁曰
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
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謂財匱當有饑寒之
厄也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泆游迷而不返之
病

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
牓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
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紹興間秦伯暘魁多
士汪彥章啓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閤郎君尚疑
爲譏已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間偕
兄弟應進士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韓家四
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
尚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後遂不復試而兄弟皆再

登弟故潞公薦公謂南省曾預高薦繼歷內外制知貢舉至登門下省不更賜出身初亦召試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孫元吉尚書特書此于桐陰舊話甚詳貴游子弟當放其素業不應例待以資格唐李德裕初不繇科甲顯

元豐間駕生國子監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肆致有衆醉登樓擊鼓者因是遇賜酒即拘賣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

煇頃在泰州偶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弟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澆淋面四方呼其神請禱即愈婦女悉被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去譯亦不能曉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趣便風以歸

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士夫家多有之寘几案間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馬温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往温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聞其言遂留合與寺僧茶宜錫竊意若以錫爲合適用而不侈貼以紙則茶味易損豈亦出雜以消風散意欲矯時弊耶邵氏聞見録云温公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轘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録攜茶遊山當是此時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金飾一銀一棕欄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欄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挨排於屏間以候之申公温公同時人而待客茗飲之器顧飾以金銀分等差益知温公儉德世無其比

史傳褒貶成是敗非其來有素人之行孰先於孝悌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發分羹之言其於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奪長嫡推刃同氣其於悌也何有脱使項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惡史冊何以書之特高祖太宗功勝於德耳

建紹兵興日帥臣許辟置幕屬既素爲知己其於婉畫裨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帥如故事他皆命于朝賓主邂不通情殆與郡縣官等閒寄兵謀無從咨訪川泳雲飛豈復有相得之樂緩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於江湖宜也太原名小朝廷蓋以得客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須可爲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庶於我有益耳龐莊敏守鄆守并皆辟司馬温公爲通判羅致大賢仗助一時皆然

韓魏公門人有擘關夜出者閽吏不得賂詰旦以鎖損訴于公公曰鎖不堪用付市買修來滕達道爲范文正公客公鎮南陽每宴客達道必出追妓文正雖不樂終不禁也時謂非二公之賢豈容不拘小廉曲

謹之士前哲寬厚類如此是亦報杜書記平安之義
唐内人墓謂之宮人斜（宮人斜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四時遣使祭之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令狐楚詩也荒凉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官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間招下多石人秩卑埋骨不作塚青石浮屠當丘壠家家墳上作亭亭朱門相向無人聲樹頭土梟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犢車來做主廢后園陵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半千錢街頭買餅作寒食此元豐中張文潛留題奉先寺詩煇季女葬臨安北山僧舍四五年來每值春時往視寺之兩廡皆内人殯宮徘回次未嘗不長哦此詩也煇復得歷陽所刊唐張文昌樂府北邙山篇云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人間柱下石髏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鳶作窠巢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古今名勝賦詠孰工覽者當自得之
王右軍帖云獨活無風則搖有風不動石牌入水則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可見入水則乾何自知之近年夷堅戊志序其略云萊晦叔聞於劉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未能死遇其開口吸水時適木工在乃取斧斫斫魚魚覺痛躍身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或戲難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談此事於世

乎頗類前說

清波雜志卷第四

清波雜志卷第五

陳東字少暘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黄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寄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變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為作哀辭具著本末少暘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廟同時上書被行遣者歐陽徹撫州人高宗臨朝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詔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卹之典至矣少暘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徹字德明靖康初虜犯闕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穹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徐暉乞借官入虜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蘭亭序絲竹筦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眞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固亦以為疑

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為多以多為少唯唐陸宣公得遷文體蘇子容魏公云

為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中山府有夕陽樓燀出疆日騎馬自樓下過在城之隅規制甚小然鄭州亦有夕陽樓臨安潁州漢州皆有西湖建康有賞心亭揚州亦有賞心亭名雖同而顯晦異嘗記小詞夕陽樓上望長安凭欄干或改為凭欄干望長安謂中山夕陽樓也沈存中云章華臺乾谿亦有數處

淮西憲臣霍漢英奏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並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明年臣僚論列司農卿王詔元祐中知滁州諂事姦臣蘇軾求軾書歐陽脩所撰醉翁亭記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為之贐遺費用公使錢詔坐罷漢英遺臭萬世臣僚亦應同科政和間潭州倅畢漸亦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從之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庭珪亦無慮十萬斤蔡京庫中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黃雀鮓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楹他物稱是童貫既敗籍没家貲得劑成理中圓幾千斤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紀一律

東湖徐師川俯紹興初繇諫垣遷翰苑贊幾命燀乾道丁亥在上饒從公季子珪游因叩家集古詩已板行他無存者久而得奏議於殘編斷簡中猥并錯亂不可讀乃為整綴成十卷附以雜文一卷寫以歸之公視山谷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贄見盛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及觀

序脩水集造車合轍之語則知持此論舊矣

東坡南遷度嶺次於林麓間遇二道人見坡即深入不出坡謂押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旣入見茅屋數間二道人在焉意象甚瀟洒顧使臣此何人對以蘇學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煇頃得詩話一編目曰漢皐王季蒸端朝嘗借去親爲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說漢皐所書也一小說云漢皐張姓不得其名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奴侑觴羣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以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唫詩足之奬飾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使虜者冬月耳白即凍墯急以衣袖摩之令熱以手摩即觸破煇出疆時以二月旦過淮雖辦綿裘之屬俱置不用亦嘗用紗爲眼衣障塵及致閉閤亦除去然馬上望太行山猶有積雪同塗官屬有至黃龍者云燕山以北苦寒耳凍宜然凡凍欲死者未可即與熱物待其少定漸漸蘇醒蓋恐冷熱相激

霅川朱晉公丞相著秀水間居錄一編之內於南渡諸公行事貶駁殆無全人其公論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自昔名賢嚴於輩行尤篤通家之好子弟見父執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禮呼以排行或稱小字書問以從表兄叔自處嘗記秦楚材內翰守宣城一族叔見於公廳稠人中叙至次乃舉小字以審之今則拜禮施於顯官則有倖貴之嫌爲父執者亦恐憑藉而爲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王元之之子嘉祐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爲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自稱爲劣丈未之前聞

典家塾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弟而不能久狎則利於己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踧踖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汎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張無垢子韶云某見人家子弟醇謹及俊敏者愛之不啻如常人之愛寶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尊貴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欺心其鄙下刻薄亦爲勸戒太息而感誘之此平生所樂爲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爲隆殺亦可笑矣渾然忠厚之氣可敬而仰之

或謂童稚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爲之主亦

豈宜闊略世謂初學記爲終身記蓋亦此意

韓蘄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恐給浮環俏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叵測疑爲鬼物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黿鼉窟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貴權後果建節

蘄王每與軍官飲用巨觥無算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懷一蘿蔔蘄王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饞俾趨前以手按其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既乃復與之飲二說得於權之子處智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煩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旬申言之張辭以居閒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逼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軍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趣巨璫輩乞駕早歸内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萬乘欵留私第爲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即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二說得於循王之姪子安

子弟隨侍父兄顯官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但從仕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皆相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訶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于外及今趑趄客次庭揖而陛回視照壁後竊窺者即前日之我也

李才元大臨元祐間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爲二雉鬭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械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異矣夫識其異其誰嗣之

似病元非病求閑方得閑殘僧六七輩敗屋兩三間野外無供給城中斷往還同行木上座相與住茶山乃曾吉甫侍郎詩茶山上饒名刹也燀在上饒三四年日從寓士遊徧歷溪山奇勝廖明略徐師川呂居仁鄭顧道曾宏甫諸公風流未遠邦人類能道之燀嘗欲裒集賦詠爲一編目爲玉溪唱酬以侈一時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繇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愛恨無自以致其上僭肯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間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請再娶乃以嬖妾出之於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重黜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

燀出疆時見虜中所用定器色瑩淨可愛近年所用乃宿泗近處所出非真也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間窯變色紅如朱砂謂熒惑躔度臨照而然

物反常爲妖窯戶亟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檝年
八十餘居于饒得數種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紅甆
器色尤鮮明越上秘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
得臣下用故曰秘色又嘗見北客言耀州黃浦鎮燒
甆名耀器白者爲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窯一有破碎
即棄于河一夕化爲泥又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
末爲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

紹興辛巳冬胡馬飲淮煇在建康城中南北既交兵
捷音日馳後生輩喜躍獨老成人有憂色言頃歲擾
攘三鎮失守何嘗不日報捷於外路一日傳虜酋有
來日早炊玉麟堂之語聞者震駭且日見俘獲係路
氣象不佳未晡坊巷皆執兵扞衛如是者一月未幾

遂有鳴鏑之變爲夷狄戒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
氏時胡王死其母因後又助北漢拒周諸部力諫而
虜主強之燕王述軋因衆心弒虜主而自立于紀妄
動其報如此與完顏亮之事同

李寶海道與虜人戰見其舟皆以油纈爲帆舒張如
錦繡未須臾噴濤怒浪捲聚一隅此以火箭環射之
箭之所及煙焰隨發既敗走捷以聞遣使錫賚甚渥
賞功建節御書忠勇李寶四字於金纏幹旗上以寵
之

方務德侍郎受知於張全真參政後每經毗陵必至
報恩院張之祠堂祭奠其修門生之敬祝文具在洪慶
善嘗入梁企道閤學幕府後守番陽企道夫人尚在
故時亦以大狀稱門生以展賀士夫併爲美談張文
節知白在桑贊幕下桑識其必貴祥符中文節爲京
西漕桑已死葬濟州奏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掃詔
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獻之知每至范氏必拜於家
廟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事其子弟狄乃武將
能知義不忘恩可書也先人云前輩聞知己訃音必
設位以哭東坡詩白酒真到齊紅裙已放鄭謂有香
泉一壺爲樂全先生服不作樂後漢董翊舉孝廉爲須昌令聞舉將喪解
官歸唐杜審言爲崔融所獎引融死杜爲融服緦麻裴任與鄭餘慶友善任卒鄭爲行服見孔常父雜記

洪守番江日先人爲郡幕時祖母留鄉里洪每值正
至必以書送壽酒外題狀上太夫人凡僚屬有親者
皆然先人既以書謝翌日再展狀謝此等禮數度前
哲常行之特今爲創見

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關出以
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
日聞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攜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
時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求掛
搭命洒掃新浴室陳爲死心倡之山谷書之扶又言
家有碼碯盂用以日飯一尊者一失具飯太夫人夜
必夢求齋其靈異如此嘗與友生葛慶長力贊其藏
去以俟識者後聞歸京尹趙渭師矣繼聞趙復有所獻
慶長恐此畫不再覯也乃約韓體作羅漢畫記煇在
上饒玉山見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世傳有三本獨
此爲真煇不識畫未敢爲然貫休初畫古羅漢止十

五尊或以爲閙乃以己貌足之

米元暉善畫能以古爲今蓋妙於薰染繚素先人在丹徒米嘗以自畫寒林見予爲好事者袖去先人復得于元暉少年所作楚山清曉圖嘗上于御府今猶可想像爲之病懶未暇也

元暉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暉借留數日以摸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眞本元暉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齕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 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泪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牧童影豈亦類此而祕其説

老米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搨搨竟併與眞贋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爲多東坡二王帖跋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疑聖智因借以識之舊傳老米在儀眞於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他畫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據舷欲赴水其人大驚亟畀之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爲笑

曾祖殿撰與元章交契無間凡有書畫隨其好即與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祕藏待我而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贋居半特善誇耳得見乎元章起取於笥曾祖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元章顧而喜硯出曾祖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點磨研元章變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後倨硯汙矣不可用爲公贈初但以其好潔欲資戲笑繼歸之竟不納陳通亂後偕古大悲雷琴莫知所在米老嘗有題跋云侍講仁熟攜顧陸眞蹟保大琴會于米老庵即此畫并女孝經是也曾祖字仁熟時守京口唾硯事吳虎臣漫録誤書爲東坡

曾祖視王荆公爲中表既于撰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本擇一以入石號周氏世德碑寘於杭州西湖上文并書名二絶紹興初某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仲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脆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謝焉不然厄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滿覺院客打碑而賣者無虛日

清波雜志卷第五

清波雜志卷第六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郡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復詔以書辭不奉詔曰此待詔職也蔡京政和間以師臣之重撰明節皇后墓銘并記書與題蓋皆出於己而不知辭近方見其墨跡於士友處云得於鬻舊書者時歷七八十年尚存許久無采取者豈憎人憎及儲胥耶

榷酤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羣飲者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爲民之蠹大戾於古今祭祀宴饗饋遺非酒不行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釀財麴蘖猶不充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爲害教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徒興嘆焉曾無策以革其弊剏比較酒務及收頭子牙契等錢號經制錢以助軍費宣和末陳亨伯起請也後至紹興五年倣此亦收總制錢初陳經制兩浙江東屬杭州陳通亂後州縣一切調度悉資移用乃增添糟酒及牙契等費充經制移用錢至今行之陳後知中山府死於兵陳亨伯傳書收總制錢自翁彥國始能子復所著通略辯其誤

元祐諸公皆有日記凡　前奏對語及朝廷政事所歷官簿一時人材賢否書之惟詳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虬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雖私家交際及嬰孩疾病治療醫藥纖悉毋遺時屬淮上用兵擾擾不暇録歸之後未見有此書

紹聖北郊齋宮告成卜日乘輿出觀宰執奏臣等願預一觀翊日從駕幸北郊儀衛兵仗如金明凌晨微風霾即開霽進食召兩府親王入受福殿旣升殿上由東朶殿步過東西廡行自西朶殿還御座宰臣以下從行降殿召賜茶又賜香藥小團茶衛士以下皆賜花晚召宰執從官賜茶於明禋殿退升輦還內北郊齋宮即會聖園爲之殿門與殿皆曰明禋明禋之後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間東西兩朶殿各三間又兩挾屋三間旁各有兩閤東曰司衣曰司飾西曰司寢曰司仗後有坤珍殿嬪御在焉坤珍後又有水殿池沼園囿皆臣寮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觀穀殿曰登成後又有更衣殿有便門連齋宮後一日宰執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宣召獲與榮觀上笑曰殿宇亦別無華飾上又云外議謂使了多少金薄也故事郊宮無屋旋施幄帟風雨不除上命繕營章亨以爲齋宮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　上曰三歲一郊次舍費縑帛三十餘萬又倍之易以屋宇所省多矣且齋明以事天地而爲浮侈朕豈不知之宮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嘗有此於是臨幸引亨遍視　上曰有金碧之飾乎亨慙謝

徽宗在潛邸密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若來再三詰之乃告以實彥曰覆大王彥只今閑鋪六十日內望富貴後以隨龍官至節

鉞其驗如此都人目曰賣卦陳時又見郭天信者亦以術顯靖康之禍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時識者皆知必致夷虜亂華不謂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說 端邸聞相國寺陳彥明數學談祿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問之彥乃屏人告以大橫之兆且云事應在兩月後至期果驗初欲官以京秩緇乃補西班積官至節鉞政和全盛時或云彥嘗以運數中微密告于上 徽宗爲作石記埋宜和殿下又云彥亦有兄爲辟廱士前後二說不同乃併書之

東坡上元詩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掛罘罳珠星照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桄榔林林疎月鬅鬙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瞢騰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詩二年白玉堂揮翰供帖子風生起草臺墨照澄心紙三年文昌省拜賜近天咫紅蔘盼御盤金幡裊宮蕊晚爲日南客環堵隱烏几朝來聞擊鼓土牛出城市幽懷不自開欲逐春事起安得五畝園種蔬引江水二篇之詩先後而作何語意切類如此煇在番江於初寮孫稷處得公自監大名倉洎被遇登兩地建節帥燕遺文未板行者如睿謨殿曲宴及賞橘律詩各百韻鋪張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嘗見立春詩墨蹟於洪成季尚書家

初寮進曲宴詩序云臣比蒙聖恩召赴禁殿曲宴其日垂拱奏事退俟於睿謨外次花巾絲層進自東序俔武再拜陛即坐席女樂數千陳于殿廷南端袍帶鮮澤行綴嚴整酒行歌起音節清亮樂作舞入聲度閑美俱出於禁坊法部之右於時臘雪新霽風日研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 陛下指示羣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開於是皆頓首曰陛下神聖能回造化草木實被生成之賜乃先時呈瑞以悅聖情日既中仄甫畢初筵有旨許登景龍樓由穆清廡外閣道以升東望艮嶽松竹蒼然南視琳宮雲煙絢爛其北則清江長橋宛若物外都人百萬遨樂樓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羣臣頌嘆久之既夕復詔觀燈于穆清遂侍宴于平成萬炬層出彌望不極如星掛空而光彩動搖於雲海濤波之上户牖屏柱茶床燎爐皆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耀璀璨縱觀環遶則又覩合宫蕭臺崇樓傑閣森羅布濩羣臣心目震駭莫有能測其機緘制作之妙已而陪從天步至會寧殿瓊鋪珠落合沓炳煥其所陳則虞（御名音同）夏鼎商盤紀觚敦文尊雲雷科斗眞若邃古三代之物 陛下既御黼坐親取寶器酌酒臨勸命官嬪奏細樂于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錯手自分賜截色載笑雍容無間羣臣飲德莫不沾醉夜分乃散歸路觀者如堵他日稱謝 陛下申諭一

二輔臣俾作詩以紀而臣安中預焉臣猥以凡材蒙
陛下親擢備位政府曾未閲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
頌述雖無詔音猶當自效惟是鈞天帝所昔人夢寐
或有形開而悟想象莫及而臣今者身歷邃嚴目擊
奇勝顧奮以文字誤被聖獎且面命之其榮至矣後
尚有二十餘字常詞也書之以見國家閒暇湛露恵
慈之盛賞橘之序亦若是焉曾端伯得於李漢老之
子曲宴詩乃其父所作劉季髙去乃主覆道也曾亦
疑焉以此序考之何疑之有

隆興改元夏符離之役王師入城點府庫有金一千
二百兩銀二萬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二萬五千貫米
豆共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見符離記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
寶元閒遺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嘝廝囉番中不識
稱朝廷但言 趙家天子及東君 趙家阿舅蓋吐
蕃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閒從于闐求
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爲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
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黒汗
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
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
爲難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
你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
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黒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
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 云云 如此等語言恐藩

服自有格式

政和三四年間府鐵汝蔡之間所出瑪瑙尚方因多
作寶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
爲石成白骨色悉爲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
以特紀異爾

紹興間張扶少持錄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執奏
太常卿班髙故事不除改國子祭酒時祭酒虛位亦
久前騶接呼赴監供職學前居民驚懼曰官來捕私
酒傳以爲笑元豐改官制諫議大夫換太中大夫前
呵曰太中來都人駭避曰大虫來則知前已有此說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皐去
是爲養生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閒子弟有請教於公
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篤修身之
要皆可銘於坐右

煇儻居毗陵屋後臨河地無尺許俾僕治籬方埋
去浮土見成貫小錢止露四鏍于外僕亟手之僅得
十三餘隨縮入地僕復運鋤了無一物信知无妄之
財不容輒取十三錢寘于佛室尋失所在昔洛中第
宅求售評直外復索掘屋錢蓋其下多有宿藏張文
孝右丞買宅既償其賈復隨所索與之迨入宅掘地
得一石匣刻鏤甚工巧中有黄金數百兩正酬售屋
之直

曾祖侍紹聖經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
州時歸明人觀察使黄璘措置廣西邊事招徠大理

國進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帥臣究實曾祖抗章言僞冒忤蔡京意乃落職官祠宣和改元事白黃璘得罪御筆周未秀立里首言其僞責命改正與理元斷月日紹興三年宰執進呈廣西宣諭明槖奏大理國進奉及賣馬事　高宗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於賈販進奉可勿許令賣馬可也宰臣奏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爲鑒當日言者深指其妄黃璘以是獲罪蓋謂是也當亦載于國史

右正言鄒公浩因言事貶謫蔡卞奏乞治浩親舊送別之罪　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置獄詠議龔公夬云周某與方天若私論鄒浩事某以爲難天若非之遂以語蔡京京遂以聞由是某等得罪自爾附會之

人肆爲攻訐立起犴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蓋某與京始善而終睽故京私欲報之龔之諫疏大略如此以是知曾祖忤京大理事特其一耳故當京卞用事日一斥不復而終外補云

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鵓鴿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　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溫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間宗室圍爐次索炭既至訶斥左右云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常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錢唐邊江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爲之水至即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五指揮專採石增修累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有功於民則祀之吳兒奉嘗其有替乎

又一說以竹籠石丁晉公主之易以薪土陳文惠公之議丁黜其說從公他官而籠石爲隄歲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嘗築長隄以禦決河人德之號陳公隄

輝嘗過庭聞祖父奉直得於陸農師左丞歐陽文忠公有一記事冊子親題丙午年不入蜀則入吳後見洪成季文憲公之孫言文憲嘗問邵澤民康節知數公所聞如何曰無他語臨終但云丁未歲子孫可入蜀然建炎初吳地亦不免被兵獨西蜀全盛迄今爲東南屏蔽益信斯言康節先天之數世可希萬一耶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忍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

郎潛出張平子思玄賦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遇武紹興間某自郎遷卿久次以啓投秦丞相有郎久潛於省闥卿尚少於朝班之句秦雖極稱賞竟不克入從

貧人富人並爲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貧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之貧人無以復也以此論之自昔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返見王充論衡

林文節子中以啓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

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遹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後草坡責惠州告詞云勑具位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爲已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爲搢紳共耻尚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某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辯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絶君親又將奚懟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極於醜詆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謂林同在館年且長除不當先林乃繼除記注後又爲杭州交承有三帖論開湖賑荒浙東倉司石刻在焉

顯仁上仙遣使告哀北虜并致遺留禮物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銀絲合十面各實以玻璃玉器香藥青紅撚金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觱篥二管玉簫一攢象牙柏板一串象牙笙一攢纏金琵琶一副纏金龜筒嵇琴一副象牙二十株時宗樞持節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餉金瀾酒二尊銀魚牛魚各一盤尊盤皆金珏器併令留之伴使致詞竦賀館人以手加額上謂前此未有爲特禮也

宣和五年既從金人乞盟之請明年遣祕書省校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虜酋生辰致事而旋常贐外別贈使介各一玉錢虜主即宴坐起離席躬奉之左右傳觀皆驚愕大臭錢之制衆如今之大者其文皆蕃書不可識不知爲何禮重如此時虜已萌寒盟開兵端豈虞我或覘其國故外示厚禮俾叵測與錢今藏衛氏

監司郡守歲薦所部吏關陞磨勘朝廷視爲常式第付銓曹施行初不加省間有特薦者未即召對及有陞擢則降審察之命所謂審察者審其人才察其行誼施於其職可也若山林隱遯之士當路或以名聞其肯冒昧而來待人進退乎紹興三年徐東湖以遺逸薦蘇後湖詔俾赴中書審察蘇力辭乃得請蘇既辭審察之命乃降以禮遣赴行在引見上殿指揮卒辭之

後湖公隱居求志高蹈一世紹興初數徵不起僕輩見使者沓至竊相語曰官中須要秀才正身出頭

強淵明帥長安來辭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喫冷茶蓋謂長安籍妓步武小行遲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曉所以後叩習彼風物者方知之又文勛除福建漕陛對翌日上問輔臣記得有蓺蓋記其工篆學也章申國對去會舞旋上遽去如此豈可使一路遂罷冷茶舞旋皆非國論所宜及頃得一小說書王黼奉勑撰明節和文貴妃墓志云妃齒瑩潔如水晶綠常餌絳丹而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爲

韻煇曾以此說叩于宣和故老荅曰雖當時語言文字間或失持擇恐不應直致是褻黷然韻字蓋亦有說宣和間衣着曰韻纈果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爲鄆邸倡爲此讖時猶野春帖子亦有複道密通蕃衍宅諸王誰似鄆王賢亦迎合之意也

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誑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呂滎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於作僞且疎拙露見爲可笑司馬温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也脫籠亦爲京都虛詐閃賺之諺語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諧謔被遇時借以諷諫

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塗之遠巴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鍬澆焦燒四字之戲搖以鍬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讖也

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爲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焦德曰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德曰太師公相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泪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語聞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詆公相之非特同輩以飛語嫁其禍云

正郎初遇郊止得廕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應任子特請于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黃自代之詞瑰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當郊該廕補而畢奏其子者有之

清波雜志卷第六

清波雜志卷第七

王荆公當國值生日差其子雱押賜禮物雱當例有書送物閤門繳申樞密院取旨出劄子乃許收下牓子謝恩緣父子同財理無饋遺取旨謝恩一皆作僞竊恐君臣父子之際爲禮不宜如此乞自今應差子孫弟姪押賜並不用此例從之至當之論後皆遵行頃見老先生言此出荆公意奏檢亦公筆特假雱名爾雱字元澤大觀元年詔賜使相以上生日器幣故事止差親戚殊失寵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元澤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蓋取諸此靖康滄海橫流之變萌於熙寧開

邊書生輕銳談兵貽天下後世禍患可勝既哉

蜀先主傳載漢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之語裴松之注按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後呼丈人爲外舅其本此乎然漢匈奴傳書且鞮單于去漢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語止爲尊老言非專指妻之父則可若謂古無丈人之名後學竊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峯故俗於婦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貴窮奢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當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爲造物者無乃太不均乎履富貴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燎鑪者以尚方物人間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揚子江中遺棄物尤多後鎮江漁戶於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珠者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穿土得玉杵臼以獻亦五代亂離時之物金玉沒于地中蓋亦有時而復出

樸樕翁陶朱集載閩人韓南老就恩科有來議親者韓以一絕示之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却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樸樕單父人嘗官于政宣間或云陳君向也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爲汝子孫故其後蕃盛今雖湮微猶應出兩府曹泳景游嘗語此兩府其自期耶煇家

遠祖國初知江州屬曹翰屠城之初遺骸徧野乃對廬山作萬人冢仍自爲記德既及於枯骨或謂後嗣當有陰報有相先墓者言亦當出神仙高叔祖諱格字執禮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鄉薦一旦舍去傳道於徐神翁自稱亦局先生靈異不可具述鄉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繪其像神翁書贊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可取宣和詔不起錫守靜處士之號羣從記其事跡甚詳茲不具載虜犯淮甸亦知守靜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隸仲大亦得道有一皮篋無底取錢常不竭後隨先生羽化

陽關去長安一萬里漢將楊興敗走出此關因以爲名長安城東出南頭名覇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

門見三輔黃圖范雎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
泉水見戰國策邯鄲爲磁州邯山名鄲盡也言邯山
至此而盡以城郭字皆從邑故作鄲見寰宇記金城
郡一曰築城得金一曰取其堅固一曰以郡在京之
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謂登堯山見都酒泉謂泉如酒
並見地里志此數條皆因人有問檢示之非特出也
正五九仕官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爲藩
鎮開府犒勞將佐宰殺物命設恐傷物命固然何獨
此三月豈以浮屠氏謂此九十日爲齋素月耶不經
之甚御筆除擢無非日下供職何嘗問日辰利不利
或曰歷日上所書黃道假也君命到門眞黃道也
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
郡恃以借兌先人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漏底
官吏並送鄰州勘鞫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撥還科公
罪笞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改秩爲銓
曹留難索案至朝廷時宗衮益國公參大政從容見
語近見先丈常平伏辯既不曾僉書何亦被鞫煇因
言州郡刑獄冤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曾着字蓋
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思之
先人尚無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
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政首以
先人名聞乃自臨安兌庫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一
任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
煇嘗於鄭暘叔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

爲五路墨寶鄭既錄碑之全文刓泐者缺焉且附己
說歐陽集古考究未備者間有辨正類爲數巨帙考
證良備悉上秘府其副因借留數月歸之弟錄其目
并其說前後亦得其漢刻十數種旋爲親黨沈虞卿
取去鄭乃同州死事驤之子紹興間嘗歷四川監司
其子忱德古在蜀日李公仁甫父相從於墨寶訂正
有助焉且出數小紙細書皆李訂正之語前漢碑固
多晉碑亦絕少蓋晉制三品方許立碑
曾大父喜蓄古刻承平時蓋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秘
惜兵火後散失一無遺者劉季高侍郎嘗語先人頃
年蒙嘉其好古輟贈甚多皆秦漢間物在今日爲難
得語次亦嘗詢其名件歲久復忘之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
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
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游近得一碑甚
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
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
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唐裴行儉破外國得瑪瑙盤廣三尺出以示將士爲
軍吏捧盤升階跌而碎之叩頭流血請罪行儉笑曰
爾非故爲何罪國朝韓魏公得二玉盃玉盤觴客次
籍以錦寘于案爲執事者觸案碎于地非但一時略
不變色竟無追惜之意與夫呂文靖俾小姬擎寶器
入書室故戒及門若足蹈而仆試諸子度量古今之

事若合符節
東坡教諸子作文或辭多而意寡或虛字少實字少
皆批諭之又有問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間種種
物有之欲致而爲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
爲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爲我用大抵論文以
意爲主今視坡集誠然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
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
而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
從叔其又守吉陽到官書報此行再涉鯨波去死一
間抵郡止茅茨散處數十家境內止三百八戸無市
井每遇五七日一區黎洞貿易頃刻即散僚屬一二
皆土著攝官不可與語左右使令輩莫非貸命黥卒
治稍嚴則爲變不測地炎熱上元已衣紗果實多不
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異花此外色色無之東
坡言昌化不類人境以吉陽視之猶爲內郡不但飲
食不具藥石無有也又書云一日出郊見橫巨木於
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從者不肯言再三詰
之方言前政某殁于此屬無周身之具用此殮殯或
扣有巨木何無板答以素無鋸匠後知因此感動得
疾丐歸行至瓊覺竟殂三女繼亡諸喪皆寄湖廣不
得歸備書之爲行險遠官者之戒南海錄言南人送
死者無棺櫬之具稻熟時理米鑿大木若小舟以爲
臼土人名春塘死者多斂於春塘中以葬士夫落南

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斂手足形骸誠重不
幸也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母楊氏巢剌王妃也有寵
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鄭公諫曰陛下方比
德唐虞柰何以辰嬴爲累雖從諫而止跡可掩乎不
能正之於始其後高宗之於武后明皇之於楊妃顧
傳家法不以爲惡若鄭公之敢諫孰能繼之
舅氏張必用家藏唐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筆巾
裹紅袍年祀悠遠而色不渝獨明皇像別爲一幀幅
巾跨馬左右侍衛單寡有崎嶇塗路之狀題云幸蜀
圖然僖宗亦嘗幸蜀未知孰是（蔡條鐵圍山記書徽宗嘗以小李將軍唐明皇幸蜀圖一橫軸賜閣下臣下觀者竊謂非佳兆世所傳其摹本歟）
天聖七年詔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床榻至宣和間
蔡行家雖卧榻亦用滴粉銷金爲飾趙忠簡公親見
之其奢儉不同如此
先人任江東漕幙與葛公謙問爲代文康公孫也魁
然重厚古君子官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深契
禪悅後倅毗陵遇煇以通家子弟一日見語人生臘
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着力處始意如平時
舉葛藤爾別數年公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
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鍾業鏡忽然撲破
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
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
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遒勁其家版行超脫如

此東坡論陶淵明去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煇於葛亦去葛名鄉

丙午己亥壬戌乙巳煇命之八字也頃遇一老僧談五行見語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致竟老窮薄退神重事多失機會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所得者壽數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輩偶傳親知言至門出見覺非忽言奉聖旨追對公事時以永嘉林氏爭分方興制獄初不持文引乃隨以往中無所慊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門外坐于一室後知爲總轄房已見燈二輩後知爲府卒詢扣年甲鄉貫來歷往返者五六乃去不敢久留再三推謝送出門蓋悟其非也一時回測既歸議許于府尹趙子和尹去制院謬誤

所謂總轄使臣者亦究轉致懇謂已科決元所遣之吏蓋本逮永嘉周和泰錯認顏摽作魯公也親舊見曉既京尹護失執信其枉後兩日制獄事亦已復自念與傳記所書入冥誤追放還境界無異特幽明殊塗爾平生橫逆莫此爲甚當是時廟堂禁從有知已聞之弟駭愕而已己酉終歲災𡴭無所不有特未濾然又留殘喘至今事定却有風聲鶴唳之警雖去氣數實使然益信老僧禍不成禍之説且爲官府追逮不審之戒

嘗聞范魯公質暑中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兩句於其上或見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公後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州縣司刑憲者若人以魯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獄之爲懼

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乃紹興二十七年禮部見注籍之數時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餘年其復有所損溢歟紹興間福建大刹有申所屬謂積下度僧錢若干乞備申舉以獻助乞量給度牒三兩道蓋嘗試也時議者謂宜依所請弟令具戒臘最深者三五輩以聞並與師號以伐其謀淳熙間執政進呈江州置駐泊軍因依趙雄奏昨已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間未有江州軍耶雄奏今

契勘江州軍自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爲額度牒初未行也 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張孝祥建議自恭人至孺人邑號分等第立價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則數百千萬不日可辦于以佐國用較以度牒生齒不削户口不耗仍不爲民之蠹雖曰得策終以鬻爵以誘婦人名器輕假而不果行

煇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聖間李孝美所著蓋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説孝美重修也周秦後錢之品樣具著于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黨洪子子收古泉幣數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遺者每出示坐客道以所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郭皆重厚叩之有

聲雖王莽小錢名徑六分重一銖然亦不致輕薄豈
上古鼓鑄但求精緻初不計銅齊耶洪死嘗叩其子
云悉畢入榷矣或言其家慮爲勢力者攘取故爲之
辭
元豐閒龐懋賢元英爲主客郎嘗著文昌雜錄內一
條以不知得一順天錢鑄於何代爲言書成後又言
近得於朝士王儀家有錢氏錢譜乃史思明所鑄初
以得一非長祚之兆乃改順天煇於洪氏見二錢文
皆漢隸徑寸四分以一當通元開寶之百而李譜復
云思明銷洛佛銅所鑄賊平無所用復以鑄佛今所
餘伊洛閒甚多視錢之譜爲詳以是知誠有益於未
聞好事者當冣諸家所譜更攷近世圜法沿革萃爲

一帙板行於世不亦善乎
嘗得一告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
私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㑺態橫生芳性和適會
膺無邱之賁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
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
興閒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㑺態橫生或者於王
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國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踰
其後者范丞相巳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處其
先者
自昔名公下世太學生必相率至佛宮薦悼王荊公
薨太學錄朱朝偉作薦文以公好佛其閒多用佛語

東坡計至京師黃寔及李豸皆有䟽文門人張耒時
知潁州聞坡卒出已俸於薦福禪寺修供以致師尊
之哀乃遭論列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雖名寘責
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憑欄忽傳坡亡
痛惜久之已而顧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匾
子自此却屬老夫矣豈名素相軋而然或傳之過
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傅墨卿爲使介其屬徐兢
倣元豐中王雲所撰雞林志爲高麗圖經考稽詳備
物圖其形事爲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
在歷陽雖得見其圖但能抄其文略其繪畫乾道閒
刊于江陰郡齋者即家閒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
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雞林志四十卷併載國信所

行遣案牘頗傷冗長時劉逵吳拭並命而往是行蓋
俾面諭高麗國王顒云女眞人尋常入貢本朝路由
高麗如他日彼來修貢可與同來顒云明年本國入
貢時彼國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結約蓋爲禍胎
劉莘老丞相工詩送安厚卿二人使高麗云杳杳三
韓國煌煌二使星海神無恭橫天子有威靈時以爲
絕唱後四句不傳
熙寧中侍禁孫勉監澶州堤見一龜自黃河順流而
下射殺之繼而暴卒入冥爲龜訴當償命殿上主者
乃韓魏公勉實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檢房簿旣
至陰府如所教以尚有壽十五年遂放還韓魏公別
錄所書其略如此魏公家傳則云右侍禁孫勉監元

城埽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黿穴其下乃伺
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卧為吏追去有黿訴當往證
之既至一宮闕守衛甚嚴吏云紫府眞人宮也勉仰
視眞人乃韓魏公也亟俯伏許公微勞之曰汝當往
陰府證事乎勉述殺黿事公取黃誥示之謂曰黿不
與人同彼害汝埽殺之汝職也遣之使去出門遂寤
事既播揚　神皇謂輔臣曰聞説韓琦為眞人事否
皆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説不同當
以家傳為正又一説政和間方士王志老語公之子
吏部侍郎粹彦曰紫府眞人乃陰官之貴未為天仙
又云公亦嘗為十華眞人下侍者粹彦曰然

清波雜志卷第七

清波雜志卷第八

浯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
止會粹已入石者曾未暇廣搜而博訪也趙明誠待
制妻易安李夫人嘗和張文潛長篇二以婦人而厠
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
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鬭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
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
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
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眞
陋哉迺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
人心開夏商有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
當時張説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廢
興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説
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虢秦韓國皆天才花
桑羯鼓玉方響春風不敢生塵埃姓名誰復知安史
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
字時移勢去眞可哀姦人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尚
能反南内一閉何時開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
稱好在嗚呼奴輩乃不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
念春薺長安作斤賣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
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簑循城遠覽以尋詩
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煇嘗欲裒今昔
名人所賦廬山高明妃曲中興頌用精紙為軸丐工
字畫者隨意各書一篇後誌姓字歲月常常披展為

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極易辦人必樂從特坐因循耳易安父文叔元祐館職

印板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煇考此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終篇皆爲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爲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題小詩於治所壁間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驚迴夢裏閑說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時王荊公任本路憲按行見之大加稱賞遂擬權本州教授後葉石林特著於詩話中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乃改芝山爲前山一字不審乃失全篇之意抑見自昔右列亦可承師儒之乏

皇祐初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過七寸廣毋得踰一尺梳毋得踰尺以角爲之先是宮中尚白角冠人爭效之號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登車檐皆側首而入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爲服妖乃禁止之煇自提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況乎數十百年前樣製自應不同如高冠長梳猶及見之當時名

大梳裹非盛禮不用若施於今日未必不詫爲新奇但非時所尚而不售大抵前輩治器物蓋屋宇皆務高大後漸從狹小首飾亦然

成都富春坊羣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絕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乃伊洛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詞一編皆豔語煇嘗得其一啓乃代其弟上周彥約侍郎其略云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賢之禮數在先朝爲九老人受道之師承繼巢由之高蹤舜蘷龍之盛舉惟君子之澤未斬而聖人之道必傳文采典重如此豈可以一時謔謔之跡而加訾議晏叔原著樂府黃山谷爲序而其父客韓宮師玉汝曰願郎君損有餘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訓迪後進拳拳如此爲後進者得不服膺而書紳賀方回柳耆卿爲文甚多皆不傳於世獨以樂章膾炙人口大抵作文豈可不謹

陶尚書穀奉使江南侍才凌忽議論間殆應接不暇有善謀者選籍中豔麗詐爲驛卒孀女布裙荊釵日擁篲於庭穀一見喜之久而與之狎贈以長短句一日國主開宴立妓於前歌所贈郵亭一夜眠之詞穀大慙沮滿引致醉頓失前日簡倨之容歸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爲之動備詢幕客孰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

往僞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二事切相類一說王宮花一名楊臺柳詩首句云蜀國佳人號細腰何字聖從亦蜀人也

大觀二年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元正坐化並無衣鉢闍葬送之用賜絹三百匹錢三百貫賜寂照之塔仍間度一僧浮屠示寂寸絲不掛亦安用爾許縑帛時方崇道教詔道流叙位在僧之上元正何人而膺此優典

頃歲兒女合巹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粧爲常禮後皆略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鬚也殆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卻扇捲簾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烘堂蓋壻亦不凡也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煇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共會於西園呼數輩爲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以實告況社中二客不至必留鈴齋翌旦詢之如所料初歌者既去坐客駱適正即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覓無痕尚續餘懽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煇嘗賡和不記也迨今一世西園賓主無一在者獨煇蒼顏華髮羈寓西湖上舊事無人可共論爲之一歎

浮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游嵩嶽醉卧巨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健啖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鼎養豐厚冥冥中自有定數貧儒豈可不安藜藿之分

王荊公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託荊公選其佳者荊公乃僉出俾吏抄錄吏每遇長篇字多倦於筆力隨手削去荊公醇德不疑其欺也今世所傳本乃羣牧吏所刪者歐陽公歸田錄未出而序先傳　神宗宣取公時致仕居潁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又患其文太少則雜以戲笑不急之事元本未嘗出廬陵集所載上下幾兩卷乃進本也

近時曾公端伯亦編　皇宋百家詩選去取任一已之見雖非捃摭詆訶其間或未厭衆論且於歐公荊公東坡詩皆不載雖曰用唐詩選韓杜李不與編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銓擇耶呂居仁圖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議者謂陳無已爲詩高古使其不死未甘爲宗派若徐師川則固不平列在行間韓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夏均父亦恥居下列一時品弟尚爾紛紛矧隨好惡筆削篇章示已鑒裁之明豈免議論曾紬江陵日叔祖爲參議官覩見錄欲詩選成僅得數篇即擬小序以列行旋悟踈略欲刪去而不凡吳虎臣漫錄書居仁作圖時均父沒已六年取在下列爲非煇亦見前輩云東萊自言宗派本無銓次後人妄謂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嘗東萊者刪此氣以蓋時論非本語也

京畿轉運司奏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餘塊邕州等處產金寶共收到金二千四十六兩數內採到生大黃金不經烹煉者汝州產碼碯二萬五千斤一塊重二十一斤五兩並宣付史館時政和四年也又潭州益陽縣蓮荷場掘得金四塊總計一千七百八兩方崇飾祥瑞之際地不愛寶闡珍以表極治其盛如此

鄭穆字閎中閩士所尊四先生鄭其一也元祐初為國子祭酒久而請老太學諸生數千人狀詣司業又詣丞相府請留不報以待制奉祠將行公卿大夫多以詩贈之三學之士皆為詩且出祖汴東門外三獻酒再拜堂下辭訣而去觀者歎息煇幼從合肥王公

助學王與鄭中表親有一編目歸榮乃送行詩也復未見此本

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久則黃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久則黝若有垢然髮黃而膚為垢故曰黃耇見王充論衡而今韻略耇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為耇

崇寧三年駕幸金明池乘鳥馬還內道路安平賜名龍驤將軍艮嶽一石高四十尺名神運昭功宣和五年朱勔自平江府造巨艦載太湖大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勔被賞建節石封盤固侯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召士人姚某以書投誠其略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異立未能成家重以場屋蹉跌遂失身於倡館馬慧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男女於義有不可負者兼渠孑然一身無所依倚處性不能自立萬一有叛此盟終身廢棄存亡或未可保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他日不困此門戶中不唯無以釋兒女之恨而某亦從此銷縮區區欲望矜憐使魚鳥之屬川泳雲飛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書其後去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留連遂致於亡反露由衷之懇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昱既徇所求奇章之望牧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且引事切當韓滉鎮潤州戎昱典屬郡暱一妓或言于韓韓取戎不敢留臨別作小詞曰好在春風湖上亭柳絲藤蔓繫人情黃鸝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三兩

聲韓聞即歸之蓋用此事

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後以書請教答云廬阜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者大者雖近遊游夏可也又為作求諸己齋詩見集中知和嘗尉吳江作垂虹詩話語煇未有序煇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于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垂虹賦為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政和五年四月燕輔臣於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閱子

第五百餘人馳射挽強精銳畢事賜坐出宮人列于殿下鳴鼓擊柝躍馬飛射翦柳枝射繡毬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倫衛士皆有愧色上曰雖非婦事然女子能之則天下豈無可教臣京等進曰士能挽強女能騎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見從游宣和殿記

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嘗臨莅繪像以章遺愛數十百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眞但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落句云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項王顯道守吳門日孫仲益居毗陵以嘗牧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齋雲樓舊觀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爲逆準不書時有蔡齊弁

其妄如覿無狀公乃肯收之之語此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言于　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兼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

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璜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寂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此詩東坡爲李憲仲作憲仲之子廌坡得梁吉老十縑百絲舉以賻之度是詩出當多有助之者又作章默詩意益深辭益哀今之人親喪未舉豈免求哀于時若假是名因以爲利或廣求以侈其葬恐失脫驂之本意也

歐陽文忠公父鄭公仕綿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固者居是官於治所之左葺一堂號六一唐子西賦長篇有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或云司馬溫公父待制公守浮光日生溫公故名取煇燿之義自

昔功施於民則祀之矧鉅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者乎或云郡舊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侈大祠宇以永其傳若弟以名勢所臨在仕者獻諛取媚如紹興間黃州爲時相建瑞慶堂是也謝固一爲譚望子西自有兩說

先人三弟季字德紹與煇同庚同月煇先十三日自幼從竹林游德性敏而靜中年後文筆加進嘗題王川碾茶圖絕句云獨抱遺經舌本乾笑呼赤腳碾龍團但知兩腋清風起未識捧甌春筍寒頗有唐人風製死已十年遺藁失於收拾但宗族間傳得一二

舊說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生親舊一一上心蓋唯覲舊可得其詳庶免風聞之誤是雖戲

語嘗親見之紹興間某任言責欲論一人未得出處不叶公議與之齋者偶一鄉人來訪私謂得其人矣叙契闊接殷勤甚懽其人大喜過望意汲引可必也越兩日章疏上乃同前欲論者降旨即日押出國門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則凶

清波雜志卷第八

清波雜志卷第九

天下名山洞府河陽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灊山司眞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眞洞建州武夷山昇眞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唐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初朝廷以每歲投龍簡而洞府多在僻遠處其齋送祭醮之且煩以為擾天聖間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餘皆罷之煇四十年前於馬當龍祠廊廡下見一碑刻投龍處所視此數頗有增益碑陰載祭享牲牢香幣樂節為詳乃元豐間江州建立者再過之則亡

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未嘗出門戶其一話一言舉足為法警悟後學宏矣其甥于恕裒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間論語絕句讀者疑焉蓋公自有語解亦何假此發明奧義嘗叩公門人郎曄曄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錄亦有附會者

唐制唯給事得封還詔書富鄭公知制誥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王蒙正女也既奪封罷朝謁又乞復其國封公乃繳還詞頭其命遂寢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熊克所著九朝通略書富弼繳還遂國之封實錄本傳不載止見於蘇轍龍川別志）

事有礙於理亦恐所傳或致訛舛富鄭公薨司馬溫公范忠宣來弔哭公之子紹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

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既曰遺表自有常式恐難以元封押進御封可也押可乎東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諫草朝天去歐陽公固嘗議之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戒則不殆不辱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終始者寡矣

嫁女須勝吾家者娶婦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胡翼之云煇見老先生言安定為此說以有謂豈其男女昏嫁用此說皆得所歸而無歎

石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交游間嘗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歸之貧樂簞瓢賢矣哉嘗聞富鄭公辭疾歸第以俸劵還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無足議還者亦未爲得也留之無請可也或曰餽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也却之近名也

歐陽公爲西京留守推官事錢思公一日羣游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爲代一日訝幕客多游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衆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故歐公六十五即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荅曰某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爲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或云歐公游潁陽見山中石壁上丹書神清洞即此時也時尚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時與歐陽諸公皆以王事從嵩山之游謝有一書抵梅聖俞歷叙登覽之勝梅荅以長篇時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褊在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遊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遊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煇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默記者亦不當書此

洪駒父集侍兒小名三卷王性之續一卷好事者復益所未備雖曰擇之不精采摭未盡亦足爲尊俎諧謔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樂顧侍巾櫛輩得之惟艱或得一焉不問色藝如何雖資至凡下必極美稱名浮於實類有可笑者豈故矜衒特償平日妄想不足則夸爾或謂若把西湖比西子澹粧濃抹揔相宜揔

宜之名為佳特恐無敢承當者性之之子明清去先公與洪五父共成此
趙忠簡公秉政日使臣關永堅亦西人趨承去久乃丐官淮上貧不辦行欲貨息女公憐之隨給所須永堅乞納女公卻之請力不得已姑留之後永堅解秩還公一見語之爾女無恙永堅謂宿逋未償公笑不答且助資送費囑求良配遂歸監平江梅里鎮宗室汝霖女言雖累年日侍丞相巾櫛及嫁尚處也汝霖與知泗州王伯路厚語其詳王云前輩於此等優為之特今之人為難能司馬溫公曾魯公各有自似此一事傳於世文多不載

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風信梅花風最先練花風居後煇少小時嘗從同舍金華潘元質和人春詞有捲簾試約東君問花信風來第幾番之句潘曰宮詞體也語太弱則流入輕浮又嘗和人蠟梅詞有生怕凍損蜂房膽瓶湯浸且與溫存着覩譬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山谷去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為正令所謂航船者俗名輕舠如航湖航海亦為常談張景陽七命載在文選有汎三翼汎中止之句所謂三翼皆巨戰船非輕舟也

秦少游發郴州反顧有所屬其詞曰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山谷云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語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闌干此驗也見鄴侯家傳愁到眉峰碧聚乃用泥越人詞黛眉愁聚春碧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至富陽所作贈別也因是受知東坡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間舅氏張仁仲宰武康煇往見留三日偏覽東堂之勝蓋澤民嘗宰是邑於彼老士人家見別語墨蹟

蘇東坡云如人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坡之孫符云元本乃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仁敗則傷儉之語

了齋陳瑩中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尊王荊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陳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　神宗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陳曰此豈　神宗親製耶陳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　神宗少年之文耳陳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敢高閣不復敢議毀矣毀通鑑非細事也諸公未有紀之者止著於了齋遺事中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聖初自為博士聞于朝撤去

客言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令買魚飼貓乃供豬襯腸詰之云此間例以此為貓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從而遂日買貓食蓋西北品味止以羊為貴

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米三十石積從胡爰
學一見異待之嘗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將退積問
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答之爰曰莫安排積聞
此言省悟所學頓進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聞亦載
在　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嘗警後學要妙在
莫安排三字故史臣從而書焉徐字仲車
仲車雜著數十條臨川山陽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近世拜官徒為飾詞已足耻矣而朝廷又
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為偽也其兩府
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蓋賢者以禮
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
素豈易頓革栖臣為國具瞻既曆大拜不應偃然即

當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及從官臺諫一辭而已此豈
由衷特拘以法其不應辭者豈官微任輕進不係時
之重而然與兩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
旨日下供職者皆未受告也
食無精麤飢皆適口故善處貧者有晚餐當肉之語
煇家與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類留意庖饌非
特調芼應律令且三字爛熟少爛則易於咀嚼熱則
不失香味少則俾不屬饜而飫後品煇頃出疆自過
淮見市肆所售羊邊甚大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蓋
河北羊之胡頭有及百斤者驛頓早晚供羊甚腆既
苦生硬且雜以蕪荑醬臭不可近若用前二說製以
餉客豈不快屠門之嚼哉王荊公解美字從羊從大
謂羊之大者方美而東坡亦有翦毛胡羊大如馬誰
記鹿角腥盤筵之句山谷簡何斯舉治具待客亦謂
軟爛則宜老人豐潔則稱佳客今日蔬食起權輿之
嘆讀食經而偶及此
煇自四十以後凡有行役雖數日程道路倥偬之際
亦有日記以先人晚苦重聽如幹蠱次敘旅泊淹速
親舊安否書之特詳用代縷縷之問記向年貨田向
金不遂取塗三茅得新刊山圖而歸濡滯良久殊失
倚門之望因思昔淵才久出其家日望其歸歸止擕
一布囊人謂其間必珍貨也後數日會親戚啟囊乃
歐陽公新修五代史葉數帙李庭珪墨一笏而已煇
用此書于日記後先人為之一笑自隆興癸未至紹

熙辛亥恰一世伏書泫然
王立之詩話書張宗古自堂後官守登州祈雪獲應
一判官以詩為賀宗古曰玩我欲繳進為人勸止先
人任饒幕與邵武黃堅叟為代一日郡宴鄱江樓黃
作木蘭花詞上別乘有監郡風流懽洽之語亦貽怒
繳申郡牒問風流懽洽實跡黃歷攷古今風流懽洽
出處辯答甚苦嘗取吏案以觀而得其詳要知投獻
本求知又當視其人如何庶不返致按劾特未知宗
古所謂玩我何說其亦錦衾爛兮之類乎
張無盡嘗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池
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
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注

去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白樂天詩有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說然廣韻所載當有所據

詞頭代王言賞功罰罪若雷風鼓舞天下要當采公論載于訓詞以昭示懲勸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與者必微寓詆誚於一二字中審其人不應此除曷不循繳還之制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其可乎

晁无咎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无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闋木蘭花云娉娉褭褭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到郎邊客已知金尊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我自羞无咎去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便艷發殆不類其爲人履常清通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便艷發過於梅花賦矣

元豐己未明略无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麗也一日明略邀无咎晨過田氏田氏遽起對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至鸎喚銀屏睡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鑑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怱怱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愔愔密意空作江邊解珮頃在上饒得此說於晁族无咎跋云大觀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无咎集國東之逆旅話此四事季良云可書也伯比季良當是羣從風流醞藉寓諸樂府雖曰纖麗不妨游戲於盃酒間餘一說乃陳襲爲錢唐妓周子文作四詩詞洪内相已載在夷堅庚志語皆合餘一未詳

軍帥丁憂詔起復迨服闋猶以起復二字入銜或曉之答曰自拋了娘子却加得此官二年未曾遷轉又一輩銜内必帶宜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劄上帶下來怎敢擅除一添差酒官不釐務堅要供職人亦語之在法只合閑坐請料錢其人言朝廷令某不離務趂辦課利豈敢閑坐請他料錢三者可補笑林之遺

舊制御廚折食錢凡十一等第一等舊折八十餘千紹興初減半餘遞減有差至第十一等舊折三十千亦損其半然尚宫内人赴景靈宫酌獻却係臨安府依格饌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餅湯肉粉雜飣炊作炒肉煮菜羹飯軟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兩麪五兩蓋豆粉二兩米五合薪炭之屬準此其儉如此或云乃承平舊制雖御廚末等折食則例亦不致是之窘也

建炎初臣僚論帝姬或者謂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若以謂避忌政和間主字乃主簿主書之主非國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間有無主之說又言姬者飢也亦用度不足之讖乃詔改正乃政和二年蔡京三入相時建請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爲宗姬縣主

爲族姬議者謂周姬猶齊姜宋子也是使國女改從
周姓故靖康初悉罷之

清波雜志卷第九

清波雜志卷第十

中表張元友謂理減年賞於淛東鹽司吏以賂不滿欲實封奏狀外封貼黃以謂爲漕亟往易之度其中必不誤書特以此一字見邀昔州郡榷酒官醞造違律不任沽賣吏受賄於任字上加一點遂免責罰豈刻木韓心傳此術以資弊倖唐史亦載有書清爲漬者以是知添改偏傍有自來矣

王晉公祜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嘗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異志乃植三槐於第中便座謂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較以田宅所得孰爲少多非文正之賢其能成乃父之志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翦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閤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琢巧正如恭巳布深仁皇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景物爲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蘇東坡亦然司馬温公自著日錄特書此四詩蓋爲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着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

是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爲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
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康定二年劉渙奉使入西羌招納唃廝囉族部蕃法唯僧人所過不被拘留資給飲食渙乃落髮僧衣以行李復圭玄耳煇得劉氏西行録乃渙所紀往返㸦日以書甚悉且多篇詠雖所至必與蕃僧接且賴其鄉導旣仗使節辟官屬計事宜結息信稱詔錫賚茶綵悉用漢官威儀范蜀公東齋記王聖涂澠水燕談皆及渙出使事俱不言祝髮渙字仲章保塞人天聖中以奉禮郎上書請太后還政後爲右正言又隨孔道輔論廢后事以工部尚書致仕元豐元年卒

沈隱侯曰古儒士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事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師爲文奥澁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彫龍論之至矣向傳景文筆録復得一編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辨碑刻及字音三四條皆互出前所論文見於摘粹爲文奥澁公謂才不逮者不可效其體以是知公所修唐書後學其可妄議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國子長貳堂白三經義已鏤板頒行王荆公字說亦合頒行合取相公鈞旨子厚曰某所不曉此事請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煑波之利特盛於淮東海陵復居其最紹興間歲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于以佐國用其利博矣自增置其州一倉遂稍損舊數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國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壘石外固厥後刓缺不常隨即補治淳熙改元復圮於潮汐時待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工費唯取堅實官費不足陰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粹伯處全記其成煇是年適在鄉里乃得其實鹽席錢緡之數見吳陵志

東坡云昔僦宅於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謂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後坡居于岐欲發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乃止唐李景遜爲浙西觀察使母鄭早寡家貧子幼居東都因古

墻摧得錢盈船鄭乃炷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者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二事實相似非智識賢明豈能及此然鄭愛幼子景莊每被黜於場屋母輒撻景遜景遜終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肯私囑主司以是論之鄭母似有損於賢明

無錫鄉士張公尚字思齊三舍時爲名進士蹭蹬至紹興戊辰始預特奏名試侍廷對聞夢人語之官人往和州請衣既覺叵測有解之和州請衣必是食禄之地張自念脫或僥倖亦未應衣賜及唱名在末等補和州助教始悟衣者醫也爲助教設人勸納敕爲

後圖張曰神告之矣乃拜命因賦四十字以自況老未脫場屋揆才無寸長九重雖射策一命不爲郎尚喜衫仍綠仍憐牒是黃活人何不可政自有良方竟不霑祿而卒平日詩文皆膾炙人口求諸鄉人而未獲先人所著松窗志亦著此事首句云不信儒冠誤蹉跎鬢已蒼若夫夢兆則煇近方得之故今重出不特補志之遺抑亦正詩之誤

吳長文不喜釋氏父卒不召僧營佛果閭巷常與父往還者各贈二縑韓魏公謂事親之際爲尤難建安劉同知居留建康薨於官遺戒不事梵唄其家恪遵治命興化陳丞相當屬纊之際亦以手筆示其子謂追修無益於逝者豈二公自信平生踐履必可升濟

初不假薦助冥福抑矯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說歟長文名奎嘗參機政於熙寧

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姦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遷馴至公卿者不可以數計雖陸贄牛僧孺裴度顏眞卿李絳皆此塗出令銓法以廢試吏者腰弓撚箭從事鞍馬巡警阡陌餞迎貴官斂板揖於路左類以麤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說未免箠楚塵埃間不特興歎於昌黎公

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秦州雪醅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蠏黃水蠏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蠏黃水重西湖水輕嘗較以權衡得之煇向還鄉郡飲所謂雪醅亦未見超勝豈秫米日損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醞法久失其傳大抵今號兵廚皆有此弊不但秦之雪醅也

韓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論甚正公喜與之語偶汎及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虵虺天乃屏置於山林深僻之地者蓋恐爲人之害也今監司郡守一失選掄置在要路其爲民害得不甚於豺狼虎豹虵虺乎公默然凡今廟堂進擬符節次得不鑒公孺之論而益精其選

唐路巖爲相密奏應臣下有罪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實至是賜巖死乃自罹其酷行

刑之處乃楊收死所蓋收爲巖所陷者

本朝盧公多遜貶朱崖李符知開封府言于趙韓王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貶者多生全春州在內地而近至者必斃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寬貸乃置於必死之地趙頷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趙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而卒天道好還其速如是史傳不載似此不一姑舉二者以爲世戒

郵亭客舍當午炊暮宿弛擔小留次觀壁間題字或得親舊姓字寫塗路艱辛之狀篇什有可采者其筆畫柔弱語言哀怨皆好事者戲爲婦人女子之作頃於常山道上得一詩迢遞投前店颼飀守破窗一燈

明復暗顧影不成雙後書女郎張惠卿迨回程和巳滿壁衢信間驛名彡谿謂其水作三道來作彡字形鮑娘有詩云谿驛舊名彡煙光滿翠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日行荒逕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穎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北歸讀此句有當於心戲次其韻以志喜耳煇頃隨侍赴官上饒舟行至釣臺敬謁祠下詩板留題莫知其數劉武僖自柯山赴召亦記歲月于仰高亭上末云侍兒意眞代書後有人題云一入侯門海樣深謾留名字惱行人夜來髣髴高唐夢猶恐行雲意未眞

近年上官遇僚屬日益簡倨縱有從厚者皆以失體之名歸之頃黃徽猷棨書爲漕江東嘗對客言公廳上論職事或未免厲辭色若盃酒間詎可無和氣以相接晚會徹俎有應循廊者豈有竟夕相陪笑語從容皆夜使其偕執侍者僕僕疾趨者乎當悉俾就席次登車且云是亦前輩故事也後得一小說韓黃門持國典藩觴客早食則凜然譚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雖簿尉小官悉令登車上馬而去黃所及前輩故事其謂是耶

唐中和四年時溥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俱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劉更生傳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傳亦然而獨遺此若非司馬溫公特書於通鑑中則視死如歸應對不屈之節卒泯泯而不傳惜不得其姓氏

時又有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皆爲之請乃舍之亦以其辭正也或免或不免係於一時未幾緒爲潮所擒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儉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蓋有鏤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曷有一二顧省者藐之藐藐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

人凶非宅凶古有是語然空閑之廬久無人跡亦有可疑者頃僦數椽茇舍於無錫其屋雖多變怪初不

以爲異一夕忽火發於庖屋煙空而焰不起亟舁以撲滅於茅茨下得尺許通紅炭翌旦再視其處了無燒痕蓋此舊爲神祠初不知也遂遷他所後其屋卒歸猥燼儆居去留固輕若創建第宅趣於落成歲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唯務壯麗不旋踵自速其禍者多矣爲宰相府頗隘爲奉禮太祝之居則有餘先哲所見乃如此

紹興初先人爲丹徒簿曾公丞相時簿領金壇爲僚意好甚篤後曾待漕西帥幹闕權嘉禾新塍稅復相解后一日語先人連夕夢有俾更名去名更方貴曾元名偶有所避改後名蓋三十年前已形於夢兆矣自此參大政再登宰席一時僚舊無在者深有推轂意而先人故倦游但欲廟令以佚老平生往返書尺束如牛腰散失殆盡獨餘許祠祿一帖曾素善飲每辭則命徹俎拭案語客曰請卓子喫一服感應元復各舉一大白方散煇幼即接侍風味高勝晉宋間人也

至和三年劉原父敞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勞其行役劉去跋涉不辭但山路迂曲自過長興却西北行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去聞有直路自松亭關往中京纔十餘程自柳河纔二百餘里翰笑曰盡如所示乃初路逐修館舍已定至今迂曲後范中濟子奇出使虜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廣遠范詰之曰抵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虜情得嘿然縁二公素精地理學故毋得而欺煇出疆過白溝日行六七十里若百餘里窮日力方到或問今日之程行遠答曰此中宿食頓地里遠近初不定蓋亦取夫館舍之便

嘉祐敕服緑涖事十五年改緋光祿卿王端建議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嘗從事而錫命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以涖事日爲始遂著爲令時以爲當推此類而言亦有合舉行者

廣南黎洞非親喪亦頂白巾婦人以白布巾纏頭家有祀事即以青葉摽門禁往來人皆文身男女同浴故曰冒白鄉風舊摽青社酒酣文身老及幼川谷女同男近有族人自海外歸詢之曰然

紹興庚辰在江東得蜀人黃大輿梅苑四百餘闋煇續以百餘闋復謂昔人譜竹及牡丹芍藥之屬皆有成詠何獨於梅闕之乃采掇晉宋暨 國朝騷人才士凡爲梅賦者第而錄之成三十卷謀於東州王錫老詞以苑名矣詩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時安定王德麟詩去自古無人作花史官梅須向紀中書蓋已命之矣煇復致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因他況及者固多取專賦略況及則所得甚鮮若併取之又有疑焉叩於汝陰李遐年李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簷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

為故事其可遐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後在上饒
梅苑為湯平甫借去湯時以寓客假居王顯道侍郎
宅不戒于火廈屋百間一夕煨燼尚何有於梅苑哉
梅史隨亦散佚雖嘗補亡而非元本歲當花開時未
嘗不哦其詩歌其曲神交揚州法曹西湖處士懷舊
編而許遺恨焉

羣赴郡宴甲年少勇於見色再就席乙以服辭乃命
徹樂勸訓次甲尤乙曰敗一席之懽爾也真所謂不
自殞滅禍廷過客也賓主為之烘堂五十年前服親
喪終制不觴客人亦不敢招致親舊欲相款必就寺
觀具素饌仍不置酒時謂當然不以為異

沿江烽火臺每日平安即於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
平安即於次日平明舉煙一把緩急盜賊不拘時候
日則舉煙夜則舉火各三把紹興初江東安撫大使
李光所請燀生長江南足不涉極邊初未識所謂烽
火者但讀陸務觀放翁記游梁觀塞上傳烽詩月黑
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雲罅星又似山際電亦可
想像得髣髴云

清波雜志卷第十

清波雜志卷第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編修國朝會要
詳定九域圖志編類御筆禮制局詳議官蔡攸奏臣
伏奉聖恩差冬祀大禮陛輅執綏十一月五日陛下
御玉輅自太廟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伏蒙宣諭臣曰
玉津園東樓殿重複是何處臣奏以城外無樓殿恐
是齋宮陛下曰此去齋宮尚遠可迴顧見雲間樓臺
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其樓殿去地數十丈即知
非齋宮俄頃陛下又謂臣曰見人物否臣即見有道
流童子持幢旛節蓋相繼而出雲間人漸衆約千餘
人皆長丈餘有輅車輿輦多青色駕者不類馬狀若
龍虎及輦後有執大枝花數十相繼雲間日色穿透
小見分明衣服眉目歷歷可識人皆戴冠或有類今
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狀皆衣青紫黃綠紅或
淡黃杏黃淺碧望之衣上或有繪繡或秉簡或持羽
扇前後儀衛益衆約數千許人迴旋於東方稍南人
物異常旌旗飛翻飄轉所持幢節高數丈非人世所
觀移刻或見或隱又頃乃隱不見此蓋陛下恪祗祀
事追述三代作新禮器上體天道秉執元圭齋服盛
明嚴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現如此伏望宣
付史館播告天下太師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稱慶明
庭奉御筆依奏繼降詔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祗若惟
道是憲惟上帝是承涓選休辰恭修祀事備物盡志
成秩無文荷帝博臨如在其上旌旗輦輅冠服儀仗

見於雲際萬衆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聲之相接
靈承對越敢不祗欽可以其日爲天應節用端命于
上帝以昭答於神休咨爾萬邦其體至意時政和三
年也煇自省事即見丈人行談此事頗略兹得其詳
因書以示欲知者先人去所書亦有潤色在當時已
多有議之者豈亦出神道設教乎
煇嘗見父友許志康宦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咎
因及治平中京師醫僧智緣爲王荆公診脉言當有
子登科甲之喜時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雱果
登第緣自矜語驗詣公乞文以爲寵公爲書曰妙應
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
承旨疑古無此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知其良

臣將死夫良臣之命尚於晉侯脉息見之因父知子
又何怪乎所書大略如此許云此非荆公之文特其
徒假公重名矜衒以售其術爾智緣嘗從王韶經理洮河邊事亦嘗召對
診御脉命以官不就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
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　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
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
敢復進御臣敢拜賜又一日米回人書親舊有竊於
窻隙窺其寫至芾再拜即放筆于案整襟端下兩拜
爲學三多士皆知其説孫公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
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
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
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于座右
鄭顧道侍郎居上饒享高壽煇不及識也嘗見其除
夕小詩親筆可是今年老也無兒孫次第飲屠蘇一
門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時到老夫胡德輝蒼梧志云或問酴酥事於勉
歙止敵曰平屋謂之酴酥若今幕次之類往往取其少長均平之義
番江寓客趙叔簡編修宣和故家家藏東坡親書歷
數爲蓋坡爲郡日當直司日生公事必著于歷當晚
勾消唯其事無停滯故居多暇日可從詩酒之適欲
將公事湖中了見説官閑事亦無乃秦少章所投坡
詩蓋狀其實
煇頃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宦
出處自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粗了伏臘不致

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說三
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淺薄不亦宜乎
舒亶知諫院言中書檢正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
壻王溈之所業示臣商英官居宰屬而臣職在言路
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溈之所業
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酒初舒爲
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無書爲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
改官至是乃爾士論惡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
私書齊弓成俗亦何足多怪
元祐間寶文閣直學士中大夫李文純知開封府廨
宇遺火降左中散大夫近歲臨安府治偶失所戒守
臣自劾貶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政和二年待制李諤進蟾芝　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爲玩物耳諤從臣何敢附會如此命以盆水漬之一夕而解竹釘故楮皆見於是責諤以罔上安置焉又己亥冬祀南郊方登壇樂作使人推數小車載火出于遠林左右爭獻言爲異指點鬨然大司樂田爲押登壇歌壇上大呼曰田爲先見而上亦不責也時所謂祥瑞亦有類此者而蔡絛尚有山産碼碯水晶地布醴泉芝草奏大其父相業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書

蔡忠懷持正初任邠州理掾屬韓康公宣撫陝西喜其所撰樂語全用韓氏事薦之康公弟持國尹開封辟主左廂公事後尹劉公庠責蔡庭參蔡曰此禮起於藩鎮辟除掾屬輦轂之下比有事主雖有故事亦不可用劉不能屈　神宗聞而嘉之劉乃補外忠懷爲小官所守如此今州縣吏見長官輿謁以例告違背禮制者多矣一說神宗既嘉確之不屈他日臺官闕執政奏擬官上曰只用不肯皆擢見開封尹者遂除確監察御史

紹興十一年程克俊進呈乞以貢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試以示勸獎從之　高宗曰天族之貴溺於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繩之則非所以示敘睦之恩置而不問又無以立國家之法惟擇其好學從善者稍加崇厲以風厲其餘是亦教化之術也宗室取應賜出身自此始善能居無錫惠山與煇居爲鄰其後三四任州縣以選調終

蘇丞相子容因臺評去位時左司諫虞策言蘇頌罷相臣備言職朝廷進退宰相宜有論列而臣竊自念頌於元豐年曾薦舉臣在臣之心誠恐近薄有犯風誼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職無所逃誅云云議者謂奏疏自列略無隱情當是時風俗忠厚顧如此夷堅庚志書謝誠甫祖信任南床日論趙忠簡公不遺餘力而謝爲趙之上客豈逼於言責不暇顧私恩所見與虞異矣

大父有手札蔡方乃用舊門狀紙爲策襀見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祇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官稱略不過呼紹興初士大夫猶有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往還多以書簡莫非親筆小官於上位亦然自行劄子禮雖至矣情則反疎司馬溫公嘗言與貴官書簡有用采紙數過三皆不謹又云居處隨用所出紙札未嘗他求所書止一二幅世多石本可見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亦有日夕匆匆非暇書簡寫門刺未嘗親筆硯之語

歐陽文忠公詩話國朝浮圖以詩名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忘其名煇昔傳九僧詩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并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長安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爲節本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晝

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荆公詩云耳
數十年前僚屬有能文者監司郡守委作啟記還有
所囑必親作簡致叩教官被公牒撰應用文字亦親
署名封達近時此禮俱廢但書司作承受傳導公牒
則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請照會不請有違之語上官
體皃益崇學士大夫浸失自重此其一也紹興間先
人官鎮江時録參王敏功告殂帥守李茂嘉賫文率
僚屬往其靡哭之近年豈復有此氣象

舍弟昭達淳熈壬寅丞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吴
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剜其肉最爲殘酷小
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直一二錢惻
然動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籮度

去漁舟差遠以數枚寘于版舟行旋取旋放蓋恐僕
隸輩用力抛擲或墮沮洳中反傷其生平日方竟事
到家其婦唐迎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去荷官
人見宥各聲喏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告
以故相與嘆息自爾凡遇鱗介鮮活者常取以善價
俾相忘於江湖汔今毋怠

無錫鄉僧道昌蚤歲周遊諸方在廬山雲居因與人
鬬毆損左目值同袍授以相術久乃得出藍之譽旋
至都下出入貴人之門語多奇中族叔樞密方官正
字昌一日語之且夕當權法從時當國者深忌先傳
除目力止之且云勿爲我累又言最下館職無擱禁
近之理昌執益堅且刻尺在今日方付一笑間兼權

中書舍人命下叔祖侍郎發倅滿秩造朝未暇干堂
且歸嘉禾忽得召命叵測入國門昌曰通判必任言
責亦痛詆其妄來日入對方知爲副端湯致遠薦對
畢還寓舍昌先在焉理前語曰儻或不然則相書不
可用也語未既報除察官先人罷饒幙有以敕局薦
者議已定拘覯嫌改乞江東幹官往叩昌昌曰必無
成後三四年方得之劄子上而所主執政報罷後三
年竟得江東漕幹有孫應者赴部乞磨勘已放散矣
昌曰以目下氣色觀之非但改官參差且恐折本孫
大怒欲治之伺引見閒部吏有所邀不從乃擿曾過
房後歸宗在法合追所授恩澤有爲道地者與補初
等官繼從孫道夫少從之辟竟失志而卒前三説皆

親見之孫又先人交承也昌後莫知所往

櫻桃抄乳酪正雨厭肥梅風忺吹穉咸瞻格天閣見
十眉環侍爭鳴絃索茶甌試瀹更良夜沉沉細酌問
閒生此日爲誰曾向玉皇案前持橐龜鶴從他祝壽
未比當年陰功堪託天應不錯教公議細評泊自和
戎以來謀國多少蕭曹衛霍柰胡兒自若惟守紹興
舊約閩士朱耆壽字國箕爲秦伯和侍郎壽朱久游
上庠博洽能文一時諸公皆知之以累舉得官監臨
安赤山酒年八十餘而終

監安上門光州司理參軍鄭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
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
穀踴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逃移南北困苦道塗方

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營升米草木魚鱉亦
莫生遂夷狄輕肆敢侮軍國皆由中外之臣輔佐
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願　陛下開倉廪賑貧乏
有司掊斂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
天心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君臣際會貴乎知心
以臣之愚深知　陛下愛養民庶如赤子故自即位
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事無不毅然主張行之　陛
下之心亦願人人壽富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　陛
下此心乃忿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
而不聊生矣　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臺諫
之臣黙黙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於規避百爲不敢居
是職事凡百執事又皆貪猥近利使懷道抱識之士
皆不欲與之言不識時然耶　陛下有以使之然耶
臣又見南征西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
而來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質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
逃走困頓於藍縷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糴粟遑
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臣謹以安上門日所見繪爲
一圖百不一及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於千萬里之外
哉謹隨狀呈奏如　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
以往至于十月不雨乞斬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
謾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
不得即達乃作邊檄夜傳入禁中時永洛失律上方
西顧檄至不敢遏秉燭啓封見圖畫飢民纍纍然莫
測繼知爲諫疏乃詔鄭俠勒停編管汀州視當時諸
公所上封事雖最切直或謂凡人論天下利害所貴
即悟主意罷行之若語言太訐使人主有不能堪而
自取譴斥亦何補於事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
從橋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
入廟矣元帝不悅先歐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以是知諫有取
於諷也俠字介夫福州人書既上或謂中有主之者
故興詔獄俠改徙英州辭連馮京王尭臣丁諷等亦
及責王安國除毀放歸田里皆繇呂惠卿與安國兄
有隙故入其罪熙寧十年手詔英州編管人鄭俠元
犯無上不道情至悖逆貸與之生已爲大惠可永不
量移以有司用赦應量移鄂州故也於是刑房官吏
皆被責罰
又一說　上覽俠書遂詔學士承旨韓維知開封府
孫永體量免行錢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又發常平
倉及放商稅而青苗免役亦權罷催凡一十八事繼
下詔曰朕於致治政失厥中自冬迄春愆陽爲沴四
海之内被災者廣意朕之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
其情賦斂失其節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
以成其私者衆歟中外臣僚直言闕政詔文維所草
也初司馬光自判西京留臺以歸絕口不論時事至
是讀詔泣下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
邊事五保甲六水利云

清波雜志卷第十一

清波雜志卷第十二

先人罷信幙暫寓法曹廨房室間忽地陷尺許微露棺和亟遷避他宇扣于州之耆舊皆言下乃古冢素多影響向有法曹黄姓者具牲酒自占數語祭之方圖擇高爽地以改卜是夕夢一偉丈夫來致謝且云陵谷變遷何常業久處此望相安存渾因思自謝惠連祭奠漢君之後多倣其體曾文昭子開亦有瘞瓦棺文上饒寓公尹少稷諫議常稱高妙可配東坡徐州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濬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闊不踰尺厚不及寸瓦有從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留守曾肇既往視之命遷瘞于湖之東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商人棺槨周人墻置翣周人以商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棺其葬殤者歟乃弔之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貴耶富耶抑賤而貧耶生於何鄉幾晦朔瘞於此地幾春秋耶夭壽歸於共盡老聃彭祖與子其均耶瓦爲槨而水爲宅豈不復子之眞耶改卜高原既深且固於子爲臧抑爲欣耶有知也耶無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從新耶亦載在曲阜集

淳化五年翰林學士張洎獻重修 太祖紀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摭事即以朱別之神宗正史類因詆誣而非實録厥後刪改亦有朱墨本仍於世其用淳化故事歟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令人爲之得不貽寄戶免科調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

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祕閣三等耳政和間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趨事者衆官職寡少不足褒延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祕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祕閣凡六等仍入雜壓自昔直祕閣例過稱龍圖蓋直閣之名舊纔有二集英即集賢也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彦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 太宗實録

頃年朝廷遣使投龍於茅山燕洞石門自開廣二尺餘得古銅錢百餘及金銀環各一桉茅山記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眞年十九辟親學道誦黄庭七言積四十年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燀母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爲黄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眞見素時山中有高道劉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嘗導燀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謝之仍說近入至裏見仙人對弈以新蓮相啗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官相尋不覺身從後戶出知官其師也後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

即其師號戲易日尋魂見鬼親舊傳以爲笑是乃五十年前事一時人凋零殆盡獨煇知之併識于此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冶是賴雖乾溢係夫旱潦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古傳一人至水濱遺匙鑰翌旦得之已成銅矣近年水流斷續浸銅頗費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其亦兼收其利

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一時以輕重定罪者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責降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臯相持彼曾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自古方士怪誕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篤惑之深耶後又有婦人虞號仙姑年八十餘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詔虞詣蔡京京飯之虞見一大貓拊其背語京曰識此否乃章享也京即詆其怪而無理翌日京對上曰已見于姑邪貓兒事極可駭熙寧實錄亦載賜蔡州尼惠普號廣慈昭覺大師惠普有妖術朝士多問以禍福富鄭公亦惑其說

淅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鑿方尺之池積涔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殽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貯散棄荒野外人家不悟逢節序仍裹飯設奠於池邊實爲酸楚而官府初無禁約也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不以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淳熙間臣僚亦嘗建議柩寄僧寺歲久無主者官爲掩瘞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至道元年西南牂牁諸蠻貢方物牂牁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貢至是始通　上問其吏龍光進地里風俗譯代對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人多食秔稻持木弩於林木間射麞鹿每三二百戶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死以其家財爲贖王居有城郭官府無壁壘止短垣而已因遣令作本國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聲須臾數十輩連袂宛轉以足頓地爲節　上笑令罷牂牁使十數輩從者百餘人皆蓬髮面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加於首爲上飾他悉類此煇頃從使節出疆抵燕與渤海使先後入見當少須於次際見其過前服飾詭異殆不可名狀皆忍笑不禁雖旁人在傍亦失聲而笑是誠可笑也

元豐六年冬祀中書舍人朱服導駕既進輦忘設版褥遽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乃登

輦以故官吏無被罪者又一日羣臣方奏事垂拱殿見御衣有虫自襟沿至御巾上既拂之至地視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飛虫也蓋慮治及執侍者　聖德寛大如此

江上取魚用攔灘網日可俯拾濱江人家得魚留數日俟稍敗方烹或謂何不擊鮮去鮮則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於此益信茲謂神奇化臭腐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蝦米用蓆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又歲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舊茲謂臭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答曰藥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荆公墓在建康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節序亦有往致奠者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亦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虜改吾趙州為沃州蓋取以水沃火之義識者謂沃字從天水則著　國姓中興之讖益章章去建炎初從臣連南夫奏劄言女真號國曰金而　本朝以火德王金見火即銷終不能為　國家患向者黃河埽決幾至汴京朝人欲導水入汴謡語云天水歸汴復見太平於此益可見遺民思漢之心

政和三年溫陵呂榮義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

書皆太學辟廱事也內一條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當年走徧東西府時人莫訝出都忙官家送我歸鄉去三詔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虛語太平朝野揔多懽江湖幸有寛閑處雖曰小拙而意氣安閑如此燀頃得於故老此詞既傳齋各厚贐其行亦傳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屬同獲譴者不一乃格後赦鄉貢竟登甲科紹興十三年再興太學榮義尚在累舉得光州助教乃摭舊記益未備為八十一條更名上庠録投進而唱和詩影妻椅妾蓋以影為妻故以椅為妾四篇疑後來附入者上庠録嘗奏御理不厭藪迨今五十餘年庠均之士未聞祖是編紀事實以廣賢關嘉話者似為缺典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年潯陽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相五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牋奏成汭鎮荆南辟為推官汭嘗殺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貴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略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出尤為切當去

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藥市見一銅鼎已破缺旁一人贊取之既得叩何所用曰歸以數爐炷香

環此鼎香皆聚於中試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異

頃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隨大小皆立嘉名如汎星槎凌風舸雪蓬煙艇扁額不一夷猶閑曠可想一時風致今貴游家有湖船不患制名不益新奇然紅塵膠擾一歲間能得幾回領略煙波但閒泊浦嶼資長年三老閉窻户以適晝眠耳園亭亦然

鄰郡歲時以酒相餽間有所不免孫公之翰典州日獨命別儲以備官用一不歸於己紹興間周彥約侍郎爲江東漕諸司所餉不欲卻乃留公庫迨移官悉分遺官屬仍以緡錢買書以惠學者自孫公之後劉廷即立法近制亦甚申嚴然以至送各利於己不能革也

李公受虛己爲天聖從官喜爲詩與同年曾致堯倡酬曾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遂精於格律煇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眞貴人數日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於陳云

神宗朝剏置賣藥所初止一所崇寧二年增爲五局又增和劑二局第以都城東西南北壁賣藥所爲名議者謂失元創藥局惠民之意歲得息錢四十萬以助户部經費今行在所置局歲課雖視昔有損若豈在夫羨贏其於拯民瘼施實惠亦云博矣

紹興四年復置茶馬司買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帶

馬每一千匹與轉一官舊有主管茶馬同提舉茶馬都大提舉茶馬三等今併廢止留其一　高宗留意馬政因韓世忠獻一駿馬詔朕無用此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陣事　上曰不然虜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少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將乘此閑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和議豈足深恃乎後又詔吳璘軍以川陝茶博馬價珠及紅髮之類艱難之際戰馬爲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紅髮毛段之物悉痛朕心議者謂一西馬至江淛數千里遠在塗除倒斃外及至飼養調習久之可充披帶用者能有幾不知費縣官幾許財用若夫官吏論賞增秩抑末耳

煇頃於池陽一士大夫處見紙上橫卷山陰圖乃葉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許已再三臨寫神韻尚爾不凡況龍眠眞筆邪前有序贊各八句詞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見其全此贊尚慮散逸列墨妙之雅玩乎當時嘗錄其文恐好奇之士雖不見畫而欲想像髙勝今乃著于是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爲余臨寫眞僞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兩伯時也此序也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日逺游者以是爲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其二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姥笑戲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槃此逶迤其三韞玉于山煒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爲東山之陂如何淮淝乃折此屐其四一世所驅顛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吏郎從容三人亦躡其後人所無言耶一舉手後又見一本摹益失眞弟書四贊而亡其序

清波雜志卷第十二

讀書貴有用昭禮於書無不讀而其用不見於世胷中萬卷浩乎沛然者其眞爲無用之具耶清波雜志之作隨事記載證據今古亦殫洽矣間出已意折衷之議論所到有前輩不曾言閒卷一覽聞所未聞使人起敬愛心聲聞播流當同此書爲不朽則知讀書之用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雖然抑末耳昭禮故倦游又從諸公貴人交耳目感觸形之詠歌詶唱蓋無日不有至於應用等文每出一斑已足以膾炙人口若遂裒而集之長編鉅軸與雜志並傳不獨京師紙價爲之貴將見萬丈之光騰薄於牛斗間者皆是物也夫紹熙癸丑夏四月括蒼章斯才書

松巒先生有雜志二十卷藏于家今昭禮兄所爲實追繼於前作涉歷久而見聞該閱習工而語意貼然則是書以晚年出也固宜紹熙癸丑九日毗陵張許

所惡乎雜家者爲其害道也若周君此書雖出於平居暇日隨筆紀録之作而感時懷舊奬善黜惡斷斷然有補風教則奚惡於雜哉周君名族之胄忠信篤實悃愊無譁多識故老聞見殫洽言有從來咸可依據是書也其垂世傳後何疑君之居于清波門也晦之弟暇實同里巷因得觀其書乃識其歲月而歸之蓋紹熙癸丑十有一月九日也吳興陳晦謹書

余老無他嗜猶喜讀書䆒經史百氏生平略游心獨苦耳聞近事殊駭比得清波二志釋滯增益良多嘻以昭禮記臆如許迺竟成蹟士抑傳長虞所謂此屈非復文辭可了者言之令人重憤邑慶元二年六月晦山陰楊寅少雲跋

周君余淮鄉博洽之士清波集乃其暇日所志也昔稗官者流街談蒭議猶得來綴與九家並傳此志有關於風教者甚多渠可不傳遠乎雖然周君胸中該綜羣籍莫可窺測此志特其筆端游戲語爾慶元丁巳季冬既望刋城張巖書

吳陵周氏世禪彤龍衣冠煒燁昭禮尤篤學號能近將承應者客游都城今其老矣抱道不試而能安於閑放不關人事居清波門日往來湖山間把酒賦詩悠然自得其樂或謂可追和靖之風流比有傳其所著清波三志讀之起敬不但如前所云前輩日以遠舊聞餘論撫卷三復昭禮壽祉方增斑管細緣登載朝野之盛蓋屢書不一書又奚得三志而已余少昭禮者殆將見之慶元戊午上辛楚龔頤正題

余來中都聞有所謂周處士昭禮清波志急祈借傳録洪益廄最多大抵紀載事實之書各隨所見收書者不厭其博也他日討論一事適然針芥相投車轍相合方知此書之效慶元戊午立秋前一日天台徐似道淵子書

清波别志二卷

（宋）周煇撰

清初鈔本（四庫進呈本）

清波別志二卷紀以文瀛書局所刊叢書三卷者不同無自序及章斯才張新陳晦三跋且次第迥異紀錄所謂缺十九事之本也意沈果堂鈔自曾傍者即以本所據書則出自康夢散人也　庚子四月松禪記

清波別志卷之一

政和間議者謂朝廷立服章所以異高卑別上下明殿之與章異制相須今監司守倅並許借服而不許佩魚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自今借服臣僚並隨服色佩魚仍許入衛議者乃工部尚書王詔也今借服者並許佩魚得以借紫借緋入衛當是循襲朱紫佩魚之制輝頃在番江因得探閱庫故紙見有以借緋魚袋入衛者乃政和間案沓也

西漢地里志書古瓜州地生美瓜即春秋左氏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其地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首尾不見數年前輝族人自海外歸言吉陽亦出甘瓜如斗瓶大十月方熟北客終以非時物不敢嘗歷南有七十二子皆果實也寄清致遠人多不識嘗有類為七十二子譜行于世然其間有蘊蛇燕書不可食得之豈可不審

熙寧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某王某許某皆今之所謂辭臣也然某之文如款段逐驥蔚力跛勞而不成步驟某之文如野媪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某之文如稚子吹塤終日喑鳴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誥命輝嘗見前輩說詞臣代王言體要為先庶楷告天下為國光華若措辭荒拙但當以不稱上旨罪之不可以明著荒拙之語况外制試而後用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若始掄不精則絲綸

之出亦母怪予為時之詆訶也
洪忠宣光弼北歸沒于中塗與䙴嶺至南安張子
韶無垢娃致奠時尚未聞秦丞相死祭文第云某年
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曰嗚
呼哀哉格園新奇情亦傷愴或謂無垢亦嘗占辭凡
竄易數四終以積畏亦恐反為洪氏累而不敢出觕
類竟達空函若前知秦死其免肆言力詆于李觀夢
荷袁州人與兄覯早皆受知于山谷先生嘗宰清江
時歐陽文忠公護母喪歸太守請作祭文曰昔孟軻
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守以簡
率為誚觀曰母深誚既而文忠擊節稱之乃極力延
譽無垢之文其體此非耶
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之名暖屋乃古
考室之儀或謂暖屋為俗語嘗觀王建宮詞太儀前日
暖房來嚾向昭陽乞樂截敕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
了奏花開則知暖房之語亦有自來

元微之有古行宮詞一絕句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
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洪景盧謂語少意足有
無窮之味煇幼年亦得一詩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
閣參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死樵夫時倒一株松
乃張俞所作也思致不減前作
司馬和中池仁廟朝待制天章閣知杭州為轉運使
江釣張律葦搯摭降知虢州會吏有盜官銀器獄具
為鈞掌私窮出所費過半又趙倅某載私物犯稅實
從葦之姻各遣人請曰幸憐赦之人謂司馬獨能恕
耶而卒不較宜乎有子之為溫公也
煇在上饒于鄉士余公予座上因論詩余云近有猺
彥文格律甚高得唐人風致乃舉其金陵道中空有
青山自龍虎可能荒塚更衣冠及遠山初見疑無路
曲徑徐行漸有村船中燈火十年話枕上江湖萬里
心客舍三盃酒漁舟半夜燈等句復舉數聯今不悉
記强嘗丞溧陽名與曲柳俱失之

仁廟朝河陽縣民張晋一百五歲定州新樂縣民楊則一百三歲棣州商河縣民蔣宜一百二歲石州平夷縣民高榮一百三歲密州諸城縣民巨氏一百五歲登州黄縣民婁文貴一百一歲潤州金壇縣民景皓一百二歲台州黄巖縣民葉成一百三歲洪州南昌縣民裴文一百歲宣州寧國縣民洪富一百一歲撫州臨川縣民何武一百七歲合州石照縣民李知全一百二歲守臣各以名聞詔並以為本州助教當是時必無增年詭籍僥冒寵榮者比歲屢舉慶典恩加海内尤爲意于高年陶風俗之粹美固多者矣不减慶曆全盛日然年踰百者亦罕聞豈深山窮谷之叟逸老晦迹不能自列且恐官府文移審覈反致騷動不若安静為可樂若夫束帛之賜不知用幾倍束帛方得之損實費取虚名亦非人情肯為壅上澤而不宣州縣長吏當任是責

大相國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間簷廡相接各具庖爨每處火灾乃分東西各為兩禪兩律自汚腥羶未知今存幾院煇出疆日往返經寺門遥望浮屠峻峙有指示曰此舊景德院也匆匆攬轡經過所可見者棟宇寂覺耳固不暇指顧問處所紹興初故老閑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歌曹元寵甚時得歸京裏去十小闋謔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後更無人説着蓋耆舊日就淪謝言之可勝於悒

吕滎陽公原明嘗著歲時雜記紀汴都自正旦至除夜節序市肆所貨之物人家所尚之事登載無遺後又得浚儀孟元老夢華録其叙郊祀朝會上元教池為詳可互稽考未備但夢華語固曉俗無文采不能起其事覩二書可想承平風俗之繁富煇幼小時見人説京師人家日供常膳未識下筯食味非取于市不屬饜自過江來或有思京饌者命做傚製造終不如意今臨安所貨節物皆用東都遺風名色自若而日趨苟簡圖易售故也

士大夫于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製也寵餅蒸餅之屬食必去皮皆為北地風俗設凡貴游出令一二十人持鍍金水罐子前導旋灑路過車都人名曰水路江南街衢皆砌以磚初無塵勃非北地比上池和日教池以奉陵服藥久未康復俗謂語病乃改為歲自元宵後都人即辨上池遨遊之盛惟恐負於春色當二月末宜秋門下據黃勝云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游行御史臺不得彈奏迨南渡故老客臨安泛西湖懷舊都作詩云曾見宜秋輦路門大書黃牓許游行漢家寬大風流在老去西湖樂太平輝向見人每舉此詩因志于此以補夢華之遺

別卜另是 作

韓信既定趙高祖自成皐渡河晨自稱漢使直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起乃大驚竊意大將軍轅門宜多兵衛豈容使命直入至卧內左右前後無一人誰何者亦豈不虞之甚竊發患生于所忽耶周亞夫軍細柳文帝欲勞軍吏士披甲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乃曰此真將軍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信亞夫皆漢名將也亞夫中堅整暇常日防禦嚴肅雖天子至亦執軍禮見視信為不侔矣

侍中太子太師致仕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章聖藩邸福倚富貴壽亦至七十五子二十四人女三十一人第八子得一知貝州王則反不能死節又為之制定儀注伏誅其父亦鬱鬱而終一子不肖遂隳家聲兒安用多也

冠丁立朝本末世有一定之論初丁逐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逆丁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琰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得而必誅左道懷奸殺而無赦故周庭肖斧難私管蔡之弟兄漢紀不綱遂致莽丕之篡竊安危之慮其可

忽諸雷州司戸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獲升科第因緣險佞揺竊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　先帝上仙首脣顧命　聖君纘緒盡罄公忠乃陰畜于奸謀爝玩寇于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魘魅于宮闈易神寢之龍岡奠消除于王氣竊祖宗盡祐社稷降董遷顯露于山邪已申明于典法漢臣獲罪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顧凌烟之像國家終妖全度特屈深仁止行牽爵之文終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釁惡益彰中外于茲痛憤摘積今辰桯咲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為得罪之人悉有滌瑕之望必處丁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尚假息于遐荒冀彊移于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更無牽復伏請更不原赦　上從之陳自臺察除中司一時抨彈甚衆本傳獨全此章歷數其罪略不容貸霜凝白簡無異唐王義方擊李義府之疏丁後再貶朱崖濱海舊有相公亭亭因得名舶舡每泊其下從叔其又守郡日即廢址一新之遂復舊觀且為潘商游集之地云

元豐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爵制祿大詳小要莫不有叙分職率屬而萬事修理監于二代為備且隆逮于末流道與時降因革弛廢無取法焉惟是字文造周寄咨碩輔準古創制義為可觀國家受命百年四海承德豈吾官政尚愧前聞今將推本制作董正之原若稽祖述憲章之意參酌損益趨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厥恩數悉如舊章不唯朝廷可以循名考正萬事其使卿大夫莅官居職知所責任而不失寵祿之實豈不善歟其應合行事件中書條具以聞時三年八月也前輩有言　國家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為三今之官裁用以定俸入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降敕許赴院供職方稱諫官他悉類是于是遂改官制

熙寧間廣西經略司言知南丹州莫世忍貢銀香師
子一馬七印以西南諸道武盛軍德政官家明天國
主而為文敕書答之賜賚外并以南丹州敕(刺)史印賜
之仍詔毀其舊印
厥初生民自天有道(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
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衆斯擧乃新斯宮
聘彼德容兢公不宗　宣和御製文宣贊也蓋因宰
臣王黼奏請而從之　紹興幸學亦製贊曰大哉宣
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
恕賢于堯舜日月其譽惟特載雄(雍)戢北武功肅昭盛
儀海宇聿崇其後又親製七十二子贊崇儒右文神
藻高妙邁前烈而章欽崇之實云
崇寧間委成都漕何常造戲龍羅二千疋繡旗五百
面常上疏曰旗者軍國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人
主得服非可賜賚群臣使聖躬日衣一疋歲不過三
百六十今乃造二千恐費工巧有旨減四之三降詔
獎諭由是為上所知常乃京兆人字子麟官至顯謨
閣待制
降太康縣駐泊巡檢右侍禁張孚為雅州盧山縣都
監坐用劄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前兩府在京兩大
省方許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狀一巡檢使臣敢
以劄子直達御前固已可駭在當時通進司亦何敢
傳奏今昔法制寬容不同如是乃寶元慶曆間事
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性和易喜
賓客導引服餌既老顏如丹晚即城北治園廬自號
武林居士資政殿學士孫公沔為守日牓其所居坊
曰德壽因以名其所居之橋今俗呼侍郎橋者是也
煇友人郎暐晦之亦杭人或謂杭無他郎當與侍郎
同譜系晦之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識者許之
晦之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
亦勤矣以累擧得官不霑一日祿而卒可哀也已晦
之早從張子韶無垢學已書在第七卷

左諫議大夫安燾上諸司敕式　神宗諭燾曰設于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設于此而使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為令治其已然之為敕修書者知此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今之格式令敕即典刑也若其書全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

國家上世陵寢皆在保州保塞縣東三十里有天子巷御莊亦號柳林庄尚有宗室在焉

熈寧間洛州平恩縣指使王奎乞解官侍父表許之仍詔兵部自今有請如奎者宜即聽許蓋深嘉之也今小使臣固有許持服之文然類貪祿不去若謂食貧出不得已然大使臣豈俱富厚者雖平日談仁義識禮法爲自標置以儒者自處亦不能稍異流輩或謂除見隸軍籍當全軍從事餘盡更制俾從風化之厚其可乎

古唯六璽至唐始名曰寶增數至八國朝所用一曰鎮國神寶二曰受命之寶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信寶五曰天子行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皇帝信寶八曰皇帝行寶政和七年增定命寶以九寶爲稱叶乾元用九之義仍以定命寶為首定命寶唯用于封禪皇帝之寶荅鄰國書天子之寶荅外夷書天子行寶用于封冊天子信寶舉大兵則用之具載國史受命之寶詔曰獲全玉于異域得妙工于編氓終聖得神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周圍四寸上蟠蚊龍李斯蟲魚篆也在廷臣各印賜一本煇在上饒嘗于鄭顧道侍郎家見之曽祖侍講時亦預賜兵火後不存

歸州西門蜀江叱灘俗號人鮓甕大石四五橫截江道夏秋舟行多罹其害若候水落開鑿灘石庶少避覆溺祈紅灣詩家嘗以為對

崇寧間戶部尚書虞策言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相當又以祖宗時考之皇祐中總三千九百萬而費三之一治平中四千四百餘萬而費五之一熈

寧中五千六十餘萬而費盡之今諸路一月所須皆汲汲菽營顧省節浮費以寬用慶淳熙間亦有書戶部經常支用一歲所入僅足相當無復有餘一值水旱及起解稽遲不過借南庫以應急耳其說甚備崇寧之數輝得于實錄淳熙之數有戶部郎官楊頊當日劄子在自崇寧至紹興至今日司計者當亦能計會盈虛而未見也

慶曆中右諫議大夫周恂知安陸日園夫見大蛇垂擺樀即覩之乃周恂假寐也同時梓州軍人趙宗者夜夢嘗有龍出入口鼻中本路帥臣恐其惑衆請度為僧令居京師毋得出入從之

米元章畫史載唐人帖用硾熟帋且引辯退之用生帋錄文為不敬生帋當是草土所用如米所言乃有喪服者所用毛頭帋既涉不祥其可寫錄文書又恐別有意義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進士諸科舊以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于人過為浮費至是始賜之遂以為例令獲不足用以造小錄為名各有差焉

層檀南海旁國也國城距海二千里海道須便風百六十許日晝夜行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國主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春冬煖貴人以好越布纏頭服土產花綿白疊布不服綾羅絹布出入乘象馬官有月俸其法輕罪杖重者死有稻麥粟胡羊山羊沙牛水牛駝馬魚犀象薰陸沉水香血竭沒藥鵬砂阿魏蘇合香真珠玻璃葡萄千年棗蜜沙華三酒交易用官鑄錢三分其齊金銅相半而銀加一分禁私鑄人之語音如大食國云 國朝承平日外國朝貢間數年必有之史策但書某國貢方物而已如封域風俗皆略焉獨于層檀所書如此元豐間高麗國王以書抵親王二府詔土物令受而不答止以書謝仍命著作佐郎林希具草進呈送御

書院以精帋寫付使人回以其好文識禮義故朝廷
賜予恩遇悉在諸國之上右林代答諸書体式輕重
皆本之見故家當有得之者向見洪練塘言止用宰
執通親王書啟之式

漢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十卷隋所藏至三十
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　國朝慶曆間
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
十九卷爾後于總目外日益蒐補校正皆為善本頃
求書之詔屢下天下家藏其能悉上冊府唐杜寶當
正觀間撰大業雜記備著隋臣凡上謨必加賞賚秘
書省增置百二十員善書者凡二千人致所得文籍
視歷代為盛然在當時已多散逸况又閱數百載之
後耶

政和四年詔置道階自六字先生至鑒紫凡二十六
等崇奉道教其權輿于此歟

容齋隨筆記風俗偷薄士大夫之儇浮者于尺牘間
蓋出新奇及云昔魯吉甫秘監與人書不作劄子且
以字呼一時館職欲從寫厚以變舊習竟落落難合
輝記用劄子不呼字矯僞成風方得五十年若官稱
借資稱謂庶官知州曰判州知縣曰判縣判府尚為
極品與藩設判縣何說焉倘以判為重則知樞密院
與同知樞密院改為判院同判可乎舊說有以簡問
疾云不知台顏上尊廊子稍減尊稱否較今謟妄不
識之語亦何以異　三館可稱學士崇寧以前州縣
官無稱學士者渡江後尚有一官皆可稱也近世京
朝官曰太中選人曰中大凡可獻諛取媚雖至極品
亦不以為遜反以學士為輕而置之下至縣尉曰仙
尉蓋用梅福尉南昌故事福棄官去九江傳以為仙
夫豈仕官美事今之人顧以此分品秩崇卑一或稱
縣尉則慊然為慢我是皆習俗使然

裕陵稽古制作詔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盡一來
上以祛千古之陋成一代之典乃裒集三代鼎彝簠

簠簋區爵豆之類凡五百餘器載之于國古器多出
于壇基之間無慮千數百年其制亦有所受後世豈
能曆為宣政間捜訪甚至中更靖康亂離散亡殆盡
淪落人間者能有幾煇向于毗陵瞿忠惠家見一彛
立人指示此商周物考以宣和博古記制度不差坐
有客云若果為三代盤匜壺彛鼎宜寶秘如真禮制
物在今日亦不易得又有偽名禮制物衒惑好奇之
士十常七八蓋不以其彛為然因以識云
煇頃從友人葛慶長于都城過畫史葉德明素求葛
詩葛因言東坡嘗贈傳真紗善大師詩先言平生慣
寫龍鳳質次有爾來傳寫亦到我之句林子中見之
謂乖臣體或曰使李定舒亶輩知之得毋又生一重
公案而子中草責坡詞詆之不遺餘力頗獨略此何
耶
燕山之役方興湖南提舉常平榮欽言燕山故地得
之甚易守之甚難臣欲以舊將守吾故疆深溝高壘
示之威信以輕兵屯新邊則虜人不敢窺何令將金
穀悉置虜空城中萬一禍起不虞陷于危地北顧之
憂可勝道哉　上嘉其說詔除司封員外郎同時有
趙隆者秦州人屢立邊功狩名赴闕入對　上慰勞
曰鉄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語以燕雲事隆力議不可
貫曰公領此當有異拜荅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
祖宗二百年之和好異時釁生雖萬死安足謝天下
貫知不可強乃已未幾其言俱驗孰謂將帥類會功
賞官爵不計安危屈武威而起腹腸之禍乎隆官終
步軍總管既死　上命近臣製神道碑御書額曰旌
忠以榮趙二人所陳覩之知當時文武初不乏才雖
各弊其忠確置其言于不用亦奚以益哉
初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赴官多以先後為爭水田
限四月三十日陸田限三月十日因看為令從翰林
學士權開府封晉使之請也後更以月計圭田養廉
也凡在職官當以廉責之然有以養與以養所至有

無厚薄之不同不若通一路一州衰以均給蓋嘗有
識建議者皺着眉頭憂水旱一心只在職田中豈亦
以不均故形篇詠以寓譏誚乎
世說州郡交符燕集次伶官呈口號有災星去後福
星來之句新政喜聞何人作荅曰乃本州自來體例
士大夫涖職之初通覲舊書有稍契後良貴料理之
語亦爲定本
致仕起復免追所得恩典乃韓公粹彥侍郎建議忠
獻次子儀公弟也然李唐致仕官朔望立本班上
亦重高蹈也選人致仕請授通直郎使榮其親元符
閒待制寶文閣喬執中建明喬字希聖高郵人
皇祐閒詔學士院自今荅契丹書仍舊稱大宋大契
丹初契丹賀乾元節書至乃去其國號止稱　南朝
北朝下兩制臺諫議以謂自講和以來國書有定式
不可輕許之其後書至乃稱契丹如故韓公綜爲館
伴契丹使虜人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韓誚曰

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其議遂寢韓字師文忠獻公
之子嘗知制誥云
唐戶部有錮府(符)開元四年敕諸郡取繫厚帋背皆書
某州某年及帋次第長官管幹同署印記並送朝集
使上戶部本部官掌納依次第用之其貴重如此一
云在唐凡造此帋戶與免本身力役故以錮名今出
于永嘉士大夫喜其有發越翰墨之功爭捐善價取
之一幅帋能爲古今好尚殆與江南澄心堂帋等
蘇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兩助官緡于城中
置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
衣後兩浙漕臣申請乞自今管幹病坊僧三年滿所
醫之數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從之仍改爲安濟坊
熚四十年前見祥符寺一老僧言之先師實隷安濟
坊　元在衆安橋邇于湖上亦未多年今官府既無
提督縱多生全亦無以激勸駐蹕之地理宜優異若
舉行舊制推廣仁政以幸疾苦之民州縣長吏其毋

忽
奏郊祀神之獄世但知蘇子美為杜祁公壻欲併以
傾之時同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亦遣除勒朝士
自翰林學士王洙以降連坐逐去者凡十人衆皆措
之然其間有服喪未除而與此妓樂會者亦豈俱出
于文致耶
言事官舊有三殺之語街裏喝殺朝裏撼殺家裏餓
殺餓殺謂俸薄也近又添二殺論事不殺問殺臨了
没結氣殺
給事中范璞臨汝人仕　仁廟朝少孤鞠于祖母王
及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璞
始又着令不封贈父母不許先封妻室立法防閑至
矣盡矣
愛人愛及屋上烏憎人憎及儲胥楊雄長楊賦注木
擁槍纍以為儲胥又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為外儲
也又曰儲時也胥須也又曰儲胥藩落之類也

病必問藥〻貴當病渾苦下血十五年蓋因思慮損
心飲酒過量百藥俱嘗或暫止復作或屢投不驗近
有俾服平胃散云得于紹興國醫王繼先主厚樸原
腸也以十五年之病欲愈于此從近之濟固可矣然
日進一盃固無反誤難未保斷除根本似有近效廣
求博訪徒費前勞道在邇而求諸遠其斯之謂乎
當制臣下職事小遺闕止從罰金雖大臣亦不免習
熟聞見皆不以為恥然大臣不可罰〻則不可留章
惇坐不進呈蔡確母明氏狀放罪惇無一言即日門
謝中外笑之蓋自來宰相未嘗放罪崇寧初黃履為
中丞奏疏云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嬰以
廉恥故人矜節行羣臣且然況大臣乎故罪在可恕
黜之可也可赦釋之可也豈可罰金而示辱哉時為
至論近世若經勘劾具案上刑寺約法隨輕重罰金
特為小臣常典設此事初知諫院孫覺因言事貶秩
堅乞外補且有去歲有罰金御史今有貶秩諫官之

語臺諫尚爾矧共政之臣豈可循常典而聽賜
許仲啓既為序別志且云有所聞二事宜附志中鄭
道元水經注錢塘湖本名神聖湖自 炎祚中興
高宗嶽狩于此及議謚號遂帶此二字又紹興府獵
宮之旁有上皇山初 宣和內禪稱 太上皇後竟
藏弓劍于其所數十年連三世儀動俾歸于于其背
先兆耶又言瘞鶴銘謂上皇山樵者豈此稽山抑名
偶同而非耶煇亦竊聞建炎巡幸至東南御詩有登
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之句賜守臣康允之迨淳熙
右丞相必大作 思陵挽詩曰向來懷夏禹今祔越
山青
五代劉岳書儀以不宣不備分輕重今之尺牘尤謹
于此文選楊修答臨淄王書末云反答造次不能宣
備乃併言之蓋著截剗不克周悉意二字其果有輕
重耶三四十年前古辭修敬以頓首再拜為重今非
上覆則有簡疏之嫌要知拜重于覆又門狀曰謹祗
候謹即祗也是皆時所尚不容理曉
東坡守杭所屬當申漏稅乃遠方獲薦士以裹糧置
貿封擔曆作某上杭州知府蘇內翰士辭窮吐實且
曰今貢天下重名孰踰先生沿途既稍以免自此入
京竟通行無礙不虞敗獲也坡乃呼華吏俾易擔面
用已銜至京師竹竿巷蘇學士且語之之乃舍弟子由
也此真無礙矣仍賜其行士喜過望倘遇俗吏苛刻
必斷治偽冒沒入其物還有此氣象乎
紹興末某以前二府帥于建寓客甲以左奉議郎幹
官秩滿就酒新任之次聞賦良扇工歌曰某州竹扇
名字著織扇供官困追捕吏君聞府未決旬欲叢綸
巾揮白羽新樣巧製旋剪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
鐫柄出蟲魚霧爆黃紋生煙霧蘋山老姥差輸墨漢
宮佳人掩執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旌擎不知數
供輸不辨蕃楚頻一朝赴水將誰訴史君崇重了不
聞嗚呼何以慰黎庶聞道國家貴萊翁又說江南打

而户號令並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還歸來痛哭辭妻兒宿昔投繯掛枯樹一復妖〻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為額弟兄號呼隣里驚兩家哀斂哀其姬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成群怨號呼殺人縱欲辱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鄉人蓄憤不敢言君其拊馬韓臺路詩既出時方更化深懲告奸之弊且甲素被某知遇一旦有睽與訟致是某固未有以發也屬有訴甲前任貪墨事乃置獄〻具坐法除籍一斥不復而卒議者謂此歌詩實用白氏秦中吟之體工則工矣恃才自貽廢放于保身何取焉

輝北征回程于樂城道間忽傳前車少駐乃羣入道旁茇舍各啜豌豆大麥粥一盂方過千行役疲乏之食之美逾大烹（往返止此一次道間下車馬）馮道以蕪蔞亭豆粥淳沱河麥飯為漢世祖毋忘在莒之戒以是知河朔素有此味以餉客紹聖初蘇文忠公自定武赴嶺表過湯陰市亦得豌豆大麥粥有逆旅唱晨粥行庖廚得時珍青班照乞茄肥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風餐便逐臣之句其亦遷謫一時飢渴故特誇于賦咏青班豌響實錄也

米元章風度飄逸自處晉宋人物然所為不覊得顛之名嘗以書歷詆于廟堂自謂久任中外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辯顛帖又嘗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于資格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猷黼黻王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為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以是二帖余考其人顛之名不虛傳也

清波別志一卷終

清波別志卷之二

裕陵一日顧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至言黄河水極清泚不與中國比前書所謂黄河之水淺可涉蓋不誣也然河之本源未見出處禹貢但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王安石等曰按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積石為中國河　陛下所攷禹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國家河防無一歲不決溢上軫宵旰之慮殫邦財竭人力隨潰修塞僅踰一日之安元豐間議者欲復禹之故道　裕陵曰陵谷更變縱神禹復出亦不可拘以故道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今止以州縣為礙壅遏水勢致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為患也而州縣為水之害大哉言乎非臣下所及

班史多用古字以西漢去古未遠也東漢書則皆不用顔師古注班史遇古字則注云某讀曰某某古某字蓋亦恐學者之未詳今士人有作一二十字簡帖必從檢本様傚筆畫從俗就簡轉易偏旁者十居七八既非素集何苦牽强有勸人著深衣者答曰某今時人只合着今時衣服是為至論

煇幼見故老言京師街衢闊闢東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來者迨煇日出驅目覩為信且言每值駕出甲馬擁塞馳道都人僅能于御蓋下望一點赭袍在結

聖間約擱尤更嚴肅幾不容士庶觀覩第歲暮春上
池親御鞍馬則禁衛稍寬煩審不若今日近臨法駕
不遠于咫尺也前此宋呂公庠嘗啟請曰當日車駕
行幸惟前有駕頭後有擁繖扇真侍從及百司官屬
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
人執撾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
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
有旗亭市樓皆垂簾外蔽之士民憑高下瞰而邏司
街使曾不呵止威令弛廢習以為常且皇帝以神功
威德猶假師兵為營衛蓋所以防微禦變也漢魏以
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
等杖名數次序各有施設　國朝承五代荒殘之與
事從簡略每鑾游豫僅同藩鎮而盡去戈戟旌旗
之制非所謂旌頭清道後行之謹也望專委博學之
士檢尋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于三駕諸仗內參定今
來乘輿出入名件而嚴設儀衛之禁下兩制與太常
禮院詳定而約以小駕之制增清道馬軍旗旌等物
別為常行禁衛云云時雖不果行益謹著焉以見太平
全盛日乘輿行幸儀物之盛
承平日歲運江淮米輸京師總三百五十萬斛至發運
使李溥乃增至六百萬斛遂立為額李實才吏狡而
以墨敗官豈但用其才不復責備于廉隅耶
臨安小民數十百成群近因往江口接江魚潮退見
一異物立于波中褐色有毛有牙有腳有鼻有耳骨
軟似不任負持約重三四十斤各以所持挺擊之即
死或名為海狗舁入城偏呈諸處一貴人聞之詢其
形狀言此膃肭臍也亟追之蓋暑月不可留矣
攷驗本草圖經形與海狗殊不類海為天地間鉅物
其中秘怪何所不有但名異獸可也煇向于鄱陽河
得一魚亦甚大似鯉而非鯉鱗亦異漁師輩烹食之
肉叙而腥中有人髮食之者皆病數日竟不知為何
物

宣和末太常博士李子奇奏國家自　藝祖受命造
邦混一區宇定都于汴神宗稽古有作煥然一新陛
下紹述百美備具京邑之盛莫如今日固宜書之簡
冊如所謂長安志者纂為一書援汴都志以垂耀萬
世其大概如是逆諂輔臣鄭居中提領修纂李子奇
及秘書丞李譔為編修官渾家有宋次道長安志後
得東京記亦宋所著紀事止皇祐二年當時不應未
見此書豈以其疏略欲增修之先人任淮東帥幙與
鄭之姪道鄉為僚暇日因及汴都志道鄉云先叔覺
政命蔡攸時遑暇日至未幾禍亂元不曾成書
政和末有知婺州黃持獻言六經之治貴未亂兵家
之勝貴未戰國家城壁軍旅器械守禦獨注意于西
北而略于東南臣以謂東南有備則西北乃可全勝
大觀初嘗詔東南久安兵寡勢弱人輕易搖申戢守
禦有司奉行失序旋即廢罷且東南民物繁富城壁
可守十無二三不務增築而急于漕粟軍額不足不

急於招補而急于吏戍臣謂宜兼時舒裕講求利害
先後之序其切中時病如此朝廷但令監司守臣講
究而已聞不二歲遂有方臘之變州縣不能制乃命
童貫譚稹盡將陝西部落勁兵進討閱歲方克是時
民安治平不識干戈所至守備決然不但東南而已
有奏南人輕佻皆用短兵王師當以長兵取勝　嶽
廟間何謂長兵短兵對曰兵家以刀楯為短兵弓矢
為長兵以此觀之益信昨以兵革為諱賊雖伏誅而
四方大盜日熾卒致禍亂云
嶽廟實錄書鄧文簡洵武在密院屬蔡京謀取燕雲
洵武難之乃以眈童貫洵武因對遂言熙寧中嘗有
此舉是時曹彬出河北潘美出河東趙普在河陽聞
之上疏切諫彬美卒無功因出普疏與彬美傳進讀
曰　陛下當觀今日謀議之臣孰如趙普將帥之良
孰如彬美甲兵精練孰如國初以　太宗之神武趙
普之謀略彬美之為將百戰百勝征伐四克而獨于

燕雲乃爾況在今日何可輕議且百年盟誓一朝棄
之誠恐兵革一動中國昆虫草木皆不得休息矣上
大寤翼日詔京曰此事且已　祖宗盟誓違之不祥
京色大變議遂寢後王黼又為兼弱攻昧之言以動
上心澗武從容為上言不可因勸上保境息民謹備
自治無啟邊釁黼言當兼弱攻昧臣獨謂不若推亡
固存也且與强女直為鄰孰若與弱契丹乎議復中
止澗武既沒黼始遂前議云澗武嘗知樞密院字子
常鄜之子
政和八年十一月詔比緣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
安堯臣遠方書生能陳歷代興衰之迹達于朕聽臣
僚咸謂毀薄時政沮大事乞重行竄殛朕以承平
日久言路壅蔽敢諫之士不當寘之典刑議加爵賞
僉論未允朕獨何私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世惇
遺表恩澤奏補因惇責降遂寢不行今惇雖未盡服
元官可特與追復正奉大夫遺表恩澤令吏部先次

補堯臣初堯臣上書論宦侍專命交結權臣共唱北
伐之議以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隙遂通宦侍之權重
則王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長城漢武帝之通西域
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
王之薄伐獫狁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
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　太祖皇帝
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爭天下
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哉蓋以兩
州之地犬戎所必爭不忍使我赤子重困鋒鏑而已
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已而與之
戰既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迨廻引兵而退
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今者中外之人或
謂童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欲建
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
子野心蓄銳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臣所以日夜為
陛下寒心也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

之得失社稷遂除務守景德舊好無使夷狄乘間窺
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　上嘉之故有是
詔
唐正元間太常寺言宗子名敕皆云皇某親此非避
嫌明卑之道按儀禮曰諸侯之子稱公子々々不得稱
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々々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尊
者請以祖稱本封為王公王孫則親疎有倫名體歸
正　國朝宗室必冠以皇字有云皇伯祖者大宗丞
趙彥若亦嘗建議應同堂親去皇字下加從字再從
三從親又加再三字三從之外加以其祖先所封郡
國為旁分而系其世次不書皇字則親疎有別尊卑
不瀆自元豐迄元祐皆欲釐正竟不果行趙之疏先
藏在元豐實錄後史臣以其言無取且謂出前史官
私意刪去
宗室內外並不著姓趙子崧任宗正少卿日建明周
日姬氏漢曰劉氏唐曰李氏今無故去國姓恐非所
宜且與異姓共事須著姓以別之乃詔依所寫法並
著姓
稼軒樂府有如安酒邊游戲之作也詞與音叶好事
者爭傳之在上饒為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
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為贈不
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整々既去因口占好事近云
醫者索酬勞那得許多錢物只有一個整々也合盤
盛得下官歌舞轉悽惶賸得幾枝笛覷着這般火色
告媽々將息一時時戲謔風調不群稼軒所編遺此
禮部尚書韓忠彥御史中丞黄履禮部侍郎李常給
事中陸佃蔡卞中書舍人錢勰范百禄禮部郎中林
希殿中侍御史黄降禮部員外郎何洵直元豐乙丑
八月十一日議事于禮部同視後又書公謝留此相
示遼諸公來集元度為書同觀歲月常題初符離史
君張公翊圖池陽清溪秋景携入京師蘇文忠公首
為賦詞又屬秦少游書職位姓名并詞于圖後一時

名士皆有跋語觀前諸公所書職位姓名字畫端楷
信非率爾游戲者今日輕佻後生筆乗酒縱筆題識
書畫卷軸有不著姓名止題道號者得不有愧于前
輩乎
章郇公知陝府有詩云雖擁千兵心不樂却慚官重
少朋儔官重則崇貴掾屬趨承賓客造請謂少朋儔
心不樂者豈以等威有間無通心曲者乎若不以名
位自驕則人皆朋儔矣早知貴賤人皆棄能使韋郎
跡也疎貴賤則異寡朋儔矣若夫崇篤久要不隨勢
利爲厚薄不敢望于今之君子也
渾三十年前觀錢塘潮坐有川士楊宥言錢塘明潮
人多不曉其理嘗聞之故老而得其說蓋衆流自聚
衢而下其勢峻急錢塘潮東湧入狹江三水相激所
以東起潮頭爾若京口則長江散湧而勢可容緩所
以不然隨叩前輩爲誰據亦不能言
宣和內侍黃經臣言徽宗榻几上有一軟玉䃏子可
以隨意曲直甚秘惜之倉卒南幸特宣取以隨行廣
暮夜取不至後竟莫知所在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又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于
寢室置一榻用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數十
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帳後事變行至輔固村于道旁
店少憇食油餅次有一舊親近使臣自京來參因說
時事語未竟開封府吏踵至出御筆即戮之身首異
處人生富貴可保終身享用乎蔡京賜第在都城之
東周圍數十里籍沒後賜种師中未及遷入二夕煨
燼無遺時有上官悟作城東甲第曲備書盛衰之變
士皆傳誦其末四句云昊天去人不盈尺古勢驕淫
神所厄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人道溫公宅
上官邵武人
正議大夫致仕張公閣字昌言襄陽人隸與种世衡
厚善張持父喪种遺汝州良田十頃辭之使者在塗
而种卒乃還其子古用父命不受田與厥者二十年

元豐中鄧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命歸种氏見
元祐實錄張問傳一時風俗渾厚辭遜之美人而贊
之
褒類父祖者述版行于世惟後嗣是賁若父祖捐館
日子孫切𦔳及一旦編摩豈免小有疎略當隨拾遺
伕而為别集可也族叔同知海陵集已有墨本然于
內制不載批答又小官賞判告詞語雖簡而切當功
罪最為用功處紹興復疆除兩京留守孟庾西京路
允迪南京救坐失守皆貶竄後追復官職遣當草制
孟曰屬聞中之事初有望于蕭公棄河上之師尚何
尤于高充路曰惟睢水之遺忠始為有愧比李陵之
失節然則為多制出士皆傳頌今俱不收于集中
吳虎臣曾撰之崇仁人紹興間以著述被遇補官主
奉常寧檢討玉牒所纂漫錄凡二千條其一云康定
中王洙為判王元淑翊善王用度無節洙以書諫方
國家有邊患宜助節用王判其後曰愁殺你愁殺你
他日申言之又判曰仰翊善依舊翊善虎臣書之蓋亦
賁驕未平師教戲劇批判資時人一笑爾其二云某
王切于年三十餘不知人事初除官受俸三千歸後
增秩只認此數為己有每食必置羹少許于食中好
西狗及木為小樓閣有獸二物者必厚酬之死之日
二物满屋二說皆著傳于劉賁父度貢父亦當有所
投畫狗小樓閣宗室好尚之僻容有之第食中所置
非病風喪心豈有此理擬彦父承誤以書豈不能稍
就其辭虎臣復從而實之漫錄再鋟本以有不應言
者旋被旨毀板士大夫多先得墨本原父所志則未
得其詳
元祐七年樞密院言遼使耶律迪病且殆自過好後
未有故事今用章頻王咸宜奉使卒于契丹北人津
送體例比類須立畫一送館伴所密掌之如迪死即
施行迪竟死于滑州賻贈外加賜黃金百兩就差知通
利軍守臣假中大夫充監護使遣內侍馳驛治喪事

初太常寺言典故無例敕朝詔用節度使表格敕一日罷後雖有增損大抵不踰此制輝頃出疆使介病皆委頓扶持而歸中節王寅秉義病卒于涿州輝回至真定亦病數日危乎殆哉思之今猶寒心建炎兵興從使絕域者廝興華亦補官諺語曰歸為官人病為死人留為番人

天聖間御史蔣堂言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洪澤三任皆願官廣南若非貪贖何以致此乃詔官廣南不得過兩任在天聖承平日員少闕多銓部類出見次士大夫樂從遠宦猶有說以待之當今日三四人守一官皆應入遠只得為川廣計亦有秩滿落南不能歸者若槩曰以貪黷拘以法制似非人情然今分符持節得替亦復經營就移有歷十數年不肯出川廣者俸稍豐厚官爵穹崇較之州縣小吏急寸祿而滅寸進宜加閔焉

銓曹吏匿闕與選人為市判吏部趙及奏闕至郎牓之吏部牓闕自及始熙寧間也今銓曹牓闕固仍舊制然吏輩巧生岐緩有非牓闕所能防閑者豈其弊終不可革耶

前志第十一卷書承平時淮甸蝦米入京浸以小便則紅潤如新或疑焉輝後觀錯碎錄內一條京師東華門何吳二家造魚鮓十數斛作一把號把鮓著聞天下文士有為賦詩誇為珍味其魚初自澶滑河上斫造以荆籠貯入京師道中為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灌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緊而味回輝出疆日虹縣及汴京頓皆供把鮓甚美一路俱無之豈皆出于此耶錯碎凡四百餘條悉論物理乃宣政貴人所纂也

唐封公主有以國名鄭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太平安樂長寧壽昌永穆常芬唐昌之類是也明皇二十八女悉以美名名之　國朝慶曆中封長女曰福康次女曰崇慶初

下崇文院考典故禮官以唐制來上福康宗寧蓋用
美名故事
宮禁之制豈容不嚴宮人亦豈可見庭臣而唐入閣
圖乃有昭容位或者疑之天祐二年敕宮嬪女職本
備內任近年已來稍失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
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以此考之
入閣圖有昭容位信而不疑矣天祐昭宗季年
故事翰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頭
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鄧溫伯為內
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
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耶
馮當世文簡公初登第張侍中耆倚外戚欲妻以女
使吏卒擁至其家頃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
厚馮固辭曰老母已許王氏矣嘗過外兄朱適詢其
婿乃同年進士妻也亟請于朱為嫁之其所存如此
早年濟遊里巷夜為街卒所縶鄭守王素亟釋之後
馮使閩中王方帥渭兵威甚熾馮貽以詩有吞炭雖
忘當日事積薪深悔後來恩前輩氣血方剛不拘小
節蓋或有之逆夫背類自常人言之啻過舉或不樂
聞頷乃因道舊形于篇什初不以為諱可謂賢也
兩都多漢唐王公冢墓歷代寶物每因此出親黨丁
石緄頃監花磨榷場一日數胡兒用綿裹一物至玉
注椀也非但表裏瑩澈無纖瑕製琢亦甚精胡兒云
此不足為特試注以酒頃刻即溢已而果然椀底刻
二字詁之云得于長安古壙中索銀百兩酬十之二
不售盱眙卑少重聞之欲取以善價久之竟不復得
世頃人德美多用耆龜狀其識見耆之為言耆也龜
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龜也
唐顯慶五年有抱屈人齎鼓至朝廷訴事乃詔東都
置登聞鼓嘉石西京亦後然置登聞鼓院本此今行
在所有院而無鼓豈以鼓在汴京故不復置歟
秦會之忠獻公自著文字惟尚簡古自云効王荊公

體謝車駕幸第家人革各拜恩數表首云注目帝車方望雲而盤辟移居仙境容觚爲以飛昇中謝後云婦子孫悉同荷優恩官封章服躐登常級末云臣敢不治外自内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福 祐陵復土被命撰哀冊文首云十年生別萬里喪歸語簡而意深類此

元符因日蝕下詔求言時應詔上封事者莫知其幾布衣凡八百餘人〻議朝政闕失皆期朝奏暮召達付看詳其間多指摘非所宜言亦謂不過報罷而已繼乃隨輕重而定罪時有無名子作小闋云當初親下求言詔引得來胡道人〻投獻治安書比洛陽年少自從鐫官差岳廟却一齊揣了誤人多是誤人多是誤人多少末兩句乃京師新翻詞曲

政和間和詵接伴遼使至邢臺使祭讀指叫左右合猴回詵曰南朝有樂事乎詵曰南朝所樂猴德耳虜爲之羞恨與賓客言所嘗得體而毋忤如猴德之對亦未爲傷和氣在今日亦恐相挑爲國生事項次對張叔與出使病臥車中被副介於欒城道上猴一生虎令數革舁至車前相示意亦威猛此但遣人謝之

王詔嘗進唐誥三道虞世南書母仁傑告顏真卿書顏允南母蘭陵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 徽宗曰朕欲教習書法昔命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特置書藝生徒以五百人爲額屢告今士大夫家猶有襲藏者雖吏筆所札亦皆有法況虞顏名書乎唐太宗亦嘗謂輔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宜乎臣下體上到飭皆留意于翰墨

觀察使留後議者謂乃五代藩鎮官以親情留充後務之稱不可循用可冠以軍名乃改爲承宣使

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〻不奉詔上欣然乃

罷呂后從東厢側耳聽見昌跽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霍光謀廢昌邑使大司農田延年報丞相楊敞〻驚
懼不知所云會延年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此
國大事不疾應見(先)事誅矣敞與夫人及延年參語許
諾夫廢立大議頤使婦人預聞以母后之尊致跽謝
臣下宰相妻至亦得接見九卿何上自宮禁下暨相
庭內外殽雜略不以為嫌漢眞有太古之風焉
翰林丞旨曾布言此本詔旨重行修定　神宗皇帝
實錄臣竊觀實錄所載事跡于去取之際識有所偏
如將政紀當時執政所共編修往〻不以為信王司
馬光記事及雜錄多出于賓客道路傳聞悉以為實
鮮不枚載王安石秉政日凡所奏對論議日有記錄
皆安石手自書寫一時君臣咨諏反復之語請降
下本家索投進付本院參合照對編修庶一代信史
亦不失事實從之此疏既上實錄將成而議論隨起
尊私史壓宗廟不但一二方辯誣證致一代信史寖

易數四猶不失自(第)實之語其然乎
陝西兵興時經略司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
李參程推慶州鈞考得所貸八萬緡悉責之遂令廢
其庫視民闕之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官錢至
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後軍食常有餘其後
青苗法蓋取諸此李鄆州須城人　神廟朝官尚書
右丞
薦舉之法日弊坐主類不識門生而第狥權貴所欲
予者舉詢(詞)絜以才猷敏明吏事疏通書判牘史親公
分教永嘉日張無垢為守一日語次謂史曰某未嘗
輕薦士今以浼公可乎詞曰識趣甚先經傳語外且
云抒思三日方得此八語士夫聞之皆曰若此方可
名知己史初尉餘姚當部郎(帥)曹泳之薦當其怙勢誰
敢為此舉宜其無垢以國士待之
至和嘉祐間諫御久不遷屢有干請　上答以無典
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聖人出口為救批出誰敢違

上笑曰汝不信試為汝降旨政府果執奏無法命遂
寢後又降御筆進官者　上于是取彩牋戲書某官
某氏特轉某官衆善謝而退至給俸日各出御筆乞
增祿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請續筆許且對　上欲
所得御筆曰元來使不得　上但笑而遣之太平全
盛時雖內寵進遷未嘗略私以愚愛惜名器如此外
廷臣敢覬覦倖意隆興初內東門司申內人紅霞帔
韓七娘得旨轉郡夫人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戶部供
除紅霞帔逐月請受外外命婦即無祿令宰臣魏
杞等奏宜有加封而反無請俸　上曰祿令如此朕
不欲破例此事且已待禁中理會　壽皇臨御二十
八年之間凡政無大小悉循法令不輕改易以此一
事觀之他可舉見其亦得于祖宗家法歟
裕陵嘗言　太宗朝一老宮人尚在為朕言祖宗用
財甚約嘗有御侍乞增俸命給十年皺蓋淨　太宗
曰朕昔為供奉官俸止此數尚是贍家爾敢以為少

耶遂幽囚致死蓋裕陵因與宰臣文彥博論財用而
偶及此且云漢文身衣弋綈非徒然也蓋亦有為言
之耳數十年間終有成功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
劉蒙賢良書于司馬溫公乞以鬻下一婢子貲五十
萬以濟其貧又責公不效韓退之所為蓋已欲為劉
乂之攫金也公復書其略曰某家居常不敢常有肉
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又曰退之
文為天下貴故當時王公碑碣靡不請焉受其厚謝
隨散之親舊以行義某豈敢望退之哉一書千餘言
遜謝甚苦訖無一語詆其妄舊傳公未有子清河郡
君置為一妾一日乘間俾盛飾入書室覩一顧而公
略不領妾恐所以嘗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
公拱手莊色對曰此是尚書妾乃逡巡而退公嘗容
孫恭為其伯之翰求銘志書歷敘多年不為人作碑
志所辭拒者數十家後復辭劉原父垂絕之託于十
國紀年序載之甚詳以是知買婢之貲擬碑之謝公

豈有之蒙既登公門公之介特真悖豈不素知爾乃
鑿空而舉二事非公宋度䝉能非意理遣一笑容之
乎
汪彥章編　徽廟一朝事實書政和三年大相國寺
寶覺院僧宗寂奏伏覩中天廣內端門曰宣德于京
官名相化欲望選美名而更之奉聖旨可改為宣教
郎當是時方崇道教而抑釋氏更易官稱豈容浮屠
氏撒于大議而亟從其請雖曰不以人廢言度必有
為其道地者後聞主之者梁師成也
蔡京懷奸固位既與王黼終凶　上亦浸厭之黼百
計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
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不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
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而去而不思遠乞身者
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
為公莫不竊笑欲去宰輔表自京始取書致晁錯更漢令諸侯
諠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
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
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
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為公史筆書之蓋亦
表其失言
神宗以忠武軍節度使潁王嗣位詔陞忠武軍為潁
昌府時監許田鎮稅吳處厚獻頌以紀其事　神宗
衮嘉即命擢用首台王禹玉謂當入館次相蔡持正
沮止之又吳素與蔡游後禹玉薦為　神宗山陵司
屬官得知通判軍通判以北使經從例假紫章服已而改漢
陽從蔡求仍舊借紫蔡面詆曰君若能作真刺史安
用假為蓋二事吳深銜之逆蔡莫詩之禍當是時諸
公詆㢈與夫嘗救之章交上具載元祐實錄蔡于五
詩中辨白引證甄山公事尤苦卒不能免議者謂若
吳果用前二事報復私隙則得罪天下益不可逃也
二事兩先人親聞于向公薌林　紹聖追貶吳處厚制曰教朝請郎吳
處厚向以不逞之懷苟得之計擠陷勞舊貶死遐徼

祀秩誤朝凶慝甚大身遂竄殛沒有餘辜宜削官資
易以散秩以明告奸之戒以示刑慝之平可追貶歙
州別駕
王判公誌錢公輔母夫人墓銘于改定公答書謂家
廟以令(法)卒之忍下足未得立得甲科(為)通判〻〻之廟有
池臺竹林之勝何足為太夫人榮是固然矣致云請(諸)
孫亦不足列歟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判公之文信
自有意義後學焉能窺測然公所撰墓誌姑舉其一
于虞部郎中贈衛尉少卿李公濟都書孫廿有一人
曾孫十有五人是豈皆業文有可道者益公立言好
已勝或為人所闚則執之益堅呂申公曰介甫無他
但執拗耳此語不獨為新法設也臨川判公集註公韜母蔣夫人未云
孫七皆幼豈從其請或後來增入耶惲須于故家得
汴都所刊判公集無孫七皆幼四字且以宋室墓誌
別為一卷今臨川本無之
王判公退居鍾山切〻以呂吉甫為恨呂除母喪時
公弟和甫執政呂意切憚之乃過金陵以啟與公和

其啟曰合乃相從豈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
于人為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
則自天者誰知其不人如患卿者叨蒙一臂之援謬
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巇彎弓之注非疎報
之(之)辭亦已而溢言皆達弟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
前不疑于有敵而門墻肯善難移向辭之書殿陛對
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羅苦塊之
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
平生之懽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已蹟教化之改
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舊惡之念
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疎冥于
所同憎愛融于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僕示于至慈桑
榆之收繼此請圖于改事搠弱以侯惟命之從公巽
言遜之其書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
紛〻公獨助我則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
則公何尤于我趨時便事我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

公宜昭其如比聞諭重悉覧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
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
公以壯烈方進為于聖世而安石蓑涌衰疾將待盡
于山林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溼不如相忘之為愈也
趙召在朝夕惟良食為時自愛揮五十年前在建康
見荆公門人吳長吉云公得此啟再三披閱請至殿
陞對揚親奉再和之詔顧客曰彼不著詔音亦何自
復相聞不爾此亦不必還本又云終是會做文字蓋
不以所喜惡而掩其所長荆公醇德如此

清波別志二卷終

清波別志跋

余老無他耆猶喜詩書幸紅史百氏生平略存心
獨苦耳聞近事殊駭比得清波二志釋滯增益良
多嗜以昭禮記牘如許延竟成瑣士抑傳長厚所
謂屈此非復文辭可了者言之令人重濆邑　慶
元二年六月臨山陰楊寅少雲跋

周君余淮鄉博洽之士清波集乃其暇日所志也
昔稗官者流衛談留議猶得采綴與九家並傳此

志有關于風教甚多殊可不傳遠乎雖然周君胄
中詠綜群籍寔可窺測此志特其筆端游戲語耳
慶元丁巳季冬既望刊城張巖書

吳陵周氏世禪彤龍衣冠煒〻昭禮尤篤學號能
迎將承應者客游都城今其老矣挹道不試而能
安于閑放不問人事居清波門日往來湖山間把
酒賦詩悠然自得其樂或謂可追和靖之風流比
有傳其所著清波三志讀之起敬不但如前所云
前輩日以遠舊聞餘論撫卷三復昭禮壽祉方增
班管相續登載朝野之盛蕃屢書不一書又奚得
三志而已余少昭禮者殆將見之　慶元戊午上
辛斐顯正題

余來中都聞有所謂周處士昭禮清波志急祈借
傳錄洪益處最多大抵紀載事實之書各隨所見
不厭其博也他日討論一事遠狀針芥相投卑撒
相合方知此書之效　慶元戊午之秋前一日天
台徐似道淵子書
慶元宋寧宗年號

雞肋編不分卷

（宋）莊季裕撰

清初影元鈔本

雞肋編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莊季裕撰、季裕名綽、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詳。惟呂居仁軒渠錄記其狀貌清癯、人目為細腰宮院子。又薛季宣浪語集有季裕筮法新儀序、亦皆不著其生平。據書中年月、始於紹聖、終於紹興、蓋在南北宋之間。又尹孝子一條、自稱嘗攝襄陽尉。又原州棠樹一條、稱作倅臨涇。李健食糟蟹一條、稱官於順昌。瑞香亭一條、稱官於澧州。其為何官則莫可考矣。此書前有自序、題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而所記有紹興九年事、疑書成之後又續有所增。世無刊本。陶宗儀說郛僅錄其二三十條。此本較說郛所載約多五倍。後有至元乙卯仲春月觀陳孝先跋曰、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筮法新儀行於世。聞其他著述尚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為悅生隨鈔、而訛謬最多。因為是正如右。然掃之如塵、尚多有疑誤云云。蓋猶季裕之完本也。季裕之父在元祐中與黃庭堅蘇軾米芾諸人遊、季裕猶及識芾及晁補之。故學問頗有淵源、亦多識軼聞舊事。書中如不知龍城錄為同時王銍所作、反據以駁金華圖經之類、間失考證。然可取者多。其記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為主、亦各抒所見。季裕方浮沈郡縣、與當時朝士附合秦檜者固自有殊。統觀其書、可與後來周密齊東野語相埒、非輟耕錄諸書所及也。

雞肋編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於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後是豈非雞肋之腊邪然方其撅蘆菔梟莊而餓于牆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於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裕云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乃退傅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爲吏部郎及稱謝朓云二百年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則詩年之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

筋履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長白水衣卯金刀千里草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粧愛向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字爲戲當爲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餌販金與錦至關謁吏告之曰任餌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日日昌堂兄弟木目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令鈴又云撅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詶者

有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說謎云胖事乃是五行積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京師賣生菓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許而爲好至貪者須丟去之元祐中有李閑待制字子先朝中戲以爲謎云賣者不識買者識蓋以識爲拭也

元豐中有以當時士人姓名爲對者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江南人亦戲云江南隔江問巫馬期騎馬無秦有對者元祐中有石萬石授石州離石縣令人評其遠宦云要令後世無對元豐中又有馬子山騎山子馬之句偶有姓錢人任衡水知縣人遂以錢衡水盜

水衡錢其人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君雖貴與且欲與山子馬爲偶耳

大觀中有曹孝忠本醫工也得幸於時遂任子爲文資擢置館閣其子因與父相詬既至館中氣尚未平獨坐屛處時秋陽方烈爲日所射久不遷坐有同僚怪之問何故負暄乃大怒云家私閒事關公甚底問者初尚未悟久乃知之莫不傳笑既而易爲他官又宗室仲忽知太宗正司以待漏院爲大小字如此者甚衆其長仲忽以聞亦罷此與前世澆手弄麞叟憂伏獵無以異矣又有楊通者任提舉學事官工殿劄子云人臣而侍主斧借秦名器遂行禁止刊於續筆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濤恣彫瘵與舜逝爲韻種萵苣云信宿罷蕭洒與耳始同押後出塞云恐是霍嫖姚作平聲八仙歌押兩船字狄明府兩濟字洒字有三音而瘵但切側界去病爲票姚校尉服虔注漢書音飄搖顏師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詩人拘於聲律取其意而略其義也如濟濟清濟音雖同而義異故兩船字或者遂謂不上船爲蜀人以衣襟爲船余嘗至舟中問土人則不然後見范傳正太白新墓誌云玄宗汎白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蓋此事尔

黄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掘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台多鑄廣故物重爲弊其子子夷亦能詩嘗云當易無字作難乃可又一篇云虎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議者又爲維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多爲蓋貶駁他人易於爲工也孟子所高子云固而不取武成之策况餘者乎

退之昭王廟詩今集中皆作丘原滿目余親到宜城祠見刻爲丘墳韓公井在焉今之道稍遠人無汲者小城劉氏之居猶想見也又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唐趙璘因話錄載此詩以爲主下二句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健兒之語見於晉段灼梁康伯之傳至唐亡多余少時過荊南白碑驛見豐碑刻唐宮銜有招募健兒使其碑石瑩白驛因得名或云後裂大爲樂取石爲磬未知信否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于世者以歷代所稱兼於文行故也余嘗以一絕記其聞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李固杜喬）名標八俊接英聲（李膺杜密）文章萬古猶光焰（李白杜甫）疑是天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蘇武李陵）貫歷文章亦等夷（蘇味道李嶠）思若涌泉名海內（蘇頲李乂）從來蘇李擅當時

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楓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錦人取以為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禽鳥花草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又出青甆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製樣須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見士大夫有簡用鑲裹踶尺之木以書傳言謂之東板既便報答又免謬誤其後事欲無迹者盛紙而用板浸為金漆之類其製甚衆加以緘縢有蠟以囊皆至崇寧時家有數枚自非遠書公禮幾無用揑楮然利害所繫有需紙而摸印字畫以為左驗者俗之薄恩亦可見矣

鄜綏府園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樹蓋為中尉韓全誨等劫幸李茂貞軍朱全忠以兵圍城背徘徊其下也華州子城西北有齊雲樓基昭宗駐驆韓建軍嘗登其上賦菩薩蠻詞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也其石隄谷在城西南十餘里殺十一王處今有堂作釋氏十王象焉

懷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令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王而釋子附會為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脉知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脉當作僧道然不 一有名無實幼時須嘗出家不爾亦見於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别有他術云去中脉出寸口者當為僧道令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脉直事故日下災福纖悉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輦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為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脉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李義山河陽詩亦云梓潭東來七十里長溝復塹埋雲子世莫識雲子為何物但序字云其姑婿高士新為吉州兵官任滿還都嘗見其榻上數囊更為枕挹視之皆碎石勻大如烏頭潔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雲子石而周壽子演云雲子雹也見唐小說而不記其書名義山謂埋於溝塹則非雹明矣疑少陵比飯者是此石也

榜何字漢臣圍田人也登進士第為南陽士椽狂率喜功劉汲作帥託辟幕府金人破鄧全家皆死於兵始在鄉校以薄德取怨於衆人嘲之曰北驢牡馬生騾子道士師姑養秀才蓋謂其父本黃冠母嘗為尼也

襄陽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經旌表今門闕猶存介甫

詩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而史不書余
攝尉襄陽嘗得尹孝子母墓誌於卧佛僧舍以為柱礎
未暇取而罷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饊子又名環餅或曰即古之寒具也京師凡
賣熟食者必為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賣
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歎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
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瑶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
擔太息大言遂為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
罷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則個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
多東坡作儋耳隣居有老嫗業此請詩於公甚勤戲云
纖手搓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
壓匾佳人纏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為
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
為其換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汙皆能為之卒莫辨也有
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
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為漕使每
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
以是知其為偽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
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
酒饌姬侍環於他客盃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
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

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
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〻
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禮文亡缺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為乖舛如親王納夫人
亦用拜先靈合髻等俗禮李廣結髮與匈奴戰謂始勝
冠年少時也故杜甫新婚別云結髮為君婦而後世初
婚嫁者以男女之髮合梳為髻謂之結髮甚可笑也其
不經不可以槩舉南方之俗尤異於中原
東筦在越亦有一執政家娶婦本英人也用其鄉法以
以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登輿手不輟撒於
道中名曰護姑粉婦既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祝焚楮

雞肋編

錢禳祝以驅逐女氏家親婦下輿使女之親男女拜以
登牀尊章會客三爵之後其子出拜坐人設席于丈傍
飲三盃乃行合髻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用
大蓋放人縱觀處子則坐于榻上再適者坐于櫈前其
觀者若稱歎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為非
也喪家率用樂衢州開化縣為昭慈太后舉哀亦然令
適隣郡人皆以為當然不復禁之如士族力稍厚者棺
率朱漆又信時日卜葬嘗遠且惜殯攢之費多停柩其
家亦不設塗甓至頓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過卒哭
則不祭惟旦望節序薦具酒殽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東養蠶之利踰於稼穡而村人寒月盜伐桑枝

以為柴薪為害甚大每有敗獲估贓不多導刑不足以戒欲禁繫以苦之則憚於囚衆單州成武令晁宓兗州人起於白屋知民閒利病有獲此偷即依法決遣而擄所徵贓錢隨多寡必分十限付於其家遠邵保伍畏於逃逸係累之急甚於官司如限三日即已拘縻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輕每限出頭加以箠楚雖欲一日併納贓罰里正諭意亦不聽輸於是一邑桑柘春陰蔽野人大受賜人有相讎害者於樹榦中去皮尺許令周匝謂之繫裹肚雖大木亦枯死有一夕傷數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細民故以此報之也

蘭蕙葉皆如菖蒲而稍長大經冬不凋生山間林莽中花再重皆三葉外大内小色微青有紫文其肉重一葉色白無文覆卷向下通若飛蝶之狀以春秋二時開莖短每枝一花者為蘭莖長一枝數花者為蕙本草載蘭草馬蘭澤蘭山蘭四種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枝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溼地澤蘭生下地水傍葉似蘭草赤節四葉相值岐節閒為蘭生澤傍氣烈花似菊而紫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椏不對生花心微黃赤又有木蘭乃大樹皆非騷人所歌詠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莖葉都不與蕙相類豈二物不入藥用而遺之乎後至衢州開化縣山閒多香蘭而醫僧允濟謂蘭根即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隱居謂近道處處有之又與蘭小異然藥肆皆收貨為白薇未知是否爽齋採食豈謂是邪味雖苦鹹大寒而無毒也

蕨有青紫二種生山閒以紫者為勝春時嫩芽如小兒拳人以為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陰者可煅金石葉大則與貫衆狗脊相類取置田中或燒灰用之皆能肥田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葉瘦硬人取以覆墻又雜泥中以砌堦甓澀而難壞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暴乾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餻俗名烏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紹興二年浙東艱食取蕨根為糧者幾遍山谷而本草亦不載也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雖冷飲無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卧則以首外向簷下籬壁皆不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則常苦旱暵如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皆不施於浙江也

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故諺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為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不旬日則井已涸矣皆謂泉乃横流故爾蓋濊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廣也諺又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通二浙皆云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廝啜背地廝說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萊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魯荆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爲能耳

孫眞人千金方有治蟲癥方以故杭甆二物燒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粧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蟲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

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劒川見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雖褌袴亦然蟲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蟲則置衣茶藥焙中火熘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于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荅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眞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

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大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余既書此未一歲而衢州開化縣余五婆者爲人
所告逃於嚴州遂安縣之白馬洞繆羅家捕之則
阻險爲拒殺害官吏至遣官軍平蕩兩州被患延
及平民甚衆殊可傷憫
南方多梟而比西北絶小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勞
疾漢重五日以梟羹賜羣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
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胃州滿原諱賴云始
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過原
州卧于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
至滿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歐而奪之及即
位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耻然未知以欺爲賴其
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刑恐他
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
諱爲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斃其首
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眞州多回祿故諱火
柴頭違水地福多荒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嘉鹽諱
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
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
諱師姑呼爲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爲爪與
豫司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
良家女多爲祈祟故爾衛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惕蹶而

然疑乾者謂徤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
數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虽以其近氐也
詈覔以客爲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
友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侮毀之極
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鶯名嬌之類可耻賤者問
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爲粉和以爲團有大數升者以胭脂
染成花草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爲諱想必
有說特未知耳
唐方伎傳云長社人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載其相蔣
儼等八九事甚異而劉義節傳云其子思禮相人於張
憬藏憬藏謂思禮位至太師後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
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斬於市然則
其術不無中否但采其中者稱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曆論命者多矣今録貴而凶終者數人
方其盛時未有能言其末主之災也以此知陰陽家不
足深信唯正己守道爲可恃耳張邦昌元豐四年辛酉
七月十六日亥時王黼元豐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
卯時燕瑛熙寧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時聶山元
豐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時趙野元豐七年甲子正
月十九日丑時宋勔熙寧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
時王寀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時蔡攸熙寧十

年丁巳　月　日　時鄧紹密熙寧六年癸丑九月
二十三日戌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時如歳者童貫
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時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
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
無别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
席亦用娼妓閒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吏
代不以爲耻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
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
共要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
類無寒暑必繫綿裙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髠首許嫁方

留髮冬月以括蔞塗面謂之佛粧但加傅而不洗至春
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原
婦女盡汙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爲屈也
唐李道廣守太丘相武后元紘字天綱相玄宗皆陵之
後韓愈亦頹當之裔也見宰相世系表
春秋鄭伯突入于櫟注云鄭别都今河南陽翟縣陸德
明音翟徒歷反廣韻乃音宅魏翟璜漢翟公皆同音至
方進則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據也
扁鵲姓漢高祖傳顔師古音步典反于姓編乃音辮云
莊子有扁慶子陸德明音篇又符殄切
長孫順德喪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謂房玄齡曰順

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太宗兒女三十
五人晉陽公主薨年十二帝閲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
因以癯瘠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至投牀取佩刀
自向既立晉王又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
仁懦得無爲宗社憂柰何豈不以兒女牽愛乎若引佩
刀欲呈羣臣之心謂之權術可也而日數十哀當忘無
剛氣之語矣
太宗常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
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乃信然
玄宗在殿廷翫一嘉樹姜皎盛賛之帝遽令徙植其家
二王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義方買第後數日愛庭中

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此又足
見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謂其甚碁蠹務罷發運使笑曰遂與多酒慢
公爲對矣蓋讚語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見於北史
宣和壬寅歳自京師至關西槐樹皆無花老農云當應
來年之旱與二麥不登已而信然諺云槐宜來歳麥素
熟當年禾
彭城學中有古碑夜輒有聲如擊磬劉愿恭叔秦州人
行爲徐州教官云嘗聞之原州眞寧縣要册湫廟中崇
寧間衆碑津潤如流獨一碑否是歳多役宣和中復如
此

陜西沿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可食如熙州斤麪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羶臊唯原州二物皆美麪以紙囊送四方爲佳遺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無之則不清嘗在平江常熟縣見官務有燒灰柴曆漕司破錢収買每醅一石用石灰九兩以朴木先燒石灰令赤并木灰皆令投醅中私務用尤多或用桑柴云朴木葉類青楊也李百藥爲杜伏威欲殺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今南人飲之無恙豈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鄭州去京師兩程當川陜驛路有紀事詩十餘韻其切當者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無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詩云沙堆套裏三條路石炭煙中兩座城又云土洞裏頭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謂中倚高山自過蒲中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寧州亦云雞足鈄分三道水蛇腰慢轉一條街蓋州依山而立通衢宛轉而上也三水會于城下故驛名三河謂九陵三橋馬嶺皆合流於涇九陵河在東南出慶州華池縣千子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橋河在城西北自襄樂界來不知其源馬嶺河在城西自慶州樂蟠縣界天固府下流至縣水經注云洛水一名馬嶺川俗謂寧州有三不可斬蹤躡蹤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有詩云憲州渾如枉死市奇嵐彷彿似陽間郊州有十

柳謂雪下炭賤雨下水貴出北門遊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北
白馬閣張氏舍時山上設烽火夕舉以報平安留月餘
即過浙東臨行書一絕于壁間云昔年隨牒佐邊陲
望長安向戍樓今日褰簾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洲是
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歸白馬閣去城十八
里張氏數宅百餘區盡被焚毀獨留余所居於壁還題
耿先生到此不燒七字
諺云麥過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大
雨所損十八
順昌种谷道人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
王怙智叟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王昇
充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痰先治氣皆衛生之要也
八家養雞雖百數獨一擅場者乃鳴餘莫敢應故諺謂
一雞死後一雞鳴嘗在處州斂川見佑聖僧舍養二雄
雞每啼則更互競發飲啄栖游亦不相鬭古云兩雄不
並栖此豈無所競而然邪嶺南則群雄競鳴又不可解
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爲人賤先
須看四般飯遲屙屎疾睡易（一作重）著衣難蓋無不應者
也
寧州要冊湫廟殿壁山水皆范寬所畫土地堂壁有包

氏畫虎趙評事馬皆奇筆廟東興教院人物亦寬畫張
芸叟謂面目大小純失王者之相蓋人物非所工者從
殿有甘草一枝長二丈餘其大如臂亦異物也
寧州龍興寺有開元二十二年所寫華嚴經記唐忌辰
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大聖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
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而史有遺其崩日者
河朔老卒云蠶子最耐寒熱臘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
新水浴過至三月間雖熱而桑未可採則以綿絮裹置
深密處則不生欲令生則出置風日中每槌閒用生地
黃四兩研汁洒桑葉飼之則取絲多於其他白樂天地
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二者當俱可信也漢
水漁者取蠶腸以作釣絲云雖掛千斤亦不斷長只數
寸蓋皆未吐之絲耳南人養蠶室中以熾火逼之欲其
早老而省食此其絲細弱不逮于北方也本草謂蠶婦
不可食苦蕒令蠶爛壞處州人言此菜家家養蠶不鬭
有損方書有治蠶齧藥亦未嘗聞見被傷者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云釋教令置蚕
於綿絮筒冑中久亦飢死有人教使置青草葉上經宿
沾露則化爲青蟲飛去嘗試之信然皆背拆而化
生蠶苗鋪薦席下去壁蝨椒葉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
此草葉如狗舌夏秋生細花始白漸黃無甚香臭花莖
長出葉上根已枯而葉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對細以乾

薑蒜味和之作餛飩餅夾食之已泄利葉擣如泥可煅
硫黃原人裴渠和之云嘗用之也
本朝借緋紫服者皆不佩魚紹聖中有引白樂天罷忠
州刺史還朝詩云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
自是始并魚皆借然奉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國門乃
衣而唐牛叢以司勲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帝面賜金紫
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豈
唐制赴日許服于朝罷日則否與今為異乎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
僕叩門羅來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蕈
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
家競作白粥於工以柿栗之類染以衆色為花鳥象更
相送遺新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飲門首謂
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發
聲即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
大竹兩竿遺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
山遇上元即於南山巔維一縋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
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遥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為墜星
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
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
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
為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

逐村之人各為一舟共雇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
挂楮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鬬殺之刑故
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
虚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
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于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
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
色坐于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橙庶
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諢一笑須筵中閧堂衆
庶皆噱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墊上為記至晚較旗
多者為勝若工下不同笑者不以為數也浣花自城去
僧寺名志其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
家絞絡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
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
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
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為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
其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藥市於譙門
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
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
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
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
一載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惟赭
傘不敢施而以油肖為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

檣桅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于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建炎九年秋余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幾千里無復雞犬井皆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象盡破剖背以取心腹中物殯無完柩大逵已蔽於蓬蒿菽粟梨棗亦無人采刈至咸平僧舍有金剛經一藏帶帙皆爲人取去散棄牆壁間乃太平興國中所賜字畫紙飾頗極精好後見家人輩私攜其三卷以來常念欲轉以授人值歐陽廷世慶長與二弟自海陵過常熟相遇偶話泰州近有一士子少年因遊城隍廟見塑婦人而闗三木傍有獄吏展案牘者乃戲釋其縲於牘上書一放字是夕遂夢至廟中獄吏詰以婦人對詞未竟君輒縱去當復爲我攝之士子謂不謂行吏前捉其臂已覺酸楚久之又擊其背痛苦不堪乃告之曰吾能誦金剛經幸見恕吏即引之見王召令升殿誦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嘿誦但常讀耳王命吏取經頃刻已至視之乃其家本也讀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無數皆合掌嘿聽至卷終王語吏云可放其去夙因當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門以衣袖拂其背痛即頓除而喜於得脫忘使治捉臂之處既覺明日命僧諷誦經龕中以爲陰報而臂上遂發大疽破潰月餘方愈慶長兄弟親所聞見亦欲持誦此經帳標善本遂以與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眞實之語其利溥博也

蠱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貨亦曰切吉錄文曰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珍玩金椀玉盃皆顯幼明辭曰以險處中應乎外陽有明達求不亦宜乎南者陽位故曰南來寶貨珍玩貴人之貨也金椀玉盃良宴之具也宋何承天亦以爲大吉之卦楊文公在翰苑下得之忽有金帛之賜吳幵任宗正少卿亦得此卦遂遷給事中賜對衣金帶鞍馬而南史載齊江謐武帝出爲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以爻筮得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盃及詔賜死果以金甖盛藥鴆之然則繇文如卦影之象雖人各有其應而吉凶特未定也豈禍福天之所秘終不容人推測乎

寒食火禁盛於河東而陝右亦不舉爨者三日以冬至後一百四日謂之炊熟日飯麪餅餌之類皆爲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爲甜團切破暴乾尤可以留久以柳枝插棗䬪置門楣呼爲子推留之經歲云可以治口瘡寒食日上冢亦不設香火紙錢掛於塋樹其去鄉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幣於空中謂之擘錢而京師四方因緣拜掃遂設酒饌攜家春遊或寒食日陰雨及有墳墓異地者必擇良辰相繼而出以太京本寒食一月遂謂寒食爲一月節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種種備具至有

簫鼓樂器亦儲以待用者

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下至計食令史皆服青幘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歲干色爲頭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立春日干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至於籠頭繮索與策人衣服之類亦皆以歲日爲別州縣官吏執鞭擊之以示勸農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不爭奪而河東之人乃謂土牛之肉宜蠶兼辟瘟疫得少許則懸於帳上調水以飲小兒故相競有致損傷者處處皆用平旦而衢州開化縣須候交氣時刻有至立春日之夜而土牛幺麽僅若狗大其陋尤可笑也漢志又載季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時無有行者

漢文帝贊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以成帝營昌陵不成復歸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諫曰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而晉史愍帝建興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勑收其餘以實內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後世疑瓦器爲不然按赤眉在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宋太祖皇帝即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漢文亦在其間皆唐末五代之所發者蓋摸金之人但見巍然大冢安知其中爲無有自非不封不樹則未有不發之墓也世云張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盜張以所得甚厚故不傳其尸而晏以徒勞遂破其頭顱而去此又儉葬之害是亦不幸非常理可論也今葬者必瘞誌文蓋備其必發不然何用置於壙中乎

江浙無兔繫筆多用羊毛惟明信州爲佳毛和柔而不勁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禿胡南二廣又用雞毛尤爲軟弱高麗用猩猩毛反太堅勁也其用鼠須止一兩莖置筆心中如狸毛則見於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蒸濕墨皆膠敗滯筆而無光澈用世出墨工多佳墨云以置灰中則陰濕不能壞也

建中靖國初韓忠彥曾布同爲宰相曾短瘦而韓偉岸每並立廷下時謂龜鶴宰相蔡蕃亦魁梧而蔡待之厚游處未嘗不與之俱人呼爲內翰夾袋子秦觀之子湛大鼻類胡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爲嬌波斯有揚州人黎珣字東美崇寧中作郎官監司又有京師開書鋪人陳論字嘉言皆以貌像呼爲蝦蟆而瓊林苑西南一亭地界近水谷號蝦蟆亭天清寺前多積潦亦名蝦蟆窩都中輕薄子戲詠蝦蟆詩曰佳名標上苑窩窟近天清道士行爲氣相工打作更嘉言呼令弟東美是家兄莫

向南方去將君煮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載官片大臘茶與白礬二物解百毒以為奇絶　本草茶茗荈搽皆一種俱無治毒之功後見劍川僧志堅云向遊閩中至建州坤口見土人競採鹽麩木葉蒸搗置模中為大方片問之云作郊祀宮中支賜茶也更無茶與他木然後知此茶乃五倍子葉耳以之治毒固宜有効五倍子生鹽麩木葉下故一名鹽麩桃衢州開化又名仙人膽陳藏器云蜀人謂之酸桷又名酷桷吳人呼為鹽按玉篇桷字皮秘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可食味酸美本草云出吳蜀山谷余疑五倍子乃吳桷子聲訛而然耳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癢者北人謂之臁瘡南人呼為骭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一二婦人下實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女亦多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蓋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魚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胃而足骭之間二脉皆由故瘡之發必在其所素問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鹽發渴則勝血之徵）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為癰瘍（血弱而熱故喜為癰瘍）又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氣入于四肢滯血化為癰疽今白酒麯中多用草烏頭之類皆有大毒甚於諸石釋

經謂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況又害不在於目前者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贈憶李白及寄姓名於他詩者凡十有三篇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又有登兗州城樓詩蓋魯郡相隣而太白亦有魯郡堯祠送別長句雖不著為誰而作然二公皆嘗至彼矣世謂太白惟飯顆山一絶外無與少陵之詩史稱蜀道難為杜而發二公以文章齊名相從之歡不應無賡唱贈送恐或遺落耳按工部第二高適嚴武諸公皆呼杜二令白集中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子詩一篇余謂題下特脫一美字耳杜贈白詩云秋來相顧尚飄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飛蓬各自遠云以此考之各無疑矣俗子遂謂翰林爭名自絶因錄是詩以釋爭名之謗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林中盃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少陵壯遊詩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李所謂友人者疑亦子美也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為然若施之於他則眾駭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謂賢人君

子論語畏大人注大人即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
之心注大人謂國君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輔臣
大人正己而物正謂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養其小
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注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
志者爲大人如大人弗爲大人者言不必信義亦類此
唯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
爲大人遺體崔鈞云大人少有英稱晉陳騫云大人大
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無徵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
頭曰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
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
之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蘇章傳蘇純云輔號爲大
人注大人長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注
謂大家豪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鐸曰揚州災
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邪呼韓邪單于傳大人相難
久之後漢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唐蓋蘇文父爲東部大
人貝夷狄亦指尊長爲大人也梁元帝金樓子云荊間
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稱我向子恒稱名此其異也又有
名子爲大人者此人恒呼子爲大人此尤異也又且鞮
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荊
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
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事丈人母獨孤氏爲
丈母故今時惟婿呼婦翁爲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譏

笑至呼父爲爹謂母爲媽以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
則無說而莫知以爲媿風俗移人咻於衆楚豈特是而
已哉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之爹
救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荊云方言謂父爲爹
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所呼之音異也

王逸少好鵞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鵞
爲右軍梅爲曹公前人已載只時有湯燖右軍一隻羹
湯曹公兩般以爲笑矣有張元裕云鄧雍嘗有柬招渠
曰今日偶有魚左軍者已令具饌幸過此同享初不識
左軍爲何物既食乃鴨也問其所名之出在鵝之下且
淮右皆有此語鄧官至待制典荊州洵武樞密之子俗
人以泰山有丈人觀遂謂妻父爲泰水正可與左軍爲
對也

金虜那知鼎重輕指蹤元是漢公卿襄陽只有龐居士
受禪碑中無姓名人云呂本中居仁詩也而其父好問
在圍城中緣請立張邦昌之人遂爲僞楚門下侍郎有
無名子大書此絕于常山縣驛云呂本中罵厥頑之作
云

衢州山縣每春時昏翳如霧土人謂之黃沙落云有沙
墮於田苗果菜之中皆能傷敗沾桑葉尤損蠶中人亦
能生疾是亦嵐瘴之類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長老法英少有道譽兼通外學後退居在

東都淨因院嘗有堂僧以十二時歌贊之既去即鄭之
於地曰是何亂道不謂其僧佇立戶內皆聞見之已而
僧自他適久之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獄而京師勘鞫
初到皆未示問目但責其以何事到官致有非所台而
自狀其過者英對以不知所犯於是押足縛之仰卧牢
工以書卷令讀盡僧之法名凡數千名問令供執與相
識覺之累日乃記贊歌之人遂以告獄吏吏詢蹤從因
由即具道素不交關但嘗一見而有輕笑其文之誠恐
挾此唾詆其僧乃張懷素之黨云與英結謀入蜀為亂
究之既無實迹詢其妄引之由果見薄之恨也其僧坐
死英得釋放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信可為戒一毀其文
而遂以死速之為報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皂莢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葉如槐
而細生角長者不過三數寸子圓黑肥大肉亦厚膏潤
於皂莢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乾乃收京師取皂莢
子仁皆過以糖水浸食謂之水晶皂兒車駕在越北人
亦取肥珠子為之食者多苦腰首當是其性寒故也本
草不載嘉莫知為何木或云以沐頭則退髮而有方妹
人竟歲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
天自東而西為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為右
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速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
没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
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跪右遶
華嚴經淨行品云右遶於塔當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
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矣而今
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遶而
逆行李長者於合論中亦辯此失但承習已久莫能正
之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善月其事蓋出於佛
書云大海之內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贍部一洲
耳天帝之宮有一鏡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
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
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天下自今正月五

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
為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之節度使與刺史凡有
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
做為之也今又有二反之法凡數家具六位者以正月
九月為上反五月為下反反或云凡反吉其破凡言其
虎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為上反坤為下反皆以年
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
於泥淖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為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履
便將為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
民曰稻稭聊以當沙堤

高衛黎確爲吏部侍郎孟庾爲戶部侍郎鬚髮皆白而趨朝立班常相隨時呼爲三清孟年未老而早白給事中洪擬戲之曰公乃借補老君也蓋是時文武官多借補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語黎孟曰吾三人趨朝當獨早於他官二公問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故事尚何疑乎

趙普以佐命功封韓王車駕在臨安趙子晝韓肖胄王衣同爲貳卿時人目之爲趙韓王

周曼衢州開化縣孔家步人紹興二年以特奏名補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縣尉待闕有人以東輿之往尋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喚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縣中喫棒又嘗夜至邑中靈山寺以知事不出參呼而捶之曰我是國家命官怎敢徒地無去就欲作狀解官羣僧禱之且令其僕取賂而已曾乾曜有醜奴兒詞十三首皆詠外州風物其一云驀地廝看時亦怕那迪功郎兒氣岸昂。因攛縣廳子叫道宣教請後有無限威儀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刻地胡揮甚時得歸京裏去兩省八座橫行正任卻會嫌卑令勸周所爲則曾詞模寫已大奈富貴矣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乃澁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陝西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燈祖珽以蔓菁子薰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爲燈但煙濃汙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色清而味甘悞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尔嘗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罕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頭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辨也

本草麻蕡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謂塵爲勃土果木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麵而以乾者傅之亦云麩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謂之米悖音佩而從力旨韻無兩音大業雜記載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凡三十七種並加米糝乃如此書如茶飲茗飲桂飲酪音皆然未知與令同也否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掙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單州成武縣織薄縑脩

賓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著故浣之亦不紕
疏陽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嘗端午
充貢涇州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爲線織方勝花一疋重
只十四兩者宣和間一疋鐵錢至四百千又出欹鍮石
鐵石之類甚工巧尺一對至五六千番蟠子每枚兩貫
邠寧州出綿細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數十
涇原州善造鐵銜鐙水繩隱花皮作鞍一副好者用七
貫鑌則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千緡西夏興州出良弓
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以十數獻童貫者
河間善造箭刀子以水精美玉爲靶鈒鏤如絲髮陳起
宗爲詹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衢州開化山僻人極
麤魯而製茶籠鐵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
細幾若羅縠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隔織
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
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爲宰相張說以素憾潛詣岐王申款
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
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
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
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開元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
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
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
帝王東西宮往來何所待時假令妨農赦所過租賦可
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後竟罷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
卒爲覆天下林甫之術蓋祖於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
而賊亂之人猶假以爲惡況貪權譎者乎
穎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吏修見其
鐵樞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紀元之名不見載籍門
西道北有晁錯廟范忠宣再典許州有惠政郡人爲營
房祠於廟旁掘地得古井不以甓甃而陶瓦作圈如蒸
炊籠牀之狀高尺許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製亦
莫知何時所刱也余從官五原隣郡如鎮戎懷德邊塞
皆流沙不可鑿井教以此製遂獲其利
陝西地既高寒又土紋皆豎官倉積穀皆不以物藉雖
小麥最爲難久至二十年無一粒蛀者民家只就田中
作窖開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穀多寡四圍展之
土若金色更無沙石以火燒過絞草絙釘於四壁盛穀
多至數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實其口上仍種植禾黍滋
茂於舊雖叩地有聲雪易消釋以此可知夷人犯邊多
爲所發而官兵至虜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倉庾去地
數尺以板爲底稻連稈作把收雖富家亦日治米爲食
積久者不過兩歲而轉地卑濕而梅雨鬱蒸雖穹梁屋
間猶若露珠點綴也
杜預好後世名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万山之下

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余嘗守官襄陽求峴山之碑久已無見而万山之下漢水故道去鄧城數十里疊已遷徙石沈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設亦徒勞耳今州城在峴兩山之間劉景升墓在城中蓋非古所治也峴山在東上有羊叔子廟万山在西元凱祠在焉去三顧門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欄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後圃過山十餘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樂相傳躬耕歌梁甫吟於此万山又名小峴或曰西峴故子美詩云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孟浩然葬鳳林關外後人遷其墓碑於谷隱寺中逐夫家所在習池在鳳林寺山北岸為漢江所齧甚迫數十年後當不復見矣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人以為滅族之應鄭注敗前褚中藥化為蝇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春年而卒

筆談載陝右以蟹辟瘧鬼余在安定嘗會客曹黃中甫食蝦駒不去殼齒齦皆傷逐鄉去之都監楊璋見瓊枝皆擲去曰不喜食此脆骨游師雄景叔長安人范丞相得新沙魚皮煮熟翦以為羹一縷可作一甌食既范問游味新覺勝平常否荅云將謂是飪飥已哈了蓋西人食麪幾不嚼也南人罕作麪餌有戲語云孩兒先自睡不穩更將捍麪杖柱門何如買箇胡餅藥殺著蓋譏不北食也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於種稻而佃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於是競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

嘗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其子劭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王愷乃踰於劭一食萬錢猶曰無可下筯處而唯曾著於世者以李翰家求有何曾食萬之語也

先公元祐中為尚書郎時黃魯直在館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筆墨來易米秫謝積久只贖留軸目之為乞米帖後銷漕淮南諸公皆南遷章假舟兵以送其行故東坡到惠州有書來謝云蒙假二卒大濟旅途風水之虞感戴高誼無以云喻方走海上益遠古之悵焉永慨余也防竇之崇寧初兄無咎嘗跋其後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劍而相盼況嗜好吳越哉季裕加於人數等矣又有昭陵於金花盤龍牋上飛白清淨二字其六點作魚龍禽獸之象乃王著所獻三百點中所無者又十幅紅羅上飛白二十字本卅行王旦相家物東坡書白紵詞與四學士各寫其詩詞凡二十軸燬之照耀堂宇為利誘勢脅於大觀之後幸能保守靖康中潁川遺金虜之禍化為煙塵往來于心迨今不能

巳巳珠王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汝陰潁上縣與壽春六安爲隣夾淮爲二鎮號東西正陽其西屬潁鎮城之中有塼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載其與僧伽俱來終於正陽云後若干年僧伽緣盡彼當代我揚化今亦下臨淮流雖大漲不過塔基之陛東坡守潁有文祭之禱雪即應一方事之甚嚴建炎元年泗州淨門內火發未及普照寺而塔中已火出一夕皆盡僧伽眞像僧徒僅能營救別建殿以庇之訖而胡寇已來又皆燒毀城中遂成丘墟或云眞像胡人負之北去疑釋子諱爲煨燼也然劫燒之來罹於形質孰不歸空數緣既盡雖云堅固亦自當滅豈佛陀之識將在是乎

管中窺豹世人惟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豹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虜爲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虜而議和既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爲之語曰不取肅王廢舒王不殺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後胡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寇薄暮乃歸

遠至胡湘二浙古云胡越言風馬牛不相及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爲戲曰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句游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爲口實矣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糧置碓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爲之傷歎而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米斗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爲臘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廋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羨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

吳輝字乘中奉云渠倅嚴州日太守李機者信州人每夕焚尊勝陀羅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萬州有一妓忽持白紙至郡視其神色大異平日問其所訴乃云某乃境內之神每荷公厚賜欲以少事相報願使吏以授其言遂令書之云某月日郡界當有災比鄰境爲輕冀無

驚懼欲再詢其名號則妓已省不自知其來也至其日果大風雨已而震雷大雹傷害田稼但循江而過兩岸所及不廣比郡至殺人畜田之損者十多八九又嘗自錢唐將還家泛舟已到桐廬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尋李太傅船李驚起視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賊發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岸詢其子細則已不見遂遽還會稽乃方臘已至睦州同行數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後守嚴盡飾境內神祠有一廟神像皆毀唯三軀獨存而異不記其名嚴之城隍神乃勑封王爵亦世所罕有異亦不急其始因也則尊勝之利於幽冥蓋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後以武用寖廣凡故例群臣錫予多從廢省惟從官初除鞍馬對衣之賜猶存而損其半紹興二年黎確由諫議大夫除吏部侍郎見其賜曰後用御寶而云馬半疋公服半領金帶半條汗衫半領袴一隻甚可笑也然皆計直給錢但當減半計數可矣時有司之陋大抵多類此

兩朝誓書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上石於天章閣其詞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于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壟畝稼穡南北勿縱驚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報書云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云以風土之宜（以下文闕前至）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

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諮述不宣謹白自是兩國百有餘年堅守盟書民獲休息而宣和中與大金結好亦有不克享國之言後先渝之至以失信爲責攻立僞楚四海之人肝膽塗地孔子以兵食爲可去可見矣（昭陵時呂夷簡執柄緣西夏事虜人遣劉六符來索故地又增歲繒各十萬富鄭公報使乞假罷不失獻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盡省曹臺閣皆令老吏記憶舊事按以爲法謂之省記條皆臨時徇私自便而胡騎自浙中渡江北歸官軍敗於建康江中督將尚奏功云其四太子幾乎捉獲亦爲之推賞時謂以省記條推幾乎賞

范覺民爲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萬格刻薄苛細士夫多被其害時爲之語曰遑寓多齟齬遇格必沮格後欲行討論法乃宥大姦而濫及衆人覺送吏部而范亦緣此被逐

紹興中以財用窘匱武臣以軍功入仕者甚衆俸給米麥雖宗室亦減半支給其後半復中損至於再三遂至正任觀察使纔請兩石六斗唯統兵官依舊全支若劉韓二開府張俊太尉王𤫊承宣等乃爲統兵官如殿前馬步三帥皆不得預時步軍都指揮使藺整云昔爲殿前班長行請米四石八斗今作步軍太尉乃反不如而又不得爲統兵官是尤可笑也（蓋是時殿巖將軍職纔數百見殿帥郭仲荀云）

帝改奉聖亭侯宋文帝崇聖侯後魏文帝崇聖大夫孝文帝復爲侯北齊文帝改恭聖後周宣帝封鄒國公隋煬帝紹聖侯唐太宗褒聖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改衍聖公哲宗改奉聖崇寧三年復封衍聖公制云孔子之後自漢元帝封其爵爲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改爲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爲允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廟中有孔子手植檜三株兩株雙立御贊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壇東南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年中一枝復生蓋千五百餘歲矣廟中後漢碑三魏碑三齊碑一隋碑二唐碑十四林中篆碑一在伯魚墓前漫滅不可讀漢碑九孔氏宅除諸位外祖廟殿廷廊廡尚三百一十六間其四十七代孫傳作東家雜記所載甚詳此其大略者也

章誼宜叟侍郎有田在明州紹興二年出和預買紬三疋三年增九疋歎其賦重從兄彥武在傍曰此作法自斃之過也初宜叟爲大理卿戶部侍郎柳庭俊乃其妻兄寓居章舍一日會飲酣醉羣毆遂至暮不醒柳弟來

白明當廵對未有劄子柳驚起即問章有何事可論章戲曰方今財用窘匱將天下官戶賦役同於編民此急務也柳大喜爲然明日陛對具陳此事遂即施行士夫之家既不能躬耕以盡地利分租已薄又無商賈他業而與庶民庸調相等其受害蓋出於一言之戲自斃之語誠有味也

杜甫有義鶻行張九齡有鷹鶻圖贊序曰鳥之鷙者曰鷹曰鶻鷹也名揚于尚父義見于詩鶻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按古人稱鵰鶚又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而鶚今不見於世豈名之變耶然鶻又

不可居鷹鸇之右也杜甫鵰賦云當九秋之淒清見一鶚之直上伊鷙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鵰之大嚮也則甫蓋以鶚為鵰矣而孟康注漢書云鶚大鵰也顏師古曰鶚鵰之屬非鵰也廣韻鵰屬也顏師古注漢書云鷙鳥即今鵰也孔者魚鶚失之矣鵰字音胡骨反鶚鶚同又胥蛆傳集於鷙鳥即今所呼為鵰者

唐明皇注孝經道德經金剛經張曲江有賀狀云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家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令孝經盛行道德經亦有石刻唯金剛經罕見於世也張文獻集載賀上仙公主靈應狀云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素含貞氣自不食鹽泊于遷神更標奇迹伏望宣付史館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詔曰道有默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眞且與方外爲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請書諸國史以襃玄元卿亦史官任爲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而新史不載豈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號爲端士亦復爲此得非林甫輩迫之故邪至上仙之語令雖帝子之貴不敢用矣

釣緣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沈知食駛則唐世亦浮以羽也

唐張曲江集載明皇勑突厥書云勑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鍾彼國苾伽可汗傾逝聞以憫然自二十年閒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生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爲子可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疎少許令修先父之業復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故欲可汗令者還且爲兒故其下書皆呼爲兒而宋朝與契丹始以年齒約爲兄弟而仁宗享國之永至哲宗時遂爲大父行與謂漢爲丈人唐稱天可汗呼兒異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他日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欲皆廢之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人主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九齡罷相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德宗欲廢太子立姪舒王李泌曰賴陛下語臣使得請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獲免李勣首唱姦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惡至德宗便謂當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則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長源

能保其家族而敬業之禍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報亦可以鑒矣而蹈覆轍者相接哀哉

常袞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媿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雖知侍罷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秪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王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銜上更不書姓雖袒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為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袞集載李譓除祕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祕寶豈可遐覩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同正員嗣澤王譓幼嗣藩國夙彰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加皇字雖出閤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從著於銜上似為得也然宋朝宗子皆複名而連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以來所弗逮者

柳子厚龍城錄載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溪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以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寶廣三十六里石刻工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貶於東陲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玉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溪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眞之徒歟余嘗觀金華圖經乃謂劉孝標居此洞以集文選其謬誤如此紹興中歐陽文忠公孫愻守婺女嘗錄仲卿事與之使改正舊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鳳林縣鳳林關襄陽府襄陽縣鳳林山鳳林關嚴州遂安縣有鳳林鄉弘農郡隋改曰鳳林郡婺州金華縣梓州射洪縣皆有金華山如龍門丙穴之類亦有數處

昔四明有異僧身矮而皤腹負一布囊中置百物於稠人中時傾寫於地曰看看人皆目為布袋和尚然莫能測臨終作偈曰弥勒眞弥勒分身百千億時時識世人時人總不識於是隱囊而化今世遂塑畫其像為弥勒菩薩以事之張耒文潛學士人謂其狀貌與僧相肖陳無己詩止云張侯便便腹如鼓至魯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則東坡謂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仙蓋度語矣

趙叔問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掛歇息牌於門首呼為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故也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衆頭帶

中必皆攬鏡時謂三照相公
二浙舊少冰雪紹興壬子車駕在錢唐是冬大寒屢雪
冰厚數寸北人遂窖藏之燒地作蔭皆如京師之法臨
安府委諸縣皆藏率請北人教其製度明年五月天申
節日天適晴暑供奉行宮有司大獲犒賞其後錢唐無
冰可收時韓世忠在鎮江率以舟載至行在兼晝夜牽
挽疾馳謂之進冰船
泉福二州婦人轎子則用金漆雇婦人以荷福州以為
僧擎至他男子則不肯肩也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
帶環有二十餘枚者家家以篾為門人食檳榔唾地如
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盡篾門又婦女凶悍
喜鬬訟雖遭刑責而不畏恥寢陋尤甚豈秀美之氣鍾
於綠珠而已耶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麞麂人取其皮以為衾褥
又夷人造噆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
西判官詩云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蓋謂此也
劉光世為浙西安撫大使父延慶本夏人也參議官范
正輿除直龍圖閣告詞云入幕之賓以折衝尊俎為任
從軍之樂以決勝笑談為功高適受哥舒之知石洪遂
重祚之辟蓋翰與烏皆夷人且識其樽俎笑談以為功
任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詞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
焉凡令冬官之屬以予觀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

長數考冢宰官府之六屬各為六十而天官則六十四
地官則七十夏官則六十七秋官則六十六蓋斷簡失
次而然非實數亡也取此義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
其數乃周汝尚深加考覈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則六職
者均一非特可正歷代之違抑亦見今日辨治之精且
詳也非汝其誰任此皆洪炎之詞後洪除在京宮祠請
給人從班著並依舊而同列趙思誠繳駁以謂士指為
不登務中書舍人其任代言之職自有國以來未有如
此之謬者遂罷為在外宮觀
自熙寧中分三省職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書宰相進
擬差除及應干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門下但掌省
審封駁尚書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請差遣得判中字
者吏無不得之理然蔡京為相欲要時譽凡有丐乞皆
對其人面書中字莫不歡欣稱頌而有真行草之殊堂
吏陰識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諭至王黼秉政率作此
中字必須再呈其不與者則加一筆而為申作偽必勞
遂使其可得者初亦疑而不喜又何要譽之有
凡天下獄案讞其狀前貼方寸之紙當筆宰相視之書
字其工房吏節錄案詞大略點所判筆以尚書省印印
之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雖繫人命百數亦以一
二字處決得上字者則皆貸下字者並依法中字則奏
請有所輕重聚則隨左右相所秉省官商議三聚則會

三省同議不過此數字而已此其所以爲化筆歟
宋輝字元實春明坊宣獻公之族子也賭偉而黑色無他才能在揚州嘗掖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記錄歷發運使以殿撰知臨安府士民皆詆怨之目爲由滰石濟甚省呼爲烏賊魚謂其色黑其政殘其性愚也又作賦云身衣紫袍則容貌之相稱坐乘爲馬因人畜以無殊仍謎以詈之曰臨安府城裏兩箇活畜生一箇上面坐一箇下面行以其常乘烏馬故也嘗有舟人殺士人一家乃經府陳狀云經風濤損失輝更不會問便判狀令執照後事敗於嚴州尚執此狀以自明辯之前後此舟凡殺二十餘家矣其在臨安凡兩經遺火焚一城幾盡人謂府中有送大軍故致回祿蓋取其姓名移析爲此語竟以言者論其謬政而罷不數月即除沿海制置使終以扶侍之勞秉在上心也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稺豫章南昌人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蕃傳云爲樂安太守本名千乘郡和帝更名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蕃自樂安左轉修武令遷尚書出爲豫章太守則爲孺子下榻乃在孟玉之後而不著者豈周無他事而徐有傳且又載於世說與滕王閣記故顯於後世邪亦猶鶩鳥累百不如一鶚本鄱陽之書元初中樊準上疏薦龐參已用之而人獨稱爲孔融薦禰衡之語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此劉陶之疏而世但知爲范蔚宗論也
京師新門裏向氏南宅乃丞相舊居後欽聖憲肅別爲居第故有南北之號其南第屢經回祿獨廳事不焚後因翻瓦於屋極中得華嚴經一卷余嘗刊淨行品施人貼於崖柱間凡數十年已萬餘本矣後以遺一司勑令所刪定官張博南叟貼於竹牌上紹興二年臘月八日臨安大火燒數萬家張氏之居亦盡救焚爇其竹牌半焚至所貼經處而止其上屋一間亦獨存是皆可異者也
紹興三年七月朱勝非以右僕射丁母憂未卒哭降起復制詞吏部侍郎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之文也以茲宅大憂四字令翰林學士綦崇禮貼改爲方服私艱陳待罪而放議者謂麻制中有於戲邦勢若此念積薪之已然民力幾何懼奔駟之將敗朕之論相何可以不備卿之圖功亦在於攸終同列惡其言故以宅憂庭之昔楊文公以眞廟御筆改倖壞一字即辭職而去後許作哲宗哀冊云攀靈輿而增痛上皇改攀爲撫痛爲愴亦以不稱辭位留之再三竟改禮部尚書令使他人竄易止待罪而已又富鄭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未才一剳子即不許收接文字皆非故事蓋時異不得而同也
曾鞏子固爲越倅作鑑湖圖序曰鑑湖一曰南湖南並

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二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瀦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九千頃而已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堤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近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一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宋興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日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十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徑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云云宣和中王仲嶷爲太守遂盡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二十五畝以獻于宮則民之盜者不復禁戢其蔣堂杞吳奎范師道施元長張伯玉陳宗言趙誠復湖之議與錢鏐之遺法後世不復可考矣

國朝祠令在京大中小祠歲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後亥祭先農後丑祀風師皆於東郊孟春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仲春上丁釋奠至聖文宣王朝上戊釋奠昭烈武成王朝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祭五龍祠剛日祭馬祖於西郊春分朝日於東郊是日祠東太一宮開冰祭司寒於水井季春吉巳祭先蠶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後申祀雨師雷師於西郊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五年一禘則停時享夏至祭皇地祇於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夏土王祀黃帝於南郊祀中霤於太廟之廷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後辰祀靈星於南郊孟秋享太廟后廟仲秋上丁釋奠於至聖文宣王廟上戊釋奠於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剛日祀馬社於西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是日祠太一宮祀壽星於南郊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後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北郊孟冬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享太廟后廟三年一祫則停時享祭司寒於北郊剛日祭馬步於西郊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冬戌日蜡百神大明夜明於南郊臘享太廟后廟祭太社太稷藏冰祭司寒於冰井右並司天監於一季前以擇定

日供報太常禮院祭詳訖還監乃牒尚書祠部具盡日尸大祠中祠用樂內中祠風雨雷師五龍堂先蠶並不申牒散下

用天地日月九宮　日遇忌日不妨作樂太社太稷已下具備而不作天地宗廟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宮貴神禘祭百神太廟袁告並為大祠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先農風師雨師雷師至聖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龍堂先蠶先代帝王嶽鎮海瀆並為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馬祖先牧中霤靈星壽星馬社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司寒馬步並為小祠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曰予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非伊尹周公為之近世取區區小亮者為之耳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己也豈愛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曰此非聖人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

王令逢原上劉莘老書論詩之弊曰古之為詩者有道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比賦興詩之言也正之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草木詩之文也夫禮義政治之道得則君臣之道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為父子夫婦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為風雅者用是以為雅頌者取是以為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于此者也鳥獸草木文此者也是古者為詩者有主則風比興賦雅頌以成之而鳥獸草木以文之而已今之詩者不思其本徒取其鳥獸草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

曾子固作厄臺記云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武王有夷齊之譏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

乎是知合於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
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
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頌弦歌不改常
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歌美之爲幸又曰君
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殁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
封祀不絶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
民不否道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
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後困之則昌
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李邦直作韓太保墓表云公諱惟忠者籍真定爲靈壽
人忠憲公曾祖令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憲公贈
太保太保之子諱處均韓國公韓國公之子諱保樞魯
國公魯國公之子則忠憲公也封陳國公子八人自太
保至丞相才四世五世而諸孫尤衆自忠憲公至高祖
四世贈一品上下衣冠七世蓋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
民纏於兵火之毒者二百餘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
天下鑿除禍難提攜赤子而置之太平安樂之地累聖
繼之以休養生息爲事其頤指左右駕馭馳騁莫非一
時之豪傑考諸國史則累朝將相頗多河北人若趙韓
王普實保塞人曹冀王太尉旦莘人張尚書詠清豐人
柳公開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鄉人張文節公知白清
平人宋宣獻公綬平棘人韓忠獻公琦安陽人餘有名
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數竊嘗原其故矣夫河北
方二千里太行横亘中國號爲天下脊而大河自積石
行萬里砥柱傍緣太行至大伾斗折而東下走大海長
岡巨阜紆餘盤屈以相拱揖抱負小則綿一州大則連
數郡其氣象如此而土風渾厚人性質朴剛壕忠義
之士固宜出於其中而雖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
必海鬱停滀聲發益大澤浸益遠以施于子孫亦自然
之理也元豐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鎮定武乃詣
靈壽既祠謁墓下因屬清臣爲之表而得陽翟孫曼叔
書於石不獨著太保公之系将以稱示天下爲人子孫
者爲忠憲公名億事仁宗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八
子絳縝爲宰相維爲門下侍郎四爲貟郎一寺丞早世
故黄魯直爲子華挽詩云八龍歸月旦三鳳繼天衢者
蓋實録也
蔡京太清樓特宴記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
宥過省愆復官就第詔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
召臣執中臣侯臣偲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
洵仁臣居中臣洵武臣倈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宫人
擊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
和即言者所謂金柱玉户者也厚誣宫禁其令子攸掖
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使門至宣和
殿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綅𦂳飾綠

無文宋東西廡各有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瑶林北洞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蹬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榜曰玉洞瓊文之殿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閣亭沼絜齊清虛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詔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宇拂壷巾劒鉞持香毬擁御牀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羣臣曰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間已而羣臣盡醉京又為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元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龍江泛舟由天波溪至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呼曰妃答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辭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希遇鳴鑾固卑陋且家素窶無具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為卿從容臣退西無覌宣膳上為舉笳羹酹歡笑如家人六遣使持碼碯大杯酒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妃亦酌還使道由臣堂視卧內嗟其弊惡歩至芝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當萬死上曰既為姻家置君臣禮當叙親上親酌手持撤攬以賜時屏內御坐有嬪

在側咫尺不敢望眾譁曰妃也妃與顧遽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遣貫為妃壽上乃酌酒授貫妃飲竟上又酌為妃酬酒上調羹妃剖橙摺折芭蕉分餘甘遺臣婢妾遣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與頃刻發忘諭師相知無忘臣懷感歎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與貫語貫為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鳴咽嗟嘆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卿若此小人猶敢爾昨日呂山對請窮治彥純之覺其離間故罷山尹事朕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纖羅耳亟索紙即屏上草詔釋彥純出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貫諮豪醉詔孫掖出京之紋致觀縷如此不特欲誇耀于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而柴也適足以為國家之辱焉時以其居台露土木賜紫羅萬疋使製幕帘而京之獻遺亦數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蕃發之究治皆濫侈發戲也所謂天波溪者由景龍門寶籙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儵上書其父謂今日患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謡言十不柔中萬衆官家溟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遺胡虜之禍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飢墜壓寒暑力役者蓋已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幾百里多

種柑橘桑麻餬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忽大寒
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餓死富家遣人負載
蹈冰可行遽又泮拆陷而沒者亦衆汎舟而往卒遇巨
風激水舟皆即冰凍重而覆溺復不能免又是歲八月
十八日錢唐觀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許上多積薪人
皆乘薪而立忽風駕洪濤出岸激薪崩摧死者又數百
人衢州開化縣界嚴徽信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
部使者率數十歲不到居人希寓恃以安處上年春偶
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繆羅者殺保正賴其
乞取其弟四六者輒衣赭服傳宣喧動至遣官兵往捕
一方被害七夕日興化軍忽大水城內七尺連及泉州

界漂千餘家前此父老所不記蓋九州之內幾無地能
保其生者豈一時之人數當爾耶少陵謂喪亂死多門
信矣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逵時
爲指使皆禮異之又教狄以左傳幕府得人多所薦達
又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婢嬉蔡交以
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
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即書曰自此天下大亂
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要夫
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牕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
櫺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于樹杪以梯

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諤以壽終

中書舍人四員分掌六房事無鉅細皆與宰相通簽奏
狀書銜亦俱平寫但押字即在紙後印窠心中與他官
司異也

任忠厚蜀人有文馳譽上庠一日患腎而身甚長服賜
第時綠袍襆不及踝然意嘲誚嘗玩一友人其人素曰
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即曰吾亦自有
詩也問之云有箇官人厮僂已著領襴裡圍試使面上
帶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陳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
文歇後語也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爲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
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剃度乃成禮
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
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喧
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爲詩曰行盡
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
王郎不帶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營嫁裝
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即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
也

全州興安縣石灰鋪有陶弼商公詩云馬度嚴關口生
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勢一兩曲梅梢
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魯直題其後云猶水

黃庭堅寓宜州少休于此襯商公五言嘆賞久之崇寧三年五月癸酉南風小雨至紹興中字墨猶存

黃叢在平江府出賣蔡京籍沒財物得京親書親奉聖語劄子云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內東門小殿上曰廢后久處瑤華皇太后極所矜恰令欲復其位號召卿草制奏曰臣曾草廢后詔令又草復后制臣豈得無罪上曰此豈干卿事兼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廢后亦有悔意曾語與皇太后令先帝上仙追前意與復位號於理無嫌臣京對曰古無兩后令日前皇太后恩憐理亦無妨但臣聞有復必有廢未知聖意如何存之何害廢之何益上曰元符皇后先帝所立位號已定豈可更廢之適足以彰先帝之失臣京曰聖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皇后存之何害於朝廷廢之適足快報怨於先帝之人存廢於朝廷無利害恭聞德音有以見陛下盡兄弟之義皇太后敦母愛之仁天下幸甚按京之心當時備載一時之語蓋欲彰大有功於昭懷尒初未嘗致意於昭慈聖獻之廢哲廟嘗有悔意也紹興初取京親書因下詔曰隆祐皇太后仙遊不反殯奉有期永懷保祐之功務極哀崇之典爰念蒙垢於紹聖之末即瑤華而退居復位於建中之初實欽聖之慈旨屬姦臣之當制乃隱沮而不言莫先謗傷久淹歲月至三年八月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隱沒不言之事天下未知乞將京所進錄聖語劄子宣付史館從其請焉

范忠宣公自隨守責永州安置誥詞有謗誣先烈之語公讀之泣下曰神考於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無以報何敢更加誣詆蓋李逢乃公外弟嘗假貸不滿憾公後逢與宗室世居狂謀事露繫獄吏問其發意之端乃云因於公家見推背圖故有謀時王介甫方怒公排議新法遂請追逮神考不許曰此書人皆有之不足坐也全族之恩乃謂此耳

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仕塗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着行在賣酒醋

韓退之送僧澄觀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凡釋氏營建作大緣事雖賴行業然非有才智亦不可也平江府常熟縣有僧文用目不識字而有心術始欲建寺即唱云城西北有山而東南乃湖水客游於主在術家爲不利若於湖濱建爲梵宮起塔其上則百里之內四民道釋當日隆於前矣乃覘沮洳茂水之中欲置寺基於是邑人欣然從之老幼負土雖閨房婦女亦以裙裾包裹瓦石塡委其上不旬月遂爲阜陸乃刱爲雙塔再級則止又作輪藏殊極么

麼他寺每轉三匝率用錢三百六十而此一轉亦可取
金才十之一日運不絕遂鑄大鐘用銅三千斤時慧日
東靈二寺已爲亡人撞無常鐘若又加一處不特不多
且有爭奪之嫌文用乃特爲長生鐘爲生者誕日而擊
隨所生時而叩故同日者亦不相礙獲施不貲先是酒
務有漏瓶棄之文用乞得數千枚散於邑中編戶每淘
炊時丙置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謂之旬頭米工匠百數
賴此足食慧日禪寺爲屯兵殘毀縣宰欲請長老住持
患無以供給文用首助錢五百千由此上下樂之施利
日廣自建炎戊申至紹興癸丑六歲之間化錢餘十五
萬緡又請朱勔墳寺舊額爲崇教興福院不數年遂爲
大刹矣其人故未可與澄觀擬但其所爲皆用權術恍
人以取而人不悟也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
亦曰通應地名迎仙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
其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數
里魚味即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
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雖山谷之博聞猶以
通印蕢魚爲彼綿黃雀之對也至云蕢魚背上通三印
則傳者益誤正可與一麾爲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爲
貴也

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癸丑七歲之閒任執政者三十有
五人凡易十一相而呂頤浩朱勝非皆再入蓋無歲不
罷易也時以地褊負多惟選人得終三考京朝官以上
率二年成資即替從官郎曹率以遷陞歲餘不還者已
有淹滯之歎士子戲謂自周歲以至三年蓋有高下之
序也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紉不可斷時平江
童謠曰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
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按晉志成帝咸康初
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
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
怨爲時軍卒多虜掠婦女人有四三每遺軍而行謂之
老小方韓劉自建康鎮江更戍既而劉移屯池州韓復
分軍江寧王燮往湖南岳飛自江外來行在即至九江
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數十萬人也

臨沂孫綽彥文作二府除拜錄載本朝自建隆庚申至
紹興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間任二府執政者三百四
十餘人宰相八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三
十二爲最少畢文簡士安景德元年作相年八十五爲
最老執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作相一年畢文簡
與拜相同歲二人亦皆爲長幼之冠西樞一百三十四
人章質夫楶崇寧元年年七十六爲同知院事寇萊公
準淳化二年爲副使年三十一惟傅堯俞爲中書侍郎

韓崇訓曹備爲樞密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内除七十七
人至見賓二百七十一人周朝舊相亦在其中
周邦彦待制嘗爲劉昺之祖作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爲
潤筆不受劉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尚書薦以自代後劉
緣坐王寀訞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職罷知真定府言祠
周笑謂人曰世有門生累舉將者多矣獨邦彦乃爲舉
主所累亦異事也
顏臨子敦内翰姿狀雄偉少未顯時人以顏屠劊之元
祐中自給事中爲河北都運使蘇子瞻作詩送之云我
友顏子敦鬚髯兩雄偉便〻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容君
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閒江海了不見愠喜磨刀向
豬羊釃酒會隣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敕
手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廓廓登劒履翻然向河朔
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如尊乃勇耳顏得之不樂既
行羣公祖道郊外子瞻辭疾不往和前韻以送因以自
解焉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
史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
攀輿共六尺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遥
知別送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後會
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綦叔厚云進士登第赴燕瓊林結婚之家爲辦支費謂
之鋪地錢至庶姓而攀華胄則謂之買門錢今通名爲

繫捉錢凡有官者皆然不論其非樓下也
白樂天詩云歲盞後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餳又云
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
後（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遨頭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
十九日浣花乃止）皆用藍字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嫗共食一
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雙尾於是二人所吹甚微求乃
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盞屠酥酒自小飲
至大老人最後所餘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餳膠牙
俗亦於歲旦啖琥珀餳以驗齒之堅脫故或用較字然
二者又施之寒食言之世與今異乎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
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於道家謂肩
與目也又有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諺語也
若無杯枕則後世不知其爲酒與睡矣
元祐末已有紹述之論時來之邵爲御史議事率多首
鼠世目之爲兩來子紹興中呂元直爲相驟引席益爲
參政故席感恩悉力爲助已而徐師川在西垣得君與
呂不叶席乃陰與徐結于時又號爲二形人謂陽與呂
合而陰與徐交也呂既出而欲爲剌虎之術竟不能就
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云能使碌軸相摶因先斂錢以二瓢爲試置之
相去一二尺而跳躍相就上下宛轉不止人皆競出錢

欲看石軸相擊遂有告其造妖術惑衆收赴獄中鞫以鐵鎖灌之猪血其人訴云二瓢尚在懷中乃擣磁石錯鐵末以膠塗瓢中各半邊鐵爲石氣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紿衆以率錢耳破之信然久乃釋之

紹興中在錢唐入座止兩人洪擬黃投敖也每傳呼尚書則市人相戲問是何顔色者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政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擧故事呈禀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又有與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盗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中被賊而不依中

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臺申朝廷身死即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請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早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家許先支令尚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來牌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諭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汪駡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爲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爲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無氣也

崇寧中方嚴黨禁凡係籍人子孫不聽仕宦及身至京畿時司馬朴文季温公之姪孫外祖乃范忠宣又娶張芸叟之女元祐年中受外家恩澤世謂對佛殺了無罪也又兄十二之道自爲傻人遇皆語云但僕元祐間詩賦登科請國中宏詞入等尚之喚作哥哥補之呼爲弟弟甚人工書耶甚人晁詠之聞者莫不絶倒

金人南牧上皇遜位賊將及都城乃與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綱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買魚酬價未諧估人呼爲保義上皇顧攸笑曰這漢毒也歸猶賦詩用就船魚美故事初不以爲戚

秦魯國大長公主昭陵之女下嫁錢景臻太傅於今上爲曽祖姑二子忱愐皆爲節度使靖康中換爲上將軍遂無俸給幼子遜郡防禦使至紹興間新制非經參部人不勘支俸錢三子遂俱無祿獨大主所請錢斛已不能足用又避地循走二廣所至多不給時年餘七十上表乞赴行闕不允再具奏妾雖迫於飢寒不敢妄有干求但以年老多病瘴癘之餘得一望清光雖死不恨始聽來朝上皇改公郡縣主爲帝宗族姬時以語音爲不

祥至是飢寒之言果見於文表是可怪也

宋景文與兄元憲少時嘗謁楊大年坐中賦落花詩元憲云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景文云舞飄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文公以兄爲勝謂景文小巧他日富貴亦不逮其兄且不當更用落字也

諺有巧息婦做不得沒麵餺飥與遠井不救近渴之語陳無已用以爲詩云巧手莫爲無麵餅誰能留渴須遠井殆不知爲俗語世謂少陵雞狗亦得將用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或錢是也

紹興年間天下州郡陷成三分一爲僞齊金虜所據一付張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閩廣而已自多闕少如諸州通判佳處見任與待闕者率常四五人時洪擬尚書與梁弁爲故人弁待平江府倅已二年而擬之子光祖又在弁後遂爲營求爲樞密院計議官又當待闕三歲弁作啓謝洪曰雖云出谷以遷喬殆類進寸而退尺或謂計議之比乘貫進非退不若以遠井近渴爲對也後臺章論之還梁故任而罷光祖

上皇始愛靈壁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遠取太湖然湖石麤而太大後又擷於衢州之常山縣南私村其石皆峯巖青潤可置几案號爲巧石乃以大者疊爲山嶺上設殿亭所用既廣取之不絕舳艫相銜淵聖即位罷花石綱而京皆委棄道傍金人圍都城城中之機石多碎以爲破虜既去晁說之以道舍人東下過符離有喬兒者以二石遺之晁以詩謝曰泗濱浮石豈不好悵恨上方承眷時今日道傍誰著眼女墻猶得擁胡兒

王襄自同知密院落職知亳州限三日到任婺皇東下夜至鄢陵已屬亳境使人語鎮官假一介就州呼迓人時宣義郎王偉爲監官初未聞報且謂行李蕭條疑以爲僞叱去不與王懼於違期遂以勅呈之時謂郡守呈勅於臨鎮世未嘗有也或云呈勅誤書起字爲勅洪王乃蔡京所遷時爲宰相乃故小誤也

許昌至京師道中有重阜如駝峯之峯故名駝峯堠皆積沙難行俗因呼爲駱駝坡又有大畢弦望草茶名好草陂而良秋積水山泖泥淖遂易爲盧糟陂如小姑山彭郎磯之類爲世俗所亂者蓋不可勝數也

蔡襄爲三司使以嘉祐七年明堂支賞數爲準每遇大禮依所封樁仍乞選親臣諸路剗發錢帛至今行之其支賜度錢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銀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絹一百二十萬八百餘疋紬四十萬一百餘疋金六千七百七十兩第二等生衣物計錢四十五萬貫錦綾羅鹿胎透背等計錢九萬九千八百餘貫絲三十八萬八千兩綿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

紹興中統兵有神武五軍及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帥都計無二十萬衆而劉軍不及三之一月費米三萬

石錢二十八萬貫比之行在諸軍之費米減萬餘石而錢二三萬緡蓋人雖少而官資率高且莫能究其實也時天下州郡没於胡虜據于僭偽四川自供給淮甸江湖荒殘盜賊朝廷所仰唯二浙閩廣江南才平時五分之一兵費反踰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而官吏多不請俸或倚閣人有飢寒之歎也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毁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爇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爲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京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岐國公王珪在元豐中爲丞相父準祖贄曾祖景圖皆登進士第其子仲修元豐中登第公有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後姪仲原子晉仲孜孫昴相繼登科品又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與晁文元二家而晁一世賜出身也崇寧四年耆初及第祁公長子仲修作詩慶之曰錫宴便傾光祿酒賜袍還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書日六世詞科只一家又漢國公準子四房孫婿九人余中馬珫李格非閻丘籲鄭居中許光疑張燾高旦鄧洵仁皆登科鄧鄭許相代爲翰林學士曾孫婿秦檜孟忠厚同時拜相開府亦可謂華宗盛族矣

東坡石炭詩引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按東漢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然以爨則前世已見於東南矣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蹕吳越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徧芽蘖無復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東坡已呼爲遺寶況使見於今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鑿之擾故不敢言也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栗至於幾絶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聞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遣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覡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甄徽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攄爲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甄爲堅音上皇以爲眞音攄辨不遜呼徽問之則從帝所呼攄遂以不識字坐黜後見甄氏舊譜乃徽之祖屯田外郎覆所記云舜子

商均封虞周封於陳爲楚惠王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郡爲近按許慎說文甄匋也從瓦垔音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相協以爲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即位尊堅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爲吳諱故以匋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真說文顛蹎瑱闐以真爲聲煙咽以甄爲聲馴紃以川爲聲詵侁駪以先爲聲此皆先真韻中字以爲聲也況吳人亦以甄音旃則與真韻近矣其後春爲世祖苻堅諱爲高祖楊堅皆同吳音甄避其諱然秦有冀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纔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即還復既殊漢魏爲賀又異唐丙爲景字且不易惡能遽改故世處鎮定者猶守舊姓柰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真見呼又乃反爲堅字慮後從俗致汨本真是用原正厥音參考世系敘爲家譜云余按千姓編通作二音而張孟押韻真與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爲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訓察與免而不言陶與氏也堅白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矣嘉祐中王陶作微之曾祖誌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有爲甄南北閣誌姓音真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紹興元年車駕在越月支官吏錢二十六萬九千一百三十貫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軍兵錢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三貫米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麥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穀六百七十一石草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槩而軍兵去來不常故不得而定也

蔣仲本論鑄錢事云熙寧元豐間置十九監歲鑄六百餘萬貫元祐初權罷十監至四年又於江池饒三監權住添鑄內藏庫錢三十五萬貫見今十監歲鑄二百八十一萬貫而歲不及額自開寶以來鑄宋通咸平太平錢最爲精好今宋通錢每重四斤九兩國朝鑄錢料例凡四次增減自咸平五年後來用銅鉛錫五斤八兩除火耗收淨五斤景祐三年依開通錢料例每料用五斤三兩收淨四斤十三兩慶曆四年依太平錢料例又減五兩半收淨四斤八兩慶曆七年以建州錢輕怯麤弱遂却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錫不足減錫添鉛嘉祐三年以有鉛氣方始依舊嘉祐四年池州乞減鉛錫各三兩添銅六兩治平元年江東轉運司乞依舊減銅添鉛錫提點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畫省部以議論不一遂依舊法用五斤八兩收淨五斤到今其說以謂錢輕有利則盜鑄難禁殊不知盜鑄不緣料例而開通錢自唐武德至今四百餘年豈可謂輕怯而易壞乎緣物料

寬剩適足以賞盜竊令依景祐三年料例據十監歲額二百八十一萬貫台減料八十七萬八千餘貫可鑄錢一十六萬九千餘貫

後漢王延壽作王孫賦云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儲糧食於耳頰稍委輸於胃脾同甘苦於人類好餔糟而啜醨柳子厚作憎王孫其名蓋出於此余謂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孫寄之耳

浙東人以畜產相呼乃笑而受之若及父祖之名則爲莫大恥辱有毆擊因是而致死者又其語音訛謬尤可笑處州遂昌縣有大姓潘二者人呼爲兩翁問之則其父名義也

單州有單父縣有王莽村衢州江山縣有祿山院祿山猶有惡義而王莽則莫得而擇勝母朝歌尚所可惡況於此乎

西北春時率多大風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謂潤物細無聲而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韓持國亦有輕雲薄霧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則霜霪苦雨歲以爲常二浙四時皆無巨風春多大雷雨霖霪不已至夏爲梅雨相繼爲洗梅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自此雨不周遍猶北人呼隔轍也逮秋稻欲秀熟田畦須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數年間未嘗見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異也

有人自虜中逃歸云過燕山道間僧寺有上皇書絕句云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爲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天下聞而傷之使尚在位豈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剛謂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者是矣杜牧謂後人哀之可不鑒哉

冉閔誅諸胡羯死者二十餘萬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袁紹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本朝王德用言者謂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乃云本父母所生朝廷之賜而高鼻無鬚豈非遺體天與而然邪特有幸不幸耳未可以貌偶也

三代之世無九年之蓄爲不足而後世常乏終歲之儲非特敦本力田者少而食者衆亦酒醴以糜之耳蓋健啖者一飯不過於二升飲酒則有至於無算前代以水旱資儲未豐皆禁酤酒至於飴糖亦然今略疏以見漢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至後元年夏始許酤凡五年漢武帝天漢三年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罷榷升四錢後漢和帝永光十六年兗豫徐冀四州比年多雨禁酤酒不見開禁之日順帝漢安二年禁酤酒蜀先主時天旱禁酒晉孝武太元八年開酒禁不見禁之始年安帝隆安五年歲饑禁酒石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

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醸者宋元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二十一年正月復禁酒䘏飢也二十二年八月開酒禁有年也唐高宗咸亨元年以穀貴禁酒肅宗至德三載三月辛卯以歲饑禁酤酒侯麥熟依常式德宗大曆十四年罷榷酤建中三年復榷宋明帝時歲旱人飢顔峻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紹興初穀貴酒價不足以償米麹之直余嘗獻議欲以穀代俸錢而禁酤酒時以爲訝

宗室子㮕字夢授宣和中以進韓文杜詩二譜爲本朝除從官之始然必欲次叙作文歲月後先頗多穿鑿又喜吟詩每對客使其甥諷誦源源不已嘗作杜鵑詩誇于人謂難李杜思索所不至其首句云杜鵑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淵明聞者笑不能忍至夜纂三百子撓髮一千梳髮爲干戈白心於社稷丹亦其工者

臨安府城中有寶積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監察御史魏矼明槖周綱皆居其上人遂呼爲五臺山

車駕駐蹕臨安以府廨爲行宫紹興四年大饗明堂更修射殿以爲饗所其基即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即升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千足總木價六萬五千餘貫則壯麗可見言者屢及而不能止

蜀人司馬先元祐中爲崇州曹官自云以温公之故每監司到彼獨後去而不得湯飲蓋衆客旅進退必特留問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則不復延坐遂趨而出也

鷙禽來自海東唯青鵰最嘉故號海東青宛守王仲儀龍圖以五枚賭歐敏孫公皆皂鵰鶻不堪搏擊公作詩戲之曰海東靈集品仍多萬里秋天數刻過狡兔積年安茂草弋人終日望滄波青鵰獨擊歸林麓早類羣飛入網羅謂謝文登賢太守求方迹惡意如何後遼國求於女真以致大亂由此鳥也

紹興四年温州瑞安縣井鳴如鍾聲纔而州中亦然前史災異所未有或云去歲閩中如此遂有大水漂沒之害或云止如蚯蚓鳴叩擱即止非井鳴也

唐以鄚與鄭豳與幽相類文移差誤故鄚去邑豳爲邠

本朝景祐三年知祥符縣郭輔之奏西川雄州與京東濰州相去僅六千里而遞角迷軍轉遞差誤乞改州名上取地圖觀之以雄州以威服西山入國遂改爲威州焉

歐陽脩爲河北都轉運使上宰相書云自河北州府軍縣一百八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七百户官吏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共四十七萬七千人騎歲支粮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之用不與焉尹洙敍息戍篇口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

出三十年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爲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　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出征用纔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四帥(正原鄜軍秦延)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率騎卒與冗兵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見費不在焉)以十萬衆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皇祐中右司諫錢彥遠乞置勸農司云唐開元年有戶口八百九十餘萬定墾田二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國家有戶九百五十餘萬定墾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不及開元三分之一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

宣和中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是時上皇多微行而司諫曹輔言之一日上皇獨留黼問輔何自而知對曰輔南劍人而余深門客乃輔兄弟恐深與客言而達於輔也上皇然之即下開封府捕深客鞫其押歸本貫內外驚駭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與客語又曹只同姓同郡寔非親也未幾王獨賜王帶余遂求罷即得請黼遽攘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從弟珪瓘玘琉皆以文章名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學取富貴不藉父兄資蔭者唯韓億諸子及王氏而已時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參軍范宗韓工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瓘玘器盡瑞璵韓家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緯不蔭而得由學而然云

王琪為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義倉曰謹按隋開皇五年工部尚書孫平建言諸州共立義倉於當社唐正觀初尚書左丞戴胄議立條制王公已下墾田畝稅二升至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共六千三百八十七萬七千六百餘石臣上此議今十七年矣若於夏秋正稅外每二升別納一升計一中郡歲可得五千石豈減天寶之多乎於是詔天下皆立義倉惟廣南以納身丁米故獨不輸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始於前漢武帝而文帝已嘗舉賢良文學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舉賢良一舉茂材孝元十六年間一舉賢良一舉茂材成帝三十六年間四舉方正直言後漢光武三十二年兩舉賢良章帝十三年兩舉直言和帝十七年一舉賢良安帝順帝各十七年皆兩舉賢良

杭州遭方臘之亂縣門州宇皆被焚翁彥國壞佛寺以新之乃求梁師成書寧海軍大都督府二牓軍宇中心一筆工出督下從日時謂督無目軍出頭縱有叛卒陳通之變乃取二牌焚之

紹興之後巨盗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贊舍人寵之時以
此官爲耻然清流者寄禄官下皆有兼字至賊軍則無
又加遥郡者盡以忠州處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illegible]
蓋欲安反側之意也

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俊一軍常從行
在擇卒之少壯長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
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爲誇今既効之又不使之逃於
他軍用爲驗也然既苦楚又有費用人皆怨之加之營
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
謡曰張家寨裏没來由使他花腿擡石頭二聖猶自救
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紹興四年夏韓世忠自鎮江來
朝所領兵皆具裝以銅爲面具軍中戲曰韓太尉銅頰
張太尉鐵頰世謂無廉耻不畏人者爲鐵頰也

世人名子多連上下一字或從偏旁唯李復圭修撰兄
弟三房名子或曰執柔襲譽傳正人莫曉其意義乃以
仄平仄仄平仄爲異也永嘉林季仲懿成六兵諸父五
人伯父首得子即以八元名之後諸房累得子八人兩
房遂絶人謂數已識於其始然蔡子正樞密之子以五
行爲名至第六子名之曰穀以應六府晩年又得一子
遂命之爲修亦豈在是也河陽張望九子皆連圭字令
以立門金石心爲序請生蜀閬之女嫁鄰居中長子修
年而臺卿諸子因更從年慕譽而違祖訓金石之心遂
從革矣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
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爲貼身或曰横床
江南又云横門尤爲可笑

翟汝文公巽知越州坐拒百不數買績事貶官謝表云
忽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定知晁氏之危後
拜參政温人宋之古作啓賀之曰昔鎮藩維已念越人
之瘠今居廊廟永圖劉氏之安蓋用其語也

紹興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間太白在日後晝見臨
安之人萬衆仰觀迨暮光芒數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
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晝見天文官失於觀瞻然行未
道非過午也但罰宿三十貞而已時謂有昏迷之罪而
免無赦之誅人以爲是然行未道不爲經天又不知何
所據而言也

建炎之後除殿前馬步三帥外諸將兵統於御營使司
後又分爲神武五軍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燮楊沂中
爲五帥劉太傅一軍在池陽月費錢二十六萬七千六
百九十貫三百文（一十萬四千貫係錢廷應副餘卿書司也）米二萬五千九
百三十八石三斗糧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
萬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賞回易之費不
在焉韓軍不知其實但朝廷應副錢月二十一萬餘貫
則五軍可略見矣至紹興中吳玠一軍在蜀歲用至四

千萬紹興八年余在鄂州見岳侯軍月用錢五十六萬
緡米七萬餘石比劉軍又加倍矣而馬芻秣不預焉
前世謂阿睹猶今諺云兀底寧馨猶恁地也皆不指一
物一事之詞故阿睹有錢目之異寧馨有美惡之殊而
張謂詩云家無阿睹物門有寧馨兒與𣢾頭無異矣
世以浙人爲儒每指錢氏爲戲云傚時有宰相姓沈者
倚爲謀臣號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傚大恐盡
集羣臣問計云若移兵此來誰可爲禦三問無敢應者
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傾耳以爲必有奇謀乃云臣是
第一箇不敢去底朝廷渡江時人呼諸將皆以第行加
於官稱劉三張七韓五王三十皆神武五軍大將王三
十者名璞官承宣帶四廂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
輒負敗未嘗成功時謂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後始得王
三十太尉遂爲名對也
從官門狀參云起居辭云攀違某官謹狀無候裁台旨
之文雖見執政亦然亦無賀狀雖無條式相循以爲故
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謂非以爲尊大侍從之臣於同列
難施候旨之辭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則不澄而易敗故買灰官自破錢如
衢州歲用數千緡凡僧寺竈灰民皆斷撲收買既又以
柴薪再燒以驗美惡以鄉地散遠而浮颺者爲佳以其
輕滑煉之熟也官得之尚再以柴煆方可用醫方用冬
灰亦以其日日加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朴木以煆
石灰而并用之又差異於浙東也
章子厚爲相靳侮朝士嘗差一從官使高麗其人陳情
力辭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懇之章云以公所陳不誠故
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陳莫匪情實章笑云公何不道
自揣臣心誠難過海
錢諗以郎官作張俊隨軍轉運自請乞超借服色既得
之遂誇于衆云方患簡佩未有而富樞以笏相贈范相
亦惠以金魚趙叔問在坐戲之曰可以一聯爲慶所謂
手持樞府之主臂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絶倒
張子厚知太常禮院定龍女衣冠以其封善濟夫人故
依夫人品程正叔以爲不然曰龍既不當被人衣冠矧
大河之寨本上天降祐宗社之靈朝廷之德吏士之勞
龍何功之有又聞龍女有五十三廟皆三娘子一龍邪
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應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
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世忠輕薄儒士嘗目之爲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
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
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爲之一笑後鎮
江帥沈晦因廣退錫宴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
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即悟其音云給事世忠
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

况不勝盃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既不滿又容
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
事休引惹優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東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篠草木經冬不
凋號曰青原即七祖思可妙應眞寂大師道場今寺名
靖居有顔魯公書碑又有卓錫虎跑雷跡天竺四泉其
一不生草木號曰黄原正在州東故古語讖云眾好黄
原天卯山此方盜賊起應難自建炎巳酉歲忽洪水發
于兩山土人謂之山笑青原飄屋六十餘楹而山不摧
圮黄原山遂破裂自是諸縣相繼爲賊殘毀經六年猶
未息丙辰歲青黄二原又發洪衝決尤甚是冬虔寇破

永豐吉水傅州城入太和萬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漢贛縣屬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嬰屯兵以
捍尉它隋開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爲名本十二
縣遠者去州七百餘里本朝淳化中分二縣以置南安
軍州城梁徙於章貢二水間貢水在東章水在西夾城
北流一里許合流爲贛江江中巨石森聳如筍水湍激
歷十八灘凡三百里始入吉州萬安縣界爲安流州之
四傍皆連山與虔嶺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爲盜賊
犯上冒禁不畏誅殺建炎初太母擕六宮避胡至彼而
陳大五長者首爲狂悖自後十餘年十縣處處盜起招
來捕戮終莫能禁余嘗至彼去州五十里宿于南田吏

卒告以持錢市物不售問市人何故則云宣政政和是
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兒不肯用其無禮不循法度蓋
天性亦山水風氣致然也
紹興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連大雷電雨
雪近寒雖立春數日然於候爲早老杜詩載十月荆南
雷怒號亦以爲異趙正之都運云得在蜀中十月聞雷
土人相慶以爲豐年之兆蓋四方遠俗未可以一理論
也
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輞水華子岡孟城坳輞口莊
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鹿柴北垞欹湖
臨湖亭欒家瀨金屑泉南垞白石灘竹里館辛夷塢漆

園椒園凡二十一所與裴迪賦詩以紀諸景唐人記云
後表所居爲鹿苑寺而長安志乃云清源寺未知志何
所據舊史載本宋之問別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詩宋
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則又非西都藍田之墅也杜有
和裴迪三詩裴事業未見其他想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爲御史論本朝歲斷大辟人數天聖中一歲二千
三百餘人當時患其數多大議改制元豐歲率二千三
百餘人元祐元年二年四年各四千餘人三年三千人
巳上按國朝會要淳化初置詳覆官專閲天下奏到巳
斷案牘熙寧中始罷閲奏之法止申刑部元豐中又罷
中省獨委提刑司詳覆刑部但抽摘審核元祐初始復

刑部詳覆司然不專任官屬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祖宗法專委刑部郎官三兩員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數盡覆天下之案庶令內外官司知所畏憚而盡心於刑獄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侍郎闕官尚書左選一百六十二員侍郎右選八百餘員並使一年以上至二年兩季闕尚書右選二百八十三員侍郎左選五百三十七員並俟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闕四選宗室已未有差遣共一千四百八十餘員

黃魯直在衆會作一酒令云虱去乁爲虫添几却是風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答他日人以告東坡坡應聲曰江去水爲工添糸即是紅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雖創意爲妙而敏捷過之蘇公嘗會孫賁公素儇內殊甚有官妓善商謎蘇即云蒯通勸韓信反韓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孫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負漢也蘇大喜厚賞之

朱希亮潁川人爲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偶與朱相值邂逅之云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云何世無賢今未問君名姓將何出喬愕然不能答蓋古惟有橋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鼻及知之或云匈奴貴姓也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夏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既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即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既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泡水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即訴于官鞫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既無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敘其大略而已

筆談載呂縉叔臨終身縮才數尺洛人范季平子婦病瘦累年浸亦短縮紹興六年春卒於臨川才如六七歲兒亦可怪也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邊有此石獸故以爲名余過彼得破甓上有隷書開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爲何人又洪撫之間地名清遠有淨居院余又得一塼四傍皆印開皇十六年字寺後山上有壽覃亭前埤木園三冢多題詩云三經霹靂中有巨蛇也東坡葬汝州其墓甓皆印東坡二字洛人王壽卿所篆余在襄陽得隷書宋昇明三年阜長史蓋塼考之蓋之父也餘六百年矣堅實可作硯避地亦棄於陽翟善財寺中

韓邑知剛福州長樂人嘗監建溪茶場云茶樹高丈餘者極難得其大樹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長半寸許採之浸水中俟及半斛方剝去外包取其心如鍼細

僅可蒸研以成一胯故謂之水芽然須十胯中入去歲舊水芽兩胯方能有味初進止二十胯謂之貢新一歲如此者不過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其剝下者雜用於龍園之中採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足舊米價賤水芽一胯猶費五千如紹興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歲費常萬緡官焙有緊慢火候慢火養數十日故官茶色多紫民間無力養火故茶雖好而色亦青黑宣和中臘月貢或以小株用硫黃之類發於蔭中或以茶子浸使生芽十胯中入分舊者止微取新香之氣而已入香龍茶每斛不過用腦子一錢而香氣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曆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爲支即是得寅卯在六日爲豐年之兆李舍人瑑西美云李善三命術於陰陽書多通

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嘗誦少陵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況時賦詩者百數李伯紀職大觀文官銀青帥福唐亦寄題二篇其末章云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由剛未賓時謂二公窮老未賓何言之讖也

晉史溫嶠傳司隷命爲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敳傳云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而知嶠傳云遷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則二嶠傳皆載未知孰爲是也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于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末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讖

建炎三年己酉胡騎至浙東破四明明年庚去時呂源

知吉州葺築州城役夫於城脚發地得銅鐘一枚下覆甕缶意其中有金璧之物競往發之乃枯骨而已衆忿其勞力盡投于江中視銅鐘之上有刻文云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於廬陵隕于西壘之巔吾時司天文昭政命令晦明康定之始末欲埜于他山就瘞于西壘之垠吾卜筮土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呂之日復土是邦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集工決使吾愛子之骨得同河伯聽命于水府矣京北逸翁深甫記按唐興元元年甲子歲朱泚李懷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歲二月十二日甲子李懷光反中巳蓋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則六月甲辰泚始伏誅七月壬午至自興元之時也迨建炎四年庚戌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繼康呂東平水府之讖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數未解而復出是邦未知爲誰則逸翁之術亦可謂精矣

崇寧中李誡編營造法式云舊例以圜三徑一方五斜七爲據疎略頗多今按九章筭經圜徑七其圍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稜徑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六稜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圜徑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内取圜徑一得一六稜八稜取圜准此又載名物之異曰牆名五墻墉垣墂壁柱礎名六礎礩舄磌碱磉今謂之石碇首頓材名三章材方桁栱名六閞槉欂曲枅欒栱飛昂名五櫼飛昂英昂斜角下昂爵頭名四爵頭耍頭胡孫頭蜉縱頭枓名五楶栭櫨楷枓平坐名五閣道墱道飛陛平坐鼓坐梁名三梁杗廇欐柱名三柱楹棳陽馬名五觚稜陽馬闕角角梁梁抹侏儒柱名六棁侏儒柱浮柱梲上楹蜀柱斜柱名五斜柱梧迕枝樘叉手棟名九棟桴穩棼甍極槫檁櫋搏風名二榮搏風柎名三柎複棟替木椽名四桷椽榱橑檐名十四宇檐樀楣屋垂梠櫺聯櫋橝房廡槾䣇庮舉折名三陠峻陠峻舉折烏頭門名三烏頭大門表楬閥閱今呼爲欞星門平棊名三平機平橑平棊俗謂之平起以方椽施素版者謂之平闇鬬八藻井名三藻井圜泉方井今謂之鬬八藻井鉤闌名八櫺檻軒檻櫳梐牢闌楯柵階檻鉤闌拒馬叉子名四梐枑梐拒行馬拒馬叉子屏風名四皇邸後版扆屏風露籬名五欏柵據藩落今謂之露籬塗名四墐塗垷泥階名四階陛陔墑瓦名二瓦㼜塼名四甓瓴甋瑴㼻甎又云史記居千章之萩注章材也說栔音立

按構屋之法皆以材爲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凡屋之高深名物之長短曲直舉折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爲制度材上加栔者謂之足材其規矩制度皆以章栔爲祖今人以舉止失措者謂之失章失栔蓋謂此也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庯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觀者謂之庯峭蓋庯峻也今俗謂之舉折

陶隱居注本草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余宦原州時官庫慶錦堂酒取數絕少醇旨最於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見司馬温公苦寒行云并州從來號慘烈今日乃信非虛名誰言醇酵能獨立壺腹迸裂

無由傾則塞上之寒隱居生於東南蓋未之見耳

蘇子瞻與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于吳興時張子野在坐作定風波詞以詠六客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後十五年蘇公再至吳興則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張秉道蘇伯固曹子方劉景文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鬬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程俱致道以外氏蔭入官少有文稱東駕在錢唐不試而除三字其謝表云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衛公之才猷宋綬之該通韓維之方語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若楊大年之一世英豪歐陽脩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蘇軾之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辭命如臣何者濫蹊前修蓋自唐以來才十數人亦可謂榮矣然自是者多不試人反以為濫也

吳幵正仲家蓄唐以來墨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無出廷珪之右者其堅利可以削木渠書華嚴經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晏墨遂至二寸則膠法可知矣王彥若墨說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宮見架閒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子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王之子婦蓐中血運危甚醫求古墨為藥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諸子欲各備產乳之用乃盡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嘗和吳觀墨詩云賴君陳玄典籍傳肯教邊腹擅便便竟誇削木眞餘事卻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穎後五車仍在楮生前紙愁公子從醫說火煅生分不直錢

吳幵正仲著漫堂集載唐顧況老失子作詩云老人哭愛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其父哭并詩不勝其哀戀於冥官復為況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本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來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總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夢於其母且復為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果復得子其事頗與非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識晉叔宋城人丁巳歲為浙西提舉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陽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孫也

吉州萬安縣至虔州陸路二百六十里由贛水經十八灘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贛石惶恐灘在縣南五里東坡貶嶺南有初入贛詩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錯喜歡鋪入贛有大小惶恐灘天設此對也其北歸云予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惶恐之南又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朝崐崘

梁口橫石清洲銅盤落賴大湖狗脚小湖磻磯天柱髓口凡十八灘自梁口灘屬虔州界又有錫州大小湖李大王四洲水漲或落皆可行惟石沒水不深爲可畏也

蔡確持正始爲京兆府司理參軍會韓子華建節出鎮初到燕設蔡作口號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將壇今拜漢將軍之句公喜薦之改京秩元豐中致位宰相元祐初責知安州後圃有浮雲樓樓下臨涢河嘗賦十詩有葉底出巢黃口鬧溪邊逐隊小魚忙之句又一絕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斯公撫碧灣時宣仁聖烈皇后聽政知漢陽軍吳處厚皆注釋以進坐謗訕貶新州而死其始終盛衰皆以詩句亦可畏也然元祐黨人之禍自此而起幾與牛李之策相類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如趙岐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因識倉之訴五臣注爲孟軻字也

蔡忠懃既以詩得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妾號琵琶姐又畜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鐘鸚鵡聞之即傳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瘴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尾誤擊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漢江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鬱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而鞘不焚與王冰注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慧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書蓋相符也

欽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常膳百品十減其七放減宮女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萬計矣見吳幵承旨摛文集

茈胡本草音柴而劉禹錫集音紫按廣韻茈字有二音茈胡則音柴茈草茈薑則音紫按少陵詩云首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則劉集音恐誤也又仙靈脾柳子厚作毗字宜當從柳本草木部鹽麩子云樹葉如椿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鹽食之酸鹹止渴一名叛奴鹽而五倍子生此木葉下本一物也乃載於草部按玉篇構音皮秘平秘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狀可食味酸美即鹽麩子也本草云生吳蜀山谷五倍子疑爲吳構子語訛而然耳又豬苓一名豭豬

屎陶隱居云舊云是楓樹苓其皮至黑作塊似豬屎故
以名之按通俗文豬屎曰豬音靈恐當用豬字

東坡居士云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南雄州在大庾
嶺下纔數十里與江南未相遠也而氣候頓異二月半
梨花已謝綠葉皆成陰矣如若榴四時開花橘已實仍
榮或發於大本之上却無枝葉此尤可怪然花發不數
日輒謝香氣亦薄蓋其津脉漏泄者多故也退之詩云
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怕洩
陽氣發亂無全功淨花良藥鎭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
又其開發先在西北枝而北嚮當盛者緣日行北南至
之極則猶在其北故尓

高適謫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爲
右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杜子美有詩送之云脫身簿
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作荆南法曹與張籍詩云判
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亦有寄小姪
阿宜詩云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
身滿瘡則唐世曹掾簿尉皆未免於鞭朴而史不載所
以責官多使爲之欲重爲因辱也

熙寧初有士子上書迎合時宰遂得堂除蘇長公以俚
語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便姦邪而其後
禪林釋子趨利諛佞又有甚焉懶散楊峒續成一絕云
當時選調出常調今日僧家勝俗家

曆日中有載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爪之異必自
有說而未有能辨之者或謂附肉爲甲則甲何可除也

廣南俚俗多撰字畫以夯爲思奎爲穩奀爲矮如此甚
衆又呼舅爲官姑爲家竹䈅爲道逸子女婚作駙馬皆
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
駭者

顔延年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
云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
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
爲揮斥之字而杜牧之將赴吳興登樂游原絕句云欲
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後人因此遂專作旌
麾以對五馬爲太守故事而牧之黃州即事云莫笑一
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乃在吳興之前時無把字
不知訓麾爲何義也

南安軍上猶縣北七十里石門保小遜村出堅石堪作
茶磨其佳者號掌中金小遜之東南三十里地名童子
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蓋其次也其小遜村所出亦有
美惡須石在水中色如角者爲上其磨茶四周皆匀如
雪片齒雖久更開斷去虔州百餘里價直五千足亦頗
艱得世多稱耒陽爲上或謂不若上猶之堅小而快也

韶州有漢隸書周府君功勳記銘云諱璟字君光下邳
人熹平二年爲桂陽守開昌樂瀧爲舟人之利廟食連

州而碑在曲江郊外為風日所剝紹興七年始遷于城中其後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令體按太和之號乃魏明晉廢後魏孝文石勒李勢皆常以名年而四非其正朔所及晉太和之歲數未常至九疑害太宗太和重刊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歲矣又至紹興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畫不能如是之完也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為鬼揶揄劉貧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穎昌士人馬磐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資以適人衆為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既闔棺聞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去遂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衾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申官捕賊則其女復死矣天之窮人其巧如此

天下之事有不學而能者儒家則謂之天性釋氏則以為宿習其事甚衆唐以文稱如白樂天七月而識之無二字權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韓退之自云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謂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賦方圓動靜劉晏之正朋字豈學之所能至哉以羊祜識庾環之處推之則宿習為言信矣

章誼宜叟為戶部尚書閉門謝客雖交舊亦莫之接有輕薄子一日留刺閽者多與之錢屬其必達章視其銜乃崖州司戶參軍韓柳也遂解門者至臨安府人益以為笑又有太府寺丞華　上留守呂丞相書於紙尾圖男女之狀又與中丞周子武書於其銜下云男愚見上周某皆一時異事也

吳拜正仲云渠為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于後閣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而報云香滿蔡使卷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滿坐幾不相睹而無煙火之烈既歸衣冠芳馥數日不歇計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宗室熙寧之前不以服屬皆賜名補環衛官嘗有同時賜名為叔總叔是叔渾叔齡之屬詆因以致訟後雖不啟然嗣昆弟有名不避不通者訖不知改後袒免之外皆父祖命名有伯琪者輒為抱孝人謬寫作璘遂仍其謬既而試進士中第自范致虛唱名誤呼數姓後皆令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廣韻玉篇凡字書中皆無玉旁作琳字音乃止以居悚切注之衆皆不悟遂形誥勅後世當又增此一字亦可笑也

江州廬山西林乾明寺經藏壁間有唐戊辰歲燕人王翰畫須菩提像世以王為與杜子美下隣者按文苑傳

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蒱酒開元十一年張説輔政召爲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蓄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十四年説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别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遊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則西林所畫蓋自仙州貶營道時過九江也筆畧簡古非畫工所能自開元十六年戊辰建紹興九年己未四百一十二年矣今獨石刻存焉

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户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藝祖皇帝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仙是夕有雲物之異自是每歲忌辰必有雨雪風冽之變至紹興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靈如在視唐文皇玉衣之舉鐵馬之汗蓋過之遠矣其神異之事已載於國史方潛隱時自鳳翔道過原州嘗息棠木之陰日已轉而蔭不移至今其木枝條皆有龍角之狀其所蔽之地草獨不生此實録之所遺者余作倅臨涇嘗親至其下爲築垣以護

惠州博羅二山羅山傍海博山則並又在海中形圓而尖今博山香爐取其狀類也羅山又名羅浮云在海中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嘗有柑一株太平興國中有中人取其實以進愛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貴之竟傳羅浮柑今山中更不復有而其名不泯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爲太一宫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己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呂顧空中有紙鳶即使賦之道士應聲曰因風相激在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却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秋冬之間湖北牛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麞鹿野猪虎狼皆死至於蛇虺亦殭於路傍此傳記所未嘗載者若以惡獸毒螫之物自斃爲可喜而牛馬亦被其災是未可解也

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幺鳳素面嘗嫌粉涴洗粧不退唇紅高情易逐海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廣南有綠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於枝上土人呼爲倒掛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粧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促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

墁凡數百枚食之止餘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不可及遂失所在孫威敏公夫人邊氏喜食鱠須目見割鮮者食之方美一日親視庖人將生魚已斷成鱠忽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魚於器俟覺而切乃夢器中放大光明有觀音菩薩坐其内邊起視魚諸鱠皆動因棄於水中自是終身蔬食余在順昌見同官二人年六十餘以無子戒不食魚未幾皆有子遂刻文以勸人亦自不食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家人謂鮭魚出水即死食之非殺亦斷為鱠至暮欲再烹而動此皆與唐文宗食蛤蜊之事相同若無善緣則强不可化者亦不復見此事也

唐李賀父名晉肅而賀不敢應進士舉韓愈作諱辯以譏避之為非紹興中范溆知鄂州以父名崿辭不聽而唐馮宿父名子華及出為華州刺史乃以避諱不拜賈曾景雲二年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言固辭拜諫議大夫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此字同而音異與字異而音同事蓋相類又二名偏諱皆所不當避者而唐世法乃聽之與今條令蓋少異矣宗室令畤徐麟父名世量及除提舉萬壽觀雖字有古今之殊比之子華則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許法謂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者皆合避而馬騭父名安仁紹興八年知衢州以縣有安仁乞避則遂聽其辭雖不應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本草載白花蛇一名褰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月十月採捕之圖經云其文作方勝白花喜螫人足黔人被螫者皆立斷之其骨刺傷人與生螫無異今醫家所用惟取蘄州蘄陽鎮山中者去鎮五六里有靈峯寺寺後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極難得得之者以充貢洞内外所產雖枯而目猶明至黃梅諸縣雖鄰境枯則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縣又與黃梅為鄰間亦有之枯則兩目皆不明矣市者視此為驗以輕小者為佳四兩者可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尋其蟄處而掇取之夏月食蓋盆盆子者台庚尤有功採者置食竹筒中作繩網以繫其首剖腹乃死入藥以酒浸炙去首與鱗骨三兩可得肉一兩用也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篇云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為藥者良以此也其虻蟲水蛭之類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為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後有用雞子者則云用先破者有力於婦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擇食時可食牛肝及

心不可故殺令子短壽鯉魚湯與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魚論諸毒螫則云凡見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惡心向之亦不得殺若輒殺者後必遭螫始亦難差小兒狗齧方云勿令狗主打狗於毒螫傷人之物尚不忍生心而加箠況其他乎其仁慈可謂至矣而新校治婦人姙娠諸方皆用烏雞之類割頸取血以煎藥乃高保衡孫奇林億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用心又慮後世更疑不用生命以爲虛語故余於本草蒙求注中已辯其事令更載于此以釋來者之惑云

廬山記載錦繡谷三四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繡故以爲名令山間幽房小檻往往種瑞香太平觀東林寺爲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羣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草莽中山人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令移貿幾遍天下蓋出此山云余嘗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園有瑞香亭刻石爲記云其高丈餘大觀中余官于彼亭記雖存而花不復見東都貴人之家有高尺餘者已爲珍木置于陰室溉以佳茗而鄧州人家園圃中作畦種之至連大枝採斫不甚愛惜花李子歲取以種其初蓋亦得於山中不獨江南有也

韓信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袴下後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徐廣注云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按玉篇袴音苦故切胯股也音與袴同跨苦化切跨越也又兩股間也胯兩股間也音與跨同胯跨字相類而音韻不同令學者亦未嘗分別前讀胯爲胯音世必笑之諸書皆如此者甚衆聊舉其一焉

會稽士人有錢唐休者頗有聲于時趙丞相當國人薦之者方議除擢會有邊報小警視奏日中適見其姓名趙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後趙引折彥質爲樞密其院中奏牘書名相次人有譖之者謂趙鼎折爲不祥乃與錢事相類古今以識語而爲禍福者多矣雖有幸不幸蓋亦數使之然也可勝歎哉

余寓居上饒數問信州之得名於邦人莫有知者後觀圖經載弋陽縣有信義港以地極肥饒人多信厚而得名疑州之爲稱或以是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詩云俱客古信州者蓋謂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圃爲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麗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者從之遊亦若平日懇以名堂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既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于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爲有力至紹聖初劉既坐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古署尤急於問舍又欲

假堂爲館士子以二相爲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濕不堪又以其言爲未信竟借以居亦終于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爲靈何以異哉

杜少陵新婚別云雞狗亦得將世謂諺云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之語也而陳無已詩亦多用一時俚語如昔日剜瘡今補肉百孔千瘡容一罅拆東補西裳作帯人窮令智短百巧千窮只短檠起倒不供聊應俗經事長一智稱家豐儉不求餘卒行好步不兩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爲無麪餅（巧媳婦做不得無麪餺飥）不應遠水救近渴誰能留渴須遠井（遠水不救近渴）瓶懸瓽間終一碎（瓦罐終須井上）故急行寧小緩（急行趕遲行遲過）早作千年調一生也作千年調（人作千年調鬼見拍手笑）拙勤終不補（勤能補拙）斧斫仍手摩（大斧斫了手摩）女驚雞透籬犬升屋（雞飛狗上屋）割白鷺股何足難（鷺鷥腿上割股）薦賢仍賭命而東坡亦有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皆世俗語如賭命軟飽猶可解而黑甜後世不知其爲睡矣如詩之串夷載路書云串由靈安知非當時之常談也

西北人生子其儕輩即科其父首使作會宴客而後已謂之將帽會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畢嫁亦大會親屬謂之倒箱會廣南富家生女即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取飲名曰女酒貧家終身布衣惟娶婦服紬三日謂爲郎衣此皆可爲對者蜀人每食之餘不問何物皆投於一器中過三月方取食謂之百日虀極貴重之非至親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閩中公私醞釀皆紅麴酒至秋盡食紅糟蔬菜魚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以紅糟煮鯪鯉肉賣鯪鯉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樞密院奉祠居婺州忽夢行道上憩大木下有人止歧路云此入閩中路也未幾除守泉南行至江山道中時方秋暑從者废茶果憩于大木之下有過之者曰此入閩中路也宛如夢中所見乃太息曰雖欲不來其可得也

劉岑季高閑居湖州夢廖用中云我與鄭顗道却是同年時廖爲中丞鄭望之侍郎領宮祠居上饒後數月劉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宮觀罷歸南劍道由信上鄭往謁之初未相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即云鄭顗道在此某與之却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少異則出處升沈動静語嘿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後時方用兵急於人才故士大夫多奪哀起復自是凡軍假攝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雖非軍旅及稍材幹多以急祿而起李將仕東云在興國軍有通山縣尉以喪母在告既而出參人皆駭愕而不敢問數日之後同僚見其巾用縞素問其所以云先妣不幸曰如此何故參告云某已於几筵前拈香起復矣禮義之喪

一至于此是可歎也

宣和中濟南州宅中有鬼為美婦人以媚太守其後林震成材司業出守是州初到乃雜於官奴中黥衣淺色無粧飾頎長而美頗異于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究後屢闔公宴竟不見此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貌衆皆云無林方惑之次日遂徑入堂室林遂親愛之自是與家人雜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兒戲於堂上婦人過而衣裾誤拂兒面其人詬之婦人笑而回以手捧兒面捩之面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畏始知妖異時何執中為丞相林乃其婿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籙驅治終莫能遂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呂洞賓嘗遊宿州天慶觀道士不納乃宿于三門下採栢葉而食踰月方去臨行以石榴皮書于道士門扉上云手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字皆入木極深後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門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極宮門楣壁上亦有題詩云宮門一閉入臨水凭闌立無人知我來朱頂鶴聲急人取字上亦皆穴也

建炎初車駕自維揚渡江金人分兵逼壽春衆刼太守馬識遠使投拜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虜退其嘗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謀殺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存我輩終不得全幕官王大節曰彼有家屬如何於是盡殺推大節權領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兵退尚不肯用建炎年號具奏朝廷乃擢大節通判撫州事紹興二年大節與徐曉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節與徐論禪曰罪福之事報應有無徐云未了還須償宿債大節曰如何可脫徐曰法心覺了無一物趙州和尚道放得下時都沒事若放不下寬債到來何由釋免王面發赤次日具飯邀徐密告壽春之事曰還可脫免否明叔曰如趙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惟覺能了翌旦徐與同官王昌俱訪大節忽言病來又曰了不得了不得且救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炙其臍中方三四壯矍然而起曰知罪過知罪過又曰且放我寬語言紛紜莫能悉記二公驚出但聞哀祈之聲久之竟死孟與徐皆能道其事

齊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狀如傷寒發熱已而手足厥冷湯劑不能下昏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湯餅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麪搏成塊亂擲之家人驚異乃曰朝議才省來且慢喫遂怒目曰那得朝議來我是筠州高安縣販邵武軍客人被你朝議在吉州權縣將我六箇平人惡做大辟殺了今來取命你朝議已去久矣家人聽其聲乃東人語音狀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頃遂仆徐明叔與齊鄉人知其不妄孫延直德中云渠在

有尉李脩以捕盜賞改承務

郎而盜中一名乃逃軍李以拒捕殺之受命之日家中置酒爲慶明日五口皆生瘰癧數月之間死者四人惟妻平日不爲夫所禮乃獨存李臨終瘡潰透腹腸髒流出數日方死又一同官性嚴酷訊囚多過數晚年苦兩足浮腫醫療莫効久之肉爛指落浸淫潰至半腔而死不可不戒也

陳　寶之徐州彭城人慶曆元年以外舅龐穎公籍任爲太廟齋郎後爲雍丘縣主簿薦改官者凡十七人延見仁宗怪其多時鞠公爲樞密使仁宗務抑勢家特不與改再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既罷舉者亦十餘人乃止以五名應格比引對其一舉者不可用亦不果改官京秩又對冀州支使至治平二年方遷大理寺丞世徒知以多而報罷不知後以少而失信乎爲有命也其子師道無己作先君事狀亦載此

信州弋陽縣海棠滿山村人至并花伐以爲薪廣南以根吠鍺處州龍泉以蔔亦然溫州四時有蘭各是一種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樣不甚實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支一株嚴州通判廳下有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能名者

仙茅一名婆羅門參出南雄州大庾嶺上以路北雲封寺後者爲佳切以竹刀洗暴通白其寺南及他處者即心有黑暈以此爲別

婺州義烏縣有葉鍊師者本邑當村田家女隨嫂浣紗於漢中見一巨桃流於水上乃取以遺嫂時方仲冬嫂以其非時又若食餘因棄不取女乃啖之歸遂絕粒踰年之後性極通慧初不識字便乃能操筆書有楷法徽宗聞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賜號鍊師

孫延壽嚮仲天渠知餘杭縣日有臨安鐵塔院僧志添來爲縣人作水陸齋時周常仲修侍郎居烏墩有二弟元賓元輔在餘杭添見元賓曰侍郎安否承務可急往見之昨夜水陸會中却見侍郎來赴也周信之亟買舟而去至則仲修已不幸矣又嘗謂周邠開祖曰公何故來看水陸且宜持忌未幾周亦卒添作水陸齋極嚴潔多見亡者道其形貌語言甚異人歸向之黃魯直爲之寫草庵歌刻石傳于世

廖剛爲中丞建議令兩制舉士拔擢超用時李光自江西帥作參政有機宜呂廣問欲加引用廖與給事中劉一止中書舍人周葵遂通薦之李又求於秦相欲置之文館雖已許之久而未上乃以啓賀其執政啓以示秦其中有云屈己以講和而和未决傾國以養兵而兵愈驕秦相固已不樂至四方屬意固異於前後碌碌無聞之人百辭承風尤在於朝夕赫赫有爲之際秦意愈怒訖不與之至爭辯於上前李由是罷廖與周劉亦被逐

及其門人又成一黨

中人趙蕃輔希元自負詩文每以東坡爲標準居處齋室皆取其言以爲名嘗種芍藥于亭下以蘇詩有亭下殿餘春之句遂榜曰殿春亭作橫牌書之同列有惡之者乃謂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爲衢州兵官時趙令衿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詠每杙識評後表之除折西憲舜輔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嚴州而憲亦罷焉

鄭範季洪信州貴溪人登第久不仕嘗獻書五十篇言當世之務號芻蕘論朝廷止除充嚴州教授而已其論相篇云臣觀漢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者四十有七人獨前稱蕭曹後稱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爲輔相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漢唐歷年相若而命相多寡幾十倍之差疑漢有所遺而後世任相亦不書於前古也又災異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西漢載於史者亦五東漢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則災異亦漫多於古余在紹聖間見東京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佛陀禪師德遜云少時嘗以平歲秋成粟穗量其短長數其粒數至中年已後數量校之漸不及前至其晚年豐歲反不逮少時之出年信釋氏入末劫之說爲信則災異之多疑與遜之言亦相符也至於人之壽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誕日禁屠宰始於隋文帝爲先帝先后追福其後不見于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于令從之文宗長慶四年十月十日慶成節詔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爲永例武宗開成五年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爲降聖節六月十二日皇帝載誕之辰爲慶陽節懿宗七月　爲延慶節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爲嘉會節哀帝九月三日爲乾和節餘不盡見皆三教入殿講論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然初即位未使立節名惟昭哀改元已立此見於唐舊史而新史又止載千秋節名後世遂爲誕禮天下宴飲公私勞費雖禁屠宰而殺害物命甚多崇寧中始有獻議令宴設止用羊豕余在靖康間嘗乞蠲罷獻誕已久訖莫肯從

唐劉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己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爲箕州刺史益自喜以爲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綦連耀謀反被誅憬藏以善相在方伎傳然其所載但言所中者耳如相思禮之謬蓋不少也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稼嘗云達官怕山摧今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冰極爲中的人多不見木稼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寧王見而歎曰諺云

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甍
窟磊子亦云魁磊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
漢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
見舊唐音樂志今字作傀儡子又篳漢武帝工丘仲所
造云其元出於羌中篳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
亦云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琵琶四弦漢樂也初秦
長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乃
藏琴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引而
近之曰琶言其便於事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
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
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
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昌宗易之固應足矣近聞尚食
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
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
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
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之舊書詳載斯
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王珪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
長此事世皆知之李大亮爲劍南道巡省大使數爲揚
清甚獲當時之譽此亦舊史之文今若用激濁揚清爲

大亮則人多以爲怪矣若不記萬卷書未可輕議人文
章也
唐舊史云永王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瑒
又勇而有力遇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
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李希言乃平牒璘大
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
尊侯王禮絕僚品衆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
落筆署字漢儀墮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希
言在丹陽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則李太白初從其行
蓋璘未露其跡不然豈肯從其爲逆者也而李希言署
名平牒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書皆略而不載不特
璘之本謀使爲犯順至於翰林之賢皆爲輕典矣
喬大觀維揚人紹興中仕宦于朝嘗有人戲之曰公可
與鄭元和對喬云某豈有遺行若彼邪曰非爲此也特
以名同年號世未見其比耳又葉三省景參嚴州人嘗
任起居舍人姓名與字皆有兩呼亦所鮮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爲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爲禮
蓋相反矣蓋在唐朝猶未若此按舊史敬羽傳羽爲御
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爲宗子若冰告
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
碩頃間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
何得慢耶遵絕倒者數四則唐世尚有坐席之遺風今

僧徒猶爲古耳
易正義釋朶頤云朶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多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爲朶也
世俗簡牘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略之義余聞於博洽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後因檢禮部韻略恈字注云㤀恈心亂也疑本出此傳用之訛故去心耳
徽宗嘗問近臣七夕何以無假時王黼爲相對云古今無假徽宗喜甚還語近侍以黼奏對有格制蓋柳永七夕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而俗謂事之得體者爲有格制也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周懷政密請於上欲傳位皇太子上許之皇后令軍校楊崇勲告萊公謀廢上遂誅懷政萊公貶海康以死仁宗即位賜謚忠愍命知制誥丁度爲詞曰夫徇義保躬賢哲罕兼其致原心覈行褒沮得伸其公惟節惠之舊章寔經世之明勸不有正議孰旌遺烈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寇準器資莊重風猷簡貴感會先聖綢繆工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遠余主鬯之日實乃秉鈞之秋國惟協恭罔有二事邊盜言之噂嗒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汙貝錦難辯再罹遐謫遂及云亡終悲零露之歸徒軫幽泉之痛間雖存伸澄雪追賁寵嘉而諡功易名尚缺恩禮沈諫祕書諭于疑論逝者莫愬朕甚閔之諡法有危身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愍合是休典慰其營魂宜特賜諡曰忠愍今公安縣道州鄧州皆有生祠鄧州後賜名忠烈廟道州刋公詩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樓號寇公而公安插竹挂楮錢焚以祭公今生成林尤爲異也

雞肋編

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筮法新儀行于世聞其他有著述尚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抄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惜之如塵尚多有疑誤時至元己卯仲春月
觀陳孝先甫誌

河南邵氏聞見後録三十卷

（宋）邵博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聞見後錄三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邵博撰。博字公濟。伯溫子也。是編蓋續其父書。故曰後錄。其中論復孟后諸條。亦有與前錄重出者。然伯溫所記多朝廷大政。可稗史傳。是書兼及經義史論詩話。又參以神怪俳諧。較前錄頗爲瑣雜。又伯溫書盛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蘇軾。觀所記游酢謝良佐之事。知康節沒後程氏之徒欲尊其師而抑邵。故博有激以報之。蓋佔權者務爭利。必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利之不獨擅。則同類復相攻。講學者務爭名。亦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名之不獨擅。則同類亦相攻。固勢之必然。不足怪也。至其彙輯疑孟諸說。至盈三卷。證碧雲騢眞出梅堯臣手。記王子飛事稱佛法之靈。記湯保衡事推道教之驗。論晏殊辯葬之非。詆趙鼎宗洛學之謬。皆有邵子之家法。他若以元稹詩作黃巢之類。引據亦頗疏略。惟其辨宣仁之誣。載司馬光集外章疏之類。可資考訂。譏通鑑削屈原之非。駁王安石取馮道之謬。辨伊川易傳非誤。垂簾證紹興玉璽實非和璧。論皆有見。說詩亦多可採。宋人說部完美者稀。節取焉可矣。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序

先人蚤接昔之君子著其聞見于篇甚嚴博不肖外纘有得在前例爲合聞後出他記不避也或以司馬遷之書曰太史公猶其父談云爾爲緒之篇下亦不失爲遷也嗟夫筆四十年獲麟已絕矣續明年又明年孔丘卒非是但云聞見後錄云紹興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丙寅河南邵博序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一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太祖既定天下嘗令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已施行可利及後世者普等歷言大功數十太祖俾更言其上者普等歷畢思慮無以言因以爲請太祖曰吾家之事唯養兵爲百代之利蓋凶年歲有叛民而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畧非下臣所及予謂議者以本朝養兵爲大費欲復寓兵于農之法書生之見可言而不可用者哉

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殿上然後議所進呈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祖即位之一日宰執范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看質等起進呈罷欲復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爲故事

太宗以柴禹錫趙鎔皆晉邸故吏頗親任之後盧
錫鎔告秦王廷美陰謀事連宰相盧多遜趙普
與多遜有積怨上章乞備樞軸以糾姦變廷美
謫房州多遜謫崖州擢禹錫樞密副使鎔知樞
密院禹錫鎔益散遣吏卒于國門內外偵事吏
卒有醉酒與鬻書人韓玉鬭毆不勝者又誣玉
有指斥語禹錫鎔以聞玉伏法太宗尋知其寃
遂踈禹錫鎔不復信用鎔未幾皆罷廷美以太

平興國七年五月遷房陵九年正月卒前詔以
是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迅雷中烈火作
焚乾元文明二殿罷封泰山柴禹錫病狂陽趙
普亦被重疾委吏甄潛禱于終南上清宮天神
降語云普坐寃累耳廷美自眞宗咸平二年方
自房陵歸葬汝州梁縣新豐鄉前已追復涪王
謚曰悼仁宗即位贈太師尚書令出正國史
初有神降于鳳翔府盩厔縣民張守眞家自言
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守眞遂爲道士每神欲
至室中風肅然聲如嬰兒守眞獨能辨之凡百
之人有禱言其禍福多驗開寶元年太祖召守
眞見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內侍王
繼恩就見建隆觀降神神有晉王有仁心等語
明日太祖晏駕晉王即位是謂太宗詔築上淸
太平宮于終南山下封神爲翊聖將軍出太宗實錄國史道釋老志符瑞志

仁皇帝誕降章懿后榻下生靈芝一本四十二葉
以應享國四十二年之瑞云　仁皇帝四時衣
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稟天地中和之氣故也
燕恭肅王仁皇帝叔父也頗自尊大數取金
錢于有司曰預討吾俸可也積數百萬有以聞
詔除之御史沈邈言其不可帝慘然曰御史誤
矣太宗之子八人惟王一人在耳朕當以天下
爲養數百萬錢何足計也

仁皇帝慶曆中親除 王素歐陽脩蔡襄余靖爲諫官風采天下王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眞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卽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旣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

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仁皇帝慶曆年京師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一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言非大史是日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詣太乙宮公曰乞

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豫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豫告百姓但瞻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慮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宮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御逍遙輦御平輦徹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卽殿庭雨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

夜舉體乃溫公曰陛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愼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爲犧牲何愼也 仁皇帝內宴十門分各進饌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爲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李處度藏仁皇帝飛白四民安樂四字旁題化成殿醉書賜貴妃嗚呼雖酒酣嬪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

聖帝明王以來天獨以仁諡之也
諫官韓絳面奏仁皇帝曰劉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不敢不聞帝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心中卿持歸焚之嗚呼與世主故相離間人臣使各暴其短以爲明者異矣　韓絳又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仁皇帝曰朕不憚自有處分深恐未中于理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

而行之嗚呼與世主事無細大當否類出手勑用壓外庭公議者異矣
嘉祐二年秋北虜求仁皇帝御容議者慮有厭勝之術帝曰吾待虜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張昪遺之虜主盛儀衛親出迎一見驚肅再拜語其下曰眞聖主也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爲一都虞候耳其畏服如此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仁皇帝以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天章閣召兩府兩制臺諫等觀三朝御書置酒賦詩于羣玉殿庚子再幸天章閣召兩府以下觀瑞物十三種一瑞石文曰趙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眞君王萬歲三瑞木曰大運宋隱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餘斤六丹砂山重十餘斤七馬

金蹄八軟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異色十一瑞竹一節有二莖並生其中十二龍卵有紫斑而小十三鳳卵色白而大觀太宗眞宗御集面書飛白命翰林學士王珪題姓名徧賜之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親諭以前日之燕草創故再爲之無惜盡醉獨召宰相韓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舉而盡各以金盤貯香藥分賜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韓琦哀冊文云因鶩

前會之非常似與羣臣而敘別也
仁皇帝崩遣使訃于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虜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其後北朝葬仁皇帝所賜御衣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真宗時皇嗣未生以綠車旄節迎濮安懿王養之禁中至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後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真宗故事選近屬得英宗養禁中以至嗣位英蓋濮王第十三

子殆天意也
文思院奉上之私無物不具宣仁后同聽政九年不取一物嗚呼賢哉
上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至南都筮曰卽帝位昭慈太后遣內侍官邵成章以乘輿服御來有一道冠非人間之制成章捧以奉上曰太母以奉殿下祖宗以來退朝燕閑不裹巾只戴道冠曰神宗始易以巾非舊制也願殿下卽位後退朝燕閑只戴此冠庶幾如祖宗時氣象上流涕受之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初英宗卽位祔仁宗而遷僖祖至神宗卽位祔英宗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司馬文正公范文忠公皆言僖祖當遷太祖當正東嚮之位最後孫觀文固言漢高祖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祖

光武之興亦不敢尊舂陵今國家據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太祖之所授也不當以僖祖儕其祀請以太祖爲始祖而爲僖祖立廟如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京尊兕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丞相韓魏公讀之嘆曰此議足以傳不朽矣王荊公薄禮學又喜爲異衕以爲不然二公之議格不行今太祖猶未正東嚮之位云

元豐三年初行官制以皆易官爵祿新格中書令
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
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
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
爲正議大夫給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
太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
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六曹郎
中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爲朝請

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爲朝散郎司諫
爲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
祕書殿丞中允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
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
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爲宣義郎大理評事
爲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爲承務郎祕書
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承務郎今歲月浸
遠舊官制少有知者予故詳出之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復哲宗
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有嘗
瀰者論其不可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
嫂之禮程伊川謂先人曰元祐后之賢者也論
亦未爲無禮先人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
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
夫婦之禮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
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

伊川喜曰子得之矣
紹興己未春金人初許歸徽宗梓宮宰臣上陵名
永固有王銍者言犯後魏明帝後周文宣二主
陵名下祕書省參考如銍言然前漢平帝後漢
殤帝十國劉鋹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
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僖
祖亦曰定陵前漢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
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

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
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益本朝陵名犯前代
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予時爲校書郎
爲祕監言具白丞相不報再議緩宗陵名改永
祐云本朝太祖神宗哲宗實錄皆有二本其更
修各有自云國初詔有曰周文武成康陵各具
交是掩閉亦不免唐末五代暴發之禍矣漢唐
以來陵墓不足道也

先人在元符年奏書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
三十三不赦晚著辨誣猶三十年奏書也國有
誣謗豈可直先人疾病撫其書曰但俱吾藏山
中耳上聖明元年之二日詔揚　宣仁后之功
削誣謗下有司索先人辨誣先人既薨予兄弟
追懐遲慮未敢上有司急以復命則奏曰與其
藏諸名山爲百世未見之書曷若上于公朝補
一代不刊之史詔以辨誣祕著作之庭謗按新
史亦作辨誣一書者得于先人辨誣者每曰河
南邵某云初無先人序一時用事者之言也用
事者之家意予兄弟近擬一書以附國論又評
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日詔哲宗實錄曾丞相以
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論不獨自先人辨誣出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十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手詔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摭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

年五月一日勑

哲廟實錄

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延安郡王侍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又諭王與珪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神宗彌留后勑中人梁惟簡曰令汝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上倉猝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于上者確然先定無纖介可疑邢恕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之者而深交恕確爲右僕射累遷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恕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左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

延安冲幼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爲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縝簾前具陳恕等所以誣太后使還賢者暴其姦再貶知道州確尋竄新州劉摯拜右僕射恕黨與謫監永州酒稅紹聖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執政謀所釋憾于

元祐舊臣者知恕險譎果于誣罔又銜摯等黜巳方思有所逞爲確報投荒之怨召爲御史中丞于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岩叟等謀廢立又造司馬光送范祖禹赴召有主少國疑訓丞慮語以實后屬意徐邸之謗又訹高士京上書告士珪嘗令高士充問其父遵裕偵太后之意欲誰立遵裕叱遣士充乃去又致確之子渭進及甫處語書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語以斥

渭摯等有廢上謀惇卞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惇窮治于是時中人郝隨日夜媒孽稱制時中眩惑左右惇卞交闘謀議奉行文書于外作追廢太皇太后詔諭上宣讀于靈殿欽聖獻肅皇太后欽成皇后苦要上語甚悲曰吾二人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行此亦何有于我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而隨等不悅明日惇卞攢前請上怒曰卿等不

欲朕入英宗神御殿乎抵其奏于地同文之獄追逮后殿御藥官張士良脅以刀鋸鼎鑊無所得又適有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誅大臣釋勿治恕徒以詘于進取極口造言佐事政以逞適惇卞用事凶德參會捨不利之謀無以激怒人主廢辱之禍幾上及于君親曾不以爲忌而尚何有于臣下之家推迹讒口開禍亂原雖江充息夫躬尚何以加上尤善知人灼見

是非邪正以照臨百官中外罔有遁情如謂嘉問居後叢誠不可用留邢恕于朝置周秩言路必無安靜之理皆切中窾歷　御史中丞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右正言劉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確與章惇黃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爲死黨自謂璽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謂禁狠愎無所忌憚若不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歲

月寖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于是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樞密院大臣曰皇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大小吾以皇子所書佛經宣示是時衆中惟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爲皇太子餘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若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之害遂貴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仍給遞馬發遣惇履恕亦皆得罪

曾丞相布手記

三省用蔡祖洽言追貶王珪昌化軍司戶參軍追賜第遺表恩例及子孫等如劉摯等言擇再對來及奏事上遽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召遵裕子與議事當王時履曾有文字論列及同列敦迫其後方言上自有子布云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見章惇邢恕等道其語不知黃履章疏在否上云有布等聞禁中無此意

履曾于紹聖初錄奏此三省又令履錄私藁以爲質證

是日又聞蔡渭上書言文及甫元祐中以書抵邢恕云劉摯傅堯俞梁燾輩有師昭之迹又云此輩皆不樂鷹揚又言必欲置眇躬于快意之地而後已而恕嘗以此書示蔡確三省召恕問之有實遂令恕繳奏有旨令蔡京安惇根究書中自傳爲粉崑爲昆崙以箕子況之也鷹揚謂其

父及甫云此輩不樂其父不敢妄進師昭之說乃詆訐之語至于眇躬不知何謂執政有以爲指斥者余以問夔言此輩有此心余云有心須有迹夔云無即迹無事冲云此事可大可小蓋言眇躬若文及甫自謂即無他矣然元祐中人自分兩黨其相詆訐乃至于此可因恕傾交通尤可駭梁燾卒余謂子中云早知此則不復力陳矣子中云不然其他所陳有補者不一亦不

爲徒發于中又云對留甚矣衆皆云有如中丞之對也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氏有狀言邢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人李詢言若不誅確于徐邸豈得穩便等不曾施行既而因及甫唐老事蔡謂曰變云唐老事何足治何不治梁燾變遂檢明氏狀進呈下究問所推治究問所以問云恕得之尚朱遂召朱赴闕朱所陳恕語云得之李詢又下詢問狀云實聞燾此語遂欲按燾

而從之也自去歲因蔡碩言文及甫嘗有書抵邢恕云劉摯有師昭之心行道之人所共知也遂下恕取下及甫書恕以聞遂差蔡京安惇置究問公事所以別試所摛及甫詰之云得之文彥博終無顯狀京又令及甫疏摯黨人納于上前于龔源孫諤輩皆是以及甫言未可施行蓋謂摯等與陳衍等交通有廢立之意乃柳州安置召宦者張士良與衍同爲御藥上寘仁閣中文字而言亦無顯狀但云衍嘗預知來日三省所奏事作嘗記與太母爲酬荅執政之語太母每垂簾但誦之而巳又言太母彌留時衍可否二府事晝夜可及　用御寶皆出于衍而不以禀上也既而獄終未決也及甫還在西京士良寄禁府司

晁待制說之撰邢尚書之子居實墓表中語曰子嘗謂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

也不欲恕之也劉歆之與同其父向非爲欺文也漢庭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于尚書公則于欺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元之事曾參也移此其中顏惟古之大臣哉嘆夫古人之不壽者予得二人焉王子晉年十有五識聖賢治亂之原而極天人生死之符顏子年二十有九頹然陋巷中有爲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晉果如顏子

哉其次則又有二楊雄之子童烏九歲而存則
玄當著明無待于侯巴魏武之子倉舒十三而
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于殺荀文若
輩矣則悖夫壽夭之係者可勝言耶
黃著作庭堅荊江亭詩曰魯中狂士邢尚書自言
挾日上天衢敦夫若在鑴此老不令平地生崎
嶇敦夫名居實早死尚書公子也
王宗丞鞏聞見錄著王械事武臣王械爲邢恕教

令上書誣宣仁于哲宗有異心恕又教蔡渭等
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篋悉存皆
恕手筆其間塗竄者非一械于哲宗朝論之得
閤門職名既死其子直方時出恕之書以示觀
客者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無不被誣者于王
珪尤甚直方死其書歸晁載之云
后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馬光
爲宰相天下歸心焉九年之間朝廷清明海內

又安人到于今稱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愛
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于立行祖宗故事抑
絕外家私恩當是時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
之人皆有復見女中堯舜之語且功德巍巍如
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邢恕搆造無根之語以
爲謗議使後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
臣不勝痛恨初元豐中高遵裕大敗于靈武責
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確以

謂遵裕者宣仁之族叔也卽建請牽復以悅宣
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親也宣仁簾中
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悒悒
成疾以至棄天下今肉未寒吾豈忍遽私骨肉
而忘先帝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
謫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
腹心也偶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
簾時不推恩牽復事激怒之使上書言王珪嘗

遣遵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爲書士充疎遠小臣素不識珪珪安得與之議社稷大計又何從輒通宮禁語言且上書時珪遵裕士充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竊聞元豐八年時政記卽蔡確所修也其載三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謂不顯王珪異同則難以歸功蔡確而不知辱誣聖母之罪大也恕之爲人

非獨有識之士無取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爲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簾前奏事悖傲不遜都堂會議以市井語詬侮同列豈忠厚君子哉尚云極力以消除徐王覬覦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爲執政受顧命使當時果有異同豈肯復爲此言乎則恕之謗可謂欺天矣紹聖中蔡卞獨倡追廢聖母之議　哲宗仁孝不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失天下心爲後世

笑悔可及乎自比年以來天變屢作禍亂繁興水旱相仍夷狄内侮安知非祖宗在天之靈赫怒于斯耶至于高氏一族銜寃抱恨無所伸雪亦足以感傷和氣召致災祥未必不由此也臣竊惟聖人之德莫先于孝祖廟帝王之政必急于明是非陛下卽位以來登用賢俊退斥姦邪如追贈司馬光等既已辨人臣之謗而明是非矣而宣仁聖烈皇后者神宗之母陛下之曾祖

母也負謗三十餘年公卿大臣未嘗以一語及之可不痛乎范純仁遺表有云宣仁之誣謗未明使純仁在朝廷必能辨之也臣願陛下勑有司檢求案牘推究言語之端發之于誰何其證佐安在則小人之情見矣誕發明詔曉諭中外遠邇臣民疑議消釋渙然如春冰之遇太陽豈不快乎然後以策告宣仁及祔祖廟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解人神之憤昔漢靈帝夢威宗怒

共責宋皇后周成王時皇天動威彰周公之德以此知宗廟之靈禍福之變甚可懼也宜仁之謗臣以爲陛下惟不聞耳聞而不辨道所謂欲天下以孝乎臣不勝區區之情惟陛下裁擇臣端友惶恐昧死再拜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三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東坡先生傳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匯于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貢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巳入江且匯為彭蠡矣安能復出于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巳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安得自别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漢為北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

章之江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别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别安别滎之為濟也兖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瀦三江入于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巳故曰三江既入漢為北江孔安國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江入于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

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别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今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一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為三江則

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為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世謂先正論三江以味别自孔子删定書以來學者不知也然予讀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流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漯至 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為滎東

出于陶丘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故宗先言之矣東坡先生不表見之者嫌其姓名汗簡册耳

王弼注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剭音屋故新唐元載贊用刑剭亦剭禮剭誅云

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首魯隱公史記世家首

吳泰伯列傳首伯夷讓之爲德也大矣哉

孔子贊周公贊召公不贊太公　顔子得位爲堯舜文王孟子得位爲湯武　韓退之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知文王之心者也昔孟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周禮最後出多雜以六國之事大要賣祀斂財冗官擾民可施于文不可措于事者也先儒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則過矣晁伯以爲王莽新室之書也曰詩書但稱四嶽新室稱五嶽周禮亦稱五嶽類此不一余頗疑之得司馬文正公日記上主青苗法曰此周禮泉府之職周公之法也光對曰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昧死言之昔劉歆用此法以佐王莽使農商失業涕泣于市道卒亡天下安足爲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錢貸民使爲本業計其所得之利十取其一比于今日歲取四分之息猶爲輕也上曰王莽取天下本不以正光

對曰王莽取之雖不以正然受漢家完富之業向使不變法征利結怨于民猶或未亡也是文正公意亦以周禮多新室之事也自王荆公籍以文其政事盡以爲周公之書學者無敢議者矣

孔子荅羣弟子問孝不過一二言至曾子則特爲著經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告曾子猶曰吾道一以貫之蓋顔

淵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至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貌類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獨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其絕識非餘子可及也獨不在四科之列世頗疑之或曰顏淵等十人同在陳蔡者曾子以孝不去其親故不在或曰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論語書曾子死則論語曰曾子弟子子思之徒出無疑曾

子嘗與其徒追記孔子稱顏淵等之言曾子以朋友各字之于孔子稱曾子之言自不記也果孔子之言則名之矣當曰德行顏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也蓋論語之法師語弟子則名之弟子對師雖朋友亦名之自相謂則字之此說爲近如曰陳蔡之厄孔子有死生之憂欲表其人于後世故用春秋之法字以褒之則賢哉回也賜也可與言詩偃之言是也雍也可使南面獨非褒乎

楊氏曰爲我過于義墨氏兼愛過于仁仁義之過孟子尚以夷狄過之誅之不少貸同時有莊子者著書自堯舜以下無一不毀毀孔子尤甚詩書禮樂刑名度數舉以爲可癈其叛道害教非楊墨二氏比也莊子蒙人孟子鄒人其地又相屬各如不聞如無其人何哉惟善學者能辨之

若曰莊子與訊孔子者則非止不知莊子亦不知孟子矣

孔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臣不臣理也孟子則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蓋孔子不忍言者孟子盡言之矣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第元豐末年詔以孟子配饗孔子廟巍然冠冕坐于顏子之次師曾子坐席下師子思立廡下豈但行于長者之先哉果孟子有神其肯自逞乎生之言必不敢享矣

老萊子聞穆公欲相子思問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而以道事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清剛而傲不肯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肯固人之

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不見夫齒乎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敢爲舌故不能事君乎讀子思書知孟軻氏之剛固有師也

司馬文正公太玄說其略曰楊子雲真大儒者也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于人幽則盡于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于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于萬物之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

釋然而嘆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與易角逐也予謂文正公以誠以謙爲學之本果于玄無所見肯爲此言乎　程伊川以玄爲贊者非也伊川之門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學者亦非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四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司馬文正公作文中子補傳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虬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

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虬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唐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于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隆歷昌樂猗氏

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于東海李育受詩于會稽夏琠受禮于河東關朗受樂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嘆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而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

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

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
然後游于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
務而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
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
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于易也沒身而
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于河渚嘗曰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
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

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
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
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
所難也廢肉刑害于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于
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
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
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
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通曰不

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
通曰同不害正義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
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
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
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
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問廣通曰廣而不濫
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
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

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寧家所
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
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
常憂不足也又曰我未見得誹而喜聞譽而懼
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
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
而尚怒小人也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

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隋去媒讒佞遠矣紀
北江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鍼藥謂汾陰
侯生善筮先人事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
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
至十四年病終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
郊福疇二弟凝績
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去之謨仕宋至開
府儀同三司績及福疇之子勔勵勃皆以能文

著于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
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
則非經矣苟無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
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
徒記之詳矣奚待于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
大而欺愚乎則彼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
經皆亡而中說猶存中說亦出于其家雖云門
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予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與

疑與福疇輩並依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
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
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
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
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嘗載其名于儒
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
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
疇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

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
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
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
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相埒
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于世乎且魏
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
予所以疑之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
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

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迎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彼大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黃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佛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于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于至誠而後功業被于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

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于中國獨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詩書故滅使詩書之道盛于秦安得滅乎老莊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于萬姓塗炭發端倡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寡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

于世至有冀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竊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者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更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議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缺傳威文正公問子大父康節何如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

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不隣是假不掩瑜雖未至于聖其聖人之徒歟文正自茲數言文中子故又特書于通鑑語中然文正疑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無一人語及通姓名者又疑其子弟與之太過又疑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寡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

皮日休始重之予得唐文人劉禹錫言在隋朝諸儒惟王通能工道隱白牛谷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著書于家沒謚曰文中子則蘇威公等實其朋友門人無疑非子弟譽之太過無疑不但司空圖皮日休重其書亦無疑也禹錫之言豈文正偶不見耶文正又傳康節之書則未行于世予故表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無荀卿揚雄也

予家舊藏司馬文正公隸書無爲贊按公傳家集無之曰爲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能作無爲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

章子厚在丞相府頗坐客曰延安師章質夫因板築發地得大竹根半已變石邊自昔無竹亦一異也客皆無語先人獨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幾

矣公以爲今日之延安爲自天地以來西邊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觀物之學也蓋子厚素出康節門下也

張發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字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爲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又子畏于匡顏淵後曰吾以爾爲

死矣曰予在回何敢死字自有意義伊川之門人改云子在回何敢先學者類不服也

呂汲公當遷秘書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朝廷從之中外以爲美事獨劉敞原父曰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已貴而加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于禮若戾奈何又法未當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聞之嘆服自以爲不及終身重敬原父之學

楚州徐積有孝行東坡諸公特敬禮之初積學于胡瑗瑗門人甚衆一日獨召積食于中堂二女子侍立積問瑗門人或問見侍女否將何以對瑗曰莫安排積聞此一語忽大省悟其學頓進云

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異父兄弟服大功子夏謂服齊衰孔子沒門人疑其服洙泗之上親從孔子學禮者尚如此故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服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諸儒之議紛辯不齊也蓋摯虞之太息者予表出之以見末世多諱于喪禮易失難明爲甚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四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五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寫本齊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雖極亂之世而經籍之傳甚廣予曾大父遺書皆長興年刻

本委于兵火之餘僅存儀禮一部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李衛公問對皆阮逸擬作逸嘗以私稿示蘇明允也晁以道云逸才辨莫敵其擬元經等書以欺一世之人不難也予謂逸後為雠家告立太山石枯上林柳之句編竄抵死豈亦有陰譴耶

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之人其母感天而生故從女又古姓姚嬀[illegible]姜之屬皆從女者其義甚異典籍難著云

伊川之學以誠敬為本其傳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曰動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言之震驚百里其威遠也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也故云不喪匕鬯夫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誠敬最善予故表

出之

伊川說納約自牖曰約所以進結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牖所以通內外之象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闇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就其明處而告之則易也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張子房之于漢是也高祖以戚姬故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吉而不察何

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
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掌且
四老人之力孰與子房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
而從此者就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且不論易
之義當否于理則善矣故表出之

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係辭五說卦六序
卦七雜卦八其次第不相雜也先儒謂費直專
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于卦下

者自費氏始孔穎達又謂王輔嗣之意象本釋
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故各附當卦葢古易已
亂于費氏又亂于王氏也予家藏大父康節手
寫百源易實古易也百源在蘇門山下康節讀
易之地皆祕閣亦有本

程伊川說黃裳元吉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
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如武
氏之變固也女媧不見于書果有煉石補天之
事亦非變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蘇仲虎則
曰伊川在元祐時以罷逐故爲此說以詆垂箔
之政予不敢以爲然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王氏解視黍而謂之稷者憂
而昏也程氏解彼黍者我稷之苗也按先儒平
易明白之說固爲穿鑿云

書伊訓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文義甚嚴無簡册
斷缺之迹孟子獨曰成湯之下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始爲太甲果然則伊尹自湯以來輔相四
代何在湯在太甲弛張如此在外丙在仲壬絕
不書一事也若于脩若湯之下增此六年至今
之曰則美而不合矣司馬遷皇甫謐劉歆班固
又因孟子而失也獨孔安國承其家法不變葢
詩書之外孔子不言者予不敢知也

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黃帝老子其
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

不爭爲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爲
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
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

予官中祕時陳瑩中諸子出瑩中答楊中立辨伊
川不論先天之學書因以予舊見伊川從弟頴
出伊川之書盈軸必勉以熟讀王介甫易說云
云曉下方上爲伊川之學者曰吾師易學何王
氏是言譁然不服欲我擊也欲更與之辨則傳

膽頴所出伊川之書亡矣近守眉山有程生者
出伊川貽其外大父金堂謝君書在眺論涪陵
時猶勉以學易當自王介甫也錄之將示前日
以不信遇我者頤啓前月末見齋郎送到書信
急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動履安和
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也來
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
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頤備小子甚安來春本欲
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卻先了論孟或
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亡只
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滿落且請推官用
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當止粹般書等
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易繹令意只看王弼胡
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
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愼
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春秋書齊文公毀泉臺公羊曰譏之曰先君爲之
而已毀之不如勿居也靖康初政盡毀宣和中
所作離宮別苑宰相不學之舉非上意也

康節手寫易書詩春秋字端勁無一誤失胄子之
賢者其謹藏之勿替

范淳甫內翰邇英講禮至擬人必于其倫曰先儒
謂擬君于君之倫擬臣于臣之倫特其位而已
如桀紂人君也謂人爲桀紂必不肯受孔顏匹

夫也詡人爲孔顏必不敢受東城深嘆其得髣
講之體
程伊川易傳得失未議示不過辭也故爲鄙近然
亦辭也在康節府于先天之易非不問不語之
也後伊川之人數爲妄爭舊于陳瑩中報楊中
立游定夫書辯其畧矣幷列之下方以遺知言
之君子
陳瑩中答楊中立游定夫書康節云先天圖心法

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
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悪
足言又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一節直解圖
意如逆之四時之化也然則先天之學以心爲
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求易于文
字至語皇極其或以爲考數之書康節詩云自
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
所愧任人謗道是神仙同時者目其人爲神仙

後來者名其書爲考數皆康節之所不憾也乃
其心則務三聖而已矣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
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
卦也蓋先天之學本乎伏羲而備于文王故其
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
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
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八卦者易
之小成也六十四卦者易之大成也集伏羲文

王之事而成之者非孔子而誰乎康節嘗謂孟
子未嘗及易一字而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
又曰人能用易是爲知易若孟子可謂善用易
者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聖人之用
易闗于未然變其窮而通之也若夫暑之窮
也變而爲寒寒之窮也變而爲暑則是自變而
自通者也窮自變通自復何賴于聖人乎孔子
贊易而非與易競孟子用易而語不云爲此所

謂賢者識其大者其去聖人之用也不爲遠矣然而或非太玄爲覆瓿之書或擠孟子于旣聖之列私論害公義有所在闕此于未然豈乏人哉柰何其無益也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之易之大綱而其論孔子所以盡三才之道者則曰行無轍迹至妙至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而已矣闗先天之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雖在

康節之書而書亦不足以盡其奧也故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學其著家範本于家人一卦而進取王弼之說今之說易者方且厭常出奇離日用而鑿太空也又或謂文正公擬先天之學豈足以語二公弛張之意乎二公不可得而見矣璀徒見其書而欲闚其心然乎否耶當先覺之任者願賜一言庶幾終可以無大過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五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六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論先天八卦之位與繫辭不同璀竊謂康節先生所以辨伏羲文王之易者爲明之此也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巽而右兌在東離爲陽與起震終艮之序則離上而坎下震東而兌西與先天之位固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與乾

履大有大壯之序亦不同也乾坤屯蒙之序孔子作序卦以天數下其辭其義可覧而習也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文王不言其義後之學者何所據而習之雖無可據之義而悟之在心心聲不足以發其奧心畫不足以形其妙墮于言語文字而先天之易隱矣素隱之士豈乏人哉背理而求數〻上憂之固闔其門而拒其出孔子繼文王之志微顯闡幽一以仁義貺而成之不言聖人之教如此潔淨精微可謂至矣後之學者猶有舍經取緯違大理而黜正經者京房之流是也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強通強通則失理而入于迷矣皇極之書不可以強通者也失理之士捨仁義而迷小道背來物而役私情如是而取皇極者文正闔爲非與康節異心也蓋伏羲文王之易一而不一文王康節之學同而不同皇王之時異闔闢之義殊易之所以爲異

者未嘗二也所謂伏羲之八卦文王之八卦未嘗異未嘗同也曰一曰二曰異曰同者皆求異情爾璀竊意其如此而情之所是亦不敢以爲必然更須面叩乃可以決耳蒙諭繫辭論釋諸爻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忘象者真孔子之學耶此言盡易之要矣至于日星氣候之說未及深考然以爻當朞既見于繫辭而曆象二語又載于堯典月令所紀[illegible]候也易火靈鼎可辨

分至辰弗集房則失日可知春秋日食之數後世曆象十得七八已號精密是故離坎之上下乾坤之南北在六經者恐皆可考不獨易也孔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歲不能自成也當有成歲之法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者成歲之法也治曆明時乃先王莫大之政以胤征考之可以見矣而王省惟歲而成歲之法付之有司有司失

職必誅無赦非如他罪之可宥也夫何聖而不然哉賴此以授民時也敢不欽乎然而聖人之文經天緯地經出于上而緯在有司上授下守民時所賴皆不可以不欽也稽覽配合之說一本于緯曆法之所取而有司之所當習也康節云洛下閎但知曆法唯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易之在先天者非曆理乎文正讀太玄說曰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揆之以六經之書而

不悖借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非別爲書而與易競也又曰夫畋者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哉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又曰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與孟荀殆不足以擬況其餘乎雖淺陋初不知玄嘗輕議其書而妄評其學幷自聞康節之言始索子雲于曆理之內及觀文正之論

然後知太玄不可不學而冥冥然未有入路尚苦其字之難識況欲遽測其祕奧乎文正自謂求之積年乃得觀之讀之數十過矣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歎子雲爲眞大儒矣凡文正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說一二其于玄也不覩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雖初不聞此乃輕議子雲之書而妄評其是非心之愧悵可勝言哉棄舊誤于垂成累初習于

平地庶幾推往而無戀積新而可隆尚賴先覺
大君子許其止而與之進也
琳所論康節之學恐不然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
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人
謗道是神仙神仙且不受也以爲數學可乎康
節云先天之學心法也然則其學在心或于內
外欲觀休咎故以皇極爲考數之書耳如聞康
節未嘗以皇極語人故其說不傳自有八卦可

以閲玩悳廸則吉違之則咎何必更求休咎于
皇極之書也
故諫大夫陳公瑩中論康節先天之學書爲稿中
立游定夫出也大諫公與康節不相接博之先
君因公之肅嘗進遺書之副歸焉于時國有巨
盜據顯位未發公以言刺之反得罪其後人無
敢繼者盜之威自此盛卒至于亂天下世以公
之明比漢何武唐郭子儀本朝呂獻可蘇明允

矣或疑公前知如艸亦出于康節之書則非也
公既靡始爲康節之學其英偉絕人之資所見
超詣如此書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之門于先
達之序尚未詳故不知其學也明道伊川祀康
節賦詩曰先生相與宴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
其恭如此張橫渠于伊川諸父比也橫渠見康
節尚拜牀下博猶記王母夫人語及伊川必曰
程二秀才云云蓋嘗康節隱居謝聘曰伊川尚

年少未爲世所知也博蚤見伊川又與伊川族
弟頎善頗知好大學伊川于其春中獨與之言
易嘗從頎得書疏一通伊川手迹也曰爲易學
者但取王輔嗣胡先生王荆公之說讀之無餘
事矣今伊川易傳行于世夫旨可見爲其學者
遽以大諫公所謂伏羲八卦之語則駁矣康節
平居尚不以語人博其敢謂伊川有所不知也
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十百條託爲伊川之說意

欲前無古人足以重己之師矣如司馬文正張橫渠皆斥以爲未至但以康節爲數學亦安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雅言也豈中立定夫亦惑于此歟大諫公反復論之深矣先君之戒則曰張巡許遠同爲忠義兩家子弟材智汚下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毀于後世故并爲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者若子孫可勿報辯博爲史官大諫公中子正同爲尚書郎尚以

世家之故遇博厚爲博道公平生之言爲詳又出此書俾論著其下博不肖不知大父之學若其淵源不可誣者亦嘗有聞矣然博之言有不敢盡者尚遵先君遺訓云

先友周全伯喪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爲服爲位全伯程伊川子婿伊川尚不能決先人問之司馬文正公曰某承問有人居嫡母之喪而所生母卒疑其所以爲服及之位之禮按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爲服也又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謂遭同月者也今之律令嫡繼慈養與母同例皆應

服齊衰三年子之于母嫡庶雖殊情無厚薄固當同服而喪服小記云妾附于妾祖蓋古娶與女君尊卑殊絕設位于他所可也禮者大事先賢不敢輕議況如某詎敢輒以許人姑記所聞以報尚裁爲幸予謂文正公之于禮可以爲後世法矣故表出之

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缺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

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爲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籍遺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考正白書于立石洛陽大學門下摹寫者日千車乘填塞唐西至隋開皇六年遷其石于長安文字刓泐不可知詔門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子請孔子自衞反魯一定詩書之册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巳多謬失自熹平至隋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也耶皆一時通儒之稱伯喈曰然焯炫又曰然可信也按隋史旣遷其石于長安今尚有出于洛陽者何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八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七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唐高祖之起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高祖謂世民曰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將佐亦以爲請世民屢辭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高祖晚多

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于高祖或云烝于張婕妤尹德妃世民獨不然故妃嬪等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妃嬪等私求寶貨并爲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以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不許淮南安王神通有功世民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欲奪之神通執秦王之令不可

與以爲怨尹德妃父阿鼠强横毆秦王府屬杜如晦折一指曰汝何人過我門不下德妃反奏家爲秦王左右陵暴高祖積怒數責世民世民深自辯終不信又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世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高祖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秦王獨泣涕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等母子決不

爲秦王所容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高祖爲之愴然由是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元吉勸建成除世民俟入朝因而刃之世民從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于寢內欲刺世民不果高祖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從建成令元吉就刺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建成又使郎將尒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慶州都督

楊文幹使之舉兵欲表裏相應尒朱煥橋公山告其事文幹遂反高祖怒甚囚建成于幕下飼以麥飯高祖謂世民曰楊文幹反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應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効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不能事汝取之易耳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彞亦為之營解高祖意遂變唯責以兄弟不睦歸罪太子中允王珪右衛率韋

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于嶲州高祖校獵城南命建成世民元吉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于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豈下有命建成聞知反令妃嬪譖于高祖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高祖大怒先召建成元吉

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速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按驗高祖怒不解忽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高祖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建成夜召世民飲酒因鴆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高祖問世民疾敕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建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建成元吉相與謀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耳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

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近幸之人各以利害說
高祖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世民
高祖信之將加罪陳叔達力諫乃止元吉請殺
世民高祖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
爲辭秦府寮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謂長
孫無忌曰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
地實社稷之憂也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
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

懷此已久未敢言今當白之乃入言于世民世
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在天下當承大
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之也其勿疑又與府屬杜
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元吉以秦府多驍
將乃譖尉遲敬德下詔獄世民爲之分辨僅免
又譖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
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建成元吉曰秦府
智畧之士可懼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逐

之令元吉當北伐時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
秦叔寶等又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王晊密
告世民曰建成語元吉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
池使壯士刺殺秦王于幕下以暴卒聞敬德等
汝悉坑之世民以晊言告長孫無忌等長孫無
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
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
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死今衆人

以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
爲憂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王如不用敬德
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王左右交手受戮
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必不
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曰吾言亦未
可全棄公更圖之府僚又曰元吉之凶終不肯
事建成聞薛寶言元吉名合成唐字當主唐
祀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

建成謀未成巳有取建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會太白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其狀授世民世民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曰臣于兄弟無絲毫之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讐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

世民遂誅建成元吉云予嘗論史官贊唐太宗曰比迹湯武則有焉于成康若過之何庶幾云孫諫議甫則直以爲聖蘇東坡則以從諫近于聖也如建成之庸懦元吉之凶戾得以害太宗則唐之宗社可立以亡孰能保隋之遺民于塗炭鋒鏑之餘傳三百年之遠乎故劉昫歐陽文忠之史于誅建成元吉不譏也昫又曰當高祖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孰顧分崩

變故之興間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謡荅代之公言也獨范內相純夫作唐鑑以太宗誅建成元吉周公誅管蔡不同曰管蔡流言于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予以爲不然周公繫周之存亡爲若太宗繫唐之存亡哉管蔡一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得而誅之建成元吉巳醜太宗不死尚衷甲伏

兵懔懔日夜欲發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宗獨不得而誅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則得罪于天下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獨不得罪于天下乎隋餘之人作太宗以爲命者宜甚于周之人恃周公也以周公之爲周非管蔡可危不幸不免爲周之輔佐者召公而下尚有人王室何遽乎閒也如建成元吉得害太宗唐隨以亡矣不止乎閒王室也太宗豈得而私之哉純夫又曰立子

以長不以功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予亦以爲不然古公捨長泰伯立季歷爲太子文王捨長伯邑考立武王爲太子非邪若以賢也大賢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雖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當有天下高祖惑于內不察也老耄荒悖可勝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之事以見太宗之計出于亡聊實與天下誅之比周

公誅管蔡之義甚直不愧也以反純夫之論以遺知言之君子

漢高祖方擁戚姬周昌嘗燕入奏事是周昌得見戚姬也又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廷諍呂后側耳東廂聽見周昌跪謝云云是呂后得見周昌也又文帝至灞陵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顧謂羣臣皆得見愼夫人又帝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袁盎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云云是袁盎亦得見皇后愼夫人也漢宮禁之法不嚴如此

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用此論優劣云

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爲社日以褒姒爲夏商皆引用之誤

前漢敘傳外博四荒披書外薄四海博字爲誤魏

高堂隆傳是用大簡披詩是用大諫簡字爲誤後漢書方術傳樊協道藝當作挾字胡廣傳議者剝與當作駁字朱浮傳保宥生人當作祐字王允乎藥求死當作茹字史官失于是正類此者不一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名後史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乞官反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戾太子非美謚也宣帝以加其祖亍謂太子之死
可哀也與幽厲之惡不同與孟子所謂雖孝子
慈孫不能改者亦不同也
昔人賤庶生子孫堅五子吳史載其四仁生也不
錄故陳武贊曰子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比翼
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然田嬰有子四十人
而賤妾之子文最賢故以爲太子孟嘗君也
賈誼疏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

太宗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
是時文帝尚無恙非不忌也更爲之前席如此
以道惡口以我不行此道邪以馬瘦曰以我不
乘此馬邪皆殺主者其有間矣今章奏不當名
趙廣漢按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七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八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
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弘志之禍懿宗咸通
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
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
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
知言哉

後漢胡廣卒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衰絰
者數百人董翊舉孝廉爲須昌令聞舉將將死
棄官去唐杜審言受崔融之知融死爲服緦麻
裴佶與鄭餘慶友善佶死餘慶爲行服此禮久
廢近時張樂全薨東坡用唐人服坐主喪緦麻
三月東坡薨張文潛坐舉哀行服得罪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也[illegible]時起攻南陽徐

廣註云此南陽內河脩武也則退之脩武人也
以爲鄧州誤矣

西漢于定國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不肯更嫁姑不欲累其婦自經死姑女誣婦殺之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東漢孟嘗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鴆之官竟其罪嘗言其枉太守不聽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殺寡婦郡連旱二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冤乃刑訟女而祭婦冢天雨穀稼遂登二事甚相類范曄後出無一言何也

唐代宗既誅元載欲盡誅其黨韓會等具奏苦諫止降遠州會退之兄也退之謂兄權詭口承命南遷按會所坐非權詭[illegible]序亦云韓會黨清言名最高以故多得謗豈士能清高反汚于元載乎近時王銍作會補傳亦不出黨元載事皆非實錄

班固嘗醉罵洛陽令种兢至竇憲敗兢收憲賓客固在其數死獄中固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世叔妻昭續（一作緒後同）成之是謂曹大家華嶠論固曰排義節否正直不以殺身成仁爲美者乎謂嶠爲知言則固附竇憲以死不足悲也班固作漢史失于與司馬遷自武帝而上于遷之詞不敢輒易如項羽傳但取高祖事于本紀中耳他傳皆然應遷書其人有曰其子某今爲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書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爲大官失于與遷也遷作歷代史人物表食貨等志嘗著歷代之人固[illegible]表志亦著歷代之人失于與遷也固[illegible]漢書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續成之[illegible]出不可也

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

前蜀劉禪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後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誅四月莊宗死郭從謙之變二主失于遠降始相類然衍不足道禪若稍收用其先人舊臣遺策中原方易代必未能闚蜀蓋譙周之罪上通于天矣

路巖貶新州死于楊叔死之楊見通鑑劉摯貶新州死于蔡確死之室見王鞏雜記二事甚類可駭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輒訟愬作而退以應文王卻虞芮之訟以媚王莽蜀之為佞又有甚于劇秦美新者

莽令國中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為一名東漢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終其世謹一名之律何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于孔子六世孫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體成則自然也如子順之論乃孟軻氏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之論也吾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衛乎東坡先生曰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歸與不歸哉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子順論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二語三太息也

曾參召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無有姦枉程伊川

曰今人治獄不治市故予爲吏于二攻天[illegible]
勉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差不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于唐唐賜遺豐腴登用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如耶律德光践汙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猶不哭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蓋謂之華夷者天也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紳族子虞盡以紳密論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紳爲逢吉所陷呂晦叔族子嘉問先以晦叔欲論王介甫之疏告介甫故晦叔爲介甫所逐蓋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陳叔寶不道楊廣親擒之叔寶死謚煬後楊廣不道尤惡死亦謚煬云

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許哭于太宗昭陵之下

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盡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貢在七十子之徒最饒使孔子之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後先之也予謂非是太史公既被刑報益州刺史任安書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豈于子貢之饒有感焉如孔子之聖何資于饒乎

秦孝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

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室漢韓信家貧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顏師古註言其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實本夏太后語耳予謂有地學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蓋其法古矣

王濬伐吳在益州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背可以馳馬往來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彥取流柹以白吳

主云云予謂古八尺爲步一百二十步爲九十六丈江山無今古之異今蜀江曲折山峽不一雖盛夏水暴至亦豈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淺勢若可涉尋常之船一經灘磧尚累日不能進而王濬以咸寧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決不可信又建平今爲夔州距益州道里尚數千木柹蔽江近不爲蜀人取之乃遠爲吳人得之乎特史官夸辭云爾如流血漂杵之事孟子固不信也

蕭道成既誅蒼梧王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沈攸之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蓋晉宋齊梁以來惟人君得着白紗帽家有范瓊畫梁武帝本亦着白紗帽也

梁武帝以熒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讖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當其時虜盡據中原之土安得不應天象也

突厥本西方賤種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强大頗侵魏西邊魏丞相泰始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其國國人喜曰大國使至吾國興矣其後憑陵中國唐高祖至以臣事之卒爲太宗所滅予謂天初無夷夏之辨其爲盛衰陰陽治亂之數也驗于今昔無不然者

羊祜從甥王衍從祜論事辭甚辯祜不荅衍怒拂衣去祜顧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傷風敗俗者此人也又步闡之役祜欲以軍法斬王戎故戎衍于祜以積怨毀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後衍尚虛誕鄙薄名教識者以爲憂戎獨深然之以致夷狄斲喪中原之禍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于王衍則呂獻可

之于王荆公似之于王戎則張九齡之于安祿山似之嗚呼賢哉

北齊劉炫字光伯時求遺書乃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訟之者原赦降死一等今有連山易意義淺甚豈炫之僞書乎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近世以洗爲叵羅

若果爲洗其可置之髻上未知叵羅果何物也

漢韓信擒李左車問以下齊之策周宇文邕破晉陽擒高延宗問以取鄴之策皆辭而後對悉如其言二事甚類豈兵法當爾耶

唐鄭元璹使突厥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兄弟積世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說引兵騎數十萬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矣本朝慶曆二年北虜以重兵壓境欲得關南十縣其勢不測富韓公報使謂虜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

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擄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設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

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鄭元璹之議也如寄公則終身不自以爲功或而賛使虜之事公必變色退避不樂東坡書顯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虜事今天下誦之然非公意也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張六道恐喝愚民詐欺庸品又云生死壽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

招而愚僧皆矯云由佛又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永漢明帝始立胡神泊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韓愈之論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事之最謹而國大亂憲宗得奏大怒將加極法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言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至夭促何其乖刺也予謂愈之言益廣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八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九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唐高宗曰隋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無諫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予謂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后決于李勣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又謂高宗盡善無可諫太宗以勣遺高宗失于知人矣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慟哭而死初熙寧元豐間西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爲邊患數覆官軍神宗懸旌節爲賞捕之不能得至元祐年將种誼生致之呂汲公在相位誼但轉一官爲西上閤門使而已亦宋璟之意也

李勣許敬宗于高宗立武后李林甫于玄宗廢太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一言而定嗚呼姦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

高祖益蕭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送我獨贏錢二光武賜馮異以珍寶衣服錢帛用報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二帝于二臣甚類可以謂之故人矣

高祖令項籍舊臣皆名籍獨鄭君者不奉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劉裕密書招司馬休之府錄事韓延之不屈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字顯宗名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如鄭君韓延之二人者可以語事君之義矣

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初立李德裕奉冊上問左右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世謂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李氏之禍起于奉冊

故曰威震主者不畜二公甚類也

李匡威忌日王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裹甲見之唐末武人忌日尚素服受弔也

張芸叟爲安信之言舊見唐野史一書出二事一明皇爲李輔國所弑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救曰雷震殺之一甘露禍起北司方收王涯盧仝者適在坐并收之仝訴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見宰相仝語塞疑其與謀自涯以下

皆以髮反繫柱上釘其手足方行刑仝無髮北司令添一釘于腦後人以爲添丁之讖云

秦始皇兼并天下灰六籍銷五兵廢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賈人呂不韋之子曹操以姦雄之資正大漢有餘力世官者本夏侯氏之子晉元帝渡江爲東晉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與有不可知者

晉史劉聰時盜發漢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府庫自漢至晉已四五百年陵中之帛豈不腐壞當云金玉可耳又蘇公爲韓魏公論薄葬曰漢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後世安于泰山亦非也

牛僧孺自伊闕尉試賢良方正深詆時政之失宰相李吉甫忌之泣訴于憲宗以考官爲不公罷之考官白樂天也故并爲吉甫父子所惡予謂

牛李之黨基于此嘉祐中蘇子由制策上自禁省歷言其闕不少避至謂宰相不肖思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國士遇之非但不忌也嗚呼賢于李吉甫遠矣

司馬文正初作歷代論至論曹操則曰是奪之于盜手非取之于漢室也富文忠疑之問于康節以爲非是予家尚藏康節答文忠書副本當時或以告文正今通鑑無[illegible]下無此論

太史公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而作河渠書吳蜀之水爲江秦之水爲河其書江淮等不當通曰河蓋太史公秦人也

漢史蕭何傳先言民上書言何强賤買民田宅數千又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其反覆不可信如此

漢高祖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至張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僞遊雲夢縛韓信載後車信嘆息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者如子房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高祖安得而害之故司馬遷具書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語是未達淮陰之嘆耳

漢高祖出成皋東渡河獨滕公從張耳韓信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者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高祖來大驚高祖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文帝以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營上自勞軍至霸上棘門軍直馳大將以下騎出入送迎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帝至又不得入于

是帝使使持節召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爾于謂韓信善治軍天子來乃不知至即卧內奪印符以去是可襲而虜也其不嚴于周亞夫也遠矣

兩漢之士惟前張子房後諸葛孔明有洙泗大儒氣象子房既辭齊三萬戶封又諫相國于蕭何與之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善乎太史公曰運籌帷幄之中制勝于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可謂盡之矣

劉玄德忍死屬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蓋玄德已知禪之不肖志欲拯一世之人于塗炭之中旣不幸以死非

孔明不可乃誠言也亦堯舜禹之事也孫盛何人輒以爲亂命又以爲權術豈足與論玄德孔明哉東坡先生謂孔明出師表可與伊訓説命相爲表裏予謂亦周公鴟鴞救亂之詩也故曰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功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使孔明爲玄德出師必不爲此言矣及軍中以孔明死赴聞蜀人赴之不許祠之又不許至野祭相弔以哭何耶使孔明不死未保禪能相終始也

崔瑗家無儋石當世貴其親故李固望風致敬然杜喬爲入使乃以贓罪奏瑗士之欲免于讒謗難矣哉王陽車馬極鮮明崔瑗賓客盛餚膳然兩公皆清修節士也故論人者當察其實何如耳

神宗惡後漢書范曄姓名欲更修之求東觀漢記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舶官其人來上神

宗已厭代矣至元祐年高麗使人言狀訪于書省無知者舶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嘗寫本于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傳英雄志因爲外臺言之亟委官以取民驚懼遽焚之世今無此三書矣

堯舜禪讓之事尚有幽囚野死之駁言賴孔子得無完書耳況其假堯舜以爲禪讓者欲其臣主

俱全難矣獨漢獻帝自初平元年庚午即位至延康元年庚子遜位于魏王曹丕實在位三十年丕奉帝為山陽公邑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黃初七年丙午曹丕死曹叡立青龍二年甲寅山陽公薨[illegible]遜位後十四年矣叡變服率羣臣哭盡哀遣使弔祭監護喪事諡孝獻皇帝冊曰曹叡云用漢天子禮儀葬禪

陵後五年曹叡死齊王芳立四年廢高貴鄉公髦立五年死陳留王奐立景元元年庚辰山陽公夫人節薨王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後四年陳留王禪位于晉是魏之尊奉漢帝后與其國相終始也視晉以降曰禪讓者豈不為盛德事乎史臣不知此義尚貶曹丕無曠大之度乎故表出之

上柱國竇毅尚周武帝姊襄陽公主其女聞隋楊堅受周靜帝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外家之禍毅與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赤吾族毅由是奇之以妻唐公李淵是為太穆皇后實生太宗卒能滅隋云

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茅山梁武帝早與之游恩禮甚至每得其書焚香以受數手敕招之不出朝廷有

吉凶征討大事必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有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天下之士猶尚西晉之俗競談玄理故弘景云爾蓋散誕論空則廢禮法禮法既廢則夷狄矣古今之變有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九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漢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祿挈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機陷穽之下置于安樂之地帝天下傳之子孫四百年其取之無一不義雖湯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稱斷蛇著符協于火德謬矣

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班固云爾因賈誼傳不著過秦今史記陳涉語下著過秦爲倚先生曰非也

王荊公非歐陽公取馮道按道身事五主爲宰相果不加誅何以爲史荊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是其取馮道也

韓信既破趙廣武軍李[illegible]也乃西鄉而師事之古今稱爲盛德[illegible]重左車如此揚不言于高祖尊用之一聞攻燕伐齊之後則不知左車何在其姓名亦不復見于史矣如信故善鍾離眛眛亡歸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眛自剄持其首以見高祖高祖罵曰公非長者予恐前之李左車如後之鍾離眛也信之不終宜哉

新唐史南詔語中海島溪峒間蠻人馬援南征留之不誅者謂馬留人今世猴爲馬留與其人形

同耳

舜一歲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頗疑之漢書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禪又北海至碣石又巡遼西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月還甘泉僅以百日行萬八千餘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世有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

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
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
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
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
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
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適人情而已凡
激詭之行則容引僞矣紹興以來宰相趙元鎮
好伊川程氏之學元鎮不識伊川士資以進反

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無一言或
就之則曰吾方思誠敬姑去爲姦僞者十人
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汙否則斥爲不肖矣
予恐後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横遠居萬里外海島中高祖必欲其來否則發
兵誅之横不敢違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長安無
百里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謂上有不能致者四
人何也蓋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羣
之至初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愧矣故高祖
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節云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節
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
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時處士橫議列國
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
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
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予

謂桓靈之時國命自閹寺出世既憤怨不平故
處士抗正議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
入廚之名太學諸生從之者至三萬餘人閹寺
反謂別相署共爲部黨圖危社稷司空虞放太
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
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
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餘人皆死
獄中或徙或廢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

下爲之騷動自古衣冠之禍未有也世說范滂等備忠孝之節者渓矣予得申屠蟠事賢其絕識先物智達明哲故表出之

禹後二世已失邦啓太康也周公後五世已殺君伯禽考公煬公幽公弟濆殺幽公自立也殷湯後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宮周武王後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漢高祖後一世有呂氏之禍唐

太宗後一世有武氏之禍是數君者豈無遺澤乎

漢武帝用杜周爲廷尉詔獄連逮至六七萬人交所增加十有餘萬人唐武后勸流人一日之中萬國俊殺三百人劉[redacted]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齊益諡云 出論語疏 出春秋少陽篇

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親萬幾勵精爲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爲美用孝宣而上不親覽天下之務可知矣

李勣病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生平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應我子孫悉以付汝葬畢當居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

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至死不復更言予謂勣親見太宗百戰取天下之難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遺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爲后褚遂良郝處俊等死爭不可獨用勣此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幾于覆亡何勣能慮其家而不能慮其國也勣眞鄙夫也哉

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淳父曰諸史中

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
士立于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
廢至沉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漢淮南王太史公
皆謂其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
事盡削去之春秋發挖變之善通鑑掩日月之
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于考異中無之
古者人君即位稱元年始終之意漢武帝乃加建
元之號後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數更易其號寧

有人君即位稱元年之後再稱元年之理唐之
太宗即位稱貞觀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終爲近
古云
唐太宗以讖欲盡殺宮中姓武者李淳風以爲不
可竟殺李君羨讖有一女子身長姓武其明白
如此後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爲皇后長孫
無忌郝處信褚遂良力諫初無一語及武氏之
讖何也武氏之變至不可言司馬文正通鑑不

書怪獨書此讖云
漢桓帝時或言民之貧困必貨輕錢薄發更鑄大
錢事下四府羣僚太學能言之士議之于當論
國有政事何太學之士得議益其嘘枯吹生抑
揚震動至此故竇武之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
諸生陳蕃聞王甫之變將諸生八千餘人拔刃
以入范滂挾公議爲訐公卿皆折節下之太學
諸生附之者三萬餘人卒成部黨之禍漢隨以

亡豈但曹節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與國亂神州勢尚淺朝廷有施行
太學諸生必起論之又暴合國人進斥大臣擊
登聞鼓碎之廟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
卒至不救賴今天子中興加大號令始與儲壞
散不然其禍不在漢部黨之下矣
鮑云民有七亡豪強大姓蠶食無厭一亡也馬
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

尚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以是爲豪强所忿恐
致家禍故謝病去今之君子欲區區以禮義㢘
恥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疎矣

蜀于韋皋刻石文字後書皋名者必鐫其中僅可
辯故宋子京書皋事云蜀人思之見其遺像必
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鑱去其文尊諱之近有
自西南夷得皋授故君長牒于皋位下書若皋
字復塗以墨如刻石者葢皋花字也當時書石

亦用前名後押之制非蜀人鑱其文尊諱之如
本朝韓魏公書花字寫成琦字復塗以墨尚可
辯亦此體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一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大賢如孟子其可議有或非或疑或辨或黜者何
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說于下方學者其折衷之

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綮不錄
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
以修矣則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

也

畧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
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
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
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
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
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
罪也

右荀卿非七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虎得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

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陳仲子避兄離母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爲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嘗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今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鶂鶂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

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歟

疑孟子將朝王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信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

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與事之與爭父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疑孟子謂蚳鼃無言責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道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問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上而正之乎夫軍旅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不得其官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繆妄乎

類父子之間不責善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疑性猶湍水曰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

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染有不善乎

疑生之謂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也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疑齊宣王問卿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同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

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然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不免于鬻先王

之道以售其身也古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謂性之者天予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强焉而已矣夫仁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

不可保況能斷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疑瞽瞍殺人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于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皐

陶矣舜惡得而竊之若負而逃于海濱皐陶猶可執也若曰皐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皐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皐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非孟子之言也

右司馬文正公疑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其于顏淵試之也熟而觀之也審矣蓋嘗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其顛沛造次無一不出于仁者是以知其終身弗叛也君子之觀人也必于其所慮焉觀之此其所慮者容有偽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備慮之所不及者偽之與真無以異而君子賤之何

也有利害臨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其歸與不歸哉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志者無求無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謂心勿忘據者可求可作之謂也依者未嘗須臾離而游者出入可也

君子志于道則物莫能留而游于藝則道德有自生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而食輕則去食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重

輕何也曰禮信之于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必荅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荅曰擇其殺人者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禮而得妻者皆是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信而得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爲禮之有時而可去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由孟子之說則禮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事塗廩浚井不告而娶皆齊魯閭野人之語考之于書舜之事父母蒸蒸乂焉不至于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非

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來如瞽瞍者蓋亦有之爲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禮而不得其妻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而不援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一　終

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二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堯舜在上不免于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人訓民之不幸而自蹈于死則有之吾未嘗殺也孟子

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于利豈嘗有意于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追于聖人而止耳夫追于聖人而止則其止也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將求之以爲高其閈閎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無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

之教人將以其實何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爲性則是可求而得也君子禁之以仁義爲命則是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故仁義之可求富貴之不可求理之誠然者也以可爲不可以不可爲可雖聖人不能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

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立然諾以為信犯患難以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也以不必信為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為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為政嚴有及人之近利而無經國之遠猷故子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為惠人不以為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于溱洧惠而不知為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于政整齊其民賦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有乘輿濟人者哉禮曰子產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之害與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為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也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非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醫以藥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為藥可乎使聲

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拯梁王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可亂也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紂盜跖至矣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為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囷抑者窮未嘗不上也水激

之可使濺溺上達激者窮未嘗不下也此孟子
之所見也孟子有見于性而離于善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
性而善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
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爲陰陽則不可故陰
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
無即有而命之則凡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故
天一爲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爲火而火非地

二也爲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
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
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于孟子而揚雄之所
謂善惡混者蓋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惡
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
夫苟相近則上智與下愚曷爲不可移也曰有
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也東坡弟子由之論
也曰雨于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
也積而爲泥塗者亦水也指泥塗而告人曰是
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將使其清而飲之則不可
是之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右蘇東坡云子爲論
語說與孟子辨者八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
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能傳敢問何

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
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辨者不殺諸
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
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
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
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
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

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救鬬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救鬬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

奈何

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七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夫所以世世樹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溢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仁行義以取桀紂耳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爲篡器也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觳觫如此孟子固求之其心安在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

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邪衆人之惡邪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遽數邪紂存則逋逃者存紂亡則逋逃者曷

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

或問禹薦益于天下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有諸曰禹不知啓賢邪知而且以傳益邪父不

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賢天下終歸之而讓以爲名是僞也孰謂聖人而不明且僞也夫益亦不知啓賢不辭于禹禹崩而後避之以爲舜禹之迹又終不得爲舜禹其無慙乎益與稷臯陶一體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如何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厯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可避乎舜禹未嘗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

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諸曰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又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是瞽象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殺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乎其亦有所慮矣象猶能慮則謂二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于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法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

不愛號泣于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遂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聰也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背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圭瓚秬鬯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

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伯出長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教人教之以不如其也

或曰然則仁義無益于人者乎曰奚其為無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相愛相恭相正相救厭然如宮商之應如畵繢之次禍亂日以消名譽日以廣奚其為無益也若夫挾欲趨利闇謀非分豈仁義之意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惡也

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奚不聽也謂其迂闊者乎曰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位諸侯則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為其君者

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也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無驗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二終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食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錄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食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

哉豈孟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誣文王也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欲自爲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倡仁義之笮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枉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爲齊卿無官職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齒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謂講道之頃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刻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矣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與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道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間而學者紛紛强爲之辭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

王彼悅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之可以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妄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惟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右李泰伯常語

毀我知之譽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諸道非道則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曉然合于孔子者常語不得不進之也而謂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齊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其數則過其時考之則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欲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

為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夫天子因不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則覬孟之書猶冠兵虎翼者也孟既唱之學者和之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體耳使後世之君卒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作其不獲已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令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無孟子則可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則可不可以無天子是有大

功于名教非苟言焉

右陳次公述常語

孟軻誠學孔子者也其有背而逆之者常語討之甚明世之學者不求其意漠爾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餘歲而有孟軻由孟軻數百歲而及揚雄又數百歲而及韓愈揚與韓賢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書今常語驟有與于二子宜乎其學軻者相驚而譊譊也

然譊譊者豈知二子之尊軻處常語亦尊之矣所繆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沒于數百年矣初荀卿嘗一曰其非而批于揚子雲及退之醇乎醇之說行而後之學子遂尊信之至于今茲其道乃高出于六經常語不作孰為究明或曰子言則是矣如衆口何

曰顧與衆人如何爾尚誰衆人之問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

右傅野述常語

桃應問于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

義孝子之事親也旣外竭其力又內致其志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廪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揜之乃出舜往于田曰號泣于旻天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由是觀之舜爲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

爲上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斷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法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皋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愛

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莫備焉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皋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舜在于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爲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

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皋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爲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爲父子者必忱仁莫盛焉故善爲政者無以小妨大無以名毀義無以術害道無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爲之賤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爲之其惟舜皋陶乎

右劉中原父明舜

予讀韓愈書知其斥楊墨排釋老以尊聖人之道其志篤矣自孟軻揚雄沒傳其道而醇者唯韓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時洪水淩天下民病其害深矣雖堯舜之聖猶咨嗟皇皇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決橫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

去昭昭然矣雖百夔禹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靈一作太虛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鳥獸之不若也當周之亡辯詐暴橫聖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蝕運之常也復何傷乎孟軻學聖人者也憤然而與闢楊墨誅叛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力排楊墨

遏其端明仁義以訓天下則聖人之教異從而廢乎若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寖微則亦一家之小說爾又烏足謂萬世之法哉軻雖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爲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政肆虐火其書室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說其爲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內豈又由軻之辨之而後行邪

故曰譽之不足益毀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揚其風發明其旨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過矣乎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作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予言也

右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illegible]
法曰受禪成功曰舜仁聖盛明曰舜白虎通曰
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孔安國曰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
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十二歲案書
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
音言百姓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令天下服
喪三年如繼世之禮故于殂落下終言之下文

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謂堯崩踰年見于文
祖廟而改元孟軻不達此言以為三載服除後
舜格于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為天子又帥
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
以服除之月至廟不當于正月元日也踰年改
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軻又云堯舜禹崩三年
喪畢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後踐位且舜正月上
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

[illegible]子孔安國仍軻之謬乃曰舜服堯喪三年
畢將即政復至文祖廟周衰楊墨道盛孟子排
而闢之可謂醇矣其于論經義說世事知謀往
往短而乖戾陋儒愛其詞簡意淺雖然無衛固
可鄙笑也司馬遷云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
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位三十
九年崩亦用孟軻舊說也鄭玄云舜生三十謂
生三十年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十年也在位

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
一百十歲也

右劉道原資治通鑑外紀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
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
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不二者所以明王體黜百
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illegible]百家令國家
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支[illegible]一矣其義說

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官能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雜之周禮以孟子亂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處于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攷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時會官僚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其所以傳道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德而觀之以一德哉臣愚竊以謂宜

講孝經而讀論語恭候講孝經畢日復講其已講之論語其入德亦易矣或問曰讀爾雅以示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萬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流落衰莽之時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illegible]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illegible]微而不爲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六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開以狂瞽獨見之言干冒宸扆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右晁以道奏審皇太子讀孟子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三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四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陳叔易言王荊公得東坡表忠觀碑本頓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爲不然司馬遷死其書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三王世家至元成間褚

先生者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嘗時以其言鄙陋失遷本意荊公豈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爲遷之書邪如褒者多以司馬遷怒武帝故于本紀但著絕海求神仙大宛取馬用兵祠祭等事以爲謗者非也

子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門人或記之世稱蘇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誣矣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而眇然眡之不若無者之快也予謂惟文章英發前無古人者盜當兼假斯言矣

柳子厚云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以妙語起其可遊者讀之令人翛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別云永州于楚爲最南狀與越相似僕悶則

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則畏射工沙　含怒竊發動成瘡痍子厚前所記黃溪西山鈷鉧潭袁家渴果可樂乎何言之不同也

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古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實充滿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邪故予爲文至多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東坡年

夫冠尚未第其有發于文章已如此故黃門詩

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歐陽公謂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開廓勿造語及模擬前人又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

謂梅聖俞云讀蘇軾之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又曰軾所言樂乃修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歐陽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寵其用詩之法如此如曰前進士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柳子厚記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其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者可矣反從而譏訾之不少貸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又喪母自傷其葬而不得歸也其窮阨可謂甚矣而輕侮好譏議尚如此則爲尚書郎時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蓋其資如此云

柳子厚書段太尉遺事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郭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曾子

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歐陽公謂廣文曾生者在禮部奏名之前已爲門下士矣公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是子固于文遇歐陽公方知所歸也而子固祭歐陽公文自云戇直不敏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也子開于歐陽公下世之後作子固行述乃云宋興八十餘年海

內無事與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齊名予以爲過美張籍哭韓退之詩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退之曰籍湜輩者學者曰韓門弟子不曰韓張也蘇東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有以也夫曾子開論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備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未能遠過也蘇子由論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又曰幼而好學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子開之言頗夸大子由之言務謙下後世當以東坡南豐之文辨之

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絹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思溪惜楊誨之用莊子太多反累正氣東坡早得文章之法于莊子故于詩文多用其語

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戾如言八民樂業自年六七十公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何屬于律書也伯夷傳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等語殊不類其所以爲閎深高古者歟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膽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詩似之

魯直以晁叔之閔耆廣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見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邪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藏之凡人爲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

奇似太早然不可苛云爾非為之辭也恐傷其適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横之學云老蘇公云學者于文用引證猶訟事之用引證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則止矣或

一人未能盡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託欲屈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尚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云北方之人今謂侯是非千秋萬歲今侯無我違時柳儀曹已死若曰國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遠即羅池之人千萬年奉嘗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儀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

英宗實錄蘇洵卒其子軾辭所賜銀絹求贈官故贈洵光祿寺丞與歐陽公之誌天子聞而哀之時賜光祿寺丞不同或云實錄王荆公書也又書洵機論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蓋明允時荆公名已盛明允獨不見作辨姦以刺之故荆公不樂云

楚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髣髴況其下者唯退之羅池詞可方駕以出東坡

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如晁无咎所集續離騷皆非是

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歐陽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蘇叔黨爲葉少蘊言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偉于武王非聖人之論者乎

予客長安藍田水壞一墓得退之自書薛助教誌

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挾一矢石本乃指一矢爲妙語又城中有發地得小徑青石刻瘞破硯銘長安又得退之李元賓墓銘跋季匽書校印本無友人博陵崔弘禮賣馬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銘云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石本乃竟何爲哉益嘆石本之語妙歐陽公以下好韓氏學者皆未見之也

李漢于韓退之不曰子壻曰門人云退之詩文漢所類也如董晉傳類本無之趙璘因話錄云才命論稱張燕公華陽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侍郎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其詞至鄙淺則華陽傳非退之作明甚予謂此李漢所不錄今曰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又劉夢得云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說其書皆不傳則漢之所失亦多矣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爲趙同范曄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爲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古本問不違

會閃朱旗北斗閑者古本北斗殷李翺父名楚今故所爲文皆以今爲茲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辯持言徵之說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曹志爲植之子其奏云幹不植僵不諱其父名也呂岱爲吳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其君名也

樊宗師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襲而已曰魁紀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傳十五

啓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記誌說論讚銘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有十九其評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巳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又曰紹述于斯術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曰未有曰難曰極特取其不相襲耳不直以爲美也故其銘曰惟古于詞必巳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

斥班固而下相襲者退之于文者蓋如此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四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五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爲類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亦記其意義甚遠蓋勃文中子之孫世尚其學一時之人不識耳

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也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至于時令斷刑正符皆非是子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曹植七啓言食味芳蓮之巢龜張協七命言食味丹穴之雛雞極盛饌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

爲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又遺以詩有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濯過矣東坡笑曰裝鋪席耳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琴聰蜜殊之流皆鋪席中物也

東坡于古人但寫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之詩爲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呂微仲丞相作法雲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東坡書石不敢

自言委甥王讜言之東坡先索其藁諦觀之則曰軾當書蓋微仲之文自佳也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屬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則爲子固曰吾自爲之其書于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于學

矣

長安安信之子允爲予言嘗藏韓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卷繭紙正書有退之親改定字後爲張浮休取去

歐陽公謂蘇明允曰吾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猶有所未足今見子之文吾意足矣嗚呼歐陽公之足孔子之達杜子美之無恨韓退之之是也

李仲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熈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凌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卧泣下不能起

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爲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

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經榮或超登委任徒
思改作未可與權數奏之時已彰虛僞伏藏之
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
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爲涯等流涕而不敢辨義
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
亦難矣

司馬文正公薨范蜀公取蘇翰林行狀作誌系之
以銘翰林當書石以非春秋微婉之義爲公休

諫議云軾不辭書恐非三家之福就易名銘蜀
公之銘世不傳予故表出之曰天生斯民乃作
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佞
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
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
以閉以塞乃于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
詾詾險陂憸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
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

宗祠祭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鉏憸孱方
役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謀謨輔
佐乃召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惟心至誠公
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既在位中外誠喜信在言
前拭目以觀日覩萬機勤勞有爲盡瘁發國蠹
寐以之曾未期月援溺振渴事無巨細悉究本
末利與官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者
哲俊乂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

邇風從響應載考蔵稽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
吾良臣天實不憖喪吾良輔嗚呼已乎而不留
乎山嶽可拔也公之忠氣堅不可奪也江漢可
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也嗚呼公乎昨既得
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于斯哀哉

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于其學無少畏矣退之
作處州孔子廟碑以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
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孔子爲然而社祭土

卜多穀勾龍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
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
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
禮如親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
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
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事皆無如孔
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其賢過于
堯舜遠者此其效歟汞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

迺云後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
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
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
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公以退之爲
謬論矣

眉山老蘇先生里居未爲世所知時雷簡夫太簡
爲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陽
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簡始知先
生後東坡穎濱但言忠獻文定文忠而不言太
簡何也予官雅州得太簡薦先生書皆以問先
生曾孫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簡夫長安人以
遺才命官其文亦奇國史有傳上韓忠獻書簡
夫啓昨年在長安累獲奏記及入蜀來路遠頗
如疎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審均逸名都寢
食何似簡夫向年自與尹師魯别不幸其至死
不復相見故居常恨以謂天下後生無復可與

議論當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極在西南而東
距眉州尚數百里一日眉人蘇洵携文數篇不
遠相訪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才史論得遷史
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
皇有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雖與洵抗邪
簡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爲時所信重無
以發洵之迹遂告之曰如子之文異日當求知
于韓公然後決不埋沒矣亟念簡夫既遠門牆

職有所守不獲搢版約秩疾指快讀洵文于几格間以塵公之視聽也但邑邑而已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亦嘗舉茂才不中第今已無意進張益州安道薦爲成都學官未報會今春將二子入都謀就秋試幸其東去簡夫因約其暇日令賫袖所業求見節下願加獎進則斯人斯文不爲不遇也上張文定書簡夫啓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其間如洪

範論真王佐才也史論真良史才也豈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爾令人欲麋珠虀芝躬執匕箸飫其腹中恐他貨傷且不稱其愛護如此但怪其不以所業投于明公問其然後云洵已出張公門下矣又辱張公薦欲使代黃柬爲郡學官洵思遂出張公之門亦不辭矣簡夫喜其說竊計明公引洵之意不秪一學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秪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

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難之不特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于塗路間邪昔蕭昕薦張鎬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洵之狀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請而後已庶爲洵進用之權也上歐陽内翰書簡夫啓簡夫頃年待詔公車府因故人蘇子美始拜符采不間不遺許接議論未兩三歲而執事被聖上

不次之知遂得以筆舌進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懼賞之可樂生之可卽死之可避而知執事之筆舌可畏簡夫不于此時畢其平生之力以譊自附于下風而方從事戎馬間或告疾于舊隱故足迹不至于門蔣書問不通于左右者且十餘年矣豈偶然哉蓋有故耳執事之官日隆于一日昔之所以譏進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之以權位故其一言之出則九

鼎不足爲重簡夫見棄于時使與俗吏商確破外官多謗少譽方世之視其言不若鴻毛之輕故姓名不見記于執事矣夫人重之不爲簡肯爲輕哉方僕退于隴畝之中絕于公卿之間而後敢以尺書問關吏道故舊之情今未能畢其志而事已有以奪之矣伏見眉州人蘇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嘗著六經洪範等論十篇爲後世計張益州一見其文嘆曰

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簡夫亦謂之曰生王佐才也嗚呼起洵于貧賤之中簡夫不能也然責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則簡夫爲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聞左右恭惟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爲天下師洵之窮達宜在執事嚮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天下不以是責執事今也[illegible]之書既達于前而洵又將東見執事于京師今而後天下將以洵累執事矣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又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東坡詩案云任鳳翔府簽判日爲中元節不過

知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諸小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爲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于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

[illegible]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奪世而[illegible]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觀蘇明允猶子[illegible]其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後公弼受他州饋酒從陵吏沮辱抑鬱抵于死或云歐陽公憾于公弼有曲折東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慥季常居黃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

之俠皆歸之元豐初東坡謫黃州者執政疑公弼嫉死白東坡委于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相得驩甚故東坡特爲公弼作傳至比之汲黯因軾官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于[illegible]色已而悔之崔德符戲語予曰果如元豐執政之疑東坡之悔豈釋氏懺悔之悔乎

晏公不喜歐陽公故歐陽公[illegible][illegible]氏謝有曰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然足迹不及于賓階書問不通于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閒道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史作報客曰歐陽公有文章似太草草晏公曰苔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五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六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歐陽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裳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客有而嘆其工緻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蘇秀才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求蓋蘇明允謝官牋中語公愛之尚不忘耳

予見司馬文正手寫歐陽公青州不俵秋料青苗錢放罪謝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文正喜其工邪抑以遂非改過為不然也如文正力詆青苗等事免樞近出帥長安謝表則云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害國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為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類俳語可鄙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職當作亦不為作也如公之四六云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俳語為之一變至蘇東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滌之偶

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

梅聖俞著碧雲騢應昭陵時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鄭公韓魏公歐陽公無毀外悉譏詆之無少避其序曰碧雲騢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為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云世以旋毛為醜此以旋毛為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范文正公者亦在詆中

以文正微時常結中書吏人范仲尹因以破家文正既貴畧不收卹王銍性之不服以爲魏泰僞託聖俞著此書性之跋范仲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僞作它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霞假名梅聖俞毁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且文正公與歐陽

公梅公立朝同心詎有異論特聖俞子孫不耀故挾之借重以欺世今錄楊闢所作范仲尹墓誌庶幾知泰亂是非之實至此也則其他泰所厚誣者皆迎刃而解可盡信哉僕猶及識泰知其從來最詳張而明之使百世之下文正公不蒙其謬焉穎人王銍性之題予以爲不然亦書其下云美哉性之之意也使范公不蒙其謬聖俞亦不失爲君子矣然聖俞蚤接諸公名聲相

上下獨窮老不振中不能無躁其閒范公小小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何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俱夫爲郡而以酒悦人樂奏記納諛佞豈所以論范公者聖俞之意蓋有所不足邪如著文公燈籠錦事則又與書眞詩合矣故予疑此書實出于聖俞也

有童子問予東坡梅花詩玉奴終不負東昏按南

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亡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正用此事以玉兒爲玉奴誤也又過岐亭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按盧氏雜記鄭餘慶約客食戒中廚爛烝去毛勿拗項折客爲烝鵝鴨既就食各置烝壺盧一枚于前則烝壺似烝鴨者鄭餘慶非盧懷慎亦誤也

又送子由出疆詩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按南史王曇首內集聽子孫爲戲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棊不墜落僧綽采蠟燭作鳳皇則以蠟鳳戲者僧綽非僧虔亦誤也又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疾矣裹飯往食之則裹飯者子輿非子來亦誤也又謝黃師是送酒詩偶逢元放覓

拄杖不覺麴生來坐隅檢左慈元放傳無拄杖酒事按抱朴子列仙傳孔元方每飲酒以拄杖卓地倚之倒其身頭在下足在上則拄杖酒事乃孔元方非左元放亦誤也又和李邦直詩恨無楊子一區宅懶卧元龍百尺樓按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寧有事邪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

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無救世之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何止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則百尺樓者劉備非元龍亦誤也又豆粥詩溼薪破竈自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按漢史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南宮縣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

光武對竈燎衣馮異進麥飯非豆粥若蕪蔞亭豆粥則無溼薪破竈燎衣等事亦誤也又和劉景文聽琵琶詩獨勝江左狂靈運共鬬東昏百草鬚按唐劉餗嘉話錄晉謝靈運美鬚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寶惜初無虧損至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盡棄其餘則以靈運鬚鬬百草者唐安樂公主非齊東昏侯亦誤

也又會㒓詩不向如臯開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之臯澤則如當訓之非地名亦誤也又海市詩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按韓退之謁衡嶽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又云竄逐蠻夷幸不死故以爲退之遷潮陽歸日作是未詳退之先謫陽山令徙掾江陵日委舟湘流往觀衡

嶽之語乃云潮陽太守南遷歸亦誤也尚詩大姒嗣徽音者大姒嗣大任耳大任于大姒君姑也有嗣之義司馬文正行狀二聖嗣位哲宗于神廟爲子曰嗣位則可宣仁后于神廟爲母曰嗣位則不可亦誤也又二疏贊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葢韓楊葢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三良臣謂葢寬饒韓延壽楊惲也意以孝宣殺此三人故二疏去之耳按

漢史孝宣地節三年疏廣爲皇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至元康四年俱謝病去後二年當神雀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葢寬饒下有司自殺又三年當五鳳元年十二月左馮翊韓延壽棄市又一年當五鳳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楊惲要斬皆在二疏去之後以二疏因殺三人而去者亦誤也佛書日月高懸盲者不見日喻眇者不識日眇能視非盲也豈不識日亦誤也又序謝自

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可還按道于子微曰日仙去按子微以開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曆五年至貞元十年仙去是子微死四十三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微亦誤也東坡信天下後世者寧有誤邪予應之曰東坡累語于百尚信天下後世也童子[illegible]言凡學者之

誤亦許矣吾曰爾非東坡奈何

程文簡公爻元白官止縣令以文簡貴贈太師顯無可書歐陽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餘言世以爲難韓忠獻公曾祖惟古無官以忠獻貴贈太保益無可書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餘言其文無一贅語世尤以爲難也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如曰其官某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

帝者凡十四章具載獻可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陽公諫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陽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歟抑以歐陽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陽公爲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乎歐陽公晚著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諸公辨獨歸過獻可爲甚矣

孔子自謂不及顏回曹孟德祭橋玄文云爾東坡醉白堂記亦云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之龜來見夢于宋元王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云云出史記龜策列傳韓退之孟東野失子詩云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實用此事

東坡既遷黃州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廟聞之對

左丞蒲宗孟嘆惜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也

曾南豐讀歐陽公晝錦堂記來治于相其州東園記泛以畫舫之舟二語皆以爲病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六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七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幸後苑召宰執侍從臺諫館閣以下賞花釣魚中觴上賦詩晴旭暉暉花盡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胃絮縈行仗墮蘂飄香入酒杯魚躍紋波時潑剌鶯流深樹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歡遊近侍陪宰相韓

琦樞密曾公亮參政張昇孫抃副樞歐陽脩陳旭以下皆和帝獨稱賞韓琦輕陰閣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壽杯之句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久疾在告明日和詩來上帝覽之已悵然不數日祁薨並加震悼云

真宗嘗問楊大年見比紅兒詩否大年失對每語子孫爲恨後諸孫有得于相國寺庭雜賣故書中者蓋唐末羅虬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三羅虬登科從事坊州有營妓小字紅兒先爲郡將所愛人不敢近虬亦悅之郡將不能容虬棄官去然于紅兒猶不忘也擬諸美物作比紅兒詩百首事出摭言亦略見太平廣記中大年不知何也

嘉祐中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臣宜在館閣仁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顏萬人喜卻回宮路樂聲長者也蓋帝幸景靈宮堯臣有詩或傳入禁

中帝愛此二語召試賜第竟不登館閣以死

兗州之東有漏澤每夏中頻雨則積水彌望至秋分後聲起水中如雷一夕盡涸初不可測奇石林立或尋其下得穴木自此入李衛公平泉有石刻字曰漏澤作亭其前曰魯石有詩云魯客持相贈還家乃不如者兗之漏澤石也

國史補載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發狂慟哭賴華陰令百計取得之或云無是

事于讀退之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
絕陘倚巖覗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
神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蘇達拳
跼梯䠐颭伶俜悔狂已咋齒垂誡仍鐫銘可信
國史補不妄

韓退之使鎮州題壽陽驛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
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唯有月
團團鎮州歸再賦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

風秖欲飛還喜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孫子陽爲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
人跋云退之有倚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
去故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合彈
琵琶箏者非此二人邪

錢昭度有食梨詩云西南片月充腸冷二八飛泉
繞齒寒予讀樂府解題井謎云二八三八飛泉
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
井字

黃魯直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迎風生水紋
汪彥章用其體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
生縠紋昔宋景文問晏元獻劉夢得瀼西春水
縠紋生生字當作何義元獻云作生于縠紋意
不合當作生熟之生景文歎服以爲妙語今彥
章以生對出則作生長之生矣豈不聞元獻之
說邪

王元之濟州人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爲郡
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爲生因令作磨詩
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
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于子弟中
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
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
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
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

矣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嘗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爲下第者裁作五言以誚之出扇齊記
嘗見南唐李侯撥襟青宮人度奴扇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煙態拂人頭
唐荆州每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

舍人以荆州解及第號破天荒東坡嘗以詩二句遺瓊州進士姜唐佐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題其後云待子及第當續後句後唐佐自廣州隨計過許昌見潁濱時東坡已下世相持出涕潁濱爲足成其詩云生長茅間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李士寧蓬州人有異術王荆公所謂李生坦蕩蕩所見寶奇哉者熙寧中宗室世居獄連士寧呂惠卿初叛荆公欲深文之以傾荆公神宗覺之亟復相荆公荆公平生好辭官不復辭自金陵連日夜以來惠卿罷去士寧止從編置初士寧贈荆公詩多全用古人句荆公問之則曰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已出又問古有此律否士寧

笑曰孝經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詩孔子豈不能自作詩者亦所謂意到卽可用不必皆自已出也荆公大然之至辭位遷觀音院題薛能陸龜蒙二詩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一覺夢中身殷懃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蠟屐蒼苔認舊蹤隔溪遥見夕陽舂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用士寧體也後又多集古句如胡笳曲之類不一夫子曳杖之歌有泰

山其頹哲人其萎之語唐天寶中長安雨木冰寧王薨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熙寧中京師雨木氷又華山崩阜頭谷數千百丈壓七村之人時王荆公爲相變亂典常徵斂財利識者危之適韓魏公薨荆公作挽詩云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遂以魏公當之潘邠老云花妥鶯梢蝶溪喧獺趁魚妥音墮乃韻邠老不知秦音以落爲妥上聲如曰雨妥花妥之類少陵秦人也

唐詩家有假對律曰牀頭兩甕地黃酒架上一封天子書又三人鐺脚坐一夜掉頭吟又鬚欲據青女官猶佐子男等句是也或鄙其不韻如杜子美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又飲子頻通汗使君想報珠杜牧之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亦用此律也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唐僧靈澈語東坡海會殿上梁文全取之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校本之誤迺形天舞干戚耳按山海經海中有獸名形天每出水必銜干戚而舞云

王荆公步月中山蔣頴叔爲發運使過之傳呼甚寵荆公意不悅頴叔喜談禪荆公有詩云怪見傳呼殺風景不知禪客夜相投按李義山雜纂殺風景門月下傳呼用此事

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時普以黃巢首上行在者僞

也東西二都耆老相傳黃巢實不死其爲尚讓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爲僧得脫往投河南尹張全義故巢黨也各不敢識但作南禪寺以舍之予數至南禪壁間畫僧巢也其狀不逾中人唯正蛇眼爲異耳老人言更有故寫真絹本尤奇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挂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凭闌干看落暉爲李易初取也

慶曆中翰林侍讀學士淑守鄭州題閣少主陵云弄耜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隴才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時上命淑作陳文惠公堯佐墓銘淑書堯佐好為小詩間有奇句及有在復弗咸等語陳氏子弟請易去淑以文先奏御不可易陳氏子弟恨之刻淑周陵詩于石指倒戈為謗上亦以藝祖應天順人非逼伐而取之落淑學士淑上章辯尚書之義蓋紂之前

徒自倒戈攻紂非武王倒戈也上知淑深于經術待之如初宋內翰邢曰白公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其獻臣之謂乎獻臣淑之字也為文尤古奧有樊宗師體

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鵞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鵞以去李太白送賀監詩乃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子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世人有以右軍寫黃庭經換鵞者又承太白之誤耳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謂不然太白詠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詠俠欲有聞于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

少陵陶冶性情存底物本顏之推至于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又少陵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本陳勝與人傭耕之語也又少陵上君白玉堂侍君金華省本班固自敘時上方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金華殿中也又少陵露井凍銀牀本晉書樂誌淮南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也又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本沈雲卿船如天上坐

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魚似鏡中懸[illegible]
此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
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本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七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八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歐陽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予謂約以子美律詩青天外其可以白鷺洲爲偶也

退之石鼓詩體子美八分歌也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時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慇懃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去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予昔與蘇仲虎會淸溪真覺僧房客有出東坡書淵明此詩者仲虎曰大父平生愛寫此詩于士友間數見之予曰伏羲神農出上古所謂莫之爲而任其自然下此

始有傳然事多偽而不實孔子特彌縫之使天下後世曰聖人而不敢議功德被于堯舜以降其賢豈不遠哉如汲郡魏襄王冢中所得竹簡文字淵明固不廢也東坡論武王非聖人不知言者已駭然不服其可與論淵明此意也仲虎不覺起立曰可畏哉淵明故反曰吾醉中謬言當恕也

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同爲昭陵侍臣其學

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中原父戲以爲韓文究每戲曰永叔于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醉留孟東野自愧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歐陽公以退之譏墨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爲叛道中原父笑曰永叔無傷事主也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其句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世賢二字殆不可曉或云世字當作避字寫本誤也蓋左相者李適之也有直聲右相李林甫姦邪適之譏論數不同自免去有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子美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正用適之詩語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鬬雞聯句有云神槌困朱亥古本云袖槌用史記朱亥袖四十斤鐵槌殺晉鄙事也

韓熙載畜妓樂數百人奉入爲妓爭奪以盡至貧乏之無以給夕則敝衣履作瞽者負獨絃琴隨房歌鼓以丐飲食東坡謝元長老衲裙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用其事也然子獨未達東坡之意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鈇也問夫何在重山出字夫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何時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還也如李義山空看小垂手忍問大刀頭宋子京曾損歸青遡鯉尾莫令殘月誤刀頭俱用此事云

杜子美贈韋左丞詩竊効貢公喜難甘原憲貧原憲貧所自不一貢公喜注引王陽入仕貢禹彈

冠事雖是而無貢公喜三字予讀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喜此其自也

杜子美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後得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于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

張籍老將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爲數奇古人傳誦以爲佳句按漢書天幸二字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漢書音義數音朔則亦不可對天矣

杜子美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退之贈張功曹詩云判　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痍蓋唐參軍簿尉有罪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高子勉親見山谷云爾予初疑其不然因讀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訖奏參軍簿

尉不足道也

杜審言字必簡子美大父也景龍初爲國子監主簿和韋承慶山莊詩五首邐轉危峰碧橋斜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換粳香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猶言行樂少別向後池塘攢石當軒倚懸泉度牖飛鹿麛銜妓席鶴子曳童衣園果嘗難遍池蓮摘未稀卷簾先待月應在醉中歸攜琴逶碧紗搖筆弄青霞杜若幽林草芙蓉曲

沼花宴遊成野客形勝得山家往往留僊步登攀日易斜野興城中發朝英物外求情戀朱紱望契動赤城遊海燕巢書閣山雞舞畫樓雨餘淸更晩共坐北巖幽賞頗奇他日高深處此時地爲八水背峰作九山疑池靜魚偏逸人閑鳥欲欺靑溪留別興更與白雲期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詩有自云

舒州峰頂寺有李太白題詩夜宿峰頂寺舉手捫

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曾子山始見之不出于集中亦恐少作耳

國史先大父康節傳云與常秩同召其卒不起襃矣故大父之葬門生挽詩有地下若逢常處士揶揄應笑贈官來之句

古今詩人多以記境熟語或相類鮑明遠云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杜子美云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王荊公云昔如下擊三鶻拳今如倒曳九牛尾李太白云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杜牧之云故鄉七十五長亭選詩云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太白云水忽戀前浦雲猶歸舊山嵇叔夜云委性命兮任去留陶淵明云曷不委心任去留方干云蟬曳殘聲過別枝蘇子美云山蟬帶響穿疎戶韋應物云野渡無人舟自橫寇萊公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王元之云謫居思遁世多病厭浮生萊公云愁多怯秋

夜病久厭人生唐人云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梅聖俞云寒潮如特送不肯過湓城元之云燒殘灰燼方分玉撥盡寒沙始見金聖俞云力搥頑石方逢玉撥寒沙始見金杜子美云坐飲賢人酒門聽長者車荊公云室有賢人酒門多長者車唐人云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煙聖俞云千門皆禁火九野自生煙劉夢得云藥性病生諳于鵠云病多諳藥性唐人云

中流見樹影兩岸聞鍾聲張祜云樹影中流見
鍾聲兩岸聞諸名下之士豈相剽竊者邪
韓公齒落詩有剛須饒舌在寒不爲脣亡之句
時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李太白詩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潛語也杜子美使
君自有婦選中羅敷詩語也泥汙后土何嘗乾
宋玉九辯語也
杜子美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王子韶云無風

谷名不夜城名嘗親至其地如李義山錦瑟詩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莊生望帝
皆瑟中古曲名
杜子美以鄭李對文章殿僕射對望鄉臺春苜蓿
對霍嫖姚正冠對吹帽又云軒墀曾寵鶴如鶴
乘軒左氏傳注云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
以爲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杜子美飲中八僊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

來不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
頭白眼望青天用兩天字韻蘇晉長齋繡佛前
又皎如玉樹臨風前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
前字韻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長安市上酒家眠
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詩蛛絲小人態曲綴瓜
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用兩中字韻
李太白高陽歌云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
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謠云

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又翠影紅
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江長用兩長字韻韓退
之李花詩水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
又誰堆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兩花
字韻雙鳥詩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
舊饒聲從此常低頭用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
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又此來南北近里閭故依
然用兩然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

爲又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用兩爲字韻乎
美太白退之于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邪
杜子美詩將軍只數霍嫖姚對苑馬總歸春苜蓿
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又云杖藜妨躍馬不是
故離羣離字如律當讀平聲漢書音義嫖姚字
皆讀去聲音鏢鷂檀弓離羣索居釋文離字讀
去聲力智反音利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字
有以也

王荆公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
韓退之矣然嘗深將策試驚㝠仰檐窺又氣嚴
當酒暖灑急聽窗知皆退之雪詩也荆公詠雪
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全用
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爲非用古人陳言乃
爲是邪
東坡與陳傳道書云知傳道日課一詩甚善此技
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蓋梅聖俞法也又韓少
師云梅聖俞學詩日欲極賦象之工作擬怪杜
子詩尚數十首李邯鄲諸孫亨仲云吾家有梅
聖俞詩藁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
能名之故壓也亨謂歐陽公在諫路頗詆邯鄲
公亨仲之言恐不實然曾仲成云歐陽公有韓
孟于文詞兩雄力相當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
穰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等句聖俞謂蘇子
美曰永叔自要作韓退之强差我作孟郊雖戲

語亦似不平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八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晁以道言王荆公與宋次道同爲羣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詩集荆公盡即其本擇善者籤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厭書字多輒移荆公所取長詩籤置所不取小詩上荆公性忽略不復更視唐人衆詩集以經荆公去取皆廢今世所謂唐百家詩選曰荆公定者乃羣牧司吏人定也

宋子京罷守成都故事當爲執政未至宰相于兩地見次盡以他人充之子京聞報悵然有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之句言者又論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爲鄭州望國門不得入久之再爲翰林承旨未幾不幸訃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數千人謂不安其奢侈者誣矣宰相韓魏公也言者包孝肅拯劾子京先有裂

漫有三年信明月長爲兩地愁之句竟不至兩地悲憤而沒世以爲讖云

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崗移汝海經從見之申公置酒終日不交一語東坡昏睡歌者唱夜寒十覺羅衣薄東坡驚覺小語云夜來走卻羅醫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罷行後圃中至更坐東坡即几案間筆墨書歌者團扇云雨葉風枝曉自勻綠陰青子靜無塵閑吟遶屋扶疎句須信淵明是可人申公見之亦無語

韓魏公與宋尚書同試中書賦璣圭宋公太息曰老矣尚從韓家郎君試邪蓋宋公文稱已著韓公以從官子弟二名登科然世尚未盡知也或聞韓公則愧謝曰某其敢望宋公報罷必矣已而韓公爲奏篇之首宋公反出其下後韓公帥中山作閱古堂宋公詩有云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画圖名將相刻石好文章韓公見之不

俛

王荊公初執政對客悵然曰投老欲依僧耳客曰急則抱佛脚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客曰急則抱佛脚亦全俗語也然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爲的對邪公遂大笑

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求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誦其中詩即書之至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香醪與君別東坡闕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驚懼乆之方覺印本誤以春醪爲香醪也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故子京九日食餻有詠云颸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鬭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虛負詩中一世豪遂爲古今絕唱楔餌粉餈餻類也出周禮詩豪白樂天目夢得云

李太白僧伽歌云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乆罕遇眞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于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則太白亦異人也哉

白樂天長恨歌有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之句寧有興慶宮中夜不燒蠟油明皇帝自挑燈者乎書生之見可笑耳

元和中處士唐衢善哭聞白樂天謫輒大哭衢後

死樂天有詩云何當向墳前還君一掬淚

晁以道問予梅二詩何如黃九予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以道爲一笑

柑橘二物草木書各爲一條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曰洞庭春色東坡之賦皆用橘事豈以橘條下云其類有朱柑乳柑黃柑石柑乎大柑無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也

歐陽公于詩主韓退之不主杜子美劉中原父每

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之句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貫中原父之辯一笑也

南人謂象齒爲白暗犀角爲黑暗少陵詩云黑暗通蠻貨用方言也

李太白詩云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僊方注云斷腸草不

可食其花芙好名芙蓉

李習之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譏也尹師魯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譏也習之師魯之于詩以爲不足作邪抑不能也

夔峽之人歲正月十百爲曹設牲酒于田間已而衆操兵大噪謂之養（去聲）烏鬼長老言地近烏蠻戰場多與人爲厲用以禳之沈存中疑少陵家家養烏鬼其自也疏詩者乃以鸕鷀別名烏鬼予往來夔峽間問其人如存中之言鸕鷀亦無別名

華州雲臺樓有唐昭宗詞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蒲中鸛鵲樓有唐太宗詩昔乘匹馬至今鑾六龍來其英偉悽怨之氣何祖孫不同也

東坡爲董毅夫作長短句文君壻知否笑君卑辱奇語也文君壻猶虞姬壻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細知否可笑耳

東坡別李公擇長短句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退之與孟東野書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于余之意也

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頭下議行告庭之禮未決子京遽

以制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乎京出知安州以長短句詠燕子有因爲銜泥汙錦衣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之一歎尋召還玉堂署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李太白詞也予嘗秋日餞客咸陽寶釵樓上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

詞者一坐悽然而罷

夔州營妓爲喻迪孺扣銅盤歌劉尚書竹枝詞九解尚有當時含思宛轉之豔他妓者皆不能也迪孺云歐陽詹爲并州妓賦高城已不見況乃城中人詩今其家尚爲妓詹詩本亦尚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劉尚書者故獨能傳當時之聲也

偎女是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天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軿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佩環李太尉文饒迎神送神二曲予遊秦尚有能宛轉度之者或并爲一曲謂李太白作非也

程叔微云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三家有連云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頴昌府許田鎭手寫自作

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鎭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甚德也

予嘗見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予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

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曾直作小楷詩
共下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滿庭芳
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予意韓退之
張籍翰墨間亦無此一段風流耳

東坡赤壁詞灰飛煙滅之句圓覺經中佛語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仁皇帝問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
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
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間曰
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
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

曰吾之舉賢于夢卜矣

神宗問周世宗何如馮公京曰世宗威勝于德故
享國不永王荆公曰世宗之殂遠邇哀慕非無
德也荆公率以强辨勝同列不知馮公之對適
藝祖之語見三朝寶訓云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
怒目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
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

書可讀荆公默然
憲成李公及爲杭州不游宴一日遇軍命促飲具郡僚不無意于歌舞高會也乃訪林和靖于孤山淸談同賞又曰飲食外不市一物至去官唯買白樂天集一部
傅獻簡公云司馬文正公力辭樞近嘗勉以主上眷意異等得位庶可行道辭不行去之可也公正色曰古今爲此名位所誘眩喪名節者不少矣卒辭不就文潞公曰司馬君實操行直當求之古人中也
傅獻簡與杜祁公取未見石刻文字二本皆踰千言各記一本祁公再讀獻簡一讀覆誦之不差一字祁公時年踰七十矣光祿丞趙槩在坐見之
韓魏公文潞公先後鎭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杖一守把兵方二下兵輒悖罵不已令以送府公問

其實悖令否曰實曰汝禁兵既在縣有從則有階級矣卽判送狀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如常時衆見其投判筆方知有異潞公時復有外縣送一兵犯如前者公震怒問虛實兵以實言亦判送狀處斬擲其筆二公之量不同魏公則彼自犯法吾無怒焉潞公異稟雄豪嫉惡不容也劉器之爲韓瓘云
東坡論張文定以一言曰大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嘆細德之險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世以爲知言神宗嘗問文定識王安石否曰安石視臣大父行也臣見其大父日安石髮未卯衣短褐布身瘡疥役灑埽事一蒼頭耳故荆公

亦畏其大不敢與之爭辨日錄中盡詆前輩諸公獨于文定無譏云

劉器之曰吾從司馬公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則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至誠其道則一也又問所以致力公喜曰問甚善自不妄語入吾初甚易之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所言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茲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有餘地矣

或問劉器之曰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曰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圓回四海者未敢以爲第一蓋元祐大臣類豐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馬公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幄用則前無古人矣

趙淸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于南京其女子嘗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爲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慶曆中富鄭公韓魏公俱少年執政頗務興作章郇公位丞相終日黙然如不能言或問郇公富韓勇于事爲何如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戲劇不可訶止俟其抵觸牆壁自退耳方銳于跳躑時勢難遏也後富韓二公閱歷歲月經涉憂患

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紛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氣盛强項莫敵蓋取祖宗典制變亂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嘆郇公之言爲賢也

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中古劉從德妻王氏遷前制遂國夫人富韓公爲知制誥封還詞頭知制誥今中書舍人也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富公始王氏犍爲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其父蒙正始因以通姦利云

呂申公云唯人主之怒不可恃
王荊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埽地嘗其意將
之不容口忽誤觸燈檠卽大怒以爲不力逐去
之參史在坐私語他客云公以喜怒進退一老
兵如在朝廷以喜怒進退士大夫也
王荊公與曾南豐平生以道義相附神宗問南豐
卿交王安石最蚤安石何如人南豐曰安石文
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

輕富貴不吝也南豐曰臣謂吝者安石勇于
有爲吝于改過耳神宗頷之
王荊公晩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荊公以西
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從雨不
從西也荊公隨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
無定論類此如三經義頒于學官數年之後又
自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
刊之說豈不誤學者乎

或謂胡宿于上曰宿名當爲去聲乃以入聲稱名
尚不識豈堪作詞臣上以問宿宿曰臣名歸宿
之宿非星宿之宿謂者又曰果以歸宿取義何
爲字拱辰也故後易字武平
王荊公之子雱作荊公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
不齊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聖其父過于孔子
也雱死荊公以詩哭之曰一日鳳鳥去千年梁
木摧是以兒子比孔子也父子相聖可謂無忌

憚者矣
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
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
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則曰於休哉大年果知貢
舉凡程文用於休哉者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
客半不以爲意不用也
東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
意少快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呂公著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旣承旨宣仁后曰學士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關官家事曰豈出大臣論薦曰亦不關大臣事東坡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宣仁后曰久欲令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飲食停匕箸

看文字宮人私相語必蘇軾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學士上僊耳東坡不覺哭失聲后與上亦泣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宣仁后又曰學士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東坡下拜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東坡為王鞏云

東坡先謫黃州熙寧執政妄以陳季常鄉人任俠家黃之岐亭有世讎後謫惠州紹聖執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從東坡甚驩也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初同朝東坡勇於為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把去聲農人乘以事田之具）曳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虫以二字各從虫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

器之曰某初不聞其語然立賢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繫土地風俗安得不為土習風移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歸自嶺海相遇於道始交驩器之語人云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云器之鐵石人也

司馬丞相薨於位程伊川主喪事專用古禮將祀明堂東坡自使所來弔伊川止之曰公方預吉禮非哭則不歌之義不可入東坡不顧以入曰

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也伊川不能敵其
辯也
蓋以道爲予言嘗親聞東坡曰先生易傳當傳萬
世曰尚恨某不知數學耳
李偉言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
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
曰莫看殺軾否其爲人愛慕如此
東坡倅錢塘日荅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

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
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
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
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鴉
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
爲穿鑿至此
安世月入日登對聽間捧滙太母首語及先公側
愴久之曰如司馬相公盡心朝廷何可更得若

臣之間如此可紀可紀予嘗狀諫大夫以
器之報司馬公休書一紙如上曰可紀也故
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一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趙肖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

東坡帥揚州曾旼罷州學教授經真州見呂惠卿

惠卿問軾何如人旼曰聰明人也惠卿怒曰堯聰明舜聰明邪大禹之聰明邪旼曰雖非三者之聰明是亦聰明也惠卿曰軾學何人旼曰學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倫也旼曰孟子以民爲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軾公學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東坡獄勢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隨問即荅無一字之差眞天下奇才也嘆息久之蓋世之公論至雖怨不可奪也

王彥霖繫年錄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實錄成著作郎黃庭堅除起居舍人蘇子由不悅曰庭堅除目某爲尚書右丞不預聞也已而後省封還詞頭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悅不平呂丞相之專乎抑不樂庭堅也庭堅字魯直蚤出東坡門下或

云後自欲名家類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論呂申公降饒州歐陽公爲館職以書責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罷後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堯夫以爲不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爲蘇明允云范公碑爲其子弟擅于

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誌則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歐陽公平章其書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間有干着說善惡可以爲勸戒者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燦然使爲惡者稍知戒爲善者稍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豈當學聖人作春秋隱奧微婉使後人傳之注之尚未能通又疏之疏之尚未能盡以至爲說爲解爲訓釋爲論議經千餘年而學者至今終不能貫徹曉了弼

謂如春秋者惟聖人可爲降聖人而下皆不可爲爲之亦不復取信于後矣學者能約春秋大義立法立例善則襃之惡則貶之苟有不得已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千餘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文字將何用哉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勸則人之罪也于文何過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無所發明但依違模稜而已人之爲善固

不易有遭讒毀者有被竄斥者有窮困寒餓者甚則誅死族滅而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顯誠罪人也人之爲惡者必用姦謀巧詐貨賂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孫孫享其餘蔭而不絕可謂大幸矣執筆者又[redacted]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爲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

善人貴惡人賤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嘿嘿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誌盡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姦人之惡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皎然寫之洩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弼之說爲是也然弼之說蓋公是公非非于惡人有所加諸也如希文墓誌中所詆姦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

鬪知者卽非殺意爲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卹也初寶元慶曆間范公富公歐陽公天下正論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歐陽公相約書其事矣歐陽公後復不然何也予讀富公之書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誅爲未快嗚呼可畏哉

英宗初臨御韓魏公爲相富鄭公爲樞密相一日韓公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後韓公帥長安爲范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登州有婦人阿云謀殺夫而自承者知州許遵謂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卽以按問欲舉鬪意以謀爲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事下百官議蓋鬪殺劫殺鬪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司馬文正公議曰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殺傷他人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其直犯殺傷更無它罪者唯未傷則可首但係

已傷皆不可首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因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略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也若以鬪殺與謀殺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許遵之

妄附文正公之議王荆公不知法好議法又好與人爲異獨主遵議廷尉以下爭之不可得卒從原減至荆公作相謀殺遂立按問首法一問不承後雖自言皆不得爲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爲按問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應州軍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蓋祖正以來大辟可憫與疑慮得奏裁若非可憫非疑慮則是有司妄讞以幸寛縱豈除暴惡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則姑息以長姦非法也至紹聖以來復行荆公之法而殺人者始不死矣予嘗謂後漢張敏之議可爲萬世法曰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或以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

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灾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而已蓋與司馬文正之議合也蘇黄門初嫉許遵之讞後復云遵子孫多顯者豈能活一人天理固不遺哉亦非也使妄活殺人者可爲陰功則被殺者豈不爲陰譴乎

韓魏公自外上章歷數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狀神宗感悟諭執政亟罷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趙清獻公參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罷之荆公既出疏駁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堅卒至敗亂天下識者于清獻公有遺恨焉

先人嘗言熙寧元豐間司馬文正范忠宣先後爲西都留臺吾皆從之遊至元祐初文正起爲宰相忠宣起爲樞密使吾見之其所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時但忠宣顏色潤澤文正清苦無少異

吾以此窺忠宣其中豈尚以名位爲樂耶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爲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孫云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爲文氏或爲苟氏然敬字從苟(己力切　音棘)非苟也從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蘇東坡既貶黃州神宗殊念之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又曰軾不可姑用曾鞏爲檢討官先進太祖總論已不當神宗之意未幾罷去東坡自黃州移汝

墳丹過金陵見王荊公于鍾山留連燕語荊公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東坡辭曰某老矣願舉劉道原自代云
元豐末司馬文正資治通鑑成進御丞相王珪蔡確見上問何如上曰當要降出不可久留又咨歎曰賢于荀悅漢紀遠矣罷朝中使以其書至政事堂縫合以睿思[illegible]睿思殿上禁中觀書之地也舍人王震[illegible]丞相來觀

丞相笑曰君無近禁臠以言上所愛重者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一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二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熙寧年邊吏報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講進俱不省時沈括存中爲記注一日侍筆立御座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墳墓田廬皆當棄去復暇鄙車乎朝廷姑藉其數而未取何傷上喜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然也括曰車戰之利見于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于輕速今之民間緇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

施于無事之日恐異日不可用耳上益善因悟
人如此作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
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上甚多太
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上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
若車可用其敢以爲非括未幾遷知制誥
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日伊川先生程頤正叔
爲布衣年尚少其見亦有時令爲伊川學者以
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以爲字伊川者非也

楚王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
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摯老論曰紛紛之論
致疑于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
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
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
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又以頤學
先聖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
之自欲爲种放而亟欲得察諫侍從矣不可不

察也理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
背之則亂伏望審眞僞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
曰頤在經筵僭横造請權勢勝口間亂以償恩
讎致市井之間目爲五鬼之魁當令其助賈易
邪呂陶及造學制詭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頤
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遍謁
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
器之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

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又曰進言者必
曰五鬼之號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爲據臣
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
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
頤等五人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
事驗之今衆議指曰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
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歴陳其說若程頤則

先以罪去云云蘇子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頤之姦形于言色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爲禮部尚書取伊川所修學制貶駮譏詆略盡如蘇子瞻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黨錮則同在禍中悲夫

予爲校書郎時嘗問趙丞相元鎮云張天覺者首造元祐部黨之人也靖康初與范文正司馬文

正同追贈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辨既未能追改更諡以文忠是與蔡公齊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鎮悵然曰蜀勾濤在從班游談有司不肖不能執法耳予見其有悔色亦不復言

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簾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爲忠耳后既上賓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其德大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作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

王冀公久被眞廟異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獄發蓋以中外士大夫與妖人往來歌詩間有云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欽若眞廟面責之冀公辯數四終不置則頓首曰臣官工部尚書安敢擅增至左僕射此理明甚而聖意終不解者無

他蓋臣福謝耳竟坐策免云

范直方論忠宣答德孺論邊事書云大略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夷狄較勝負不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嗚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者

越韓王微時求唐太宗骨葬昭陵下呂汲公帥長安醴泉民析居爭唐明皇腦骨訟于府曰得者富盛汲公取葬恭陵下

盧多遜南遷度大庾嶺憩一小家其媼頗能語言多遜詳問之則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宦亦淺緣爲宰相盧多遜挾私遠竄以死多遜中懷毒螫專犯法禁我留此嶺上以俟其過多遜之行甚

窘媼罔不識卻倉皇避去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强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錢塈德基爲予言吾家先王歷唐末五季有茲吳越順事中國不敢效他藩府之僭恭俟真主之出門奉版籍歸于職方氏故自國朝以來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無一識者至歐陽公始云得封落星石爲落星山制書知吳越亦嘗改元寶正皆于史矣又歸田錄書思公子弟一歲四五竊公珊瑚筆格幸其以錢贖之若果然何子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歐陽公出幕下特以國士遇之豈子弟中有不相曉者邪

李主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錢王俶

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與賜器幣中使蒞罷暴死並見國史

周世宗得李氏與契丹求援蠟書以爲名下淮甸藝祖得孟氏結太原蠟書以爲名下蜀二事正同

漢唐宦者可謂盛矣然官不至師保也一劉鋹有宦者七千餘人始有爲師保者藝祖既禽鋹以求鋹其禍內侍不許[illegible]係官又鋹之宦輒名

盛德云

公侍中者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勝負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其勞斲棺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蜀靖恭先生楊匯源瀓資介潔生遠方于朝廷故

實學士大夫諸牒皆能通貫其于中國之士范端明景仁內翰純夫尚書蘇子瞻門下侍郎子由外不論也杜門委巷之下著書賦詩人無知者獨于先君嘗薦于朝曰成都府布衣楊匯學行甚高志節甚苦于本朝典禮故家氏族奇字異書無所不知杜門陋巷若將終身當崇尚廉恥招徠遺逸之日如匯者委棄遠方誠爲可惜伏望朝廷特加聘召亦不報竟死于委巷之下

藏書萬籤古今石刻本過六一堂中集古錄所有者于校中祕書閣爲信安郡王孟仁仲言之王一日侍上燕語及靖恭先生事上爲之一嘆將詔命許其家以書以金石刻本來上會子灣病去後先生之子如狀乃盡以其書其金石刻本投一部刺史曰上久欲得此爲我易一官如何部刺史知其不肯給曰諾盡私有之遺以酒案數壺耳

歐陽公在政府寄潁州處士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將休致又寄秩詩云潁有東鄰常處士披蓑戴笠伴春鋤蓋公先爲潁州得秩于民伍中殊好之至公休致歸每接賓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已從王荊公之招公猶制章以見愧之也秩入朝極其諛佞遂升次對爭日著春秋學數十卷自許甚高以荊公不喜春秋亦絕口不言隱其書不出適兩河歲惡

有言靑苗錢權倚闕王平甫戲秩曰君之春秋
亦權倚闕矣後神宗遇秩浸薄荆公亦鄙之秩
失節怏怏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荆公尚表
于墓蓋其失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二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三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于舊從司馬氏得文正公熙寧年辭樞密出師長
安日手藁密疏公辭自免絕口不復言天下事
矣其疏不見于傳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
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
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鎭誨于安石

始參政事之時即指安石爲姦邪謂其必敗亂
天下臣以爲安石止于不曉事與很愎爾不至
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援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
異已以固權寵常自以已意陰贊陛下內出手
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
悉歸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
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處
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爲不敢顧私恩廢公

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
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常同僚之
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
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臣不如純仁與顥
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與國家義則君臣
恩猶骨肉覩安石專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
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愛
身不早爲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

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
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
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鎭
覩安石營惑陛下以佞爲忠以忠爲佞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
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爲妻子計包
羞忍恥尚居方鎭此臣不如鎭遠矣臣聞居其
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

是爲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
爲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
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
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
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
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
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鎭同則乞依范
鎭例致仕或罪重于鎭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子慮後
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門下士陳大夫
劉安世器之書范景仁傳後語可信故書于下
方熙寧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考方厲精圖治
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既晏例隔言
事官于中廡須上入更衣復出以次贊引時呂
獻可爲御史中丞司馬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侍

讀邇英閣將趨經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問
曰今日請見言何事邪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
乃新參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
藝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
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
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
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
必受其禍文正公曰與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懷

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怱
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
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
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
門吏抗聲追班遂趨而出文正公退自講筵默
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縉紳間浸有
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譏其太過未幾聞

中書置三司條例司下日介甫之門諂諛躁進
之士悉辟召為屬吏朝夕相與謀議以經綸天
下為已任務變更祖宗法斂民財以足國用妄
引用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
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微忤
其意則譴黜隨之于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
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為不可及而獻可終緣
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

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智
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
名聲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謂介甫
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不以
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
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幾其神矣乎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文正公退
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以獻可之先見范

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誠服之故作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文正之傳而後明獻可埋文雖亦成于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詳著獻可先見世莫有知者予嘗從學于文正公親聞其說懼賢者正論遠識遂將淪沒而無傳故書蜀公之傳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紹聖以來權臣挾繼述神宗爲變者必先挾王荆

公蔡氏至以荆公爲聖人天下正論一貶荆公則曰非貶荆公也詆神宗也不忠于繼述也正論盡廢鉤黨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爲異日之禍其烈不可向無計策以救陳瓘瑩中流涕以問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曰臣奈何器之觀受司馬文正公之學膽智絕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瑩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錄語中詆神宗事曰尊堯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則蔡氏可伐正論可出鉤黨可解異日之禍可救也瑩中坐以流竄抵死正論卒不由鉤黨卒不解異日之禍卒不可救者天也予竊其書而悲之尚慮後世或不逹瑩中本趣但以爲闢荆公之詆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堯集文煩不著著其序曰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

用心純一主行其教所謂大有爲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

臣迺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而臣迺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益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南面以當其禮臣于性

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當其爲祭主則弗臣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不過坐東鄉而已迺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龐勛無父之禮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乎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誤豈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爲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蔑安石而誣陛下也臣爲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許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改過之心乎臣所著尊堯集者爲欲明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

周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則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謂之順乎祟此不順之敎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曰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

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辨當是之時臣于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關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復周覽竊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詞見蔡卞增僞之意尚謂安石趣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是誣僞當是之時臣于日錄考之未熟知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考又誣陛下若它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故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延安石矯遣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爲豈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尊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詘侮譏薄欲棄名分自然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

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爲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

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詘侮誠薄欲棄名分而
以畧見于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
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王
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
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
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
餘人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
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

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畧見于此矣聖主以
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誑敢發
實則可以抵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誑脅之術
莫甚于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終則
著書矯訓以傳述于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緩道
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爲參政之
始不錄經筵之欵奏但書七對之游辭載神考
降問之咨詢無一問御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

蜀魏謂厥身不異臯伊仍于供職之初展肖論
理財之不可恐官利而壊俗陳孟子之恥言凡
它人極論之辭掠爲已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
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
爲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
何嘗理曲恣揮躁悖之筆盡爲烈考之訶矯訓
誣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
日新若不辨託訓之誣何以解天下之怒而況

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愼微彼則曰好
察細務神考與天省事彼則曰與愼過當神考
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寛疑
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體貌勲賢彼則
曰含容姦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
又謂姦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于元濟
責神考爲憲宗謂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
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

其言眷待寖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于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于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蹈己之私以繼紹安石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歸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旣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搢紳協

心享上庠庠義士理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違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王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旣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且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于流傳宜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

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詔之聖人如觀蟻垤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噬臍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敎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尙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于雱驕僭之名乎雱出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

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書之刊于石與雱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荅義應舉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已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于逐門總而說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合二門爲一卷并序共爲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

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陬寡陋入
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與御批日
曆時政記抵捂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
據私書略分眞僞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閟其
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爲本以辨明
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
則眞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
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

試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厚
誣目指心勞徒唱爾僞犯古今之公議極與縉
之所非陰奉竊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
考以爲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爲不可然
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聖哲
能不痛心人皆獨罪于一京安知謀發于蔡卞
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
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

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足之
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旦由之而不悟他人豈
測其用心事過而閱蹤跡方露齎咨痛恨雖悔
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于國事豈宜如此謂昔
灤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係
可以滅州爲縣至于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
析論兵民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
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

棄舊圖新厥意何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
身没之初衆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爲朴野
優加贈典欲鎭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
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論之人
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
卞以闕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汙忠賢
凡惱懟會布之言與怨詈惠卿之語例皆刊削
意在牢籠欲使其述私書將欲濟其大欲布等

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議明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惠卿一人而已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降尚縱横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諂愬

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開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遂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閑豈可爲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

臣某竊謂元祐臣僚于呂誨之言則從之太過于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于論安石之罪獻忠于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專善誨而毀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盜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于愛君又欲以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亦瞋目矣然

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害咸在矣爲我宋之臣豈得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蹕此逆像卞倡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之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見夷俟載籍所無履加于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

一像而入十卷之大槩可以未嘗而知尤當氏
鄧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
而頌曰聖矣聖矣莽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
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故曰廢大
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
于此尊君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非而可以謂之國是乎
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啡百姓爲先論周公之

功而以僭天子爲禮啡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
爲胎遂產逆像以非爲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
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悖行之悖既竄逐
移是于布布又竄逐移是于京三是皆發卞卞
謀三臣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
若以卞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
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
語詆誣神考如常立等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

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序[illegible]
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下光揚
亦以去卞爲急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
新上合天意樂于將順搢紳所聞夢闕馳誠名
限疎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絶弛而人尚未
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在沮辱
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當自退藏其餘雖在
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强聒

之流且無私史之際唯臣因論私史禍際至深
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國者敢不勉
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于
没後孰若取義于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
臣所著日錄辨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三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四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晁說之以道其姓名丞列東坡先生薦賢中崇寧初又以應詔言事編邪黨者三十年廢不赦淵聖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獨以上嘗皆學過之其初見帝之言亦陳瓘中尊堯之意也曰臣竊以謂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

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覩矣其末年所以爲天下後世慮者未易爲單見淺聞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御韓琦論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與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僚稱琦爲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札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弼之薨神宗躬[illegible]文有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濬[illegible]閎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獨[illegible]鄉舊書

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illegible]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趣之熙寧中初尚滔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來唯見此一人在元豐末儀武矣利神宗嘗字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嘆曰誰爲朕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

者數爲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豈得公著常爭
新法不便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慎
求宮僚神宗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
人于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厭薄代言之臣
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爲蘇
軾道上德音也經筵蔡卞愈爲恍惚蕩漾之說
上意殊不在遂趙彥若以經侍則皆忠實純朴
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說彥若對曰

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
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
嘆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皆臣之
道矣元豐末不得已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
嘆曰朕下是乎愧于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
音復用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
十年後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
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嘆曰

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
制行變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略不得與聞安
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諂諛求
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上却之
令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
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
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
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

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上
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
問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盡
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
昔配饗大臣嘗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
孔子春秋而配饗孔子廟見薄于神宗而配饗
神宗無乃爲國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盡釋
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聞

志罔不手足舞蹈驩喜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躬自埽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為謀而不知為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為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上皇求言之詔遠當成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

洛陽名公卿園林為天下第一裔夷以勢役祝融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其知言哉故具書之左方云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為近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勝景顧可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為洞一曰土筠縱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猗嵐曰夾竹曰兼山稍

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擥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閎爽深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為行列區處疑因景物

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重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爽留而不去幽禽閒鳴各誇得意蓋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于此午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

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輒醒故俗目爲醒酒池也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回如環故云樹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効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臺千門萬戶岧嶤璀璨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年極力而賦者可一目而盡也又西

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塢上可張樂各時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有臺尤工緻方十許丈

地也樓橫堂列廊廡回繚欄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全圖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于尹氏岑寂而高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滀其怒

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四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五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幄幕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煙火游之過

花時則復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魏花愈難得魏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星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刱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

池而此其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購之園既古景物皆蒼然復得完力藻飾出之于是有欲憑凌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今㭊堂其北竹萬餘竿比其大滿二三圍疎密琅玕如碧玉椽今㭊

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來可浮十石舟今㭊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澆之有池宜蓮荷今㭊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偉然此猶未盡得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㭊第宅園林其間稍北曰郟鄏陌列七丞相第文潞公程丞相今旁有池亭尚不可與趙韓王園比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廝養擁篲負畚插其間而已蓋天之于宴閒每自吝惜疑甚于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爾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

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千種牡丹芍藥至數百種而又遠方異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淸超然四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

者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丞相今屬吳氏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修堂東北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它郡尚無有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田

文潞公東田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舟

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瀍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廬藥圃二堂間之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自東田並城而北張氏園亦饒水而富竹有亭四河圖志云云

帝坐玄扈蘇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二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瀍水徑

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窗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室之東凡登覽而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爾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薈蔚雲煙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臺

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于前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失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在洛陽但以其圖考之則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猶在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獨

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足恃也寺中樂天刻尚多

獨樂園

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數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其曰釣魚菴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杪蔓草爲之公自爲記亦有詩行于世所以爲人欽慕

者不在于園爾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乏蒼古多水泉者無眺望能兼此六者唯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洲北有堂曰四并其四達而旁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

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瞑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徑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園

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潤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一物特有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大庾嶺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丈或以地考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

會節恭安溪園皆隋唐官園雖已犁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事之倏來而忽逝也

李格非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

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餘所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

公卿大夫高進于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予昔遊長安遇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宮登含元殿故基蓋龍首山之東麓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南向五門中曰丹鳳門正南面南山氣勢若相高下遺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門南北四百餘步東西五百步爲大庭殿後彌望盡耕爲田太液池故迹尚數十頃其中亦耕矣明日追路

以道入咸陽至漢未央建章宮故基計其繁夥宏麗過大明遠甚其雜制夷夏非壯麗無以重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宮一殿基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謂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巔爲闕者視未央建章又不足道縣令張綺者言如周之鎬京豐宮靈臺明堂辟雍地亦相邇唯靈臺可辨其崇才二十尺宮殿則無復遺址以道太息

曰詩所謂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者其專以簡易
儉約爲德初不言形勝富强蓋知仁義之尊道
德之貴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漢唐之迹
更可羞矣予追記其言有可感者故具書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五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六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客有云昔龍兗州掾曹與一二友人祠岱嶽因登
絕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藥竈地多鬼
箭天麻玄參之類約五鼓初各杖策而東僅一
二里至大平頂叢木中有眞廟東封壇遺址擁
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
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
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
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
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卻半有光全至明處
卻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漸高漸辨色度五鼓
三四點也經眞廟帳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
又經龍口泉大石有鑿如龍呀其口水自中出
又經天門十八盤尤犖确北眺青齊諸山可指

殺信天下之偉觀也

客又言兗州之東曲阜城魯國也孔子廟宅在焉庭中二檜各十數圍東者紋左旋西者紋右旋世傳孔子手植也殿前有壇魯恭王所壞堂基也城北即孔林其中有亭真廟駐蹕之地西北隅孔子墓東北隅伯魚墓正北子思墓孔氏云商人尚左故孔子墓在西也

舊說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

故武都也山水皆赤爲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爲印色耳又說武都爲武王采地文成康三州亦三王采地也皆因以得名雖無經見其傳亦古矣

趙復言昔往來豐沛間甚熟漢高帝宅與盧綰宅相鄰俱即以祠之行乎衍之地山原迤邐求所謂豐西之澤芒碭之澤皆賞之亦無遺迹與史所著不合

蜀號天險秦以十月取之後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

予過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爲佛祠前向渭水史載太宗生之日有二龍戲于門外此地也形勢殊偏仄蘇世長云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者有唐二帝紵漆像不知何帝也游景叔得唐本太宗畫于屋壁極奇偉與世所傳不同也

天下州名俗呼不正者有二一處州舊爲括州唐德宗立當避其名適處士星見分野故改爲處州音楮今俗誤爲處所之處矣洋州乃汪洋之洋音楊今俗誤爲詳畧之詳矣上自朝省下至士大夫皆云爾無能正之者

今道州古之有庳獠夷所處實荒服也曰舜之于象封之非放也象不得有爲于其國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皆孔子所不言有庳距舜之

都平吻越在江湖萬里之外如曰欲常常而見
源源而來亦勞矣但出于孟子也韓子曰象爲
弟而舜殺之通鑑外紀筆之不例云

夔州古名朐腮朐音蠢又音劬腮如尹反又音忍
蚯蚓也至今其地多此物春秋時人苦寒熱疾
謂之蚯蚓瘴云

鳳翔府園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樹令朱
全忠結襪四顧無應者故至今謂手托槐云

沈黎武侯駐兵之舊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敗屋
數椽雜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爲州按本書更
作之刻石以記又榜其廡下記文多不暫榜云
黎州據本州縣士民狀伏見漢大丞相武侯諸
葛公其操節之大足以師表天下後世不但有
功于蜀之一邊也廟于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
即其地更作莊嚴宜有[illegible]庶幾不致瀆慢有
神像壞前制者謹按蜀本志丞相亮子侍中
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諱瞻本朝一有善政雖不
由其議民必驩言吾葛侯所爲也其慕如此鄧
艾下蜀遣使遺以書曰若降表爲琅琊王將軍
斬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戰以死君子曰外不
負其國內不愧其家忠孝兩有焉今大丞相廟
以將軍配又按漢晉春秋蜀大丞相諸葛公南
征夷有孟獲者豪健莫敵公七擒七縱之獲始
歎曰公天威也夷不復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

堂寫丞相府從事將佐自鎮南大將軍馬公忠
以下十人于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丞相南征
詔賜金鈇鉞一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
虎賁六十人今并寫于廡下惟唐南康王韋公
皐太尉李公德裕舊分祠于大丞相廟庭以其
各有功于一邊得不廢外此輒休他莊祠妄以
土木丹青塑畫鬼神等物者當從州縣按舉罪
于理右版榜廟中以示方來無致違戾

秦州伏羌城三都谷有曹瑋武穆與戎酋李遵戰勝之地羌人到今畏懾不敢耕草木蔚然武穆以六月二十日生邦人遇其日大作樂祭于其廟云

唐昭宗爲朱全忠刼遷洛陽至陝以何皇后臨蓐留青蓮佛寺行宮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坐蓮花葉上有當時宮人書願皇后早降生墨色如新

先人宰陝之芮城縣一村落皆李氏蓋唐之遺族高祖微時嘗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詔書十數紙皆免賦役事毋云不得欺壓百姓子孫有錄本近失去

今歸州屈沱屈原舊居也世傳原有姊以原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棄之獨歸故歸州又曰秭歸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與原女嬃之嬃媛今申申其詈余之語合

歸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無美惡皆灸其面白州有綠珠村舊井尚存或云飲其水生美女村人乃以瓦石實之豈亦以二女子所遭爲不祥邪

[illegible]人謂富家爲起早蓋言錢多則事多不能晏眠也雖俗下之語亦有理云

紹聖元年咸陽縣民段吉夏日淩曉雨後掘菜村落中立何人門足陷地得玉璽一玉檢玉璽方四寸篆文如鳳鳥魚龍之形曰受命于天既受

永昌按玉璽記秦始皇得卞氏藍田玉刻以爲璽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璽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驗之皆合唯記云玉色黃此青蒼色耳蓋漢高祖入關上子嬰素車降軹道所上者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董卓作亂闕孫堅入洛得于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後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璽尚出于秦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壽昌今[illegible]字則無之又不

云有玉檢爲異有司來上庭議以爲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國破敵取以去政和氏玉見藺相如語中璧地其可刻以爲璽邪

宣和元圭出王懿恪家舊上有懿恪朱書元圭二字或上之以爲眞夏后氏之瑞後復燕山又得一元圭尤奇古非前圭可比朝廷以先既行盛禮不應再有出者藏之內庫不復問至金人起後圭壓改剏袞冕奉其圭前圭亦取去然實建

德以獲元圭故國號夏不知二圭果何代物也

紹聖初先人官長安府于西城漢高祖廟前賣湯餅民家得一白玉奩高尺餘遍刻雲氣龍鳳蓋爲海中神山足爲饕餮實三代寶器府上于朝批其狀云塚墓之物不可進御當籍收官庫尚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長安問之已失所在矣

楚氏洛陽舊族元輔者爲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枕中有半開繁杏一枝希代之寶也初避虜入蜀陽凡先世奇玩悉棄之獨負枕以行虜勢逼亦棄于山谷中文彥世言潞公有白玉盆徑尺餘三足破貝州時仁皇帝賜也常用以貯酒後納之壙中云

中隱王正叔云王仲至帥長安日境中壞一古冢有碧色大甕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嬰兒高尺餘水故不耗敗如新汲者玉嬰兒爲仲至取去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六終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張浮休云盜夜發咸陽原上古冢有火光出用劒擊之鏗然以燧視之白玉簾也蓋至寶久埋藏欲飛去邪既擊碎之有中官取以作算籌浮休亦得一二

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數千百種國破虜盡

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後世三代彝器當出于大梁之墟云

士人交齊賢者自言少羈貧客齊魯村落中有牧兒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黃磁小缾緣樣制甚朴時田中豆莢初熟兒欲用以貯之才投數莢隨手輒盈滿兒驚以告同隊兒三四試之皆然道上行人見之投數錢隨手亦盈滿遂奪以去兒啼號告其父父方築田持鋤追行人及之相爭競以鋤擊缾破猶持碎片以示齊賢其中皆五色畫人面相聯貫色如新亦異矣齊賢爲王宦之云

近歲犍爲資官二縣接境地名龍透向氏佃民耕田忽聲出地中耕牛驚走得銅劒一長二尺餘民持歸挂牛欄上入夜劒有光爛牛盡驚移之舍中其光益甚民恐亦驚懼擲于戶外卽飛去蓋神物也士人蔡椿云向其婦家也

牛僧孺李德裕相讐不同國也其所好則每同今洛陽公卿園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歸仁園乃僧孺故宅埋石數塚尚未發平泉在醫龍之右其地僅可辨求德裕所記花木則易以禾黍矣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僞書叔忱豪放不羈或嘆太白無字畫可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

自稱語人每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謂得之丹
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傳法書
要錄法書苑墨藪等書著古今能書人姓名盡
矣皆無太白書之品第也太白自負王霸之畧
飲酒鼓琴論兵擊劒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
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偉如此寧謙
退自悔無一言及之乎叔佻翰墨自絕人故可
以戲一世之士也豈以道爲予言如此

大儒宋景文公學該九流于音訓尤邃故所著書
用奇字人多不識嘗納子婦三日予以婦家饋
食物書白一過目即曰書錯一字姑報之至白
報書即怒曰吾誨他人錯字汝亦爾邪予皇駭
卻立緩扣其錯以筆塗䭢字蓋婦家書以食物
䭢女云報亦如之予益駭又緩扣當用何䭢字
父之怒聲曰從食從而從大予退檢字書博雅
中出䭢字注云女嫁三日餉食爲䭢女始知俗
用䭢女云者自有本字

東坡謝滕達道書云前日得觀所藏諸書使後學
稍窺家傳之祕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其方
治此書得之頗有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老
朽不揆輒立訓傳尚未畢功異日當爲公出之
古學崩壞書之傷心也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
取聲韻音訓文字復置行篋中予謂學者不可
不知也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種
黃庭勸進像讚洛神不審猶得在否褚遂良逸
少正書目樂毅論黃庭經畫讚墓田丙舍以次
共十四帖合五卷勸進已亡洛神不錄蓋遂良
誤以洛神爲子敬書故柳公權亦云楷柳子書
工矣其鑒裁尚有失古語二王以來評書之妙
惟隱居爲第一不誣也

崇寧初經界天都開地得瓦器實以木簡札上廣

下狹長尺許書爲竟章或參以朱字表物數曰縑幾匹綿幾屯錢米若干皆章和年號悋爲之如新成者字迺古若飛動非今所畜書帖中比也其出于書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謂之札書見漢武紀郊祀志乃簡書之小者耳張浮休跋王若拙家章草月儀云爾

崔偓佺淳化中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

上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聞刀下用擢音兩點下用爲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角里先生也予謂今書角里用上加撇者非是

俗語借與人書爲一癡還書與人爲一癡予每疑此語近薄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曰師須書而中最妙絕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欲以酒二尊往知卻例外物不

敢因檢說文瓻抽遲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借書遂俗誤以爲癡也

荊浩論曰山水之學吳道子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王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其所自立可知矣然入吾本朝如長安關同營丘李成華原范寬之絕藝荊浩者又不數也故本朝畫山水之學爲古今第一

國初營丘李成畫山水前無古人後河陽郭熙得

其遺法成之子覺熙之子思俱爲從官顧廣求兩父之畫故見于世者益少益可貴云

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如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下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遠近益意不在似者太史公

之于文杜少陵之子詩也獨長安中隱王正叔以予爲知者蜀人重孫知微書筆東坡獨曰工匠手耳其識高矣宣和中遊大黄門龍西都多出金帛易古畫求售者如市獨于郭宣猷家取吳生畫一剪手指甲內人去其體勝出東坡所賦周員外畫背面欠伸內人尚數等予少年時嘗因以作續麗人行云

予舊于滙城孔寧極家見孔戣私紀一編有云退

之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近潮陽劉方明摹唐本退之像來信如戣之記蓋知世所傳好須髯者果韓熙載也

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家廟像後東坡南遷公麟在京師遇蘇氏兩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日所有公麟之畫于人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間見壘出善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其人世外德者尚于小藝委曲精致如此何邪

予收南唐李侯閣中集第九一卷畫目上品九十五種內蔣王放簇帳四令人注云一在陸農師家二在潘景家江鄉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將軍又令人注云二在馬粹老家山行摘瓜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令人注云在劉忠諫家盧思道朔方行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令人注云在

李伯時家明皇遊獵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令人注云在馬粹老家奚人習馬圖三注云韓幹又令人注云一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種內月令風俗圖四令人注云在楊康功龍圖家楊妃使雪衣女亂雙陸圖一注云李煦又令人注云在王粹老家令易主秦竹四令人注云在王仲儀之子定國處其着色卧枝一竿尤妙下品百三十九種內回紋圖二注云殷當又令人注云

在仲儀家詩圖二敘一樓臺人物分兩處中爲遠水紅橋小山作寳滔從騎迎若蘭車輿人物甚小而繁大槩學周昉而氣製甚遠猶一注云汀洲李交又今人注云在劉正言家花而行者[illegible]者三如生後有李伯時跋云江南閤中集一卷得于邵安簡家其中名品ゝゝ流散士大夫家公麟尚見之有朱印曰建業文房之印曰內合同印有墨印曰集賢院御書記裴以[illegible]邊

錦籤以潢經紙予意今注出于伯時也然不知集有幾卷其他卷品目何物也建業文房亦盛矣每撫之一歎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七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八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鳳翔府開元寺大殿九間後壁吳道玄畫自佛始生修行說法至滅度山林宮室人物禽獸數千萬種極古今天下之妙如佛滅度比丘衆躃踊哭泣皆若不自勝者雖飛鳥走獸之屬亦作號頓之狀獨菩薩淡然在旁如平時略無哀戚之

容豈以其能盡死生之致者歟曰畫聖宜矣其識開元三十年云今鳳翔爲敵所據前之邑屋皆丘墟矣予故表出之

古畫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嗟夫畫一技耳尚不肯少下況于遠者大者乎

曰研瓦者唐人語也非謂以瓦爲研蓋研之中必

隆起如卮狀以不留墨爲貴百餘年後方可其
平易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
予嘗評研端石如德人每過于爲厚或靡于才不
能無底滯歙石如俊人　輒傾側類失之輕而
遇事風生無一不厭足人意能兼其才地則爲
絕品又滌端石竟日屢易水其漬卒不盡除歙
石一濯即瑩徹無留漬亦一快耳唐氏爲研說
甚廣初不出此
閒見後錄　卷二十八　汲古閣
石晉時關中有曰李處士者能補石研研已破碎
留一二日以歸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傳或以
爲異人
近世薄書學在筆墨事類草創于紙尤不擇晉人
有熟紙有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
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與陳京書云送孟
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于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
有知者

司馬文正平生隨用所居之邑紙王荆公平生只
用小竹紙一種
宣城陳氏家傳右軍求筆帖後世益以作筆名家
柳公權求筆但遺以二枝曰公權能書當繼來
索不必卻之果卻之遂多易以常筆曰前者右
軍筆公權固不能用也予從王正夫丈了得張
義祖所用無心毫雖鋒長二寸許他人不能用
亦曰右軍遺法也義祖名友正退傳之子居昭
閒見後錄　卷二十八　汲古閣
德坊不下閣二十年學書盡窺右軍之妙尚以
蔡君謨爲淺近米元章爲狂誕非合作然世無
知者如其所用筆可嘆也獨王正夫丈子好之
云
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獲物付
主藏籍收不以爲貴也後有司更作相國寺門
樓詔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
子之墨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

也

黃犢白犍几閣間取小錦囊中有舉下也以示濟
谷谷跽錦囊手之即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
也出之乃李廷珪作耳又別取小錦囊中有墨
一丸谷手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
之乃谷少作耳其藝之精如此

故德陽縣男虞祺字齊年起陵州蒲生中初不知
佛書也每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

則一也吾知此而已嘗壽賦臟斂鞭箠馬牛其
人之日一潛樊再潛潼川民獨晏然倚以朝夕
也間屬微疾凭几不言忽顧坐客曰古佛俱來
吾亦歸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曰人而爲
佛寧不可哉容與其非君平生之言即之已逝
矣明年始有更生佛事陵州民鮮迷者病死一
晝夜再生具言初爲黃衣逮去過故里中少年
曹生曰鄉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當爲更生
佛亟見之前抵宮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
也吏問迷故爲善狀迷訴力貧但一至尾屋山
見辟支佛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救迷過語吾
家爲留更生道場誦數更生佛名字勿怠語定
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觀闕黃金書榜大慈大
悲更生如來迷洒然而寤明當虞君練祭云士
陳公瑣年甫九十直書其事甚備華嚴道人祖
覺自大涅槃經中得更生佛因地不誣虞君不

爲佛學佛言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著其爲更
生佛事無疑先是彭山楊舜欽使君在田間夜
夢故計吏王畣者多哀言辞去永後穿出牛一
尾使君舊與畣善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未
竟外報一牛生邇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嗚呼
君子小人之善惡如天淵然有報亦如之予特
著其略以爲世戒

王子飛觀文爲予言吾使三韓泛海每危乎風濤

窮佛書以投異物出沒爭奪以去至投道書則
不顧
鳳翔府郿陽鎮法門寺塔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
宗盛儀衛迎入禁中韓吏部表諫者塔下層爲
大有石芙蕖工製精妙每芙蕖一葉上刻一施
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如曰張
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塔塼上所書同又
刻白玉象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

晶匣可見予宣和中過之有老頭陀言舊多寶
器唐諸帝諸王施以供佛者盡爲權勢取去尚
餘二水晶獸環洗亦奇物也
五臺山佛光其傳舊矣唐穆宗實錄元和十五年
四月四日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
側慶雲現若金仙乘狻猊領其徒千萬自巳至
申乃滅又峩眉普賢寺光景殊勝不下五臺在
唐無聞李太白峩眉山詩言仙而不言佛華嚴

經以普賢菩薩爲主李長者合論言五臺山而
不言峩眉山又山中諸佛剎俱無唐刻石文字
疑特盛于本朝也
慶曆中齊州言有僧如因妖妄惑人輒稱正法一
千年一劫像法一千年一劫末法二千年一劫
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餘四十年即是末劫
當饑饉疾疫刀兵云云事下兩街僧錄司奏正
法像法三災劫等悉出大藏經論非妖皇帝但

勑天下大藏經論勿妄以示人云
又熙寧初神宗謂王安石曰有比丘尼千姓者爲
富弼言世界漸不好勿預其事可也弼信之然
亦不之罪也
予嘗以前聞長老言湯保衡遇漢張陵事刻石于
癸中崇壽觀矣後得呂大臨與叔所作保衡傳
尤詳蓋與叔授橫渠先生之道以誠以正爲本
可信其不誣然漢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

定漢中曾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辨云與叔湯保衡傳嘉祐末年京師麻家巷有聚小學者李道太學生湯保衡嘗

與之游一日保衡至道學舍有一道士形貌怪偉鬚髯怪異言語如風狂人與道相接保衡見而異之既去保衡問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觀朝夕嘗過我我固未嘗詣之乃落魄不檢者子何問之保衡曰余居與建隆甚邇凡觀之道士皆與之識未始見此人既而保衡頗欲訪之它日保衡至道學舍復見前道士問其所止亦曰建隆既去保衡默從之入觀門至西廊而沒保

衡往追尋之不復見因觀廊壁繪畫有一道士正如所見者其上題云張天師保衡心異之他日乃具冠帶伺于李道之舍道問曰子何所伺保衡作以它語荅之凡伺三日其道士始自外至已若昏醉者與道相見如常日保衡既見正如所畫者遂出拜之稱曰天師道士辟避曰足下無過言道亦笑曰此道士安得天師之稱哉保衡再三叩請具述所見道士乃曰請以某日

會于某地保衡曰諾如約而往道士見之曰但舉目視日十日必有所見可復會于某地保衡歸依所教視日視既久目不復眩至十日乃覩日中有人形細視之見道士在日中形貌宛然保衡復往會道士道士曰何所見保衡曰見天師在日中道士曰可復歸再視日百日外復有所見可再相會于某地慎勿泄也保衡如教視之家人以爲風狂禁之不荅逾百日乃見巴形

亦在日中與道士立保衡乃會道士與談之道
士曰可教矣乃爲授以符籙可以攝制鬼神其
道士復不見保衡居大學中嘗喪一幼子每思
之召至其前同舍生皆見之一日保衡語其友
人曰子適過西車子曲見一小第門有車馬有
數婦人始下車皆不以物蒙蔽其首其第二下
車者年二十許頗有容色意其士大夫自外至
京師者必其妻也子欲今夕就子前舍小飲當

召向所見婦人觀之友人曰良家子汝焉可妄
召必累我矣保衡曰非召其人乃攝其生魂耶
以爲戲耳然必至夜俟其寢寐乃召之若夢中
至此止可遠觀愼勿近之近之則魂不得還其
人必死矣遂與友人薄暮出門過其舍伺少頃
聞門中有婦人聲保衡心知乃適所見婦人卽
吸其氣以綵綫繫其中指既而召友入學舍命
僕取酒至與之對飲令從者就寢至夜保衡起

閉門有婦人自外至乃所見者形質皆如人但
隱隱然若空中物其語聲如嬰兒見保衡拜之
保衡問其誰氏具道其氏其夫適自外罷官還
京師復問保衡曰此何所也適記已就寢不意
至此又疑是夢寐而比夢寐差分明又疑死矣
此得非陰府邪保衡曰此亦人間耳今便可歸
當勿憂也命立于前款曲與語至五更始遣去
人傳保衡甚得召鬼之術保衡以進士及第今

官爲縣令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八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九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張君猷爲湖南漕過南嶽自肩輿中見路左一道觀甚壯榜曰朱陵宮遙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下而從騎半已過明年再經其地求朱陵宮無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其下乃前所見朱陵宮之處才小屋一二楹其

變異如此

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居姓尚多藝祖初受禪仙人自後苑中出留語良久解赭袍衣之忽不見今岳陽仙人像羽服下著赭袍云

北齊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宣和中敕沙門着冠爲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避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爲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曉邃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活之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憾于脈非獨知已病並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

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年翁死張峋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爲中虛翁曰風客于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強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脊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州監軍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即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翁

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責其過失監軍皇
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
翁曰穀獨氣也當食勞怒四肢受病傳于大小
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
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
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脉滯
也不用藥鬪雞群自愈一行蹉跌輒踣翁曰脉
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背驗士陳堯遵妻

病衆醫以爲勞傷翁曰亟屏藥是爲娠證且賀
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嘿不
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
毒以藥既免母子俱全一極壯健翁偶診其脉
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
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記如上所
記特鄭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懷質盡能
傳其學懷質嘗自診其脉語人曰我當暴死不

數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患王冰之傳多失
義指間以朱墨正其下世尚未見懷質死其書
亦亡獨太醫趙宗古得六元五運之法于翁嘗
圖以上朝廷今行于世云

無爲軍醫張濟善用針得訣于異人云能解人而
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
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
腹偏左針右手指而正又患脫肛針頂心而愈

傷寒翻胃嘔噦累日食不下針眼眥立能食皆
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爲作傳云藥王藥上爲
世良醫嘗草木金石名數凡十萬八千悉知苦
酸鹹淡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蓋知今醫家
别藥曰味者古矣

鄭師甫云嘗患足上傷手瘡水入腫痛不可行步
有丐者令以耳塞敷之一夕水盡出愈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

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范時老董役親見

之呂公晉伯云除蝨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

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于牀帳之間即盡除公資

正直非妄言者

洛陽楚氏葬龍門之東尹樊村鑿井每不得泉有

術者云夜以水盛器見星多者下有泉用之果

然

今世俗謂卦影者亦易之象學也如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非象而何未易以義理訓也予見王慶

會言蚕日竊窮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

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云豈君

運行庚午春秋之間少快邪久之無驗晚用秦

相君薦至參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

字也其異如此

殿中丞丘濬頗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

素貶官荆州過池陽見之濬曰明年當改元以

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豐字紀年如與改元豐

云

汾晉間祈雨裸袒叫呼奮臂為反覆手狀又以水

洒行道之人殆可笑按董仲舒傳注有閉陰縱

陽以水洒人之說蓋其自也

廣西人喜食巨蟒每見之即誦紅娘子三字蟒輒

不動且誦且以藤蔓繫其首于木剝殺之

熊山行數千里各于巖穴林脩之間有藏伏之所

山中人謂熊館云如虎豹出百里外則迷失故

道矣

鸂鶒能勅水故水宿物莫能害鸛能巫步禁蛇故

食蛇啄木穴樹巢其中人或用木塞之能以觜

畫符其塞自出鵲知歲所在又有隱巢木故鷙

鳥不可見燕營巢避戊己日故不傾壞鶴有長

水石故能巢中畜魚水不涸益不止于有知也

有隱者劉易在王屋山見一蜘蛛為大蜂所螫腹

脹欲裂亟就草間嚼芋梗磨之脹卽平因以治
人之被蜂螫者痛立止
魚枕骨作器皿人知愛其色瑩徹耳不知遇蠱毒
必爆裂尤可貴也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蕈草皆能出火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
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避鳳凰也古語云爾驗之果

然
蜀中嘗事者南歸多栽木犀花以來種之皆生或
擇嫩條接冬青枝間亦生豈其類耶謂萬年枝
者冬青也王樹者槐也宮苑中多此二木特易
以美名冬青又名凍青貴其有歲寒不改之節
故司馬長卿謂之女貞白不爲文君地耶
芸草古人用以藏書曰芸香是也置書帙中卽無
蠹置席下卽去蚤虱葉類豌豆作小叢遇秋則

葉上微白如粉汙南人謂之七里香大率香草
花過卽無香縱葉有香亦須采擷嗅之方覺此
草遠在數十步外已聞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
翫也
種柿有七絕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
五有嘉實六其本甚固七霜葉紅可翫也
榆有二種一名郎榆一名姑榆郎榆無莢
千葉黃梅花洛人殊貴之其香異于它種蜀中未

識也近與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識
之求于其地尚多始移種遺嘗事者今西州處
處有之
予嘗春日經夷陵山中多紅梨花誦歐陽公之詩
裴回其下不能去近蜀中亦稍見之又有得千
葉杏花於劍州山中者在洛陽花木譜中無之
亦奇產也
徇無椒檄或云司馬相如狗監時諭等賦喻蜀父

老文封禪書王褒中和樂職宣布詩聖主得賢臣頌揚雄劇秦美新篇辭皆燗美足以取悅當代張九齡策安祿山姜公輔論朱泚危言可驗輒棄之不采相如蜀人九齡公輔嶺海之士以草木臭味譬之如橄欖不生于蜀生于嶺海也亦猶唐李直方以貢士第果實一綠李二楚梨三櫻桃四柑子五蒲桃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也葢始于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虛者打

官本草皆戲言之善者耳然近日蜀中種橄欖輒生子山園自有數草

蘭有二種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黃魯直蘭說云楚人滋蘭之九畹樹蕙之百畝蘭以少故貴蕙以多故賤予以為非是蓋十二畝為畹則九畹百畝亦相等矣又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是以細葉為蘭闊葉為蕙亦非也楚人曰蕙今零陵香也又云蕙所謂一熏一蕕者也唐人但名鈴鈴香亦名鈴子香取其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近時附入本草云出零陵郡亦不詳本草自有薰草條亦名蕙草甚明零陵為重出云

凌霄花有毒一作出蜀有人凌晨仰視其花花中露水滴入眼中遂失明或云金錢亦然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九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十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十日水暴至諸壁門皆塞以上沐流漲溢宮廟危甚宰執廬于天漢橋上一餅師家蚤起見有蛟螭伏于戶外毋目蔽其面若羞怖狀萬人聚觀之道士林靈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殺之四郊如江河不知其從出識者已知爲其象矣林靈素專毀佛泗州普照王塔廟亦廢當水暴至遠下詔加普王六字號水退復削去先當制舍人許翰以詞太褒得罪

盧立之尚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曰摧（音）者爲甚毒夜久有巨人呼摧云遇人必撤裂之中官有膽勇者數輩相約俟其出逐之巨人返走墜一物鏗然有聲取視之乃內帑所藏御服頭也趙正之云禁中舊有此怪不出仙韶院至宣和末始遍出宮殿中云

宮官虞功裔云宣和末鬼車瀝血于福寧殿庭又有狐登御坐又內殿塼砌上忽有積血逐視之復出去塼亦出發地亦出至廢其殿云

李瑞云宣和末爲洛陽縣尉有職事在西宮一龍夏伏起宮中者無虛日殆數百處初聞異之未幾金人入洛宮遂焚張浮休云向謫郴江夏日在寓舍伴羣兒讀書次忽天際一船載人物如行水上久之方沒

三峽中石壁千萬仞飛鳥懸猨不可及之處有洞穴累棺槨或大或小歷歷可數峽中人謂仙人棺槨云按隋唐嘉話將軍王果于峽口崖側見一棺將墜遷之不處得銘云後三百年水漂我欲落不墜逢王果今洞穴在懸絕石壁千萬仞之上唯大禹初鑿三峽道岷山之江時人迹或

聞見後錄　卷三十　汲古閣

可至不在崖側不止三百年也望其檜櫟皆生
好如新不知果何物爲之亦異矣
長安乾明寺唐太廟也庭中有星隕石狀如伏牛
有手迹四足迹二如印泥然故老云武氏革命
石隕又與平一道觀中有星隕石如半柱滿其
手指綮痕豈果繫于空中邪殆不可知也旁有
云記西晉時隕
熙寧中少華山崩壓七村之人不可勝計先是穴
聞見後錄 卷三十 汲古閣
居虎豹之屬盡避去人獨不知遂罹禍山以夜
崩聲震百里外州距山才二十里初不聞其異
如此
元符年衆人宿岐山縣客邸明日一人亡其首無
血官捕殺者踰年竟不得或云俠客飛劍中人
無血政和年河中府早[illegible]館妓羣行通衢中
忽暴風起飛劍滿空或[illegible]或翦髻或劙面俱
不死亦不傷他人或云劍俠爲戲耳予親見之

之丘舜元閩人也舟泝汴遇生日艤津亭家
人酌酒爲壽忽昏睡夢登岸過林薄至一村舍
主人具飲食既覺行岸上皆如夢中所見至村
舍有老翁方撤席如寢退者問之曰吾先以是
日亡一子祭之耳舜元黙然知前身爲老翁子
也厚遺之以去
歐陽公嘗夢爲鸜鵒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
劉法欲生其母幃帳忽若墜壓而下視之上有大
聞見後錄 卷二十四 汲古閣
蚰蜒若被痛楚狀母怖甚避之他所法乞再
視之但蚰蜒耳後法爲將有賢稱崇寧興儒學
則刑學子之無賴者宣和興道學則刑道士之
無賴者坐此謫官久之以節度使檢校少師帥
熙河童貫盡取本道精兵去俾用老弱下軍深
入策應遂陷貫方奏捷反以不稟節制聞士大
夫冤之
王荊公在鍾山乘驢薄莫行荒村中有婦人蒙首

執文書一紙遮公曰妾有冤訴公喻以退居不
預公事當自州縣理之婦人曰妾冤訴隔相公
乞留文書一觀公不能卻令執藥囊老兵取收
至中山園視之素紙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猶子
防爲[redacted]性之云

滕章敏公達道帥青社一夕會其屬酒半致官頓
起家有急公先送之去坐客皆散立前後公來
共見一無頭偉人着錦袍坐于主席公與客俱
辟易不敢前少時作黑霧散去公親爲王樂道
云

近李西美帥成都士陳甲者館于便齋夜月色中
有危髻古裳衣婦人數輩語笑前花圃中甲殊
不顧有其麗者誦詩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
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宮華
又小雨廉纖梅子黃晚寒收盡月侵廊樹陰把
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
蜀宮豈當時宮女尚有鬼邪按蜀檮杌寶應寺故
苑名

近种湘守敘州壞客館爲東閣警夜兵共見大虵
自客館出穿西樓以去樓下臨大江度其地約
長十數丈明求之于館之寢有穴方廣寸尺許
發之其蟠屈之迹大一間屋土色光膩如新泥
飾者豈異物亦避暴役穿穴以去邪不數日湘
死

興元府火飛燼落天慶觀殿下古柏上柏中空盡
焚臭聞遠近明日得如羊肋骨者數百枝蓋大
虵也帥楊掌武每出以視客云

龐孝祖言昔提舉成都茶馬夏日坐後圃堂上忽
聞其役鐵鎖鋃鐺之聲遂窺窗外一物自小池
中出龍形而如猫曳其尾石砌上鱗甲有聲少
頃雷雨暴作失去孝祖疑世所畫龍皆非是于
讀華嚴合論龍類最衆有如猫者豈孝祖所見

乎
捏致仲爲予言近歲雲齋小青出丹稜李達道過
女妖事不妄致仲親見泥金鴛鴦出入雲氣中
黃色衣奇麗奪目非人間之物蓋妖所服留以
遺達者又歌曲多仙語尚小青失載云
李公擇之子夷曠宣和中爲發運司[illegible]官抵江
上亭亭吏云先有曰水太保者不宜[illegible]夷曠遣吏
謝之辭內云太保當避去已而老少婦人數輩

傳呼太保來太保者一十餘歲丱角童子耳各
乘馬以去人馬皆異狀夷曠疑之遣數健步躡
其後各驚懼而返云約十數里外望大澤人馬
皆下投其中皆江子我爲予言後與夷曠同官
成都聞之信然
高駢初展成都外城役王氏孟氏相繼僞以爲都
其吏作脊僭之力發地及泉也近歲康年帥盧
立之亦增築恭年役甚大至紹興年霖雨北壁
壞攝帥孫渥才與工于數尺土下得高駢石記
云刻置築中後若干年當出正與其年合前累
有人役不得者數未契也高駢好異術豈亦有
知數者邪
傅獻簡云王荊公之生也有貛入其室俄失所在
故小字貛郎
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
遠嘍喝來咬人也

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
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經筵官會食資善堂東坡盛稱河豚之美呂元明
問其味曰直那一死靡會又稱猪肉之美范淳
甫曰奈發風何東坡笑呼曰淳甫誣告猪肉
郭忠恕嘲聶崇義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即作聾雖
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吾不能詩姑以
二言爲謝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

亦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王汾
劉攽亦云早朝殿内須呼汝寒食原頭盡拜君
攽又嘲王覿云汝何故見賣覿曰賣汝直甚分
文其滑稽皆可喜也
務傳師名覽人有投詩者曰伏惟笑覽傳師曰君
無笑覽覽合笑君
謂東方虬更三十年乞汝西門豹作對唐人語也
今相州有西門豹祠神像衣裳之間微露豹尾

韓魏公見之笑令斷去
韓玉汝平生喜修廚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師長
安錢穆四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玉汝不悅又
有貴人號競渡船者以其唯利是競也滕大光
作言官擊之曰某別名歛渡船中貯無賴之小
人外較必爭之微利也士大夫騰傳之
王荊公喜說字至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
麤鹿不如牛三牛爲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爲
麤三鹿爲犇若難于遽改欲令各權發遣荊公
方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擢要退
以資淺皆號權發遣故并謔之劉貢父云有人
不識鬬爭字以書問里先生答曰仄更切又疑
更字問曰戶横切又疑横字問曰加行切又疑
行字問曰華爭切竟不知其爲何音也二嘗舉
以爲笑歎客有善切字者非之亦難與言也
士人口吃劉貢父嘲之曰本是昌徒又爲非類雖

無雄才卻有艾氣蓋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口
吃也
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隱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
之貢父曰中司自可鳴鼓兒老夫難爲廝箭子
客笑而去滑稽之爲厚者也
劉貢父呼蔡確爲倒懸蛤蜊蓋蛤蜊一名殼菜也
確深銜之馬默擊劉貢父玩侮無度或告貢父
貢父曰既稱馬默何用驢鳴立占馬默驢鳴賦

冀北羣空黔南夜此之警策亦奇才也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爲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與優旃滑稽漆城難爲蔭室之語今故書之

王荆公會客食遽問孔子不徹薑食何也劉貢父曰本草書薑多食損知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爲異聞久之乃悟其戲也荆公之學所穿鑿類此

北窻炙輠錄二卷

（宋）施德操撰

清乾隆平湖陸氏刻奇晉齋叢書本

北窗炙輠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有孟子發題，已著錄。是書炙輠之名，蓋取義淳于髠事。然所記多當時前輩盛德可為士大夫觀法者，實不以滑稽啁弄為主，未審何以命此名也。德操與張九成友善，故孟子發題附刻於橫浦集末。其學問則九成純耽禪悅，德操多稱道二程，雖間一及蘇氏，而不甚鄭重。其第一條卽言王氏新法由於激成，以闡明程子之意，則宗洛而不宗蜀，其微意固可概見。惟林靈素妖妄蠱惑，實方士中桀黠之雄，而德操稱其有活人之心，未免好為異論。又解孟子萬物皆備一條，尤近荀卿性惡之旨。其橫浦之學偶相漸染，故立是異說歟。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德操病廢終身，行事無所表見，志乘至不載其姓名。其書明以來傳本亦稀，朱彝尊始得是本於海鹽，乃稍稍傳鈔流播。殘編蠹蝕，幾佚幸存，亦可云希覯之祕笈矣。

北牕炙輠錄卷上

宋　施彥執　撰

平湖陸　烜　訂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問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間即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私實天下事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況乃相

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為伯淳所薰不覺心醉即謂伯淳曰業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尚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祺者實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為諫官遂於上前面折荊公之短荊公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范堯夫罷相與伊川相見責堯夫曰最著其事相公合言何為不言堯夫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為又不言堯夫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堯夫皆謝罪及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劄子一篋凡伊川責堯夫所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此前輩之度量不可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起

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同與魏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孫威敏不肯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

擲則不敢擲黷亦不敢黷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說秀水道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置田時吉甫有舅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濟間介甫乃發其事即拘君濟鄭皆下獄鄭遂死獄中已而奉勑張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曰士大夫莫不哀傷之決訖有內臣出白紙一大幅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答曰欲呈相公

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乎

姚進道在學士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部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耶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云學中夜間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進道名口華亭人

進道嘗渡揚子江遭大風浪舟人皆號呼進道乃徐顧一覩口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口來德立强忍爲取之曰姚某平生不爲不義事江神倘有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即止不爾請就溺死俄而風霽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駔者至視之曰此僞草也四翁曰何如駔者曰此蒸壞草也澤皆盡矣今色口外實僞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

然駔者曰毋憂某當爲翁遍詣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駔者至（通事之人曰駔）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爇而盡曰寧我悞豈可悞他人耶時陶氏資尚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皆錢塘人

子部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爲外物豈可必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必不死於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人所

未到也予亦以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文亦天地之秀氣今人懶於文字者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天地之秀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於至誠即問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治詩雖聲滿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

教之龜山曰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誦三百篇詩倘授之以政果能達歟使於四方果能專對歟倘能了此事則可不然是元不曾治詩也季常不能對

子韶張九成既魁天下已身爲禁從始歸教學聖錫汪應辰既魁天下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韶學此皆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聖錫乃以書充奩此

亦與事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稅過清獻不可以爲爲士人已挾官況他日在仕路乎竟稅之

趙元鎮丞相未第時嘗投牒索逋二百緡其縣令曰秀才不親至乃令僕來耶回判其牒曰某人問趙秀才出頭理對元鎮視其牒曰必欲趙秀才出頭乎奉贈二百千遂罷其牒

天經曰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爲荆舒故東坡詩曰未暇闢楊墨且復懲荆舒此皆門人不學之過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曰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安用習爲當時恨其崛强及對日人皆屬目視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宦於朝者衆乃大服

陳伯脩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裹孝幞頭嗟乎伯脩不思也昔左太冲三都賦就人未之重也乃往見玄晏玄晏爲作序增價百倍古之人所以爲人序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於天下故假吾筆墨爲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下如太山北斗伯脩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識輕重也況元用人或以前輩許文字求其題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筆此最識體元用名晦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眞卿知何名德及祿山反眞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又異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不知逐日用心在何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與不通曉者言徒爾費力於彼此無益反復之餘只令人悶耳陸宣公之於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了多少話德宗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於漢高祖躡脚便會

荊公論楊子雲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楊子雲而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後人誣子雲耳子雲豈有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荊公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楊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仁宗嘗郊時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風左右驚擾潞公急止之曰毋譁因誡左右曰

事不得聞幄外乃扶上就湯藥遂稱攝行事至禮畢百官無知者當時但是藥減一奏識者疑之及出人始知之皆大驚且服潞公之能當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爲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天下名言也

張道望吾鄉長者人也嘗作秀州司戶遇大旱本府所以望山川禱佛祠祀土龍坐蜥蜴縱徙市

所謂致雨之術無不試卒不雨後欲乞水於海鹽縣神山之龍池泉曰太守以爲張司戶爲人忠厚誠慤使爲之禱宜有所感動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半道果大雨村人皆羅拜雨中自後州境有水旱使望道祈之往往輒應當時號爲感應司戶

蔡元長苦大腸秘固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閽者齟齬久之乃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十文末之以進須臾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不知用何湯下耳

錢塘有人小腸秘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士錢宗元視之反下縮小便藥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問宗元曰以其秘故醫者驟通之則小便大至水道愈溢而久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縮之使水道稍寬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爲特見

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往往十七八得但時爲之損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小癰其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湯否師文曰服建中湯俄而癰潰蓋小腹癰爲虛其熱毒乘虛而入建中湯既補虛而黃耆且潰膿也子才有姊子得面熱病每一面熱至赤且痒絕悶絕問師文師文曰經候來時嘗爲火所逼也問之曰無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經候來遂爲孺人結衣裳傴僂曝日中甚昏若火炙以孺人趣其勿不敢已由是面遂熱師文曰是也四物湯加防風獲差師文藥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婦人臥病垂三年狀如瘵醫者皆瘵治不差師文往視之曰此食陰物時遭大驚也問之其婦方自省曰曩

者方食水糰忽人報其夫墮水由此一驚遂往苒矣師文以丸子藥一帖與之用雞糞湯下須臾取一痰塊下抉其痰正包一小糰蓋當其時被驚痰央在中而不自覺也其後婦人遂安問爲何藥師文曰我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贖青木香丸一帖與之曰何爲用雞糞湯下曰以雞喜食糯也此師文論耳未必然也師文父病口瘡師文治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婢子果其父

嘗晝同婢子寢明日瘡作師文卽詳其時節明日卽用其父所寢時令其父淨濯足以某藥貼脚心差又婦人苦風丹每酒沾唇則風丹重疊而起痒刺骨殆不可活師文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之如其言飲酒已丹不作德昭一婢嘗苦風丹亦以此闢其說遂服五積散亦差又師文用五積散治産溺産溺最難治師文用五積散殊効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識主人位自漢以來識主人之位者惟四人西漢之張子房東漢之陳太丘蜀之諸葛亮晉之陶淵明是也子房既識主人位遂坐其位子房既去陳太丘識之遂坐子房之位太丘既去諸葛武侯識之又坐太丘之位孔明既去陶淵明識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則賓主莫辨而坐席紛然矣

邱說顏子不貳過以爲無第二念亦快

錢塘有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正夾湖相望予嘗館於冲晦之孫切切之居卽冲晦之故廬也有一菴巋然於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湖湖之曲正與孤山相値而和靖之室隱見於煙雲杳靄間遐想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雖廬孤山後有一室正在凌雲閣之側和靖多居此室

且徐冲晦比和靖則和靖名字尤高而冲晦以
數學顯冲晦數學當時士大夫皆宗之然初嘗
親與余言門先祖有戒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
以錢塘永無兵燹
陶隱君孫眞人皆以藥隱亦隱之善未能治國且
復活人不亦可乎近林靈素沈洞元眞有活人
心平生施藥不可以數計余與洞元別二十年
聞其別後醫益工巧視病罕診脉止令作咳嗽

聲輒知病之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經有見而
知之者上也聞而知之者次也洞元之法非聞
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與藥地稍遠者必
設盃具貧者館之日與飲食如此則亦難矣
故人之所以傀洞元者亦厚臨死猶有遺二十
緡蓋盡費於此也察洞元之心自孫眞人以來
一人而已
張承德守鄭州其軍下有人苗關告變者太祖械
送其人於承德使自治之承德止笞十智哉承
德
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常
喜至僻寺尋琴僧惟賢房閑憩至則脫巾褫衣
露而踞榻上令一虞候搔之起視其岸巾止用
一麻繩約髮爾又築新堤時坡日往視之一日
飢令具食食未至遂於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
貯陳倉米一器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熱八十非帛
不暖則老人之苦寒尚矣至夏則又酷畏熱德
昭昆仲冬則爲重帷複幙貯藥炙炭所以致暖
之術無不具其昆仲遂不復入寢室皆會卧宿
於其母之幃庶幾人氣有以溫之也至夏則二
人居帳外居帳中者交手揮箑以伺其母之動
息至倦則止熱甚則帳外二人更之謂婢妾不
足委皆不用嗚呼事親若此亦可以無愧於古

人矣
友人史幼明仕縣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在已則贓在公家則聚斂他罪惡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君子之列今之或有處身最廉然猶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已其入已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期貴顯眞刦盜也
章子厚謂溫公爲賊先正可對盜跖罵孔子爲盜丘也

宇文虛中在虜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頹空抱朴脅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姦邪恨最深遙夜沉沉滿幌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渾閑事裂背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尚踶跂有口無辭可奈何強食小兒猶解事學粧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沾秋雨短褐寧忘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陷虜中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閑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爲國師遂得其柄令南北講和太母獲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八月間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

發兵直至虜主帳下虜主幾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也審如是始不負太學讀書耳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次卿曰老子此語衍二字何不言見可欲心不亂次卿名邦杭新城人家兄門生也嘗爲戸郎文有西漢風
溫公初官鳳翔府年尚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板坐久之人莫測其意范純

甫嘗從容問其說公乃曰吾念天下安危事不
敢不敬范蜀公言儲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餘
日鬚髮盡白嗚呼君子於天下國家事其精誠
至於如此古所無有也直使人敬仰溫公與蜀
公平生友善溫公自謂吾與景仁實兄弟但姓
異耳觀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
子容嘗言淮南監司童貫客也坐累罷去貫子容
叔氏微言之其監司往見貫不得通乃庭事其

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爲公通姓名但伺相公
出公至於道中我唱拜公即拜此見相公之道
也其人曰喏他日貫出其人遂立於道左使臣
果唱拜其人遂拜貫問曰何人對曰某人貫曰
這厮在此乃呼使近馬首問之其人遂隨貫至
其第叅拜訖貫曰汝不飢否乃令取酒一壺勞
之遣去後貫爲雪其罪遂復得淮南轉運使嗚
呼方其爲監司時臭息上雲漢威聲山岳不知

來處乃如此當時出蔡氏諸閽門者往往多此
輩耳子容名元質姓張氏華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節元用自奉使回正二聖北狩僞
齊僭竊時元用即欲仰藥時煥卿沈子賜尙在
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爲翻其藥曰事未
可知也少遲之元用自此常納藥於夾袋中曰
僞命至則飲此然何僞命至元用時適病遂以
病免此一大節也及□時元用知某州一閤其

事即日致仕此二大節也丁一箭之起群發人
守時既經江西州縣望風奔潰時元用知宣州
曰此賊死於此矣乃令士卒自解髻剪須心誓
燒灰投諸酒與士卒飲之曰吾與汝盟死此
城士卒皆奮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復
射城上箭如雨元用不爲動數日元
賊帥曰吾城中無有汝不知邪遂
死此城矣不信請射我遂披胸

皆羅拜城下而去此三大節也

張邦昌僭叛論者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爲救一城生靈吾鄉傳商霖曰此何言也當時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靈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靈設令累之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哉商霖名巖叟

余寓秀州學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時余年二

十七而子才纔年十八子才斬斬少年中性復滑稽使發則翻倒一齋及其莊語儼然而坐衣裾不動者終日余因心喜之一日范文正公有言寧可終身無爵祿不可一日忘忠義遂撫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與之親厚子容罕在齋一日自華亭來叅告予未之禁也時同舍言其鄰人近以捕賊改官皆有歆羨意獨子容愀然歎息曰使張某他日忝一第決不肯捕賊改官余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親厚

余舊與先覺在鄉中多遊大慈塢時經行諸寺間觀壁間前輩名詩句於祖塔得惠銓覺一詩曰谷口雨三家平田一望賖春深多過雨夜靜獨鳴蛙雲晴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清白捲江沙又於靜明寺塵壁中得兩句云潤深魚自躍風暖客還來惠覺最爲東坡米元章所禮其爲樸野布衣草屨繩棕櫚爲帶時夜半

起樵其法嗣門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稱無油瓶疾呼燃竹得火即疾書之詩人之得句蓋如此惠覺詩渾然天成無一毫斧鑿痕雍容閒適最有唐人風氣但七字殊未稱蓋學力未至耳

陳齊之謂茂實茂實方撻其子齊之曰公撻令嗣何爲茂實曰小兒輩須與撻之齊之曰以某觀之正不當撻撻之所以敗之也要須喻以道理

爾小兒輩自孩提時卽當喩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恥如是者不足恥孩提雖無知而吾日聒之所以入耳者熟會當漸入正處如此則着脚下便識士君子道路矣所謂箠撻豈可無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輔吾之道理爾平日未嘗出一旦忽出之被吾箠撻其恐懼愧恥之心爲如何若然則豈不謂之善教乎今

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箠撻之彼胷中固無知又日被吾箠撻者已熟遂頑然無恥矣若是則教之非所以敗之敝齊之此言可爲教子之法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靑靑河畔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覊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爲一隔句云昔年河畔賓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仝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

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笑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

諸葛孔明每見龐德公輙拜床下龐公初不令止子詔曰拜床下者已爲諸葛孔明而受拜於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誠哉是言然則諸葛孔明觀龐德公則其人物爲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門一隱之後遂不見踪跡嗚呼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又安得使孔明不爲之

屢拜乎孔明覩德公固爲晚進矣然孔明在妙齡時才氣如何當下覷一世乃肯拜德公於床下此所以爲諸葛孔明也沒量之人只爲此一點摩拂不下

德先言一僧曰吾佛法豈有他哉見人倒從東邊去則爲他東邊扶起見人倒從西邊去則爲他西邊扶起見渠在中間立則爲他推一推中間之說甚好德先名與仁德聡第也

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即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畢奈何曰見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於學者即受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曰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却在何處思叔遂於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叔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諸公之

上也

天經久瘵忽夢一人眉宇甚異對天經哦一詩云塞北勒銘山色遠洛中遺愛水聲長秋天蓴菜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瘥殊可怪也天經因續其詩曰識面已驚眉宇異聞言更覺肺肝涼洛中塞北非吾事蓴菜荷花與不忘天經於文藝皆超邁人後竟不第人或以爲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謝絕之如此然亦豈有是理乎天

經姓葉名楙字伯林婺州人以篤學行天經曰異時嘗在旅邸中見壁間書一句云一生不識君王面某輒續其下云都對菱花拭淚痕他日見其詩使人攷之乃王建宮詞也其詩曰學畫蛾眉使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一生不識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唐人格律自別至宮體詩尤後人不可及也

人見淵明自放於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嬾人耳

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淒淒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

陽關詞古今和者不知幾人彥柔偶作一絕句云客舍休悲柳色新東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處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懟之思一掃而盡陽關詞至此當止矣彥柔姓陳名剛中英偉人也後以江陰僉判與子部諸公同貶死虔州安遠縣卒

余嘗謂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歌始發聲謂之引引者謂之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焉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今之播鼗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詩所謂應引懸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於

是人聲與鼓聲參焉此之謂行可也既參之矣然後鼓聲大合此在人聲之中若所謂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見之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詩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今選中有樂府數十篇或謂之行或謂之引或謂之吟或謂之謠或謂之曲名雖不同格律

則一令人强分其體製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說
又未嘗廣見古今樂府故便生穿鑿耳
高抑崇將名始封進劄子以為非和氣不足以治天
下上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為如何是
和氣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戰汗惟恐應對失詞
未有反致詰於上者上為倉卒一問亦愕然乃
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
即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

上乃默然嗟乎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
能發也抑崇發之至哉斯言余觀近世能盡斯
道者其程伯淳乎
張子公為戶侍時用度窘欲出祠部收糴鈔見秦
丞相秦曰且止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收方少
矣張乃具陳當時利害俱不聽張怒乃勃然曰
相公言大好看勢不可行今日事勢如此安得
沽虛與妨實一旦緩急相公何處措辦遂拂

衣而起見趙相公□□□曰如何張復陳其利
害丞相乃贊之曰甚善甚善子能留心執事如
此吾復何疑然於□□□天下財賦乎曰未也
丞相曰若此則子亦小失契勘矣如某州有米
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錢若干某州有錢
若干復數數州張但呀然趙相曰今所以不即
發來者發來國家便有無限財賦也固嘗行文
字令且只就本所使萬有一變緩急某亦粗有

備矣如子之請姑乃遲也勿吝見教張乃大服
且若此豈不是宰相秦會之都不知國家虛實
利害但以虛詞蓋人人心安得而服
龜山作梅花一詩寄故人云欲馳殘臘變春工先
遣梅花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鬬雪好藏清艷月
明中時故人正作監司見此詩遂休官
諸司造船吏貪緣為姦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釘四
百斤曾處善為某路轉運使偶見彼艦一閣灘

上乃遣人拽上以焚之人亦不測其意既焚得釘二百斤於是始知用釘之實朝廷於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給釘二百斤自處善始

晏元獻爲宰相兼樞密使范文正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鄭公樞密副使一時人物之盛如此而韓范二公與元獻有舊故薦之而富公其婿也元獻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許夫宰相用人正當如此顧人才如何耳安問親信乎崔祐甫一日

除吏八百親舊居其半此乃天下之公道也後之避嫌者雖才如元凱以親故避不敢舉而弄權盜柄者又托此以市私恩植黨與此人君之用人所以爲難也

應求謂予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果擒乎或自有處也觀當時之策信乎殆矣予曰不然韓信入井陘在李左車不用之後也使不知敵人所取乎遠頓兵四險地非名將不至此況韓信乎大凡用兵必先爲敵人計然後始能伐敵人故鄧公之軍默布司馬仲達之軍公孫淵皆出於此李左車之計雖趙之上策然左車未陳此計時乃先在韓信算中矣故其策雖妙安能施於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車則趙亦未易下

禹錫問余曰周伯仁救王導始賜言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其事已解固當同

車入見雖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傷卒不告後竟遇害伯仁亦□□余曰不然此所以見古人用心處也元帝與王導豈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與奮起於艱難顛沛之中今以王敦遂相猜忌如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救導欲其盡出於元帝不出於己所以全君臣終始之義伯仁之賢正在於此

余嘗愛茂貴詞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

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
元之必有一宋廣平不如是無役人道矣
子韶與正夫論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說設施只
豎起幾個人物在廟堂上也須教太平
正夫謂子韶曰昨强幼安來說話引援甚富某謂
之曰若此者六一語若此者溫公語若此者東
坡語若此者山谷語强幼安語却在甚處幼安
無語

陳明作爲西浙漕來謁正夫正夫因語次曰昨日
熱陳亦曰夜來大熱正夫曰公安知熱陳笑曰
如正夫學問高明議論英發固某所不敢望至
於寒暑天下人共知之乃謂某不知熱何也正
夫曰公安知熱如某乃知熱耳某在閒處無一
毫事到心故四時之變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
知之言今日寒則信寒矣於是增衣裘言今日
熱則信熱矣於是㦸絺綌以予言今日溫今日
涼皆與陽陰之候不差毫釐今左右簿書獄訟
紛然在前而利害禍福之心交戰於中性命且
不知所在又安得知寒暑也陳乃歎息曰眞高
論

魏公夫人嘗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
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婢爽悅之其婢
旣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
時每生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

事不知泪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爲何人曰某人
嘗爲某州通判公大驚責夫人曰此士大夫女
安得輙取爲婢夫人謝不知公卽令諸女列後
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魏公判北京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笏文知吉凶魏
公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飯召通判而術
者遂預焉公預與通判易笏令視之術者視魏
公笏言某日當再召在相位若干年視通判笏

曰某日當進秩當至某官既畢魏公使人厚謝之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應誅乃反厚餽之何也公曰琦先欺他

正夫曰茅菴草屋風雨一與輒欲頽仆至廣厦大堂雖震風疾雷頓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籬鳥雀風勁草搖則驚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懸亦猶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負以謂當今四六未有如晦者

其謝解啟一聯云谷寒雖暖嘆二氣之或私風引輒回悵三山之不到真爲絕唱也惜其過貪翻近無穢耳

先覺論文以爲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量庶求以漢文有真才文帝纔一寬厚長者耳初無一毫英武氣優游不事若無能爲者當是時外有强藩悍將內有權臣脅君乃中外恬然固雖有七國之强乃高祖過制非文帝之罪然亦終文帝之世不敢有爲非有真才而何歟彼以智術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語哉應求名天民泉州人

北牕炙輠錄卷上終

北牕炙輠錄卷下

宋　施彥執　撰
平湖陸　烜　訂

溫公爲兒時與羣兒戲有一兒誤墮水甕中羣兒怖弃公獨不去乃亟取石就甕下作一竅以出水水流出其兒乃救公爲兒時仁術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落索逋者雁行立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有逃耳顧難相挈以行乃僞作一休書遺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於信州汝無戚心事幸諧即返爾將逃乃心念曰委債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事倘諧他日還鄉即負錢千緡當償二千緡多寡□愛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嫗夜夢有羣羊甚富有人欲馳之有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馳遂恍然而覺明日姜適至其所問津嫗問其姓曰姜問其第幾曰八嫗大驚遂延入

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嫗有兒不幸早死有婦憐嫗老又不嫁留以侍嫗嫗甚憐之欲擇一贅壻久未獲觀子狀貌非終寒薄者願欲以婦奉箕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嫗請之堅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一日出擷菜顧有白兎逐不可得欲返兎即止又逐之又不可得欲返兎又止如是者屢逐追之一山上兎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兎所在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夫姜視之曰此殆銀鑛也冶之果得銀姜遂攜其銀往尋其故人竟無得而歸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穴非銀坑乎遂與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坑冶致大富姜於是攜其妻與嫗復歸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錢者皆倍利償之此亦怪矣今思其後妻憐其姑之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誓

亦足以見其人矣因緣會合夫婦相際天其以
是報善人乎
子範謂余曰劉信叔錡名守合肥厥功高矣然此一
事亦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範曰聞其始與金
人戰金人布陣西北是日東南風大急塵沙擊
面金人大敗他日戰金人據上風及未接風忽
反塵沙甚焉金人又大敗若是非天幸者乎余
曰自金人犯順內外將士無一人爲國家捐軀

斡出死力一逆虜人之前驅者望風奔潰相襲
爲常惟劉信叔守廬州甲兵脆薄粮食單寡當
時將卒閧然欲散信叔乃折箭爲誓狗忠義諭
以禍福然後三軍之士皆爲之奮左右支吾卒
能以孤壘折咆哮百萬之師而奪之氣然則反
風之異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動天地乎安得
遂以爲天幸也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告于

餘緡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
致訟二人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
何時曰久矣自建宅時即藏此錢在地矣汝借
宅幾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
之明道既視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
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尚敢言汝借宅纔三
年吾適閱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歲一錢何謂
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豎驀入其家
言吾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質吾子與時乞
汝於汝父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
訟其豎具致其乞子於于氏詞明道曰汝有何
據曰有據曰何據曰某尚記一藥方簿記其歲
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
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二翁明道詰其
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曰汝父壽

幾何曰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毉所書歲月合乃謂毉曰汝詐也毉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與其子之言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月耳然汝有一鈌漏處乃不覺毉曰某有何鈌漏明道曰以汝云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毉語塞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無毋乃有一壻將死屬其壻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撫之他日吾子

長當使家資中分之乃出手澤託付其壻及其長不肯如父約其壻乃以手澤訴於縣明道乃審謂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壻有半資之望故汝保全得至今雖如是某人亦賢也不然方汝幼時豈不能殺汝取全資耶今豈當較其半也其子悟遂中分之

明道在邑中視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逃者邑中事無辰夜得以聞嘗夜半有殺人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嘗行諸鄉遍閱諸鄉人惟此人有悖戾氣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嘗有監司問明道借兩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願聞桑白皮出土者殺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公至誠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免耳

富鄭公知鄭州有士人出入一娼家久其後與娼

競乃擲其面碎之甕以匙遂敗其面其娼號泣訴於府公大怒立追士人至即下之獄數日當決遣其士素有才名府幕皆更進言於鄭公曰此人實高才有聲河朔間今破除之深為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當破除也吾亦知其人非久於布衣者當未得志其賊害乃如此以如斯人而使大得志是虎生翼者今不除之後必為民害竟決之

沈文通名遘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康敏即作薄媚
及狐狸者也祖有才然輕薄無行嘗與一娼鬪
亦墨其面後文通知杭州聞其事志之一日文
通出行春燕望湖樓凡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
步過惟敏不下馬乃驟轡揚鞭而過文通怒立
遣人捽至即敏也顧探吏案罪即判日今日相
逢沈紫微休吟薄媚與崔徽唱宮此去三千里
且作風塵一布衣遂於樓下決之此可爲輕薄

者之戒

家兄門生有沈君章無他奇但性頗孝喜爲狹邪
遊一日宿妓館因感寒疾以歸苦兩股疼其母
按其股曰兒讀書良苦嘗深夜臨書學中之旋
薪故爲凍損耳君章謂余曰某聞老母此語時
直覺天下無容身處即心誓曰自此不復遊妓
館矣後余察之信然此亦可謂善改過矣

家兄門生有湯良器人品甚高詩文字畫皆肅然
事繼母至孝家兄既捐館江西殯洪州時良器
已登第爲江西運司屬官適湖兵華久不與家
兄問問相及含姪橫往扶護偶於一客次見之
良器聞家兄死沛然流涕乃極力佐含姪營力
扶護事良器實貧甚乃盡取妻子首飾投含姪
家兄旅櫬得以萬里護歸者良器之力居十七
八予與良器欵不久然心知其賢者其後果與
子才善又大爲李伯紀所前席其人固可知今

又觀於家兄盡力如此益信其爲賢也故家兄
之賢弟子惟孫力道陸虞仲湯良器萃先覺陳
德昭他亦余不能盡知在諸公間惟先覺不第
而卒而德昭猶在場屋良器名口不幸早卒遂
終於江西運司云

家兄門生有施大任嘗知秀州嘉興縣始視事訟
牒逾千指大任皆不問獨摘其無理者得七八
十皆科罪是日決遣至暮其不盡者明日又行

之自後姦狀者往往皆屏跡
德昭有親王子思知海鹽縣視事之初其訟牒亦
如大任時子思不問獨摘其一無理者對衆痛
杖之杖訖子思往入宅堂去乃令一吏傳敎令
知縣以飾諸訟者飾罷指揮其無理用錢抽取
其牒去及子思飾罷出已失其半矣由此言之
爲政不可無術
正夫曰人言漢高祖能用張子房高祖安能用子

房哉實子房用高祖耳然觀高祖一村漢頗識
道理能聽人言語遂將驅使之見其時來因爲
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淵明隱淵明何嘗隱正是出耳
正夫□謂子才□□入雲閑妙矣然猶未若懷璉
師云雁過長空影說寒則天無留雁之心雁無
遺蹤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見是的右亦見是的前亦
是的後亦是的射者左射右射面射背射不論
如何只是矢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正夫曰宰相須識體若不識體如何做得他王荊
公爲宰相每與百官爭一事皆親書細字至數
十幅子猶不已豈是宰相體
正夫曰天下有幾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累至天上
不如有幾層也自家須要在第一層上立地坐
地始得
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

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於
胸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
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即道花遇竹即說竹
更無一毫作爲故予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illegible]
卷舒含蓄遇事時一塵百怪森動目淵明[illegible]
事空洞撫使服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見[illegible]
發其藏此但隨所遇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此

蓋本於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色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

或謂惠勝仲曰孔子在陳蔡之間弦歌不絕或幾於遺勝仲曰胡為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變常耳安得謂之遺子韶甚喜勝仲之言以告正夫正夫曰固也然聖人既當厄亦當毅其日

用事以圖所以出厄之道至圖之不可乃安然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既來兵革交至乃安坐不顧是愚耳何得為聖哉故孔子所以雖弦歌不輟終微服而過宋也

正夫說萬物皆備於我所謂狠如羊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備之

正夫謂子才曰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嗅而作當是子路有省處

東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妓女奏絲竹之聲聒兩耳自有終宴不交一談者其人往返更謂待已之厚也至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盃酒之間惟終日笑談耳

舊傳賦無邑端硯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鬼神奪鬼偷天破碎神奪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上也今本乃作鬼奪客偷殊玉石矣此當言鬼神不可言客也

竊聞王補之性至鈍每誦百字至五百遍始能成誦然精苦不已積久忽自通達王補之之名聞於四海故知學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利鈍不計也子思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是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毛澤民名雩題西湖靈芝寺可觀房紫竹一絕興佳
云堦前紫玉似人長可惜龍孫久未驤剪放煙
姿出簷去此君初不畏風霜

有一相識妙於醫沈元用謂世之和扁而諭者勿
之容曰過年來頗覺聲消以予思之良以好賄
重故也子容曰醫者好[illegible]財也已非其道況
一好賄則有命於其間矣病者之瘵則保其命
之厚薄也近斯人之多失豈非坐是乎中有俗字難通

天經嘗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此夫子所以賢顏子也今人亦云
簞瓢陋巷家能安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王
佐之才使小出所長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肯
苟進乃安於陋巷此所以賢也今之人無材無
德本是窮餓之人乃亦曰我能安貧賤欲將何
為蓋廟堂之上本是顏子著身之地今乃陋巷
非顏子之地矣然能安之此所以為顏子也閭
閻溝壑是汝著身之地今在閭閻溝壑中適其
所爾又何言安焉天經之說極然今無志氣人
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貧賤豈君子之樂
哉然而不去者以家無貧賤之道故也既有貧
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為去貧賤之道
豈不以學不講歟豈不以行不脩歟豈不以不
才無能歟此所以貧賤也既以此得貧賤在我

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講學日夜脩身日夜進其
所不能三者既盡求其窮我者已不得矣然後
貴賤貧富舉付之於無足道爾今乃惰慢荒逸
一無所為而曰我能安貧是安於不才無狀耳
安得謂之安貧賤哉又曰貧者士之常且只問
他如何是士

子韶嘗夜夢顏子尚夢中憶其已死乃問曰公尚
晉游幽冥子尚曰公既不厭於生我亦何厭於

死此語殊有理
陽虎常以監司非其人置其酒食於廳角余既書之績以語茂實茂實大以爲過當曰譬如陽虎饋孔子豚孔子不應棄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論一時未有以答茂實且方與他客語遂罷已而思之陽虎之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以施氏食我以禮因知孔子食於他或不飽也推孔子不飽

之意則陽貨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請無以辭却之以心却之余深疑其事君子於辭受之際受則受卻則卻豈有受之而曰心卻余因此論孟子之言所謂心卻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如此者多倘實受享其利而曰心卻是妄語爾貨之豚正心卻之物也
魏公應爲嶽州司理有二人以五更一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鷄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雞鳴尚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曰甲家乙不至至曉遍尋踪跡於一行□中獲一尸乃乙也隨身有輕賫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於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間獄遂成
游議師雄殿院子也知真定縣時朝廷新得燕山

其倉廪窮人皆席捲去燕山大飢朝廷命府[illegible]縣輸粮調牛車所在鼎沸□□□□□□□□惟議寂然無所爲吏人懼更進言之曰[illegible]縣粮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罪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辨今尚未蒙處分奈何諸縣且行矣議曰使諸縣行乃白已而諸縣皆行議乃[illegible]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睍矣議曰[illegible]吾所以不敷汝粮調汝牛車者正以[illegible]

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議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賚輕貨往糴之民皆惻然遂斂出金銀一一爲區處畢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金當益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坌集米價頓落焉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兌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議爲河北運使

鄧光祖知嚴州某縣時當紹興中國家方創御舟塘所需材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鬨沸而光祖殊不經意乃徐集諸里正各畀之印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紙令名具在界中凡寺凡廟凡驛凡官道有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視之皆合遂令里正伐官特與檄不須吏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數他郡縣皆望青斬伐所殘人塚墓及民家要害處甚衆而吏復貪緣求乞於其間所在騷然惟光祖絲毫無侵於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過諸縣二者頗相類故併及之

有客解者作敘事攜詣試官時丁葆光爲試官復其敘曰倘知有司之不明即見君子之所養又云當俾志氣塞乎天地之間無使精神見於肝膈之上又曰韞匵而藏何妨於待價之玉踴躍自試寧所謂不祥之金

鄭穀夫以國子監第五人發舉意不平爲謝主司啟事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猶可也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置頑石而在上

子韶言舊閭巷有人以賣餅爲生以吹笛爲樂僅得一飽資即歸臥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聲動鄰保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以財也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君何不

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易他業何爲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嬴不餘一錢不幸有疾患難汝時何賴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堅諭之乃許諾及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算之聲爾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錢送富人還之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

劉若虛言京師有富人欲得一行頭難其人有人薦一人以往富人御之其人詢其所薦曰某何以得御幸試問之薦者問富人富人曰我說其人不能忍飢此不足掌財薦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誠不能忍飢只能忍飽富人聞之遂召其人用之果滿意

子韶言某在史館方知作史之法無他在變題其文耳

餘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京師呼薄荷爲勃荷也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於史史乃以尊酒勞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城被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已煨燼四顧人馬復寂然史遂茫茫行野中憂恐甚餓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趨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爲至此此去咫尺即大兵不可前幸當留此所以慰藉史者甚厚史乃問汝爲

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即賣勃荷者也異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至此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師外皆灰滅汝獨能存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獲保全至今然行郎過耳且謂史曰斯人今當至官人當伏床下語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曰汝何爲與斯人善曰家本旅店斯人曩時作河北商來京師十餘年耳

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蜩起者非一旦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於死恩之施人其報効乃如此

法言訓身將以信道也如訓道以信身雖天下不爲也叔孫因身所以信道也道之訓信係吾身豈有身訓而道信者乎南子禮所當見也陽虎爵所當敬也二者皆禮也非訓也孰謂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乎

錫承功之喪余在焉有弔客至或先哭而後拈香或先拈香而後哭二者孰是余謂先哭而後拈香是盡其人始死往見其柩則哀情已生是時何暇爲禮便當哭爾哭畢乃拈香跪奠始與之爲禮且令孝子出見當先與之哭乎當先致其慰之辭乎是先必與之哭爾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後稽顙周人先稽顙而後拜孔子曰吾從周

六義之說新義以風雅頌卽詩之四始伊川謂一詩中自有六義或有不能全具者六義之說則風雅頌安得與賦比興同處於六義之列乎蓋一詩之中自具六義然非深知詩者不能識之夫賦比興者詩也風雅頌者所以爲詩者也有賦比興而無風雅頌則詩者非詩矣取之於人則四體者賦比興也精神血脈者風雅頌也有人之四體使無精神血脈以妙於其間則塊然

棄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使精神血脈渙然於制作間於是而風雅頌爲風者何詩之含蓄者也雅者何詩之合於俗者也頌者何詩之善形容者也此三者非妙於文辭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之極致而聖人之所刪定者也故三物皆具於物中而風尤妙蓋風有含蓄意此詩之微者也詩之妙用盡於此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非詩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六

義之首也歐陽公論今之詩曰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知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此近於六義之頌也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此近於六義之風也

予嘗說君子嚮晦入宴息以謂嚮晦入宴衆人皆同之而未嘗息惟君子然後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願善歌詩每在學至休沐日輒置酒三行率諸

生歌詩於堂上閒居獨處杖策步屧未嘗不歌詩信乎深於詩者也傳曰興於詩興者感發人善意之謂也六經皆義理何謂詩獨能感發人善意而今之讀詩者能感發人善意乎蓋古之所謂詩非今之所謂詩古之所謂詩者詩之神也今之所謂詩者詩之形也何者詩者聲音之道也古者有詩必有聲詩譬若今之樂府然未有有其詩而無其聲者也三百篇皆有歌聲所以振蕩血脈流通精神其功用盡在歌詩中今則亡矣所存者章句耳則是詩之所謂神者已去獨其形在爾顧感動人善心不亦難乎然辭之猶可髣髴余觀詩非他經比其文詞葩藻情致婉轉所謂神者固寓焉玩味反覆千載之上餘音遺韻猶若在耳以此發之聲音宜自有抑揚之理余叔願善歌詩其旨當不出此龜山教人學詩謂必先歌咏之歌咏之餘自當有會意處不然分析章句推致放衆而強以意求之未

有能得詩者也

蘇仲虎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繫此辭殊可惟也曰隼者禽也誰道獸來射之者人也誰道鬼來如此安用釋爲三復其言乃知聖人有微旨蓋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釋之曰隼者禽也而射之者人也今詞中本無口口口口口口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

惟射隼者弓矢而詞中乃不見弓矢是所謂藏器於身也聖人之旨豈不微哉

仁宗嘗與宮人博纔出錢千既輸却即提其半宮人皆笑曰官家太窮相口口又惜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間如許

快活却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上曰汝知吾家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嗚呼此眞千古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視朝色不豫大臣進曰今日天顏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進言宮掖事以謂陛下當保養聖躬上笑曰寧有此夜來偶失飢耳大臣皆驚曰何謂也上曰夜來微餒偶思食燒羊既無之乃不復食因此失飢大

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於祖宗法中無夜供燒羊例朕一啟其端後世子孫或踵之爲故事不知夜當殺幾羊矣故不欲也嗚呼仁矣哉思一燒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虞子孫之多殺故寧廢食嗚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間深仁厚恩徧被四海也

家兄門生有孫力道在鄉校與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貧有嬬婦挾二孤鬻

然從子進既不能爲之資年浸老嫁無售者力道深憐之每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美丰姿貴宦達官爭欲壻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語舒氏婚及舒氏歸已白髮滿頭矣力道與之懽如平生嗚呼世稱劉廷式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豈減廷式哉力道登年以貧不娶乃獨以教學養孤道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

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錢塘人終於江山
縣丞

家兄門生有陸虞仲崇寧初同家兄赴省試明日
省榜出是夜舉子無睡者惟虞仲酣寢如平日
黎明報虞仲過同舍皆譟以入曰虞仲公過矣
虞仲方覺乃徐問曰彥發過否同舍曰偶遺虞
仲曰彥發不過吾事不可知復酣寢如初人皆
服其度量自登第後愈篤學其在仕路以風節
著後以監察御史召未及供職而卒虞仲名韶

之即子正之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學冬夜苦睡思乃以紙翦圓曆如
大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即取曆貼兩太陽則渙
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詩善講說其講說多自設
問答以辭氣抑揚其中故能感發人意故子韶
謂家兄講說有古法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
間治詩者多出家兄門前後登第者數十人而

家兄反不第豈非命耶晁久困太學嘗有啟事
一聯云池塘綠遍又是春風河漢夜明忽驚秋
月當時太學同舍者皆誦此語後推恩爲某州
會昌縣主簿家兄諱國光字彥發

禍福報應之理淺言之則不驗深言之則近怪故
儒者之於禍福可以默會難以言談也古今論
禍福者多矣惟子韶立論以爲唐虞三代之時
聖人在上其氣正其氣正故禍福之應亦正也

唐虞三代之下聖人不作故其氣亂其氣亂故
禍福之應亦亂也然其間不能無小差者堯之
聖而丹朱失天下舜之聖而商均失天下其善
報爲何如瞽之不仁而舜與鯀之不仁而禹與
其惡報爲何如以大槩言之則子韶之論似也
然如向之所論則禍福之報莫切於父子之親
嘗堯舜之身故不能無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本不差毫釐奈何不達理者指

夫顏夭跖壽之事便疑其不驗也善哉老氏之
言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竊因此言推而達之
則禍福之理庶乎能默會矣

子部省榜中有春秋試官一門生亦與試其試官
盡授以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場中當出某題某
題宜熟記之有人微知其情具以告陳阜卿蓋
阜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額最窄此不可不
記阜卿曰有命他日考試畢擇明日當奏名是

夜有一試官忽群鼠鬭不可睡聽之鼠鬭落卷
籠中其試官起驅之則寂然無有再睡則鬭如
初審聽之果落卷籠中也又起驅之復寂然如
是者三其試官乃心動曰豈是中有卷子乎燃
燭盡取落卷閱之果得一書卷大佳試官曰事
已定矣得此何爲姑留之明日試官方會茶俄
而下座有一小試官起白知舉曰春秋止當取
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經分數矣今止取若干人

於書額大虧矣乞行處分遂袖中出一狀稱說
云云知舉曰業已定奈何其試官曰固知無及
矣然今日論列之萬一有譴罰庶幾免罪爾衆
試官陳鼠鬭之事皆大驚因出書卷觀之衆皆
稱善遂用一春秋正其門生也其春秋試官猶
爭不已衆人不可竟見黜而阜卿兄弟皆過豈
不謂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部榜中有許叔微嘗夢有人告之曰汝無及第

分叔微夢中遂懇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
曰分止爾奈何叔微曰行陰德可否其人頷首
而去叔微自此遂學醫頗有得無何其鄉中大
疫叔微遂極力拯療之往往獲全活者頗多一
夕復夢其人唱四句云呼盧殿上請何是王王
陳間隔呼六爲五及是榜子部既魁王郊第四
人陳吉祖第五人叔微第六人叔微又應該恩
人升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謂王陳間隔呼

六得五其親切如此呼盧者傳臚之謂也

進道嘗酒酣書乘流則行遇坎則止攻苦食淡吾素懷也或人厚我使紅裙傳觴盤列珍羞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己當此之時但付之一笑陶淵明所謂觴來爲之盡既去無吝情其此之謂廳光見此語乃指乘流則行遇坎則止謂余曰要須古人下語至進道之言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己此語便不然又叵必如此乎進道此一

段謂最宛轉庭光意直須隨波逐流方明自在姑留於此使後人觀之果庭光語然乎進道語然乎

進道謀書云上士雖不讀書亦進下士雖讀天下之書亦不進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進道此語殊有味然雖上士安可不讀書進道第一等人乃自處於必讀書益可知矣

余隣人歲畜一犬每滿一載則賣之屠者至捕犬其犬跳梁號叫雖屠兒不能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間見主人乃搖尾帖耳作伊音聲至以身指摩其主人以爲獲所恃也俄而擒之以授屠者使人不欲視余謂鄰人曰汝無賣犬犬可憐如是況平日有吠盜之功乎犬直幾何吾當歲授汝直隣人感余言亦不賣犬

張九何鎮蜀凡官於蜀者既不得以子屬行及到到官例置婢惟九何公不置婢官屬遂無敢置

婢者公闕遂買兩婢官屬乃敢畜之公將去任呼婢母囑之曰當善嫁此女且厚贈遺之猶處子也

杜祁公乞身得請旅於洛中置一宅居之時歐公爲留守祁公入宅即攜其徒履歐公見門巷陋隘謂公曰此豈相公所居者當別尋一第稍寬者遷之公曰某今日忝備國家宰相居此屋謂之小固宜然與日齊卿承務居之大是過當竟

不許

曹武惠平江南詣閤門稱曹彬句當江南公事回

而杜祁公罷相歸鄉里書謁次前鄉貢進士前

黨所以處功名富貴如斯而已

溫公每至夜輒焚香告天曰司馬光今日不作欺

心事夫君子行己固求合於道既合於道何必

天地知之而天地亦豈不知之公何必若此哉

公之為此蓋自警之術也

劉器之問道於溫公溫公曰自不妄語入自謂平

生不妄語此事不學而能及細看之始知人豈

得不妄語如與人通書問叙間濶必曰思仰推

此以往皆妄語也

趙清獻公既致政歸其清脩益至每浣中衣不敢

懸空處曰恐觸汚神靈乃掛於床使陰乾推此

其有欺暗室事乎

清獻平時頪疏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賓客殺核

昔豐

吳十朋家買鱓一斤得二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

急纏其臂解去乃段之復急纏其臂至段盡其

尾方定又異日學中烹鱓湯正騰沸乃以鱓投

之鱓皆跳躑湯中有一鱓飛至屋梁乃復墮而

死嗚呼可怪也已故緩解不可不戒貪生怕死

同於人也

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性嗜鱉日羹數鱉一日

其庖者炮鱉以為熟也揭釜蓋有一大鱉仰伏

於蓋頂乃復入釜中須臾揭之其鱉又仰焉庖

人憐之其廚邊臨河口縱諸河羞餘鱉以進主

翁為訝其少以為盜之也鞭之兩腳流血庖人

痛甚臥竈下既覺頓覺痛止視兩脾則青泥封

其瘡訝之俄而見鱉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怪

之具以實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鱉後遂

捨其廬為寺即今黃家寺是也

有孚維心亨說者曰君子身雖處險而其心常亨予竊以爲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謂必如是乃亨耳維心亨又坎豈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必求所以出坎之道乃但惟心亨乎彖曰坎險也行險而不失其正乃以剛中此亦釋有孚之辭夫剛中之德行險而不失其正則君子處險之道盡矣然則惟心亨乃言出險之道也亨者出險之謂一君子欲出險乎維有此心耳

險吾心術能出險之道聖人既陳所以出險之道又指人以出險之路其釋坎之辭如曲盡矣他日子正過論易曰近思有孚維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閑晝臥乃聞隔壁兩腳夫當渡江一夫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惟心亨也余曰余此說舊矣子正名景端熙仲姪

子正謂余曰孟子論浩然之氣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伊川則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夫則以至大至剛爲句下曰以直養而無害以伊川爲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於直字毫無功用以介夫爲句直字方有力余深喜其說以爲子正於學問如求日用處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之氣安能無一直字無一直字則不成浩然之氣矣何者直正是浩然正是養無一直居其中

剛必至粗暴大則成荒唐又安能配義與道乎

陳齊之謂余曰子貢以知見作故孔子特告之以汝與回也孰愈蓋欲其自口口中入子貢不領反入知見中走故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復曉之曰吾與回言爲知見作不爲知見所困者惟顏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齊之名長方本臨寧人今居平江

高抑崇說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謂脩其天爵

而人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
也若欲其來則與脩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
所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茲四人廸詰於商不言成湯於周不言武王說者
紛然子才曰無逸一篇皆謂享國長久所以不
言湯武耳然后衆說皆破文字有如此分明而
不見者亦可怪也

余嘗愛族姪庭先說詩以爲言之不足使言之可

足卻只如此也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嘆
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
惟卻了他不得故獨爲之舞蹈耳

滕元發始至殿前巳取作第三人以犯諱見黜後
復至殿前仍居第三時鄭獬殿頭楊繪第二人
或問元發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負今止得第三
何其次也元發曰只爲鄭的獬楊的繪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賀之皆交贊其三元之盛公
正色曰曾當時聰下讀書意本不爲此二字又
在太學時至貧冬月止單衣無綿背心寒甚則
二兄弟乃以背相抵晝夜讀書人或遺之以衣
服皆不受蓋是時巳氣蓋天下矣安得不亨達

劉德初自蒙亨劉觀皆太學[illegible][illegible]太學魁往往三
人皆專之一日嘗在場中令[illegible]子德初先出之
犯諱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諱二人亦不
言最後觀出之復犯諱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

自喜謂二人犯諱魁將誰歸及見黜始知皆犯
諱此何等心

有一青陽衍治周禮赴上舍試其鄰坐有人過午
猶閣筆衍素不識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
下筆何也其人曰今日偶困此題猶未有處奈
何衍即與卷子令盡之其人得衍交會其意須
臾立就榜出衍魁其人本經第二人交至今載

榮遇集中
一人言鄉中有士人在場中雖骨肉至親如之卒
不告一辭而其人實高才平生詩文泯之東坡
集中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猶困場屋陳
阜卿兄弟居常卷子令所知恣觀然兄弟皆早
第由是言之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鹽賦云運啟元聖天臨兆民監行事以爲
戒納斯民於至純上覽卷子讀運啟元聖乃動

容嘆息曰此謂太祖讀天臨兆民嘆息曰此謂
太宗讀監行事以爲戒嘆息曰此謂先帝至讀
納斯民於至純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當遂魁
天下此賦雖不切題然規模甚偉自應作狀元
當時破此四句亦豈有此意偶作如此看由是
知世間得失往往皆類此耳
庭光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
餘日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光以爲七十
餘日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光具
眼處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客句
嘗有數相識閒會話有一相識言舊有人于常買
家以錢三十得一子石即石卵也漫用壓紙有
人見其石欲得之遂以錢數千其人見其着價
高心疑之未與後遂增至二十緡其人見其着
價愈高其心益疑以爲寶也遂不與然持此石
屢年無他異人亦無顧者但見所知則摩挲其

石曰此嘗有人酬二萬錢矣如是又屢年其親
知謂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雖有疇昔之價然
卒無他異爲公計不如一剖之悉其中或有異
就如其價不過失二十緡而平生之疑以決豈
不快哉其人然其說遂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
中泖然清流也人皆異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
石何爲時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異時有人亦畜一石初不爲異胡人見之驚嘆不

已遂願得其石遽酬萬緡其人亦以酬價高猶豫未與胡人守其石不去遂增價至十萬緡乃與之人問胡人此石何異也胡人遂取盆水以石置水中使人諦視之乃有二馬現石中有飛動之狀人問曰此石固異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名龍駒石以水浸之飲馬輒生龍駒此無價寶也由是言之則其人之欲得子石意者亦若有此類用耳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謂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纔形似之也趺萼檀蕊皆成眞花或時爲梅花或時爲菊花時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萬氏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携酒就觀焉政和間天下旣奏祥瑞而徽宗復喜玩好物故天下異寶咸輻輳頗皆得爵賞萬氏以爲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倘當出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不復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萬氏水盆聞於江浙久矣挹水浸之卽成花頃刻無差一冒爵賞遂失其初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類多香其紅者殊無香今花以香名於世者白花居十七紅居三惟荷花瑞香之種面

香亦纔瑣碎小紅耳不稱名於世者籬落田野間禘花之香者不可勝數大率皆白色而紅色者無一二也固如戴其角者闕其齒傳以翼者兩其足此理在天地間無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者殺人桑白皮出土者殺人魚無目者殺人與鱗逆者如此十餘種魚無目與鱗逆者固未之見也今人烹炮豈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桑白皮安能保其無出土者然亦未嘗

見殺人他物亦爾是果古人不足信歟余竊觀本草之論藥如左氏之論禍福凡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皆以爲得禍本草言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皆以爲殺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未必遽得禍而左氏斷之以必得禍蓋有得禍之理也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遽殺人而本草斷之以殺人蓋有殺人之理也既有得禍殺人

之理則安得不慎今人食物偶或不死者蓋其五臟和平血氣強盛幸有以勝之耳不幸而是中失調血脈方亂則又以一物投之禍莫測也

北牕炙輠二卷宋施彥執編予得之海鹽陳瑛少典所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從予借抄其書稍稍流傳於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棐先亡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間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棐先覺也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郎曄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有舉其姓氏者矣進道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予所藏有之歲在柔兆執徐秋七月竹垞朱彝尊書

輠車脂角也喬以淳予覽爲炙輠錄其言長而有味如炙輠器雖久而其膏不盡也今彥執此書晦歿百年而後顯殆亦膏之沃者其行遠也張子韶有寄彥執書曰季文來備詳動止且聞處靜習味所得益高歎非言辭辯然可解哉即指此書耶又子韶嘗稱其咏柳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鶯去留之句梅谷陸烜識

北牕炙輠錄卷下終